大江健三郎

最新作品集

青年的污名

1994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ISBN 7-5063-1027-9/I·1016
定价： 16.80元

青年的污名

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译者 林怀秋

作家出版社

(京权)登 01－95－7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的污名/(日)大江健三郎著;林怀秋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大江健三郎小说系列)

ISBN 7－5063－1027－9

I.青… II.①大…②林…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981 号

青年的污名

作者:大江健三郎

责任编辑:白连国

责任校对:晓 白

装帧设计:秋 阳 延 瑞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北京彩虹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52 千字

印张:11

版次: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027－9/I·1016

定价:16.80 元

《青年的污名》

内容提要

大江健三郎不仅是一位富于创造个性的作家，更是一位极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本书具有浓烈的反战色彩与人道力量。

《青年的污名》围绕着青鱼精液将阿若岛染成了乳白色，阿伊努人被灭绝，一批青年平庸而颓废地生活着，沉湎于享乐与性爱之中……

青年阿虎是《呼喊声》中以男妓的职业来自虐的青年典型；同样，以手淫自娱而最终用强奸杀人来证明自己的青年吴鹰男和青年"我"，用荒诞的行为，从内心向社会发出荒凉而令人痛心的恐怖的呼号……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独特魅力
（代序）

叶渭渠

大江健三郎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大江崭露头角之初，就已博得日本文坛的高度评价。川端康成最早肯定“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三岛由纪夫说，“大江文学技巧的圆熟，达到了白璧无瑕，堪称为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江藤淳评论道，“除大江之外，其他作家是写不出这样充满鲜活的芳香的文体来的。”松原新一等人合著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用肯定的文字将大江健三郎定位在“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上。也就是说，大江早已成为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广为人们所瞩目。

大江健三郎是接受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于50年代走上日本战后文坛的。50年代以后，随着战后的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日本存在主义从探讨战争和战后人的基本存在的关系，转而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大江的存在主义摆脱了战后存在主义的基本倾向，在文学表

现的观念上和形式上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转向关心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以及新时代核武器对人类的威慑等新问题。因而时代危机的意识成为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调。

大江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二是发挥文学想象力的表现；三是追求“介入文学”。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是从心理、生理和社会三个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具体通过个人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和性危机来寻找现代社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也就是说，大江将存在主义日本化。

大江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的状态，以及人在被闭锁的“墙壁”里求生存的状态。我们读过大江的《死者的奢华》、《他人的足》、《人羊》，乃至后来的《感化院的少年》等，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小说的特质，是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作家在这方面的感觉是敏锐的，但他所探索的，不是人的消极的、否定的一面，而是人在现代闭塞状态下求生存的积极的、肯定的一面。应该说，大江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吸收和对战后时期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承，首先表现他对社会的参予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其次积极把握日本史转型期的重大事件加以文学化。由此可以看出，大江非常重视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且把它们视为作家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作家主体性实现的一种方式。

缘此，他的作品常常带上浓重的政治影子，也就是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通过文学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将批判天皇制、反核武器具体到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政治命题形象化。尽管如此，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现政治的实相，更不是将文学简单化为政治的载体，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想象力而加以发挥。

比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灵魂》，幻想着模仿百年前在山谷的农民暴动，组织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或者幻想着地面上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大洪水涌来等等。从表层来看，似乎是作家面对政治危机、核危机、破灭与死，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虚无中，但从深层来看，却含有更为积极的内容，它不仅展现了一个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并深入探索今日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为此作家超越了单一的意识，建构了自己独特的观照世界的“眼”，强调了作家意识与“眼”的密切联系，以及“眼”和观照的必要联系。他把设定视点和导入“眼”作为创作小说的秘密，并且解释说：

> 这种观照、其本身只有通过设定独自的视点、真正导入被选中的“眼”，最浅显地给作家提供一个为了创造超越于自己世界的线索。我正是以这种思考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小说观的最根本的核心。①

继《洪水涌上我灵魂》之后，大江自认为最得意、最令他怀念的长篇巨作《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的出现，最充分地体现了作家上述小说的最根本的核心。作家设定的视点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是从宇宙派遣了“二人帮”来地球摆脱“地球危机”；一个是从“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历史”，创造了无限大的宇宙空间，让巨人创造者和破坏者在这宇宙空间展开格斗。实际上，作家是通过这一视点而导入自己独特的“眼”，以

① 摘自《语言与文体，眼与观照》

超越于自己设定的虚幻世界，来完成一个新的真实的观照世界。这两者的联接点就是想象力。于是作家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遨游于现实的世界。这样作家意识，也可以说作家的目的意识，就自然地流贯于小说的世界和人的实存的世界这两个内与外、表与里的世界。

日本文学评论家武满彻写道："我们（人类）处在迷失现代文明的总体性的状态。信息的泛滥把人驱赶到一条狭窄的死胡同，但那是人自己招来的，这种前景被闭锁在黑暗中。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同时代游戏》是继《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之后又一部强烈希求恢复总体性的书。而且与前作比较，在这里构筑的言语空间更多样性地具有作为时代战略的确实的具体性。读者在这一语言的迷宫里不仅不会迷失自己，而且可以感觉和体味到超越于它和总体性的一致。于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的黑暗和轮廓。"[①]

可以说，大江文学虽然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它吸收存在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于文学理念，而吸收文学理念也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取舍与扬弃而加以日本化的。他的上述由"眼"与观照统一构成的文学观，以及具现在上述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形成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特征之一。

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想象力的表现，以及传承日本式的想象力和传统的象征性表现，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是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另一个特征，他发挥想象力作用的时候，总是把想象力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想象未来，回忆过去。他认为"思考过去和未来，保持总体的记忆和想象力是切实必要的。为了获得这种记忆和想象力，必须抑制所有面的一方的力量。必须

① 摘自《同时代的游戏》解说词。

通过拒斥被抑制的心，在自由地解放的精神上，回忆过去，想象未来”[1]。大江最后强调这种想象力是低抗“邪恶势力”的手段，正是一般民众和艺术家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因而他提倡的想象力是“政治的想象力”，这是他思考想象力的出发点，也是大江发挥想象力的立足点。

然而，文学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是不同质的两个世界，所以大江主张运用想象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而这座桥是把桥墩深埋在人的本质性的实存之中，使小说世界走向政治世界。比如，从《人的性世界》、《我们的时代》到《个人的体验》、《哭嚎声》就是通过性的形象或想象力的语言，对现实的再创造，显示了作家对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包括对战争问题，以及天皇制、日美安全条约等体制问题的见解。又比如，反核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但大江没有使用政治概念的语言，而是将这个问题植入人性的深层，并使用想象力的语言表现出来。《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就是通过作家的想象世界，展现现代人在政治争斗、右翼噪动和核劫持的面前，对人性的呼唤。他在《现状和文学创作的想象力》一文中说明，这是他“对周围现状的认识，并反复发挥自己文学创作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大江在想象力的世界里，表述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实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还有一个特征，表现在他将日本本土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干来培育其存在主义文学的枝叶。大江对日本人作为自然神信仰的树木与森林，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结构的家与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这固然是由于大江出生在四国岛上一个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的村落里，与森林、村落有着浓密的血

① 摘自：《记忆与想象力》。

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结构抱有一种密切的亲情。他在作品中常常将象征神的树木与森林看作是“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的媒介”，并且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象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从早期的《感化院的少年》起，经过《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M/T 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直至今年 3 月刚全部问世的三部曲《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象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特别是以这些传统的东西扩展为文学的空间，从实质上说，拓展为更具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乃至时代空间，并且加入民族的神话，东方神秘的哲理——再生与救济，从而使创作既获得独自的、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又紧密地贴近时代与社会。因此可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广而言之，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方法一体化，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在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大江以为“20 世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于是他在这一领域里开辟了一块“性 + 政治”的试验田，把性与政治作为表现人的存在和状态的两个重要的表征，并且实实在在地耕耘着。他的试验性的作品《人的性世界》、《我们的时代》自不用说，他的《日常生活的冒险》、《哭嚎声》也都是抱着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以性为通路，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向现实世界中的日常生活挑战，向现今的权威主义者挑战，来寻求人的真实存在。正如《哭嚎声》的主人公最后在现实的压迫下，在孤独和焦灼中，不得不呼喊出“我是人”！

在这些作品里，大江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用了一些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用语，但其着重点是强调性与政治的表里关

系。他没有在生理的因素上多做文章，而是利用生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系统，多角度地通过形象来叙述人性的本质和根源，以及人深深扎根于生的欢悦的愿望，同时把“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探索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的可能性，给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视角。大江面对某些评论家对他的这几部作品的充满道德意识的抨击，在《文学笔记》中作了如下的辨析：

> 只要是关于性的人，那么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

由此可见，大江关于性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学上的严肃问题来思考的，性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形象，而是由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他探求的性，不是性的自然属性，也不是分割了性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而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复杂性相对应，对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也包括政治因素相统一的，反映了人的性被压抑和求解放的愿望。性现象的复杂性，实际上是社会现象复杂性的反映。大江闯进了前人难以取得成功的这一领域，自觉地将这一命题作为作家的命运，巧妙地把握了性与政治统一的创作原理和方法，并大胆地付诸创作实践而取得了成功。

当然，大江在这一领域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采用独特的文体来建构其作品。他既反对规范主义的古典文体，也反对个性主义的特异文体，而主张“存在论”的文体，即感觉与知性结合的“比喻·引用文体”。也就是说，比喻是感觉性的，引用是知性的，两者邂逅而形成大江文体的特质。在大江文学中，比喻文体的表现扮演着重要的暗喻、讽刺和批判角色，同时成为

发挥文学上的想象力的一羽重要的翅膀。但比喻文体的表现只能在容许的限制范围内，并不能无限制地扩张，相反它是受到引用文体的知性的制约，使比喻文体的感觉性纯化和洗练化，以保持想象力的向性作用。举例来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卷首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这就是大江的文体的规范句。它既表现感觉的观念，又表达了知性的思考，为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的故事交替展开，为在语言空间中充分发挥其具有导向性的想象力作了坚实的铺垫，使作者也使读者进入一个确实存在的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确保在想象世界中维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感。

大江强调文体对于保持文学上的想象力的生命的必要性时就曾指出：

> 第一，正如从最先作为问题那样，不能将语言作为单纯的概念来使用，而常要通过与现实的事物、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对应，来使用表现物本身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必须根源化、物质化。
>
> 第二，与作家自己拥有的语言世界、自己的意识世界一样，要自觉认识到其片面的性格，并且克服它。因此也要使自己的语言与现实的状况相对应，同时争取使用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的多样语言。也就是说，必须将语言多样化。由此，一个作家的语言最好是总体化的，即能够覆盖一个时代总体状况的语言。[1]

---

① 摘自《状况与文学的想象力》。

也可以说，大江发现了想象力与语言的相位，让其文学的想象力立足于语言的总体化的位置上，使语言物质化根源化的作用和状况对应的语言多样化作用互制互补，既扩大其想象的活动范围，又保持与实存世界最直接、最具体的联系。这就是大江“存在论”文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大江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根本保证。

大江文学的异彩，正是在和（日本）洋（西方）文学的相互交替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来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从日本走向西方，从东方走向世界，也是源于此吧。

作为代序，我最后必须再说几句话。

首先，承蒙挚友、日本北海学园大学千叶宣一教授作为本小说系列的顾问，为促成本系列的顺利问世做了大量的工作；挚友矢野玲子女士闻知我们要进一步介绍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主动惠赠大批有关大江的图书供我们参考。

其次，作家出版社副总编王文平、编辑室主任张水舟（半岛）两位先生和我们一起，为策划这套系列的翻译与出版，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我们的同行、翻译家李正伦、郑民钦、包容、林怀秋、谢宜鹏诸先生通力合作，在短时间内以较高质量完成了翻译工作。

有了他们的智慧、心血和耕耘，保证了本系列在新春伊始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作为主编，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5年12月15日于北京团结湖

目　次

青年的污名

根据荒若阿伊努族研究家K氏的未公开发表的笔记，一九五九年抄写

“荒若岛是宗谷海域的一个小岛，曾经以丰富的青鱼渔场和荒若阿伊努和本土阿伊努有着不同个性的传说而著称。及至近年，又以高山植物而有名。

“我们在去荒若岛旅行时，会极其频繁地听到一句成语。这句成语，这句荒若阿伊努的成语，如果逐字加以翻译，就是‘坏青年触怒神灵的时代’，意指现在是‘道德衰落的末世’。

“荒若阿伊努的神爱青年，为了他们才带来丰富的青鱼，反之，如果神嫌恶、憎恨这些青年人的时候，岛子便不来青鱼，让你们打不到鱼。现在，荒若岛是有史以来最打不上青鱼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岛上的青年触怒了神灵遭到了神的遗弃。他们把这句荒若阿伊努的成语当成口头禅，一面哀叹着捕鱼量少，一面糊涂地责难岛上的青年人。

“荒若岛上的青年们，只要是青鱼继续欠收，就逃不脱这个坏名声。他们试图改变岛上的捕鱼方法，但看来前景暗淡。另外，与荒若岛相邻的理胸岛，也有同样的成语，不过，想警告人们的是，今后把这两个岛子的传说类推为具有相同的倾向，未免失之过早。因为这两个岛子，在传说上的差异，有如八丈岛与佐渡岛那样。”

第一部

“那光荣的时代，那光辉灿烂的时代，那超过了一亿尾的大群青鱼向岛子涌来的时代，那青鱼的精液把岛子的周围染成亮晶晶的乳白色、把海面鼓起来像前世纪的怪物的脊背似的拥挤的时代，甚至使身强力壮的季节劳动者们疲劳过度横卧在船底上，而为了让他们奋起，连唱拉网合唱也都白费，像被奔向雾中似的消失了的青鱼把网给挤破了，拼命地做过一切试验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都化为泡影的时代，本土上的贫穷女人，梦想着渡来岛子卖淫，都需要在登上卖淫船时被承认资格的时代，青鱼大财主的名声威震到九州南端，使季节劳动者奋起的时代！

“那光荣的时代，那光辉灿烂的时代，一想到已经决定性地成为过去，再也不会回来时，对那经历过不愧为男子汉的威武雄壮的时代的人们来说，它还能再回来吗？这是不可能的。请求或者命令人们抛弃有关那个时代再来的希望，他们是不是认定了应该真挚地固守自己无暇顾及让七十岁的老人是否能理解和接受在什么叫作希望，希望有什么意义呢？”

黎明时分，鹤屋老人站在被雪覆盖着的海角的岩尖上，注视着东方的海，注视着在那光荣的时代里，青鱼的大群的最先锋，开始出现的通常惯例的雾气笼罩的东方的海。他那宽而结实的肩

膀，粗粗的脖子，牛一般的不见衰老的胸，鼓鼓的腹部，长长的下肢，那就像岩尖上的一颗英雄的肉瘤似的，划破浓雾的大河，顽强地站在那儿，非常平静。但是老人的心，却对道、厅的官员，对水产厅派来的技师，甚至对从稚内把他们领来的旅馆的少老板，都被愤怒的火，燃烧得发疯。

官员们，这些可恨的官员们，昨天下午乘摆渡便船一登上岛子，就把岛上的渔民们集合到小学校里，进行了讲演。他们说，青鱼已经决不会再在这个岛子周围出现了，指望捕获青鱼而一攫千金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时代潮流所抛弃，在破产的贫困中迎接死亡吧。所谓的青鱼，如今成了绝望这一意义的不祥的代名词，必须丢弃对捕青鱼的希望，转业改行才行。

这不是什么稀奇的论调。是自从六年前起，青鱼忽然消失了踪影的渔季起，就反复了、散布了千万遍的陈词滥调。官员们用他们的热烈的讲演，向渔民们显示他们的亲切和不辞辛苦的奉献精神。他们一看到用这种办法无效，甚至便使用近于威胁的方法，想使他们的说服获得成功。这也是这六年来，重复了千万遍的做法。结果又怎么样了呢？这一点，鹤屋老人不知道。他也认为没有知道的必要。因为把渔民们集合起来，官员们的那种搬弄口舌，如同一种徒劳的前哨战。

真正的战斗，是从傍晚开始。官员们和鹤屋老人之间，伴随着表面上的礼节性的微笑和碰杯的应酬，在内心里却散发着愤怒和怨恨的火花。真正的战斗，是在鹤屋老人那雄伟壮丽的私宅中进行的。直至深夜，老人孤军奋斗地与官员们交锋。他一步也不退让。终于当老人的怒声开始响彻的时候，他的居室自不必说，就连在那光荣的时代里，能容纳五十名季节性劳动者起居的哨棚的高高的天井上，宽阔的没铺地板的土间里，都充满着一种屏息静气的沉默的迹象，一种无数隐形者们在待机的迹象。那是在那

光荣的时代里，在海里丧生的善良青年们的死灵，老人以前的盟友，老人的兄弟们的死灵，岛子的历史本身的死灵的迹象吧。为了他们，老人进行了战斗。

深夜里，官员们被酒醉和疲劳给弄得精疲力尽，即使是他们怀着绝望的敌意，两眼冒火没解决任何问题地离开老人的家以后，老人被对官员们的愤怒和嫌恶给弄得一点儿也没睡意地坐以待旦。

鹤屋老人所站立的岩尖，是天盐阿伊努和宗谷阿伊努打过仗的古战场。在这儿于二十五年前，老人自从发掘出几个阿伊努头盖骨之后，他进行了搜集整理，发现这些头盖骨，几乎全是被以石枪为主的武器所损伤。作为天盐阿伊努的援军而参战的荒若阿伊努，打得最勇敢，因而全员牺牲。老人坚信他所搜集的头盖骨，全都是荒若阿伊努的。老人认为从这些头盖骨的前部负伤，可以确证这一点。

鹤屋老人感到自己此刻就像荒若的勇将卡尔阿西那样，在进行着一场战斗。老人的血管里并没有流淌着阿伊努的血。毋宁可以说，老人是使荒若阿伊努灭绝一方的，身无分文地渡来岛上，靠强夺了荒若阿伊努的土地和渔场的人们的血来活着的人。老人是在八岁时，与失了业的鳏夫父亲一起渡来岛子的。然后与父亲一起劳动，有了自己的渔场。他与荒若阿伊努，他与他在青年时代还是一种势力的荒若阿伊努，是终生的敌人，他和他的伙伴，常常对荒若阿伊努的青年实么私刑。他初期搜集的东西，比方说像黑曜石制作的石镞、石枪、石匙、玻璃青玉、浮纹土器、舟形刳纹土器以及许多骨器类，这些都是用半威胁手段从荒若阿伊努的部落里获得的。他还有个长期以来霸占着的荒若阿伊努人的妻子，像奴隶似地当他的情妇。他还在深夜遭到过荒若阿伊努手持传统的武器的一伙的袭击而身负重伤，也曾被荒若阿伊努的姑娘

传染上过性病。假如给他算一笔帐的话，他在七十年的生涯中，是个对荒若阿伊努的侵略者，是个暴君。如今已经灭绝了的荒若阿伊努，如果没有他，或者他有那么一点点儿怜悯之情，也许灭亡会推迟数年也未可知。

但是，鹤屋老人，却怀着深深的哀惜之情，在回忆荒若阿伊努们，回忆这已经丧失了的弱小民族中的最弱小的部族。老人比本土来的任何人，都对荒若阿伊努有亲近感。在鹤屋老人体内所流动着的血，已经比本土人更接近已化为死灵的荒若阿伊努的血了。也许应该说，老人在为这血而进行战斗。至少可以说自从发生天盐阿伊努和宗谷阿伊努的战斗以来，在这个岛子及其周围的海上，为了粗野丧生的死灵，为了不久老人也参加这一行列的死灵，老人已尽了力。

战斗自从那光荣的时代忽然终结以来，一直在继续着。

那是六年前，青鱼的鱼群在岛子的周围不见了踪影，在哨棚上待机的季节劳动者在度过了怠惰的日日夜夜之后，回归了本土，在指定地点敷设的捕青鱼的网，只打到了些海草和杂鱼，还把网给弄得破损了。但是在这一年的渔季终了时，在岛上渔民所迎来的忧郁的春天里，还没有人放弃捕获青鱼的念头。渔民们把一年当作不走运的一年，应该忘记了。但是，光荣的时代已经决定性地消失了的这一印象，被尔后的连续数年的歉收，已经明显地予以了证实。道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心，是倾向于让渔民们大幅度地转业改行。

岛子上的渔场，曾经是由岛上的所有的渔民各自所有的定点生产，来维持秩序的。在光荣的时代里，渔民们相互间并没有从属的关系，在捕青鱼的季节里，渔民们按照各自的定点的规模和经济能力，向本土去雇用季节劳动者。所以官员们宣传光荣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时，以定点个体经营者而充满自豪的渔民们害怕

了；使他们团结起来，在这一绝望性的布告面前集合商量。到了第二年完全绝收，使几乎全员都放弃了定点捕青鱼。他们发起了共同出资转向远洋渔业，道政府给予了援助。

鹤屋老人的斗争，立刻就尖锐化起来，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了以道政府为敌的幕后活动。老人向茫然若失地盲目地投向远洋渔业的旧同事开始了突然袭击，开始了争夺他们的工作。老人到这一年的夏季为止，把岛上的所有渔民，都使之从属于自己的资本力量之下，把渔民们从个体经营者的位置，变为老人保护下的雇佣者。两年间的绝收，把渔民们逼入了破产的边缘。向远洋渔业转换，需要庞大的资金，于是把渔民的行情涨到顶点，不管它成为道政府的妨碍，却给老人带来了胜利。渔民们成了老人渔船的船员，被发给生活费，把负债过了户，但老人的虚构的远洋渔业船却决不出航。

"你是想把岛上的渔民都养活一辈子，你是想趁渔民的不安与经济上的停滞，用经济力把他们捆住手脚。若是对你不支付经济上负的债，渔民就不能进行自由的渔业，因为你不允许他们到远洋渔域去捕鱼，渔民们这一辈子就恢复不了对你支付欠债的能力。是你，把岛上渔民们的贫困的根源给控制住了。"

道政府官员对老人反复攻击的话之一，就是这个。昨天晚上也是如此，官员们朝着老人执拗地不松口地反复攻击的，就是这句话。

"如果说，岛上的渔民生活不下去的明天在等待着他们的话，鹤屋老人，那就是你的责任了。岛上渔民的瘟神，就是你了。你执迷于自己一个人的妄想，执迷于青鱼会重新到来的前途黑暗的妄想，想毁灭的不是你一个人。你如果决心只把你自己一个人作你妄想的牺牲，那是你的自由。因为我们是民主主义的政体。对于个人来说，你有毁灭自己的自由。但是不允许连累别人。你这

是准备着让岛上的渔民明天饿死。”

老人反瞪了一下道政府官员那苍白的疲劳了的脸，在眼镜的后面害怕得像两只老鼠，但燃烧着憎恶的眼睛。与这张脸，与这张在本土上在官府上工作的白吃饱的这张脸相比，岛上渔民们的脸该有多么威严而像个人，一想到这里，就给老人带来了勇气。只有岛上的渔民的脸上，才有真正的人类的风貌，只有岛上的渔民的脸，才具有光荣时代的自恃和自豪，克服了多次的遇难船和频繁袭击岛子的倾盆大雨，平息季节性劳动者的叛乱，在这些危险的战乱中生存下来，闪耀着决定性的光辉，显示出驱逐了荒若阿伊努的坚强的日本人的风貌。这是一张足以自豪的日本人的脸。这些脸使人感到是互相相似的同一血统。这一张张的脸，使人想到英雄的家族，想到不怕流血与死亡的人的血统的大同团结。而且这些脸的主人，几乎都是日本全土来的各地人，互相间的血，作为日本人，在可能范围内互相疏通。也有的来自冲绳和朝鲜。但他们有共同的声音，共同的长相，共同的精神。荒若岛的生活，它使他们多种多样的血，统一为一个血统。老人是在这一血统的危机中起来，为了维护这血统，才开始了斗争的。

“我不让岛上的人挨饿，只要我能活到明天，就不会饿死岛上的一个人。”

鹤屋老人把七十年来在海上呼喊而练就的一副嗓子，用于对付戴着眼镜、薄薄嘴唇的官吏，并非没有感到某种惶惑，老人胡乱地咳嗽和口吃，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在言词之间甚至夹杂上了呻吟声。但老人却根本没有悄悄收兵的意思。

“确实也许是如你所说，”道政府的官员退让了一步，这也是为了调整反击态势的退让，“但是在你死之后，岛上的人怎么办？我们知道，现在岛上渔民的生活，用你支给的钱，可以度日。这确实是在你不破产的情况下，在你生存期间能够继续。但在你死

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徒手空拳地站着。这一来就到了末日。到那时，他们即使再去考虑新的捕鱼方法，为时已晚。靠你的钱过日子的他们，变得渐渐懒惰下去。那时他们就是想方设法企图改变自己的懒惰的癖性时，本应该由荒若岛出船去捕鱼的场所，会被来自本土的渔民和稚内附近的渔民们给侵占去的吧。从桦太撤退回来的渔民当中，已经有用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他们在十年前的生活的悲惨相，令人惨不忍睹。但他们如今，已经向外挺进，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如果想阻止他们的侵入，如今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在最近期间，岛上的居民，必须把自己的船只开往新的渔场。把这最后的希望给搞垮了的，就是你。”

鹤屋老人怒火中烧地瞪着道政府的官员。老人被这个脸色铁青一副寒酸相的人以那尖锐的声音谈到了自己的死，使他抑制不住怒火。老人之所以没把这个狼狈相的人给打倒，是因为这个人身体虚弱，眼睛卑怯，那样子只不过是一只老鼠。“死”这个词，忽然在他的心里卷起了风暴。他想：

“我死之后，荒若岛还会存在下去吗？我在死的同时，我难道不是掀起海啸让这个岛子沉没的狂暴的众神之一吗？我死之后，变成从深海青鱼的鱼群散发着精液味的牛奶色的海啸涌来，让既不熟悉我的声音，又不认识我的容貌的年轻人，唱着起网歌来捕鱼吗？在我死之后，这个空虚的岛子上，青鱼决不再来，就那么虚度岁月吗？我真的会死吗？青鱼在岛子附近绝了，再不露面了，这是不是预告着我将死的信号呢？如果是这样的，我的战斗不是一场空吗？”

鹤屋老人试图驱散在自己面前展现的又暗又深的令人目眩的深渊的有关自己的想法。荒若岛的末路，被青鱼的急遽消失作了暗示，鹤屋老人之所以在愤怒与恐怖中死死缠着捕青鱼。毋宁说

不是对于青鱼，而是也包含着对他本身的死在内的荒若岛的末路的抗争吧？

“这不是应该在晚上考虑的思想。更不是与敌人面对面地争论时考虑的。这是个不久之后就得探讨的思想，但不是现在要实行的。”

鹤屋老人，于是猛然向眼前的敌人，比死绝对容易对付的敌人袭来：

“这个岛子上的渔师是不会变懒的。懒惰的人，卑怯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岛子上作为渔师生活下去的。我给他们钱，不是为了培养懒惰的渔师。我是让渔师们等待时机的。待机不是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懒散。他们确实在锻炼身体。他们坐着捞海草的船和捕鳕鱼的船，在充分进行着劳动。我不记得捕青鱼季节以来，束缚过岛上的渔师。即使是现在，渔师们仍在超负荷地劳动。

“为了与稚内周围的桦太渔民的对抗，而让我们尽快地转换捕鱼方法，这种意见我也反对。他们那种肮脏方法，我们岛上的渔民不屑一学。而且他们的那种肮脏的猎渔法，是从他们不得不那样做的追切情况出发的。所以他们那肮脏的猎渔法，在他们的限度内，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岛上的人不同。我们岛上的人，并没处于最糟状态。如果让我们的岛民开始用肮脏的猎渔法，那就是让我们从几种方法中，主动地选择最肮脏的方法。荒若岛上的人，主动以肮脏方法来玷污自己，反而更把从桦太撤回的渔民追逼到越发肮脏的绝境上去。那时被责难怎样决定这场胜负的，是荒若岛上的人。更会责难我。而且我是在调查研究之后这样判定的，在宗谷附近的渔村里，还没有预期实行有光辉未来的猎渔方法。稚内周围的旧桦太渔民中，有少数成功者，这样的人当上了议员。但是在这个人的肮脏的脚下，有着无数的被蹂躏的归国者。如果平均一下，他们的收入，比荒若岛最差的人还要

差。在这种情况下，荒若岛的人又挤进去，又会怎么样呢？明天的日子是不是光明，你们就欺骗地吹嘘说光明。但是，这个岛子只要是重新开始捕获青鱼之前，就没有光辉的明天。这一点，作为道政府的官员，你们不会不知道。我因此而说你们的做法，是欺骗。”

水产厅的官员露出黄牙来进行抗辩。他的两颗门牙与其他的牙齿相比，不均衡地又大又长。而且牙根上像牙槽脓漏似的发生了溃烂，眼看着就从牙龈上脱落地孳了出来，散发着臭气。

“你的意见嘛……”这个口腔散发臭气的人，朝着鹤屋老人探出身子嘀咕道，“你确实说到点子上了。但是，为此你说等着青鱼汛，这就错了。你的结论，是行不通的。你的结论是建立在青鱼再来的基础上的。但是，没有这种希望。转换捕渔方法，前途也暗淡，不转换前途也无光，那么怎么办？于是，我们才为了明天有若干光明，决定给予帮助的。两种做法也许都希望渺茫，但只要是转换捕渔方法，至少在黑暗中还有摸索的余地，道理在这里。道政府为了援助你们去摸索，给你们提示了若干光明。照现在这种状况，这个岛子可以说是‘斜阳渔村’，而如果实施捕渔法的转换，这个岛子，就成了新的实验基地。”

“道政府的意见是这样的，”道政府的官员介入道：

“荒若岛的观光资源引人注目。岛上的高山植物丰富。以此为资源招引观光客。将来外国观光客人，也许到这个岛上来看‘深山薄雪草’的吧。这一来，岛子就会得到滋润。可你却提出古代老话，说什么‘岛上有外国人来，青鱼就不来了’。”

“你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们没有向观光客开放这个岛子的意思。”鹤屋老人断然地说，“这个岛上的人，不是那种把自己的住处让他人猎奇，来赚饭吃的渣子。招引观光客？那才是要饭花子的劣根性，不是正儿巴经的渔师所考虑的事。你的一个同事当

中介，领来了一个从中央来的称为文化人的人。那个人想经他介绍，让我们以观光地出名。那人来到村公所，对村长以下的人这样说：‘请你们化装成荒若阿伊努的样子，我给照张相。’村公所的人，没有一个人与荒若阿伊努有血缘关系。助理村长生气地把那个人给轰出去了。后来村长被道政府叫了去，好一顿申斥。助理村长为此而引咎辞职了。”

“但是，认真的观光客，确实看上了这个岛子啊！”稚内的旅馆老板，抱打不平地插进来说，“其实，皇族殿下不是亲自来过这个岛子吗？他乘坐直升飞机，不是考察了高山植物吗？”

鹤屋老人默默地瞪着三个敌人，心里想：

“认真的观光客吗？由于他们打座将打到夜深，而把岛子上的电力全都消耗光了。害得后来一段时间，全岛一片漆黑。就是那个扁平脸的汉子吧。”

然而老人默不作声，不想把这事说出来。若是说出口，就是非难皇族了，那就不仅这个岛子，会使皇族成了稚内附近一带都嫌恶的人，把他孤立起来。

“什么皇族，臭狗屎！”

如果老人出声这样说，就会被当成疯子而遭到监禁的吧。这是个圈套。他们是企图在老人和岛民之间制造裂痕，打进离间的楔子。

岛上渔民的多数，都珍惜皇族作为青鱼歉收的补偿而来访，甚至给皇族提供“鹤屋公馆”作为其休息场所。皇族向老人询问捕青鱼的情况，老人回答说，去年一网只打上来一条青鱼。意外地引起了皇族的放声大笑。这令人不快的嘲笑，深深地刺痛了老人的心。

“啊，那令人怀念的一条青鱼！”鹤屋老人呻吟似地说了一声，思考着，注视着这只是一条青鱼前来的东海。

雾渐渐地开晴散去。充满着早晨的气氛。雾逐步退出老人的视界，倾斜地露出了初雪覆盖的海滨。年轻的季节劳动者，像宝物似的，把一条青鱼递到在海滨上等待的老人伸出的手上。当时，青鱼在老人的手上，像献媚似地弯曲着活蹦乱跳的身子。

“啊，离了不知几亿青鱼群，只有这一条青鱼来了！这不应该嘲笑。人类没有嘲笑这一条青鱼行为的资格。这一条青鱼才是代表几亿青鱼群前来致意的。这只有一条的青鱼，游过了又深又暗的海，游过了广阔的海，特意为了致意而来。我们为了青鱼群的到来，一直像祈祷似地等待着。这时，只有一条青鱼前来致意。”

鹤屋老人把这一条前来致意的青鱼，作为青鱼的拓形，来点缀自己的居室。他心想要不了多久，他就会重新遇到青鱼群，获得大丰收。但即使如此，当他接触到这一条前来致意的青鱼时，没有比这更心里跳痛的了。

“鹤屋老人，你真的相信青鱼会再来吗？”

这就是昨天晚上水产厅的人们争论的突出问题。

“我相信。”老人回答说，“因为我此外没有什么相信的事。”

“看来你是不死心罗。”

“不死心，我决不死心。”

老人想叫喊：“你小子连牙槽脓漏都能忍耐死心不去治疗，我可不是轻易死心的人。”

此刻，鹤屋老人注视着雾退去以后的铅色的海和低而又白的天空，反复叫喊着这句话，在心中响彻。海上风平浪静。鱼鹰在黑色的岩石上，像一种贝壳似地伫立不动。鱼鹰有时也突然向着牢牢闭锁着的海面，抬着头又潜进海中。有一群乌鸦在老人的头上通过。鱼鹰也好，乌鸦也好，都正在饿得快要死了，鹤屋老人想。从前青鱼大丰收的时代，鱼鹰和乌鸦都肥得甚至很丑。他也

曾看见过有一只贪食的乌鸦，因吞食过量而体重得飞不起来，在沙滩上行走的情形。可是如今的一切兽类、鸟类既没有肥胖，也没有吃饱。像从前衰亡之前的荒若阿伊努瘦骨嶙峋，经常挨饿似的，岛上的动物也瘦得干瘪了。

“但问题在于人。荒若岛上的人，如今既没有瘦也没有挨饿。荒若岛上的人，筋骨强壮。荒若岛上人的身体，比道政府的哪一个官员的都不差。问题就在这里。荒若岛上的鸟和兽，也许疲弊了。但他们却蓄积着活力，准备着迎接明天！”鹤屋老人想。

雾又重新加大势头，使海变窄，天空变低。成群的鱼鹰和乌鸦，也隐没在雾中不见了身影。鹤屋老人像野兽似的，豪爽地抖动了一下身子。然后他踏着硬梆梆的雪往回走。他心里想：

“准备着明天。而且是准备着青鱼群重新拥向岛子的明天。”

下了岩尖之后，从那儿由坚硬的积雪道路，连接着鹤屋老人的哨棚和居宅的后院。每降一次雪，就由岛上的男人中的什么人，为确保鹤屋老人早晨的散步道路，来做义务劳动。他们甚至以给从老人的居宅到岩尖的顶部的雪原上开僻道路引为荣誉。这不是从老人以经济手段来控制村民，把他们当成雇工时开始的，这是老人还是三十多岁的壮汉时，就养成的习惯。鹤屋老人其实长时期以来，就是岛上渔师们的领导人，就是他们的英雄。他一清早就站在岩尖上，了望荒若岛周围的海，这等于岛上的全体渔民的眼睛在了望岛子的周围。这件事，青鱼的丰收时代也好，眼下也好，都是一样的。这种义务劳动，表示坚决地、不变地支持鹤屋老人。

“鹤屋老人，你顽固地不改变自己的方针，你以为对整个岛子的未来，岛民的未来，你的自信能带来好结果。你坚信你那蛮干的一套，岛上的人都会高兴地理所当然地跟着你，但是，你这套想法是错的。你不愿意现实地与岛民们促膝交谈，而是孤立地

君临于他们之上。你是暴君。岛上的人，都在心里对你怀着不满。仅仅只是没有使之爆发的勇气。想反叛你的心情，这郁积起来的感情，一旦点上火，荒若岛上就会发生暴动的。憎恶你的全体渔民，就会起来，袭击你的。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

道政府的人，颤抖着因兴奋而发青的脸颊上的薄肉，唇角上积着唾液，向着老人这样宣言时，老人从容地能够对此进行反击。其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在老人的背后，长年累月地把他尊为领导者的人们的幻影昂然挺立着的缘故。为老人开僻雪路的人，认为“鹤屋的传统”是岛民的自豪的人，这样的人，他们能反叛老人企划暴动吗？这毫无意义。老人不正与他们在一起，为他们而进行着战斗吗？

“你受了流言蜚语的蛊惑，不，连流言蜚语也不是，你不过是在胡说散布你头脑中冒出来的有如肮脏的蛆一般的妄想。”老人说，“荒若岛上的人，心里有什么不满的时候，他们决不忍耐。没有勇气使之爆发的人，这种卑怯的胆小鬼在荒若岛是生活不下去的。荒若岛上曾发生过数不清的血腥的暴动。青年团员打进荒若阿伊努的部落里，日本人曾死过十个人。尽管所有的人都负了伤，但他们还是把死人都郑重地抢运回来了。在岛子的防波堤设在哪儿的问题上，两个部落之间也曾斗争过三昼夜，以至十六岁的孩子，把炸药捆在腰上，潜入了敌人的部落去。这也只是二十年内的事件。如果荒若岛上的人怨恨我，憎恶我的话，这人肯定会当场跳过来掐住我的喉咙，把我掐死的。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说明岛民在支持着我。你们这些人，不了解岛民的精神。不了解渔师魂。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魂，决不会丧失的。”

鹤屋老人振奋起自己的渔师魂，向着道政府的官员自不必说，以至向着技师和向导，向着一切反渔师魂的人，为了掐住他们的喉咙，猛然袭击起来。这一袭击，在整个深夜的激烈争论中

间，甚至使他们惊恐不已。老人深爱荒若岛的渔民们的精神，真正的渔师魂，为了正当的拥护，而进行着战斗。

丧失渔师魂，这对于荒若岛的岛民来说，是决定性的自我丧失，等于向侮辱投身自杀。鹤屋老人与其说，他是在盼望着具体的有重量、有形状的青鱼鱼群而过着日子，甚至使人感到，他是在盼望着抽象的鱼群本身，发现青鱼鱼群所引起的精神的昂扬和渔师魂的光辉的充足。在这一瞬间，老人被抽象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所强烈吸引之余，毋宁说对他必须进行的现实的事务，捕青鱼网具的准备、季节劳动者的预约、哨棚的整备、定点的批准等等感到麻烦。他发现了自己和猎青鱼的精神性的侧面之间，隔着墙垣，对现实的事务感到厌烦，于是梦想也就完结了，老人强烈地喜欢闭上眼睛，捂上耳朵，像死人似地躺在那里，感听黑暗中鸣响而来的声音，在深海的遥遥的远方移动的惊人大量的鱼群的存在。这使老人的身体带上了活力，使好久以来没与女人共寝的老人，具有了持续力和阳刚之气，引起了他的勃起。而这对于老人来说，是精神本身的整个生命的勃起，这是老人的心猿，在一瞬之间就成为直立猿人的革命性的转变。

鹤屋老人迈动着他那结实的下肢，返回“鹤屋公馆”。评论他下肢的强健和他步行的特征时，岛上的医生认为在老人的血液中，潜藏着蒙古的游牧民族的血。

“这条汉子有着在大草原上追逐羊群，可以过放浪生活的下肢，却在岛子狭窄的土地上过等待鱼群的日子，这真是屈了材料啦！”

但是，岛上的医生与老人的关系特别好，他们被公认为在整个岛上，是应该能够推心置腹相处的唯一好朋友。但他们互相间不亮真心。也许是他们已入老境，又住得太近的缘故吧。

鹤屋老人站在了绕行到他住宅后门和正门之间的短短的石阶

前。狗在吠叫，狗用异乎寻常的高声在吠叫。老人收住向正门门厅攀登的脚步，向后门绕去。老人的狗，是三岁的桦太犬，这只狗在同类狗中，身体最大。它的名字叫霍罗奈。给霍罗奈取名的人，是如今与鹤屋老人住在一起的唯一的一个人，她是吉利阿库系的女佣人。

女佣人训练霍罗奈如何拉雪橇，把它培养成了优秀的雪橇犬。当载着老人的霍罗奈狗爬犁像风暴似的迅速地在岛上奔驰时，岛上所有的狗夹起尾巴吓得发抖。

对吉利阿库系的女佣在饲育霍罗奈方面所显示的热情，对于岛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批评家的医生作了说明：

“那个女人非常留恋她那祖先传来之地霍罗奈河一带。但是她不会再北上到桦太去了。她以自己是在鹤屋公馆照顾老人的唯一的女人而自豪，再说年纪也太大了。对于那个女人来说，霍罗奈与其说是桦太犬，不如说就是北桦太本身，就是霍罗奈河流域。”

事实上也是如此，老女佣以背负着闭锁了的“鹤屋公馆”黑暗内部的神秘而自豪，不止是对岛外来的人，就是对荒若岛岛民，她也是采取排他性的。

从房顶上弄下来的老雪和降到上面积起的新雪，形成层次，就像露出的地层似的耸立着狭小的黑暗的后门，朝着那通道，鹤屋老人连肩膀也不窄楞地穿过去以后，在他的背后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雪崩。霍罗奈吠叫得越来越凶了。女佣蹲在霍罗奈的旁边，在等待着老人。霍罗奈在老人的巨大而结实的手掌抑制下，停止了吠叫，安静下来。

鹤屋老人看着女佣放在并着的双膝前面的一件脏兮兮的东西。那是个燕形标枪头。阿伊努把它叫作“其台”。而且是个鲸标枪的头，锐利的尖端经过打磨，发出灰色的光泽。老人弯下腰

捡起了标枪头。从因要加把手而穿眼的标枪头的根孔里，可以看见纸片。鹤屋老人把它抽出来展开，见有如下的文字：

把荒若岛上的渔师们解放出来吧
解开束缚他们的锁链
荒若岛的渔师渴望到远洋运捕鱼
在自行灭亡之前热望这样
他们为了摆脱你的束缚
烧你的家，沉你的船
不怕把你杀死
向荒若阿伊努的勇士卡尔阿西宣誓

这使鹤屋老人愤怒得浑身打战。老人的愤怒还感染了霍罗奈，它从女佣的胳膊下粗野地跳出来，在老人的周围跑得团团转，鸣响着颈上的锁链。老人用愤怒的打颤的手指头，把纸片放回到标枪头里。用标枪头中装文件通知对方的做法，这是荒若阿伊努在实行私刑时，为了预告对方这是最残酷的死刑时的一种方法。第二个标头，里边不装文件，却牢固地嵌在付柄上，投过来。牺牲者的后头部被扎烂得像海豹似的，当即死亡。如果不是荒若岛上的人，又有谁用这种土俗的办法来威胁呢？

“是谁干的？”老人吼叫似地问道，“是谁投的这标枪头？你看见没有？”

“是一帮年轻人。”女佣低着头小声说，“大约有五个左右的年轻人……”

“看清脸面了吗？”

女佣使劲地摇摇头。她有些害怕。她害怕刚一指出人名，老人就会自己拿起标枪马上去报复的吧。这一来，牺牲者的家属们

比起对老人的怨恨来，其当然的结果她看透了，必然更加憎恶指了名的吉利阿库系的女佣的吧。

“你是个老迈无用的吉利阿库。你是个裤腰带被人偷去也闭着眼只知道发抖的肮脏的老吉利阿库！是个一看别人的脸，就认定了要瞎眼的年迈老鼠！你这个混蛋！”

女佣吓得耷拉着头抽泣着。

鹤屋老人想以大骂女佣来替自己出气，来理清自己的思路。愤怒又从女佣，迁往桦太犬。

“你这老不死的狗！你对敌人不知道咬，只知道摇尾巴。你这老狗！你为什么不去追贼？混帐王八蛋！”

“霍罗奈不去追，不是因为上了锁。如果真的想追，霍罗奈可以挣断锁链吧。霍罗奈没把来人当成闯入者。投掷标枪的人们，对霍罗奈来说，是亲近的人。决不是从岛外来的人。如果是道政府的官员一行人中的什么人干了这种事，霍罗奈会急袭那个人，咬断他的颈筋的。这事是精通标枪传统、了解荒若阿伊努传说的，撩不起霍罗奈的憎恶的人干的。”

“这是岛上的人，而且是岛上的年轻人投掷的标枪。”鹤屋老人愕然地想，“在这个岛子上，以荒若阿伊努勇士的名义，憎恶我，想杀掉我，有这样热烈盼望着的年轻人。在我的膝下出生，在我的眼底下长大的年轻人，可以说是骨肉同胞的孙子，想反上作乱。继承了我的渔师魂，学着我的歌喉唱我唱过的拉网歌，歌的拍节也好，声音也好，全是跟我学的。这些人却向我投掷了造反的标枪。啊，这种事，在这个荒若岛上能够发生吗？这下克上，这叛变，这些行为，在这个荒若岛上能发生吗？”

鹤屋老人想起来了，昨天晚上道政府的官员曾谈到了岛上渔民反抗的可能性，有暴动的迹象。昨天晚上，他以轻蔑与嫌恶的念头，驳斥了这种论调。这不过是莫须有的事，没有意思的事，

是吓唬孩子的。老人毫不动摇地就对他们进行了反驳。但是，如今不是已经显示出了叛乱的苗头，暴动的最初的征兆来了吗?

桦太犬想伸出头来闻一闻鹤屋老人右手中捏着的标枪头的气味。老人朝着它的鼻脸猛力打去，使狗被打了个趔趄。女佣狠瞪了老人和狗一眼，又很快地低下头去。狗是为了向老人告密，才想闻一闻这个标枪的。而老人不管是狗也好，什么也好，不喜欢告密。老人的询问，是以不带告密色彩的能够坦白直说的人为对手的。女佣回答询问，那不算告密。女佣那叫公然身冒复仇的危险的发言。但是女佣刚才沉默着。那不是怕复仇，就真的是无暇看闯入者的脸面。两者都应该受到责备。当然，狗也应该受罚。鹤屋老人瞪着女佣和把很大的身子靠近自己膝下的畏惧的狗，用粗暴的声音宣布道：

“霍罗奈，你到明天为止，一滴水也不要喝。这是惩罚!”

为了让霍罗奈遵守罚规，监视人就是女佣。而女佣却必须受忍耐着自己的干渴，还得来监视狗的双重惩罚。这可以说是对女佣闭口不说出敌人名字的罪行的正确的、妥当的重罚。女佣和狗一动不动地蹲在雪地里。

鹤屋老人走进昏暗的土间，把冻着雪的长靴子甩掉在地。在土间与他的居室中间的走廊的墙边上的橱柜中，陈列着他弄到的蒐集品。他用手握着可以说是新的蒐集品的标枪头，向后退了一步，环视了橱柜中的所有的蒐集品。阿伊努的头盖骨啦、石镞、石枪、浮纹土器之类，在昏暗中，悄悄地发着冷光。特别是玻璃青玉，在昏暗中浮现出温柔、令人怀念的光泽。这都是老人在与岛子上的所有渔师们在巩固的团结中进行活动，岛子的未来充满了光荣，使人感到未来和现在，平坦地陆地相连，在那样的时代蒐集起来的。但是，老人现在想放在橱柜里的新的蒐集品，这个可憎的标枪头，却是在老人遭到了孤立，岛子的光荣时代已成过

去，数不清的青鱼鱼群不是朝着岛子，而是继续游向遥远的海洋深处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的时代里，在最坏的时代里，到了老人手里的。这个可恶的标枪头，也许应该丢掉的。但是，与蒐集的其他一切标枪头相比，这个新标枪头，却逞现出异彩和秀丽的形态与颜色。

鹤屋老人把标枪头放在橱柜右角之后，就大步地走进自己的居室。在他的心里，忽然涌起的寂寥感，是他这七十年的生涯中最为强烈，最为深沉的了。这使他胸中苦闷，头脑发烧。战斗的开始，与寂寥感同时找上了老人，这还是他头一次体验到的。

“战斗已经开始了，我开始的是孤军奋战。”鹤屋老人想，“企图反叛我的人，在岛子上出现了。我对这些人不能容忍。我如果在这儿后退，这个岛子上的所有渔师，就会丢掉猎获青鱼的方法，就是青鱼重新回到这个岛子来的时候，那也不过是没有意义的鱼的洪水，这个岛子上的人只不过成了无意义的愚民。这就是这个岛子的正统的人们灭亡，失去了渔师魂。我之所以进行战斗，是为了逆这个潮流，当我战斗停止时，我就会灭亡，与我一起，岛上的最优秀的部分消失，终于光荣的时代就会一去不复返了吧。这就是荒若岛的寿终正寝。我要战斗。一步也不后退。我以正当的权利和资格，向荒若阿伊努的勇士卡尔阿西宣誓：不是我胜，就是荒若岛本身在屈辱中灭亡！二者必居其一。”

被兴奋和寒气弄得面色苍白的四名青年，呆在雪没腰深的能俯视到鹤屋盆地的丘陵的、山白竹平原上。他们一齐叹了一口气，但因为倔强的桦太犬和女佣一起，还蹲在后院里，使四名勇敢的青年们得不到稍息。加之，鹤屋老人也许会再次跑到后院，决心把狗给解开。跑出来的老人为了打海兽，很有可能在胳膊上紧紧地挎着性能非常优越的连发枪。

“那个吉利阿库人，仍然把狗锁着，我有点莫名其妙。”一个青年说，“不知为什么，不让它来追我们。好运气是不错的，但不知为什么。若是给它解开锁，唆使它朝我们咬的话，我们的喉咙就不太平了。”

“吉利阿库人看见我们了吧？确实我与她目光相遇了。但是，好像她没有向鹤屋老人指出我们的姓名。如果我们的名字被老人知道了，鹤屋老人那疯子般的狗爬犁就会朝我们的部落进发的呀。为了在村口狙击我们，就得装出满不在乎地回去的样子。那个吉利阿库人没作声吧？奇怪，我觉得事情顺利过了头似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浓密的胡子从脸颊到喉咙，就像裹着毛皮似的第三个青年说，“那个吉利阿库人看见了我们，认识我们。所以才不作声的。她除了给狗上了锁之外，还坐在狗的旁边哄它，设法不让狗的鼻子去接触我们的足迹和气味，这都正因为那个吉利阿库人认识我们，才这样做的。那老家伙看见了我们，不如说看见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于是才这样保我们的平安的。”

三个青年一齐看着与他们稍稍拉开距离，从针叶树的畏缩的叶尖可以看到的洼地上抱着膝盖坐着的第四个青年，沉默了。第四个青年，在同伴三个人屏住气息窥伺鹤屋盆地，不安得战战兢兢中间，把自己周围的雪踩坚，弄了个坐着舒服的地方。然后对他的三个伙伴的悄悄谈话不关心地抱着膝盖，把头埋在胳膊里休息呢。

“因为看见了他，看见他混在我们中间，那个吉利阿库人才不作声地控制着狗的。”第三个青年说。

“喂，多亏了你呀！”第一个青年叫道，“那个吉利阿库老家伙，迷上了你哟！”

“喂，荒若！这都是你的神力。真了不起，喂，荒若！”

第四个青年只是把肩膀微微地摇了一下，不想从胳膊上抬起

头来。他累得精疲力尽，就像不高兴的孩子似的一动也不动。

荒若青年的法力无边，老朽们都不是对手。从前被忽视了的青年来了火，用嘲弄般的声音说着话。荒若人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力敌万人，不知何为破产，是打大渔的，是青鱼的领主！

第四个青年仍然一动不动地把头放在胳膊上，不吱一声。然而他的身体，代替了安息的迹象的，是严峻得紧张起来。开始把所有的青年人，像雾似的笼罩在一种险恶的气氛里。

“把狗又重新拴好了。吉利阿库人进屋去了。已经安全了。”满脸胡须的青年忽然说，“我们出发吧。”

“出发吧。”蓦地抬起头的第四个青年应道。

青年们为雪苦恼着，开始登上丘陵。他们的部落在岭的那边。他们必须避开走村路。因此，他们的雪中行进，困难极了。然而他们的脸色已经不苍白了。他们毋宁说立即淌开了汗。在零下十五度的室外空气中，他们流着汗。贴身衣服都湿了，毛皮的上衣里侧蒸透了。在回到家之前，像洗了个澡似的，全身都湿漉漉的了。

鹤屋盆地除了东方面向着海展开之外，西、南、北方，全都被荒若富士的山麓的丘陵包围着。青年们登上俯视盆地的西壁，翻过山岭，想下到他们部落的所在地荒若湾。在荒若岛上，共有三个部落：一个是鹤屋盆地围绕着“鹤屋公馆”的部落，一个是环绕着荒若湾展开的部落，另一个就是越过岛子中央的荒若富士，以前两个部落为底边的，位于锐角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的部落。但是，这第三个部落，不过只有几栋人家聚居着。那儿是海角。因为有灯塔在那儿，所以叫作灯塔海角。从海角可以了望到围绕着这个村落的很多岩礁和海马栖息着的小岛子。而从这个小岛，在没有雾的日子里，用肉眼也可望见苏联的领土。如果是用望远镜，也能够看见外国兵肩上扛着枪，站立在荒凉的雪原上。

一位小学校的教师，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曾看见过一个身材矮小的外国兵，骑着一匹难看的马，在练习驱驰的光景。教师为了参加讲习会，这年夏天到了东京，跟他一位开旅馆的伯父说的。教师说这些话，也没有特别深的意思，但旅馆主人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却预感到从苏联领土上一群骑兵前来袭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有政治兴趣的旅店主人，直接与奔走于选举的一个保守党的议员说了这些情况，竞选议员极力陈说政府迅速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调查实情。其结果，这位教师不得不被召到不知是否正式的会议上，反复报告他所看到的情景。教师为此而得了神经病，半路上中止了讲习会，回到了岛子上。他从此以后，改变了开朗的性格，变得沉默不语，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也有时以暗淡空虚的眼神望着东北方出神。医生建议让这位教师静养，如有可能，就把他调往外地。可是，教师不同意。对这位教师来说，除了这个岛子，别无安居之地，离开岛子一步，就有数不清的委员会在等着他，把他叫去，往往强行要他发挥极惨的以滑稽而告终的想象力，一想到这儿，他便一步也不愿离开岛子。

“你看见苏联兵骑马努力练兵来着？这是个重要发现。”于是教师就遭到逼问，“你就是苏联军在准备发动骑兵战的目击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准备发动骑兵战。”教师怯生生地回答，“我毋宁觉得那是骑马玩儿。”

“喂，苏联的军队到桦太来骑马玩儿，这不是违反常识吗？我们和苏联还没有缔结和约。那就是敌国。敌国的军人操练骑马，这能单纯认为是娱乐吗？能断言不是骑兵战的准备吗？”

“但是，骑兵战法是只适合日俄战争时代的东西。”教师越发胆怯地说，“苏联有原子弹、氢弹，也没有必要训练骑兵呀。”

“你好像很了解苏联的情况，你真是苏联通！”

从此以后，在教师的周围，当即闪亮着疑惑的眼睛，使教师

无法生活下去了。教师耷拉着头，战战兢兢地等待下一次打击，致命的一击。致命的一击没有直接地降临到教员的头上，这还算不幸中之幸。但这一击，在暗中准备，从黑暗中到黑暗，悄悄地移动，从本州岛北上，纵断北海道，看样子来到了荒若岛。校长对这位不走运的教师变得冷淡了，其他的同事，也不和他亲切交谈了。教师只有茫然地哀叹自己的倒霉。

“我只是偶然看见身材矮小的外国兵，把他那圆乎乎的屁股扑咚地一下骑到了那匹瘦马上。马也好，士兵也好，在闲极无聊之余，去磨时光的样子。听我这样一说，那些家伙就这样逼我：‘你是给日本提供证言，还是给你那非常喜欢的共产党国家提供证言？你对日本没有爱国心吗？你为什么拼命地想撒谎？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地总想冲淡事实？为什么那么细致地尽说些人的屁股如何圆，马背如何瘦的蠢话？为什么不触及问题的核心？’”

要人家教师详细谈谈所看到的光景。在灯塔海角的小岛子上，拿起望远镜若无其事地排遣自己的寂寞，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看到圆屁股的士兵跨上瘠瘦的马背，这就是孤独中祥和的景致。

教师时常找到医生，抑制不住自己想诉说自己苦恼的冲动。但找医生诉说，也解决不了一点儿问题，他也恢复不了昔日眼神里那开朗的闪光。

“在岛子上生活下去是怎么回事？像东京人说的那样，对于生活在苏联领土的近邻，所以没有危险感和恐怖感，是不是有些奇怪？是哪儿出了毛病变得如此迟钝了呢？”每当教师去找医生时，总是反复说这些话，“我对变得钝感的自己，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明明是一只龟，自己还不知道，却拖着个又硬又大的甲壳到处走动，说着人话。比死还难受。我的心情就是如此。”

“你不是乌龟，你背上没有大甲。你是个生了病的可怜的美青年。你岂止是不钝感，你看，你全身都是雷达。非常敏感，用不着看病。”

“请不要讥笑我。我很苦恼。我想离开这个岛子，但又怕离开。我不知怎么办才好。”

……

荒若岛上的人并且个个都为猎青鱼而烦恼，把自己的命运都赌在了青鱼的大群的到来上。那位教师，就是沉浸在他孤立的围绕着在他内心深渊游泳着的抽象的青鱼大群，来回兜圈子的苦涩之中。在岛上也是最有思想的青年，已经是害了胆怯病的兽似的一副眼神，确实既进不了教室，也上不了课了。他所工作的小学，在荒若湾正面的丘陵上，是一座小山寨似的建筑。

在雪中恶战苦斗地行走的青年们攀上了鹤屋盆地一侧斜面的尽头，坐在应称为岭的短短的平地的雪原上休息。从这儿只要是走上几步，就来到俯视荒若湾的东壁。风猛烈地刮上来，青年们再往前更难走了，这是在新的恶战苦斗前的休息。

“下岭之后，我们就走村道吧。不然的话，若是被村民们看见，见我们在雪里像狐狸似的东躲西藏的样子，肯定会怀疑的。再说鹤屋老人也好像没来追我们。”

“我们一下到村道，鹤屋老人若是从这儿狙击，我们就真的成了挨枪打的狐狸了。我手指间虽然没长蹼，却成了怪狐狸。我不愿作狗也不吃的怪狐狸。”

“你就是不变成狐狸，狗也不吃你。”

“我来吃狗。猫什么的也吃。因为我饿了。”

青年们在休息着，谈笑着。他们背负着的抑郁与恐怖，已经淡薄下去，他们得到了解放。他们几乎没有去想，鹤屋老人为了寻找他们，提着枪，从他们刚刚攀登过的盆地的西壁，带着桦太

犬一起攀登过来了。但是他们的对话，如果没有鹤屋老人的形象，没有鹤屋老人这个岛上最有权威，最兼有实力的强大的长老的形象，就不能够进行。这就是如今他们想反叛鹤屋老人，就像岛上的其他人们一样，具有着无限地显示着继承岛上人的特质，岛上人的血统。在岛上棲栖的野性的狐狸有两种，早就在岛上栖息的狐狸，是极其常见的，与本土上的狐狸是判别不出来的，但另一种狐狸，是从外地游水抵达这个岛子的，据岛上的传说，这种狐狸及其后裔，在脚指之间有蹼。而在岛上有一种“象怪狐狸那样狗也不吃的讨厌的家伙”的说法。

“我们走村道回去吧。村上的人不会有人盯着我们。”胡子脸的青年说，“鹤屋老人不是像毛孩子那样，一会儿从家里出来，一会又回去的人。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回到家里，要想躲在雪里，要到晚上才行。”

“荒若，你怎么办?”

“不要管我叫荒若。”默不作声的青年对多嘴多舌的伙伴低声忧郁地说，“我们并没有战胜鹤屋的首领，战斗还在后边，别像姑娘那样浮躁地高兴得太早。”

“你难道不是荒若吗？与我们高不高兴没有关系，你难道不是荒若吗?”

被责难的青年火了，他顶撞起“荒若”来。但“荒若”又沉默了，好像下决心不陷进饶舌青年的圈套里似的。大胡子青年主动出面调停道：

“喂，你也不对。就是叫你荒若，也用不着生气呀。如果我们起内讧造成分裂，那就不仅不能反抗鹤屋而是自取灭亡。你也太过于焦躁了。”

“当然焦急啦。没抱上女人的人不焦急，不就怪了吗?”

“你别开口，我打倒你。”大胡子青年公然地发怒道，“你说

得太多了。总是那么多嘴。一开始我就想，不该要你这样的人加入同伙。”

“啊，是吗？我不吱声就行了吧？”饶舌的青年立刻就沉默下来，怨气十足地说，“我不吱声了。我知道，我是个无用的人。”

“一开始我是那么想的，但现在是重要的伙伴啦。”大胡子说，“但你收起你那伤害对方的话。记住了吗？那么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一块儿下到湾里部落去吗？”

“我回到灯塔海角去，想睡上一会儿。”被叫作荒若的青年说，“我钻过隧道到海角去。”

“那么，我们也攀登到隧道，然后下到村道去。”大胡子青年说，“喂，这样不好吗？从这儿到村道，和一度登上隧道，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不愿在这儿告别。怎么样？这么干吧。”

没有异议。四个青年出发了。被称为“荒若”的忧郁的青年跟在队列的后面走。他感到傲慢而又孤独，其实更感到忧郁，在没腰深的雪中向前走去。

青年讨厌别人叫他荒若。但岛上的人都叫他荒若。每当青年人叫他“荒若”时，他就生气，但很少有愤然抗议的时候。他其实长时间以来，都被称为荒若。而他总也不能习惯，但除他以外的所有岛上的人，在从决定他为“荒若”的瞬间起，对此就习惯了。这是与这个岛上的人类祖先们所做的是相同的。可是这位青年却顽强地对把自己称为“荒若”的人们一直生气，他当“荒若”的时间太长了。这也是岛子的历史上的新的事实。

岛上在下初雪的冬初那天，全岛的人都集合到荒若湾周围的部落来。他们以长老为中心聚集在一起，沉默地等待着读出老人手里捏着的小纸片上的新“荒若”的名字。这沉默的一瞬间，宣告着联系着春初捕青鱼的一系列的仪式的开始。

这一指名“荒若”的仪式，产生一位选出的少年。在这沉默

的瞬间之前为止，还不过单纯是一个岛上的小崽子的一个少年，一旦被指名，转眼之间就成了带有一种神格的人，在岛上，对于岛上的风土，对岛子周围的海，而其中特别是对于春天的捕青鱼，君临于其上。被选出的这个小崽子，这位神格化了的少年，作为这一年的“荒若”，便成为直到青鱼到来之前的春天为止的漫长的冬天里的荒若岛民的“斋戒”的象征。少年与家属告别，在灯塔海角的神屋里起居。他的日常生活，在岛民的服务与监视之下来进行。他可以不污染双手，一切日常生活都得到必要的保障，但他必须专一地不玷污“荒若”名誉地工作。在这被尊崇期间，如果有人侮辱他，“荒若”以岛上的传统的名义，以及寄托于不能连续取得青鱼丰收的岛民生活的未来的名义，有着处罚这一不法的人的权利，毋宁说有着权威。对于一旦选为“荒若”的权威，就连岛上的长老也低头。这个岛上的警察，是在稚内警察署内，经过反复被警告之后才派来岛子的。

“不能碰荒若。哪怕是荒若偷盗、杀人，确实在你眼皮底下犯罪，也决不能碰荒若一个手指头！如果你的手玷污了荒若，岛上的人，就会像蜂子一样，成群地把你螫死。然后把你的尸体郑重地朝着苏联的领海流放掉。你把荒若当作岛上的天皇好了！”

有一年，荒若杀了他的哥哥，对此，不要说警官，就是荒若的双亲，都没有责备。岛上的人，全都对这神圣的行凶保持沉默，倔强的判断力最强时期的渔师，把遗体用小舟载着送往东北方的海面期间，岛上人的眼睛都避开看那小舟。凶暴的荒若被逮捕，那是捕青鱼结束，举行完了荒若节的光辉的夜晚的次日早晨。这时，荒若已经丧失了光辉，失掉了权威，不过单纯是一个小崽子少年，岛民们已经冷淡地丢弃了他，甚至他父亲把他带走，向儿子投掷石头。

“荒若节”，这是岛子青鱼到来，像战斗似的激烈的起网的次

日夜晚。这是来到岛上住进哨棚，只顾等待青鱼汛到来的季节劳动者，使他们长期以来的郁闷爆发出来，被捕鱼而兴奋起来的岛民们把季节劳动者围在圈内的狂欢之夜。在这天晚上，荒若终于成为绝对权力的神，景仰他的神威，季节劳动者和岛民狂歌欢舞。以深夜为期，从荒若湾的广场，围绕着山麓行进，打着火把的全岛民的行列，身着从荒若阿伊努时代就传下来的光辉的正装的荒若，和陪伴着他的长老为先头，到达灯塔海角。他们在这儿等待着天亮，给神屋点火。火光熊熊的神屋与欢呼的群众，黑黝黝地耸立着的荒若富士的山腹，在一瞬间染成蔷薇色，天亮雾散，渐渐看清了青鱼山，在这些青鱼的祝福之下，再产生一个丑陋的不见得变得更好的小崽子。

从荒若指名到荒若节的几个月期间，这个忽然被崇敬的被神格化了的少年，必须遵守的戒律，比起荒若节还是阿伊努风俗的时代的极其严格来，如今被大和人的手，给变得松弛和柔软了。荒若阿伊努即使是在明治年间，还往往有把他们的身为荒若的一名少年，在荒若节的天亮时分作牺牲，葬于海中的做法。还有充当荒若的少年，只要是破坏戒律之一，就有放弃春季捕青鱼的做法。

但现代的荒若岛民，不再在天亮时杀害他们选为荒若的少年，与此同时，不过把他恢复到原来的一个小崽子，为了不放弃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猎青鱼，而减少戒律，而且为了使少年不破戒律，采取了监视他的聪明办法。戒律之一是，荒若必须是童贞才行，这对少年来说，这条原则是合情的。他们相信岛上的女人如果跟荒若睡了觉，就会招致不幸的传统，所以女子都躲着选出的少年。戒律受到了双重的保护，一旦青鱼出现在岛子周围，就布下十层、二十层的网。荒若不准离开岛子，这条戒律，也是由小舟的主人以及抵达防波堤的渡船船长，严密地监视着荒若，不

管怎样，估计他不会破戒的吧。

只要是有关荒若的戒律，岛民们就会期以万全，安全度过，一心盼望着青鱼的到来。一个孩子，就像其他的孩子们的大半那样，禁欲，只要是把自己关闭在岛子上，忍耐着不自由，到青鱼的到来和节日的爆发式的仪式之后，就能成为自由之身。

这是七年前冬初时候的事，十三岁的一个孩子，受到当时担任长老的鹤屋老人的选拔，被指了名，是有着这样的背景的。新荒若在初春青鱼到来这前，在灯塔海角，悠然地生活几个月，就像他头年的前辈那样。但是在翌年春天，青鱼不来了，他作为荒若的斋戒时间被延长一年，由于此后连年青鱼不收，他只得六年之久连续担任荒若。六年青鱼不收，这使岛民喘息于贫穷，历经磨难，同时也是把一个孩子变成为精神和肉体都更充实的青年的六年。

“荒若下一年的更换，要等待到明年的丰收。这一点我也知道。但从前有过连续六年都绝收吗？我已经二十岁了，仍然还当荒若，这错了。我是个被伙伴们轻蔑和嘲笑的荒若。在我身上涌起的欲望的粘糊糊的热块，把我变成了应该轻蔑和嘲笑的丑陋、讨厌的野兽了。我已经忍耐不住了！”

沿着被雪弄得膨胀的山丘，在往隧道攀登着的青年们的最后尾，稍慢几步跟上来的荒若，此刻仍然以含着愤怒和怨恨的眼睛，望着嘲笑自己和向自己挑战的伙伴们的脊背，一面攀一面心想：

“我已经忍耐不住了。我是荒若。我身为荒若的特权，保障了我在雪中行进，走在最末尾。但是，鹤屋那精确无比的枪，他头一个瞄准的，也是我的后头部。一想到这里，就刺痒起来。畜牲！我忍耐不住的日子，早晚会来的。”

为什么非选他不行呢？为什么作为荒若，受束缚、受拘束成

为他的一种宿命，为什么不像鹰似的袭击走在他前边的人们中的一个人的脑袋？荒若被痛苦和愤懑弄得不安。他的胸中，被愤懑燃烧得过于猛烈了。

那是五年前的初夏，鹤屋老人作为岛上的长老，确认了这年的捕青鱼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彻底贯彻他的主张，他把全岛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进行讲演。荒若在那时就与疯狂般的愤懑膨胀的同时，明白了他的宿命的原因，是由于什么种类的小小的偶发事件。但是与现在相比，那愤懑还是带有孩子气的，应该说是现在的愤懑的一种鲜明的预感。而现在的愤懑，明天又如何发展？青鱼再也不会来了。这一点，各种报纸、杂志以及道政府和水产厅，都正在极力宣传。我确实是有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下去的一天，这些众多的声音说服了我。而我们所能干的，顶多不过是为了吓唬鹤屋老人，就不得不在雪中钻了好几个钟头。

“畜牲！我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下去的日子，就在眼前。”

“青鱼今年没有来，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明年也不来。”五年前鹤屋老人，对着热衷于想听到自己的小小的身体能够获得彻底解放的不幸的荒若和包括他在内的全体岛民怒吼着说，“道政府的官员们建议我们放弃猎青鱼，我不能听他们的。我谈到打鱼，就投入猎青鱼。对此，你们也是一样的。像投入于赌博似的，一直是这么干的。道政府的人说让我们改换其他捕鱼法，不能听他的。渔师嘛，如果照官员头脑中的蓝图点头哈腰地干，渔师的末日就到了。就是失掉了渔师的魂。”

“荒若呀，你站到前边来！”鹤屋老人对刚刚进入十五岁的少年，以让他战栗的眼神盯着他说，“荒若，你是当海边上漂来苏联人的尸体时，看见它的小崽子中的唯一像样的男子汉。你为了不让波浪冲刷尸体，把它拽上沙滩之后来向大人报告的。对此，我感到自豪。因为你有渔师魂。你既勇敢，又对死人所做所为与

渔师的儿子相称。对此，我引以自豪。你在成为能顶个渔师用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保卫捕青鱼到底。我在你能顶一个人用之前，连续不断地下捕青鱼的网。青鱼一条不来也行，这是渔师魂的问题，是我和你的魂的联系问题。我打算干到底，也不允许你从荒若下来。接着，请岛上的渔师们都听着，我反对你们听道政府的建议。也请你们停止随便行动。每年添置捕青鱼的网的费用，由我负责。你们在青鱼汛中，采取为我的网而劳动的形式吧。如果需要名字的话，就叫作‘荒若岛渔业合作社’，我就是社长。你们为了今年的捕青鱼的损失，都向本土的银行贷了款的吧？这些全部都划到我的帐户上来。根据情况，生活费也由我来发。你们考虑考虑，这不是坏交易。怎么样？有反对我的想法的人吗?”

鹤屋老人狂怒地吼叫，渔民们吓得不敢作声了。他们在被青鱼绝收消耗殆尽的时候，被“鹤屋公馆”所压倒，眼看就要总崩溃了。鹤屋老人乘人之危，取得了切实的胜利。

夏季，在荒若岛上进行海带的捞取作业。捞到的海带，沿着海岩在沙滩、道路、小山丘上到处摊开晾晒，使其干燥。长老的工作之一，就是挂起红旗，表示天气状态有干燥的希望，批准人们生产海带。为了防止滥捞，为了防止各家渔师在晾晒海带地盘问题上发生纠纷，为了使采捞的海带的干燥工作顺利进行而划定采捞时间，长老的红旗具有绝对的权力。鹤屋老人在夏季采捞海带时挂的红旗，在捕青鱼时也想悬挂，也取得了成功。鹤屋老人为他的成功，赌上了渔师魂，也赌上了他资产的急剧衰退。

这次集会完了之后，对明日罩上的阴影感到惴惴不安的，是只有鹤屋老人和荒若两个人，其余的岛民们，比起道政府的抽象的保护来，有了“鹤屋公馆”的主人替他们作了保障，给平稳的明天带来了安心，因此能够酣然入睡。至少这年的夏初，青鱼的

去向还没有决定性地从渔民的视界中消失，他们感觉到，自己成了对鹤屋老人的攻击的有效的掩护射击。

但十五岁的称为荒若的少年，度过了不眠之夜。和他一样，在难眠的初夏之夜，在“鹤屋公馆”放置几个有关阿伊努蒐集品橱柜的房间里，辗转反侧的长老，他燃烧着憎恶。荒若与长老的战斗，精神世界的神格化的存在的少年，与现实世界的强有力的老人之间的战斗，尽管老人方面强调两个人之间的魂的联系，却已经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开始了。

“如今我在干着它的继续。而且用这样不高明的糊弄孩子的手法，我这二十岁的人干吗。我们以不被鹤屋老人追赶就完事了，感到放心了，但这不外乎是长老无视我们挑战吧？我们雪没腰的苦行，是不是毫无意义的呢?”

隧道临近青年们的面前。他们疲劳之极，默默地站在那里，眺望从荒若湾到鹤屋盆地。青年们俯视着他们的敌人，挑起了无益的战争的绝收的海，在吐着白色的冰冻的气。昨天召集青年所进行的讲演会上，在窄小的小学教室里，散发着极其厉害的口臭，水产厅的官员，也是哈着白冰气，断言说：“这个海，日本的所有学者，已经不认为是渔场了。”

海上雾在翻滚。青年们像飞机上的旅客。觉得如同身在云海之上。随着雾的激烈动荡，荒若富士本身也在摇动，站在山腹洼处的他们，感到自己实在是委身于不安定的乘坐物似的。雾在转眼之前转晴，海面也有显露的瞬间，但马上又恢复到雾的海洋。朝着荒若湾下行的斜面，风在狂吹猛刮。

“隆次！”过分饶舌，惹得荒若生气的青年，这回怯生生的跟大胡子青年打招呼道，“下到海湾去的村道，把雪吹上来，多半和飞沫似的吧。我们下到部落之前，会冻住的吧?”

“啊，是的。我表示同情。但我不是风神。”

"不是这么回事。和我们一道，你也下到部落去吧。这么猛的风，一个人不如伙伴多更好啊。下到海角去，风会吹不到的吧。你也暂且下到部落，到我家去一下嘛。"

"我不用去了。昨天我弟弟带来了不少东西。我在荒若值班，到明天为止，还有五天多。回家的事，等值完班之后再说吧。我不愿意和从早到晚泡在酒里的老爸和伯父打那讨厌的招呼。"

"你可是好荒若值班员哪，隆次，那么只我们冒着风下去。真惨。如果鹤屋老人带着枪赶来，肯定会朝部落追去的。他想不到荒若和他的随从向长老的公馆投掷了标枪头。他的枪声一响，我们当中的不知是谁，就会应声而倒。隆次们是平安的。鹤屋那个老糊涂如果使用霰弹来决肮脏的胜负，我们两个混身是血，你们两个不知是哪个傻小子会落个连乌鸦也去赶的下场啊！"

"别把鹤屋叫老糊涂。"隆次郑重地说，"他是长老。别把鹤屋老人叫老糊涂。再说，他不是那种用肮脏办法决胜负的人。我顺便说一下，如果鹤屋老人打算追赶我们，现在就已经该打响了。被击中的首先就是后面的荒若。总之，头一枪必然是这样的。你这小子，阿勇，你不是说过了头，就是空想过了头，总是这样的。"

"不错。我是个能侃大山的空想家。"阿勇说，他铁青着脸这样说。

"取消对你性格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全体的自我批判。请大家别作声，想想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吧。"

青年们沉默着。阿勇对强行要他不作声，感到从反抗转为发怒。仍然把背朝着鹤屋老人的枪口，在就要往下走的陡坡上，他畏怯得脸色铁青，把肩靠拢着话语少的同辈的肩膀，不吱声了。在与他们稍稍离开一点的地方，隆次与荒若挨着站着，也是并肩不吱声。隆次和荒若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隆次是现在的荒若的

值班员，是替荒若照顾身边生活的。荒若在岛上的青年中，经常感到孤独，但在伙伴中，他对隆次比谁都更有感情。这是因为隆次的长处，比谁都明显。

当隆次说“别说鹤屋是老糊涂，他是长老，再说他这个人，不是靠肮脏办法决胜负的人”时，荒若觉得，啊，我喜欢隆次。我也想说：

“鹤屋不是老糊涂，他也不赌肮脏的胜负。他是个堂堂地进行战斗的精悍的老人。他不是出色的壮年男子，因衰老而成为老人的。中年的时候，他还软糊糊地，还没坚硬起来。他是到了老年，才坚实起来的，老年是他一生的最辉煌时期，他是这样的老人。在荒若岛上说到最出色的男子汉，不考虑鹤屋老人，就会感到不安。把他称为老糊涂，侮辱他，就是侮辱岛上所有的人。我们必须和他进行堂堂正正地战斗，来决定胜负。既然他不用肮脏的办法决胜负，我们也应该如此。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方面远为不干净。”

隆次望着荒若，胡须后面探询的眼睛闪着光，问道：

“怎么个战斗法？荒若。为什么脸上露着羞涩？”

“我想与其投掷标枪头，还不如直接进行谈判。投掷标枪头不干净！”

“那不过是宣战布告。”隆次说，“如果以此鹤屋老人就罢手，事情就圆满地解决了。大致明确这是指望不上的事。所以那标枪头，只是一个小小的宣战布告。战争、不管是什么战争，在一开始的时候，都用肮脏手段。然后才是美谈啦，英雄谈。最后使负方在终了时是干净还是肮脏，来决定这场战争是否干净。”

“这也要看胜方怎样结局吧。”荒若道。

“你以为你会胜吗？”隆次悄声说。

“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战争，也不知道。”荒若为了不使深陷

其中的迫切劲儿感到负担，故意打岔说，“我是荒若，已经习惯于一个人幽居。而对别人变得冷淡了。所以被这样的目光盯着，就懒得搞了。对这样的眼神，我想说我不同。这是因为我自己心里，其实有切实的别的看法。我之所以参加这小小的冒险，说到底，可以说是为了我对隆次的友情。总之我想岔开。”

“我以为在现阶段，我们取得了成功。”

隆次重新朝着其他两个人，坚定地说，“但是，对此，要看鹤屋老人怎样对待、如何反应。根据这种情况，来决定下一步我们的手段。现在看来，与其像荒若说的堂堂正正地亮出我们的身分，以便刺激长老，我觉得仍然是用标枪头的方法好。”

“啊。”

“那要看鹤屋老人来哪一手了。”隆次一股劲儿地反复说，“以此来决定下一步的手段。我们也不总是这么躲躲闪闪的。我们也不能总是提心吊胆地投掷标枪头啊。”

荒若注视着雪在斜面上卷起的旋风飞快的移动。这旋风穿过被雪埋半截的冷杉之间，在矮竹平原的蓬松的雪包上变得更快，然后忽然消失。

“那么，鹤屋会用什么手段来回答我们呢?”寡言少语的青年用撙节的声调说。

“不知道。”隆次直率地说，“鹤屋在银行的存款在减少，这倒是事实。也许已经几乎到了极限。在稚内的银行，札幌的银行都是如此。青鱼丰收没有希望。鹤屋的不动产到现在为止，不知搭进了多少。银行已经不那么愿意向鹤屋贷款了。说不定今年鹤屋没有置捕青鱼网的资金了呢。也许能千方百计地弄到置网的最低限度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最低限度，就是不包括给劳动力付的钱。把雇请季节劳动者的资金，鹤屋如今雇岛上渔民为他干活，就不要这笔钱了。那我们就实行罢工吧。这一下子鹤屋

就会顿然垂头丧气的。以为我们会像家鸭一样高兴地下海呢，鹤屋老人错打了算盘。这就是我们刚才通告鹤屋的意思。”

“罢工，那是工厂和煤矿干的事儿吧？有组织的工人干的吧？”阿勇说，“我们干得了吗？”

“当然干得了。”隆次充满自信地说，“鹤屋老人没发给我们这个渔季的钱。在这个渔季里，为了禁止我们到外地打工，去打明太鱼，不到青鱼哨棚去，鹤屋就得和去年那样给我们钱。有的人家把银行欠款都转到鹤屋的户头上了，有些不好办，但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契约金，这次渔季仍然要求鹤屋老人先付给我们钱，再来约束我们的行动，这才是正道。”

“雇用季节劳动者，需要大量的钱，发给我们这次渔季的这点儿钱，鹤屋我想是不难筹措的。”

“鹤屋会给钱的。”隆次说，“这是真的。但我们不接受。我们要罢工。我们有这种劲头儿，能做到像有组织的工人那样举行罢工。”

“你说不接受钱，”阿勇说道，“我们也是这样想。鹤屋给钱，是给一家之主。给父亲或母亲。不是我们接。有的家长也能听商量。但也有不是这样的。”

“我父亲和伯父，就是不听商量的代表。我明白。”隆次来了火，“我们必须通过工作，把岛上的渔民组织起来才行。如果都像石头似的，以为若是背叛岛子上的长老，还不如让鲨鱼吃掉更轻松，你怎么做工作也不行。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得用别的办法。”

隆次回过头来，注视着荒若又说道：

“荒若呀，你会合作的吧？只要是你禁止接受鹤屋的薪饷，岛上的石头们也就没有办法了。从心眼儿里想摆脱鹤屋的拘束，表面上却不愿意反抗长老的渔民占大多数。给这些人以口实，荒

若的声音是必要的。即使这样，如果真有顽固地喜欢鹤屋的金钱的要饭花子，我们青年会的人要凭强力让这个冒犯荒若的人向后转。为了制造这个口实，荒若也得发话。喂，荒若，能合作吧?"

荒若紧闭着嘴唇，反看着隆次那像刺猬一样的脸，那紧张之余发红的胡子拉碴的圆圆脸，说道："我估摸着这小子早晚会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实地我如果发这样的话，我发现我还没有进行民意测验。如果有人问我，逼着我回答，我还真有点茫然呢?一看隆次这紧张、焦急、一触即发的表情，我就只想怎么才能支唔过去了。"

荒若感到自己作为荒若的神圣的权力，自己又是个年轻人，自己对隆次的强烈的友情，这些使得自己如今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

"让我作出牺牲吗?像阿伊努时代的荒若节那样，让我为了岛子的人们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作出献给大群青鱼的牺牲吗?"荒若说着，感到自己此刻巧妙地把问题岔开，把民意测验往后推了。

荒若感到在自己年轻的身体里，作为"荒若"的安心感，和作为年轻朋友的自我厌恶感，在一瞬之间变为两种热的液体，开始流遍全身。

荒若红着脸，耷拉下了头。

"与其说是牺牲者，能不能考虑是领导人呢?"隆次变成了负了伤的阴沉、嘶哑的声音，但仍用男子汉的友情与冷淡共存的声音说，"就此，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再说，还不知道鹤屋老人的态度，我们的工作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所以不用急。"

"我没着急。"荒若受到打击似的也说。

"那么，阿勇！你向湾中部落里的人，去传达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取得了成功。"忽然恢复到原来粗野的声音的隆次，毋宁快

活地喊叫道，“在下一次青年会上，来决定今后的方针。我们出发吧。”

阿勇和话语少的青年，发现在隆次与荒若之间，在演一场戏。这剧实在是深刻，后面还拖着个尾巴，将成为重要的关键。于是，他们默默地，开始疾步下到去湾中的村道。他们脚下趟起的雪烟，转眼间就卷进旋风里，起到了加大旋风的作用。是阿勇还是他的伙伴，滑倒向水泡子，发出了哀鸣，但也被旋风遮着，看不清。只听到夸张的明朗的声音。岛上的青年只要是开始活动，就会恢复某种程度的快活。这种快活，是为了防止在雪中冻死，在起网的高潮中一下子精疲力尽变得没有用，以至发生失足海中事故，在一切时代，岛上的年轻人在其身体上所具备的一种本能性的习性。

但是隆次和荒若，却没有下到湾中去的两个人那么快活。他们沉默无言地，登上短短的雪坡，来到了因雪吹进来，而变得狭窄的面临隧道入口的广场。从隧道刮来了冷风，使他们打了个冷战儿。在入口处立了块被雪埋半截的“禁止通过——荒若村公所”的牌子。因为这条老朽的隧道，哪怕通行的人稍加冲击，说不定立即坍塌。村公所从几年之前起，就禁止在这条隧道中通行了。从道政府来的官员们，来看高山植物的中央来的人们，他们为了从湾到海角，只好围着岛子的四周，迂回走远路。这条道，也是运输鱼类、海草类，马车走的路。冬天马爬犁在这条道上跑。紧靠海滨的山麓的雪壁，受到通行人所发出的声音的刺激，甚至都有可能发生雪崩，确实有很多人和马死在那里，所以岛上的人，特别是冬天时，把紧靠海滨的道路和这条隧道看得同样有危险性，但人们决不想按照村公所的警告牌办。连村长和他的助手，也从这条隧道中通过。

两名勇敢的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冻得很厚，溜滑的地

面，移动着脚步。他们在超过零下二十度的隧道内，忍耐力极强地慢慢地往前走。从低低的天井上垂下无数根冰柱，他们盯着脚底下，冰柱却突然袭击头部。比这更可怕的是寒气。

“我此刻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隆次压低声音悄悄地说，“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感到不安，不安，不安……”这声音在隧道内来来去去地激起一些回声。

“我想起了船被冲跑，漂流到了苏联领海时的不安的心情。在被逮捕前的心情，多半是这样的吧。鹤屋会作出什么反应呢？一想到这里，就觉得有一种又一次遭到逮捕似的心情。”

“啊。”荒若为了安慰隆次，为了给隆次的心里增添力量，满怀热情地说，“啊，啊，啊……”的热情帮腔的回声，也充满了整个冰冷的隧道。被这种回声弄得心情不畅的隆次默默无语。荒若也不再吱声地被脚下的冰和头上的冰柱弄得神经磨损地往前走。

隆次是从桦太回来的人中的一个。他被风暴刮走，在船快要沉没时，被苏联船给逮捕了。与其说是逮捕，不如说是救助。隆次和他的同辈们，被扣留在收容所里，但他对此事决不怨恨。只有船主憎恶得不得了，船沉应该死的骨肉至亲，以俘虏引渡的形式活着回来时，荒若岛上的家属们高兴极了。岛上的渔民对苏联、对桦太的苏联军队，敌意不是很大，其原因多半在此的吧。而且岛上的渔民，只要是来了青鱼，就会不在乎苏联的渔域，与捕渔限制无关地生活下去。一名少年，对苏联兵的水淹尸体，与对待其他一切水淹尸体怀着一样的敬意，这也并不奇怪。

隆次在喉咙深处咕哝似地咕哝着嘴走路。这既引不起回声，也传不到荒若的耳朵去。隆次是作为自己思考的辅助手段，才这样做的吧！一个孤独的影子，向着这样走路的隆次那黑黑的大脊背，像老鹰似的袭来。隆次与鹤屋老人之间的战斗，从头到脚都

热衷极了。他执著地挂在心里呐，荒若以不负责任的、放手的感叹的心情，侧起耳朵细听着他那嘟哝，边听边走。隆次在遭到逮捕之前，不过是岛上的一个粗暴而爽朗的年轻人。也曾发生过以季节劳动者为对手的争夺姑娘的伤害事件。但是被逮捕进了收容所的几个月之后，比荒若只不过大三岁，隆次却以带上了一种领导者的风格和稳重，回到了岛子，把曾是有名无实的岛子的青年会，给办得兴旺、充实起来。

“在收容所里，传隆次变得‘赤’了，这话也许是真的。但是，他的这种‘赤’，不是到岛上来作竞选演说时，宣传城市的有组织的劳动者，只能就与岛民无关的渔业政策发言的长着一副险恶眼睛的傲慢的那种‘赤’，他是在风暴中以救助为目的的具有渔师魂的苏联海员的‘赤’。因为到岛上来演说的‘赤’和隆次打过架。我只知道隆次生过气。自那以来，‘赤’不再来演说了。隆次狠狠地把来人揍了一顿。”

两个年轻人出了隧道，被外边的暖气和光明，就像缓解了脸颊的僵硬似的，互相微笑了。在进入隧道前，由短剧所带来的感情上的疙瘩，在这一瞬间也消除了，他们和解了。在他们的左侧，屹立着乳房形的巨大的岩块。这个乳房岩对于荒右阿伊努来说，是荒若岛与其他岛子不同，是个崇高的岛子，被神的恩宠所祝福的岛子的明显的证据。青鱼是按海的意志献给乳房岩的供品，在青鱼到来那天，岛子周围染成乳白色，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从巨大的岩石乳房，乳汁迸流出来，祝福青鱼鱼群。如今，岛上的渔民们，关于雄青鱼的精液知之甚详，阿伊努们恐怕也是知道这个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尽管没有荒若阿伊努那么狂热，但现在的岛民们也不对乳房岩说轻蔑的话。

两个年轻人，此刻怀着敬畏之念，举目望着被雪的薄膜覆盖着，乳房岩的面目越发清楚的岩块，一度默默地喘着气。然后，

他们俩几乎同时俯视在他们脚下展开的海角。接着，他们看见了通知全体岛民召开非常集会的通红的大渔旗，竖立在海角的尖端。这多半是为把非常集会的信号送来挂在那儿，愤怒的长老从鹤屋盆地跑到灯塔海角，为了在荒若湾上竖起的最后一面大红旗，他架上狗爬犁，沿着海滨道路疾驱迂回而来的吧。

“战斗正式开始了。长老接受了我们的挑战。”隆次激昂地叫道，“为了参加夜里的非常集会，我们方面需要调整态势才行。”

荒若感到，自己一直回避的态度的决定性的时刻，终于迫近了。他在极力陈述年轻人的团结，必须整备态势的青年会的领导人的旁边，他必须迅速地沉没于只有他一个人的孤独的内心世界中去。

“得调整态势才行。”他也在心里嘀咕，“到了晚上之前必须准备停当！”

“荒若，我返回去，去追赶阿勇他们去。把青年会的人集合起来，来安排我们的步骤。等过了中午很晚，我才能回到你这儿来。你的合作，说到底是决定胜负的第一重要的条件。荒若，你好好想想。”

荒若没作声。因为雪的缘故，在一片皆白的乳房岩下，两个年轻人互相注视着，默默不语。

“荒若呀，你仔细想想。”隆次又重复了一遍。

“让我好好想想。”荒若说。

荒若岛上的渔师们，分为两个阶层。他们之间并非因为身分关系，但其中的一个阶层的人们，或者在自己的家里饮酒，或者在比较高级的餐馆叫上艺妓饮酒，然后对鹤屋长老在内心进行谋算。但是其中的第二个阶层的人们，集合在小酒店，不是沉缅于酒说些下流话，就是赌博，大体上是喝廉价烧酒。后者具有流氓

无产者的气质，是最为崇拜鹤屋公馆的权威的人。这些人整个冬天决不劳动，也不与官员打交道，特别是自从开始拿鹤屋的补助金以来，越加有习惯于每天无所作为地以饮便宜酒为乐混日子的倾向。连结两个阶层的，是冬天期间每天都继续着的酒，岛上酒的消费量极大。而且岛上的酒店是每年一次付帐的赊帐制。这个制度在每年有一次青鱼收获时，是极其妥当的，但如今已经成为威胁渔民生活的癌症，道政府在为此而担心。但是酒店无限制地向渔师们赊销，渔师们忘记了年末的付帐，成为大酒包。而他们在自己关于酒的无行，都归罪于岛上的气候冷。即使如此，荒若岛的酒的消费量，有超出常轨之处。

如果没有水
不仅阿伊努
神也都得死

荒若岛上的渔师们，把这古老歌曲中的一节，部分加以改变，用阿伊努语唱出来：

如果没有酒
不仅阿伊努
神也都得死

荒若岛上的欢乐街，围绕着荒若湾的部落的房屋栉比的地方成直角，这就是围绕着从面海的丘陵的山麓上的部落的房屋栉比的郊外，笔直地往丘陵上边攀登的形状，由围绕着坡道的数栋酒店和妓院构成。从前青鱼繁荣时期，欢乐街经营呈现十分景气。从本土上有很多的女人到这儿来干活，季节劳动者，也有的人把

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妻子，寄以终生的希望。

如今，欢乐街上，妓女在表面上已经销声敛迹。这与一切地方的渔师街的狭窄、贫穷的欢乐街一样，捕青鱼的长年不景气，加速了这种一般的倾向。很多艺妓离开了岛子，不少妓女转了业。也有的妓院倒闭了，因此开着的店子与艺妓等没有什么关系，多为极小的小酒店。而这些小酒店里，那些酒徒渔师们几乎是一清早就拥上来，有一整天都泡在这儿的倾向。这些渔师们，是岛上的属于第二阶层的人，是对鹤屋老人的围绕着捕青鱼的养活一辈子的政策，最为顺从的一些人。

当荒若湾上竖起大红渔旗的时候，渔师中的有些人，已经在小酒馆里被廉价酒灌醉了。于是，他们把大渔旗当成酒肴，一阵阵地谈得更加起劲儿，但对非常集会上必然争论的问题，没有抱着任何一点儿不安。他们从鹤屋长老的光荣的影子里发现了平稳，青鱼的绝收，也没有提供什么大不了的本质上的不安之源。关于岛上的渔业转行，焦急的是他们的儿子们的青年会，以及决不在小酒馆饮酒的阶层的人们。

在酒馆中，有一个叫东原崎的，这个在岛子上有丑闻的三十岁的女人，经营了个“雄鹰亭”。所谓的雄鹰，是个荒若阿伊努的羽衣传说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名。东原崎的酒馆，在岛上所有的酒馆中是最兴旺的店子，这个雄鹰亭对于渔师们来说，是一种岛上的“沙龙”。与东原崎那无与伦比的魅力相左，这位三十岁的女人，与任何一个渔师都一样，决不和他们睡觉，这一点可以征服一切。而且这一事实又因她是鹤屋长老的情妇，而变得双重地受人景仰。这还成为使东原崎与岛子上的所有女人们隔绝的一个原因。也不能因此就说雄鹰亭的沙龙在表面上，沾了鹤屋老人权威的光。平时，鹤屋老人完全被遗忘了。只是当某一个渔师的脑袋里对东原崎的欲望露头的时候，鹤屋老人的暗中的存在

感，对这个渔师起了安全阀的作用。渔师们朝着阿崎执拗地盘问她与鹤屋老人之间的性生活。

“喂，阿崎呀。你是不是也有在上边的时候?”一个渔师问。

“你来偷看好了，如果你想让霍罗奈咬死的话。”东原崎回答。

但是没有人在阿崎家附近看见过鹤屋老人和霍罗奈的身影，也没有人看见过阿崎到鹤屋公馆去。鹤屋老人与东原崎的结合，像传说似的有些暧昧，但这传说已经定形化了，两个人的相互关系，有一种在渔师们的手够不到的高处交欢的味道。对渔师们来说，东原崎是个神秘的存在，只有她与鹤屋老人的关系越发神秘化，怀疑阿崎与鹤屋老人的结合，或者想插足其间试试的不逊的想法，才不会产生。

雄鹰亭只有围绕着土间安装的火炉的几只椅子，和由沿着墙壁有一条长二米左右的柜台构成。据东原崎自己的说法，是个比鸡窝都狭窄的酒馆。在那儿只有五个中年的渔师，满面胡须地并排坐着饮酒。为了御防寒气，一道又厚又重的门，把积着雪的道路和酒馆隔住，酒馆像个地窖似的。门的内侧，作为装饰贴了一圈儿电影的旧广告画。每当新客从外侧敲门时，穿得胀鼓鼓的东原崎就从柜台角落的便门下到土间去开门。然后她再返回到柜台里面去，把两只脚并放在火盆上，用一铺毛毯裹住膝盖，把另一铺毛毯拽过来围腰。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阿崎的体臭冲到在土间里喝醉的渔师们的鼻孔。他们愿意这样，他们把鼻子夸张地蠕动着，欢闹起来。

“这阵子年轻人一点儿也不来。”阿崎不关心渔师们欢闹，嘟囔着说，“不知道今天晚上的集会完了之后，能不能来。”

“年轻人每天晚上都在集会。他们没有时间来会你。”渔师中的一个老爷子说，“对年轻人你死了这份心，对我们眉目传传情

嘛！”

“干嘛每天晚上开会？”

“也许是呼唤青鱼来吧。”

渔师们一齐哄堂大笑。

“女人们在家里的暗处哭哭啼啼，年轻人又去开会，我们只觉得酒馆好。”

荒若岛上的女人们，确实就像这些醉汉的老爷子的影子似的，悄悄地不露面地度着时光。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季里，她们更是影子了。生产海带的夏季以及捕青鱼后的一两个星期里，她们从影子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在灼热的阳光下晒海带，把开始半腐烂的青鱼肚子破开取出鱼下水。这时作为一种劳动力，有了在阳光下表现自己的机会。

但是荒若岛的女人们，除去这短短的特殊的时间以外，经常是把自己藏在影子的世界里的。几乎可以说没有把她们当成正规的劳动力的习惯。这与一切日本偏僻农村和渔村的通例相反。贫困的农民和渔民，把他们家属中的一切女子当作重要的劳动力，在一年中，都指望她们。与其他村子相比，在这一点上，荒若岛上的渔师们可说是自己标新立异。在捕青鱼给这个岛子带来繁荣的时代里，这一倾向更为显著。如今仍然如此，如果女人们对繁杂的家务露出苦恼的样子时，老爷们就断然地申斥她们。这与其说是来由于他们的矜持，不如说好像出自于他们的第二本能似的。女人们一旦从影子的世界里走出来时，男人们在无意识里就认定，难免发生不可收拾的事态吧。战后，在这个岛子上，也曾有过女人们想走到表面上来的一个时期，道政府和教育委员会的大人物为了支持她们也确实流过一些汗。直到青鱼不再光顾这个岛子，也曾有人主张让女人们伸伸手脚，让女人们把特有的绝招拿出来的，实际结果却是这些大人物的努力落得一场空，女人们

并没有大显身手。

荒若岛的女人们是影子，要她们理解这点，需要一部荒若女性史。荒若岛上的女人们的历史，就是一部影子的历史。

最先来到这个岛子上的大和人，是男性渔师们和管辖他们的幕府的官员。从渔师们下决心在岛子上定居时起，他们从东北以及北海道的西部的停泊地，以几乎跟卖身没有什么两样的形式，主要是带着多年老有经验的妓女来到这里。在本土上失了业而吃不上饭的集团成为渔师渡来岛子，港口城镇的最下等的妓女成为他们的妻子，跟着他们一道来。所以在这一时期移民而来的岛上的女人们，不过只是花钱占有的妓女。女人们的任务，只要随时给男人们提供性的享乐也就足够了。助长了这一倾向的，是以雇佣到岛子上来的渔季的众多的季节劳动者为对象而开设的妓院的兴隆，在岛上定居的季节劳动者，大多数都给这些妓女落上户口，成为了一户人家。（让这些原本就是季节劳动者的年轻人，忘记了东北的故乡和母亲，让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岛子的，就是由于成为这些人的配偶的交了好运的妓女时代的魅力吧）此外，对这些加入新主妇行列的旧妓女，岛上的主妇们宽大为怀，不带偏见，这是因为岛上的主妇，几乎也是旧妓女，因此就不需说明了。她们这些到昨天为止，还是岛上相当解放的妓院中卖淫的女人，一旦坐上了家庭主妇的位置，就把这些女人，都像自己的一奶同胞一样地对待。

这种动乱的时代一过，岛子开始得到安定的渔场，及至青鱼产地的名声一出，就开始了第二期的移民。第二期移民是具有相当财力的旧武士、旧士族，他们移住的特点，是全家老少一齐来。荒若湾周围已经被先来者占据了，因此他们就朝着不久后被命名为鹤屋盆地、灯塔海角的岛子的两翼进军，在这一时期里，荒若阿伊努不得不失去大量的土地，成为后来完全灭亡的远因。

这些第二期移民们，这些没落士族的妻子、女儿，建立岛上女人的第二个系列。她们的子孙真是眉清目秀、气质高雅。但是她们也与第一次移民所带来的旧妓女一样，对捕渔不怎么关心。她们只是在住宅深处举止端庄地坐着，专心回顾当武士妻子时的光辉时代。男人们在危险的海上通过合作，打破了两种身分的界壁，与为荒若渔民融合在一起了。但女人们却顽强地保卫自己的身分，排斥其他。而且这两部分女人们，在完全缺乏积极地作为渔师妻子的特征的这一点上，互相都确保着荒若岛女人的有特征性的个性。

战争，把这两部分，也就是两个种族，连结在了一起。在“荒若妇女会”的名称之下，打破禁锢，从历史上根本坐不到一起的两个种族的女人们，集合到一起了。妇女会在战后十余年的今天，在岛上仍然残存着。每年春、秋两季，在俯视荒若湾的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妇女会。旧武士家系的女人们，一副气质高贵的表情，但缺乏肉感，表情生硬，她们集中于教室的一隅；另一个角落却集合着一群旧妓女家系的表情快乐的女人。在喝了当地产的酒，旧妓女家系的女人们极尽卑猥之能事唱歌跳舞之后，旧武士家系的女人们，则进行极其畸形化了的“狂言”之类的活动。后者轻轻地，固执于不合时代的慢节奏，使“狂言”这玩意儿，越发使人难以捉摸了。

现在荒若岛上渔师们的两个阶层，从本质上来说，决不是从身分上来区分的两个种族，而是渔师们除了把鹤屋老人当成一种特别身分的存在之外，彼此都在一个地盘上立足谋生，只有女人们可以说在文化层次上继续抱有身分意识。这一点，在发生婚姻问题时，才开始表面化、尖锐化。这暗中的两个种族之间，是不通婚的。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磨擦时，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旧妓女系家的青年小伙子的爱美意识，引不起旧武士系家姑娘的反

应，反之，也是如此。把大和人的青年小伙和荒若阿伊努的姑娘每每发生恋爱关系联系起来考虑，这一不成文的律条意味深长。

荒若岛上的女人们，不管是旧妓女系也好，旧武士系也好，对于以渔为业的岛子上阳光下的一切生活，都是不合作的，她们都没有符合渔师妻子要求的特性。她们呆在家里，过着影子般的生活，或者显示继承先祖的传统，以可称为荒岛游艺的弹奏的特殊的乐器，来创作歌谣，或者以细字中心的书法水准来说，把岛子变成为北海道有数的地区了。而她们的丈夫却不管先祖们如何，都作为在同一个海上与死亡搏斗的渔师，携着手，忘记了相互间的差异。荒若岛上的文化传统，所以其结果，由处于影子世界的女人，保持着较多的个性，较多的纯粹性。

荒若岛上的女人们，保卫着与渔师们活跃的场所离开的阴暗角落的影子般的世界。但是在荒若岛的女人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她是个摆脱了影子世界的存在，她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与男人们分享权威。另外，她还不属于岛上成为女人们的传统的两个种族的任何一方。或者说，她是让这两个种族的不同的两种颜色的血，都在自己体内流动。她获得了荒若岛上的唯一的、特殊的地位，可以说她是有代表性的、英雄的女性。

只有雄鹰亭的东原崎，才是超人。她出生于荒若岛上最以势力而自豪的渔霸家，从血统来说，是岛上旧武士系的种族的女儿。她那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秀丽的额头，意志坚强的大嘴唇，这一切，都是旧武士系的血统的最美的标志。但是，她还有只用旧武士系的血统说不尽的因素，超出旧武士的，具有可以说是某种土俗的精英的这一点上，与其他所有一切的旧武士系的女人们不同类，而且不堕入旧妓女系的女人们那种卑猥。一想到荒若阿伊努到了衰微之极的时代以后，东原崎的曾祖父率领着全族人，渡来岛子的事，她就认识到全盛时代的荒若阿伊努的斗争

性的能量的一部，也许不会传下去的。但是，岛上的故老们，在谈到在荒若阿伊努传说中的火女神明达拉乌奇时，由于假托东原崎的形象，想给他们说的故事具有现实感，结果这反而使火女神明达拉乌奇的幻影，起了东原崎的光圈的作用。故老在荒若阿伊努孩子们的柔软的头脑中，把火女神明达拉乌奇和东原崎作为纠结在一起的形象，成为了一种双头怪物。这一倾向，在东原崎突然离开岛子的一个时期，最为强烈。东原崎在这一时期，就像火女神回到阿伊努的神的王国似的，在某个神圣的异域里，实行了适合于本性的正当的回乡。

东原崎十三岁时，东原家的宅邸由于大规模的地震，而全部坍塌。岛上的地震时常发生，但袭击了东原家的地震，是大正年间的大地震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受害者东原家的宅邸，是仅次于鹤屋公馆的最宏大壮丽的，使得孤立着像座小城池似的岛子的一隅，转眼之间变成了单纯的陡峭的斜面。她之所以能在故事中免于遭难，是因为她在本土的女子中学读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但是一族全家遭到毁灭，使十三岁的少女住在宿舍里继续求学已经不可能了。孤儿抱着岛上如今已经不要的女子中学校的教科书之类回到了岛子。于是，东原崎开始了新的生涯。她选择了能够俯视她崩溃了的家的地皮处的丘陵上边的一个神社，作为安身之地。没有人责备东原家的前代人所建的氏神神社让他们的孙子住。另外在那当时，岛子上的大人们，有人同情和怜悯东原崎，给她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东原家因为曾是岛上屈指可数的名家，如果阿崎有这种希望，又能与之相称地朴实地生活，岛民对她的慈善会长期继续的吧。然而这个孤儿，她的性情的根底，是傲慢而有野性的享乐与贪婪。孤儿嘲弄给她食物的村民，践踏人们的慈善心，另一方面还碰到什么偷什么。教师和警官常常来训戒她，可她却傲然地与之对抗。而在以这个抹鼻涕孤儿来了初潮，

以此为理由，岛上的故老将这个孤儿从应成为神圣之地的神社赶出去的时候，幸运的是，孤儿的早熟与美貌被岛上的年轻人发现了。孤儿住进了年轻小伙子们给盖的小屋，从此成为每天晚上接待年轻小伙子们的小娼妇。在很长的时间里，东原崎都过着这样屈辱的日子。但在十八岁那年夏季，被季节劳动者的年轻小伙给拐带出了岛子。她履历上的五年空白，从这儿开始。这五年间他在本土上干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有各式各样的传说，那几乎全不过是没有根据的风传。确实的倒是，这五年期间她有了决定性的成长，有了魅力，具备了作为东原家姑娘的威严。在这些风传中，所唯一会有的部分，从她回岛后的生活中可以推测出来。她在五年当中和她一块儿生活的是一个外国人，而这个外国人似乎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军人。她在那个情人占领军的将官回国之后，分割到了相当的资产回到岛上，在俯视荒若湾的坡道的欢乐街上开了一家名为雄鹰停的酒馆。于是对这个完成了一大蜕变的女人，逼着她恢复往日性交的岛上的男人们，这些人视她曾经是最下等的娼妇，只要是给一点点吃的，作为报答，她就会一视同仁地委身于你的孤儿时代当时的顾客，对此，她一概冷冰冰地拒绝，使得岛上的所有年轻人，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其势头说不定会发生一种暴乱。当这种人们头脑发热，眼看要酝酿成为整个岛子的一种风潮时，东原崎发布了自己是鹤屋老人所蓄养的妾的消息，这才把这些色狼击退。

东原崎是旧武士血统的姑娘，但鹤屋老人却是无饭吃的渔师的儿子，鹤屋老人的母亲是稚内的艺妓出身。所以这一艳闻，一方面因发现鹤屋老人还是一个蓄养着能与女人相交的精力的人而惊异，与此同时，这作为岛上两个种族的头一次结合的类似丑闻的轰动性的大事件，而集中了所有岛民的关心。但是东原崎傲然地忍受着盯着她的好奇的眼神，把自己的名誉和这个小酒馆维持

下来了。

东原崎回岛以来，已经过了十年的岁月。如今花街已关闭，几栋妓院已经变为了酒馆，但像阿崎经营的店子这么红的，还只此一家。与阿崎酒馆相连的她的住宅里，岛民几乎没人看见过鹤屋老人来访，但阿崎在老人之外决不找情人。于是许多到阿崎的酒馆来的岛上的年轻人，都骂阿崎得了性冷淡，在另一方面，却谣传鹤屋老人已经阳萎，用这种办法来自己抑制他们自己体内的发了疯的对阿崎的相思之苦。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被阿崎的魅力从心眼儿里给迷住，屈服于阿崎了。阿崎作为击退企图袭击她的岛上的发了疯的男人们所使用的方法，公布对她占有权已经握在鹤屋老人的手中，这一着实在是高明。因为岛上没有人怀疑鹤屋老人是否真的是东原崎的情人。岛上住的人，又有谁能怀疑那位鹤屋公馆的长老的威力呢？长老对一切事情都是全能，把一个女人当成他的占有物之类，那简直是小菜一碟。

想与鹤屋老人来争夺东原崎的勇敢的决心不要命的人，在岛上还没有。渔师们被欲求得不到满足而憋得油亮闪光的通红的眼睛，盯着阿崎那丰满的身姿喝便宜酒。他们在阿崎那若无其事的举止背后，感到鹤屋老人的威势和东原家的历史，以及莫名其妙的阿崎独具的气质，就像幻影似的出现，越发使他们陷于可怜的欲求得不到满足之中。

"阿崎呀，"一个渔师用醉得迟钝的沙哑的声音悄悄地说，"喂，阿崎，有人说岛子青鱼不来，是由于你的原因。"

"为什么？"阿崎用比渔师的声音还高的有压力的声音反问，"为什么说，是由于我的原因青鱼才不来？"

"我不知道啊。去问问青鱼，还是问问你自己的心看看。"

"你不知道？"另一个渔师掺和进来，"是不是荒若作祟？是荒若把青鱼全消灭了。在海底上。到荒若岛来的青鱼，不到别的

渔场去，只烂在海底。”

渔师在这种情况下所用的“荒若”这儿词儿，指的不是被选为荒若的青年，而是指的在青年背后的有灵性的东西，指的是荒若所信仰的精神上的实体本身。现实中的选定为荒若的青年，是这个荒若神灵在现实世界的一种假托，而不是荒若神本身。只是荒若这个词儿，在许多情况下，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的合一，是一揽子指荒若神灵和现实的荒若青年。当朝着荒若青年叫“荒若”时，人们在青年的背后既在看神，也在看人。与此不同的是，“荒若”也往往指的是神灵本身。

“荒若为什么作祟呢?”阿崎问。

周围的渔师们对与阿崎进行着这样的问答表示兴趣地凑上来。他们为下一个瞬间将发生的大笑的预感，而咂着舌头。

“是荒若和你把青鱼弄糟了的。”渔师说。

周围的渔师们感到他们的伙伴开始下圈套，而兴冲冲的。也有人忍不住吃、吃地淫笑。在为下一瞬间的一齐大笑的效果而一点点地作的人，被别的渔师捅他的肋腹。

“别那么装模作样的。明白地说出来有多好。为什么是荒若和我?”

“荒若那小伙子，”渔师强忍着大笑的发作，使出王牌道，“被你迷住了，所以他在高处不高兴了，他想跟你睡觉。荒若的小伙子气得全身不由得……”

渔师们一齐大笑起来，笑声很难止住。他们互相捶打着身体，摇晃着桌子，笑得流出了眼泪，东倒西歪的。然后借着笑势饮干了一杯酒，任意地要下一杯。

“喂，你和荒若小伙子睡睡看。”另一个渔师作为笑的余韵，心里劲鼓鼓地说，“这样，青鱼就不来了。荒若也有点那个……喂，跟他睡吧。”

“谁和那样的流氓睡!”阿崎断然地说,“即使他不是荒若,那样的毛孩子,给我靠边站。”

“他被你迷住,急得不得了啦。”渔师们七嘴八舌地说,“那小子说不定晚上来钻狗洞呢。他想找你睡。他看你走过去时,眼色都变了。那小伙子想你想疯了会死的。”

“青鱼来,那小子如果不当荒若的话,阿崎,就和他睡一个晚上吧。”一个表示通情达理的渔师叫道,“但是你得小心,别让他死在你的肚子上!”

“那小子多年来攒足了劲儿,别一下子给他生五个孩子。”

东原崎傲然地抬起额头,紧紧地闭着嘴,在听着这些醉鬼们的嘲弄。等这些渔师们吵吵嚷嚷的闹腾告一段落之后,阿崎轻蔑地说:

“谁和那样的童贞睡!”

渔师们又高兴地喧闹起来。被鹤屋老人养到死的这些失掉战斗意志的中年渔师们,这些醉鬼的岛上老爷子们,对非常集会的大渔旗,也几乎没有理会。

医生闭紧嘴,哆嗦着腿,望着荒若湾竖起的那面红旗。他忽然陷入一种忧郁症的状态。医生在他们医院的院长室里,用火炉的猛烈热气烤脊背、屁股和腿肚子,但是挨着窗框的额头却从外面冷嗖嗖的寒气,感受到了一种信号,然后他热心地继续注视着大渔旗。被窗玻璃上结了好多层冰的结晶隔得半透明,使视界狭窄而昏暗。所以旗子看上去像深渊底下的火焰似的又暗又远,常常地在那儿不断地颤抖。荒若岛还是个无医村的时候,那决不是很遥远的日子,岛子上比现在数目更多的狂信的宗教家们显示权威,把一切医疗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的医疗方法,都是如何从患部除掉万病之源的恶血,在一切情况下都施行残酷的开

刀，恐怕尽管治好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出现了数不清的牺牲者，却几乎无视后果地继续这样做。医生此刻通过冻冰的窗玻璃，注视着在浓密的雾中飘舞着的大渔旗。那恶血的旗子，诱发了他对岛子上的万病之源的联想。注视着旗子的深而又浓的红色，也使医生感到了一阵恶心。

“这个老糊涂的疯子似的家伙，”医生被越发忧郁的心情所缠绕，猛地吐了一口唾沫，骂道，“这个老糊涂疯子，想用下青鱼网的劲头，来一场会战！”

从医生所在的窗边到荒若湾，仅有竖着旗子的防波堤尖端的涂成白色的内侧数米进入视界。其余的被医院前边的并排的房子给遮住了。这些房子像一道树林似的遮着空间。错综的曲线和意义不明的乱立着的棒子和桩子，在壁板的尖端无拘束、不整齐的突出，把这些房子一栋栋地紧密地连结起来，像一座要塞似的。这要塞，像贫民们的起义军据守着似的，极其寒酸而奇妙。这些房子刚开始盖的时候，各家互相孤立着，也许有独立性和若干个性，但如今这些人家，不过成为互相接触、互相支撑着的要塞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基于这些孤立的贫寒民家为了抵御从海上刮来的狂风，而不得不逐渐采取的自卫性的自我改造。而且这种自我改造，经过了数十年的连续不断的辛勤无休的苦干。而有时是由于成功的捕青鱼，富裕起来的渔民们，心里高兴，凭一时的情绪而增建的。为了使这些房子具有抵御风灾的能力，那些达不到这一目的的部分，必须成为附属物，所以呈现了这一奇观。那涂成红色的小门，一栋挨一栋就属于这一类。这些房屋，使人联想到若干个细胞各自互相自我繁殖，其结果是互相咬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杂之极的复合体，处于各自都失去自由的状态。医生的窗子，被这奇怪的要塞，一方面庇护住了海上来的风暴，另方面也牺牲了对海的眺望。医生常常对这被灰黑色污染了的缺乏生气

的木造的要塞，不禁感到愤怒。他被一种欲望驱使着：干脆放把火，把这座“杂木山”给它烧掉！

如今这个呈复杂形态的木造的穷兮兮的要塞，看上去好像竖起暗红色的旗，计划着要向它开始进攻似的。医生完全是怒火升起心头地凝视着它。忧郁症已经完全搅乱了医生的头，堵住了他的喉咙，塞满了他的胸腔，已经显示了慢性症状。

“这个老糊涂的疯子！”医生朝着要塞和旗子骂道，“到底打什么主意？莫非眼睁睁地想同归于尽吗？青年团那伙人肯定也开始了拙劣的恶作剧。老糊涂也好，青年会的年轻小伙子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不考虑后果而蛮干的渔师。”

危机，此刻以鹤屋老人对青年会的形式发生了，发展了，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是通过这几个月，医生所感觉到的。为了准备缓和危机的妥协之策，医生出马是不可能的吗？医生莫非除了静观之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医生不是岛子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的一种存在吗？他作为旁观者，不从静观的角落里断然出来，这不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吗？他没有去行动的意思吗？

在这儿，我们有必要对荒若岛上的一种身分制度作一探讨。这是以极其单纯的因素构成的。这个人能不能上船，是横亘在一切根底的重要的分水岭。在岛上的活动，岛上的政治问题，有关以岛子的名义所做的一切，被承认有现实有效的发言权的，归根到底，只有“能上船的人”。能上船的人，即现役的渔师以及因年老现已引退，但从前曾是岛上猎渔手的老人们，他们是岛上的第一阶级。岛上的教育，岛上的卫生，在这些方面，表面上尊重教师们和医生的意见。尽管如此，实际的决定权仍在“能上船的人”手里。当学校方面与“能上船的人”意见对立时，学校方面，立刻就被压制下去。在渔忙期，教师们一切说教的尝试，都白费，学校成了一座空房子，结果学校方面不得不违背道教育委

员会的意见，设立一定时间的渔忙假。对医生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医生认定初期肺结核症状，命其静养的年轻渔民，可是一旦开始猎渔考虑需要劳动力时，就早晚要求医生，非得把那个年轻人的诊断书改写为“健康”不可，事实上只能照办。在日常生活中，平时渔民们看上去尊重教师和医生等知识分子的权威，可是一旦岛上出现实施某种非常体制时，这一平时欺骗性的身分制度的混乱，当即被收回，“能上船的人”至高无上，就明确地从底下冒了出来。

有宗教权威的神主和巫婆们，以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着，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为“能上船的人”服务的，其权威尽管有助于“能上船的人”的渔业生活的效率，但不能发挥相反的作用。当岛上渔民乘坐的船只被风暴冲走，对于留在岛上的“能上船的人”来说，为了救助他们的倒霉的伙伴，使尽了一切实际方法都无济于事时，只有这时，才是这些宗教权威，爆发式地增大其势力，君临于村子之上的时期。这时，神主和巫女们成为岛上生活的中心，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盛装的这些人在路上碰面的人们，吓得耷拉着头，为他们让路。如果围绕着遭难船，在试作加持祈祷要求劳力时，所有岛上的人，会争着提出愿意效劳的吧。遭难船得救，或者确认他们已死之前，岛上由这些宗教权威下达戒严令，人们在这种戒严令下继续生活。但是必须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宗教权威，在岛上船没有出海，所以对渔民的生命，没有任何海难的不安，也没有压头的事时，就完全受到忽视了。

这时，岛上的一切人，以至到小孩，都把神主和巫女，像一种贱民似的看待。

这些身份制度的职业观，有时使医生几乎对一切岛上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事情，处于旁观者的位置上。而在另一方面，医生

是在战后度来这个岛子的，也有被当成局外人的决定性的事实。医生之所以对遮挡自己视界的渔民们那滑稽的木造要塞感到焦急、生气，终于被说不定要对那儿放火的发作所攫住，这明显地表示了，他是一个决没想把自己消除掉，融于岛上人的生活中去的气质的人。然而即使他想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自己，岛上的人把他当作局外人，也决不会把他纳入自己的血肉内部来，这也是确实的。

医生也确有作为局外人，固执于自己的特殊性之处。他的房间，通过战前和战中，他当军医的当时，摆满了在北满弄来的蒐集品，而那些在文化史上不能说没有相似之处的岛上的出土文物，在他的蒐集品的旁边，却几乎没有并列过。他尽管对鹤屋老人的蒐集品，寄与了强烈的关心，但他能够到手的荒若阿伊努的出土文物，拿进他的房间的，除了标枪头等数种作为例外，他都洁癖地加以拒绝。医生想让他在这个岛子以外活跃的围绕过他的时代氛围，今天仍只继续保存在他的个人居室内，对搅乱他这一想法的人，他极为愤怒。他决不是不爱荒若岛的风土，不想与荒若岛上的人深入交往。他是想主动地确保他作为孤立者、局外人的孤独。而他这偏狭的态度，反而在他的周圈集中了作为医生的在技术上对他的信赖，就连“能上船的人”也出现了对他另眼相看的奇妙的情况。

可是，医生此刻在注视着大红旗当中，他的忧郁症却渐渐地加深了。他皱着眉头，咬着嘴唇，哆嗦着腿，在牙齿后面，呻吟着在臭骂鹤屋老人和岛上的青年们。这也许是一种预感。这是一种或迟或早地避免不了自己被强行卷入到有关鹤屋老人与岛上青年们之间就要开始的战争中去，被拖入其漩涡。

这一预感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现实，医生听到了进他医院大门的狗爬犁轧雪的声音，犬吠声以及鹤屋老人那低低的驾驭狗的声

音。他看穿了鹤屋老人来找他的阴谋。

“这个老糊涂的疯子，”医生边离开窗子边想，“他是企图把我当成他的情报员了。难道我就没有办法给这个老糊涂疯子打岔吗？”

当作护士的本岛出身的小姑娘，就像岛上的所有的人一样，怀着对鹤屋老人的畏怖感，颤抖着向医生报告他的到来。但是鹤屋老人毋宁说以追过护士的势头儿，在走廊上发出极大的声音，来窥视医生的房间。

“请你给我看一看。我是来请你帮我诊查一下心脏的情况的。”鹤屋老人瞪着医生说，“是在诊查室，还是在你的房间里？能不能给我看一看？诊查室可能没有像样地点着的火炉吧？”

“你的心脏用不着看。你有一颗就是你死了之后，也能充分活上十年的心脏。”医生说，“再说你也不是真心来谈心脏话题来的呀。”

鹤屋老人不高兴之极，愁眉苦脸地用越来越险恶的眼神瞪着医生进了房间。护士把肩膀靠在房门角上吓得溜溜儿的。

“你可以到外边去了！”鹤屋老人朝着怯生生的护士说。

“外来患者，都让他们等着！”医生也说，“我不叫你，就别到这儿来。”

护士把门关上，一走到走廊，就听到在门厅里桦太犬发出的低低的威赫的吼声。医生与鹤屋老人面对面地坐下，互相注视着。

“心脏的话，也不是信口瞎说。有时胸部像被挤压着似地难受。”鹤屋老人仍然让医生给他检查一下，望着医生说，“但是，我今天确实不是为了担心心脏的事，来找你的。”

“到了夏天，诊查室的火炉该有多么不值钱。如果不妨的话，我就给你脱光检查吧。”医生说，“在那之前，希望心脏不要出大

的问题。"

鹤屋老人等待着医生沉默下来，对医生那些轻松话连听也不想听，采取了傲然的态度。然后他用突然进入正题的作法，斩钉截铁地问：

"你看见大渔旗了吗？"

"啊，我刚才正在看呢。"

"有人往我家投掷标枪头儿。我想把这些小子们找出来。"

"标枪头？"

"标枪头安柄的洞穴里塞进了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有人想干威胁我的事。所以我召开这次集会。我想看看是谁，找出那些向我家投标枪的人。不找出来不行。"

医生见鹤屋老人愤怒得浑身打颤。老人忽然被恢复了的愤怒，把嗓子都气沙哑了。医生感到胆怯。他心想：

"青年会的一伙人干这事欠考虑，把决斗书塞进去了。双方都是些疯子。这标枪头儿，又是从哪儿发掘出来的呢？"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干了这肮脏事的？能不能告诉我？"鹤屋老人说，"该不是岛上的渔师，都想往我家里投掷标枪头儿吧？"

"那纸条上但不知写了些什么文字？"医生为了争取到一点犹豫时间，这样问。

鹤屋老人一面把那张纸条递给医生，一面露出一种被耻辱感压倒了的表情。这一点，医生没有看漏。医生同时感到意外地吃惊和滑稽。在医生展开纸条上的皱褶，阅读这大时代的威胁文章时，鹤屋老人作出一副闲得无聊的样子，其实是想发动医生。

"这肯定是青年会的人们写的。"医生把纸条一边还给老人，一边说。

"青年会？是青年那帮小子？"老人说，"是那帮骄傲的小子

投掷给我的?"

老人忽然用高高的狂躁的声音笑着说。老人的脸颊颤抖着，发着红潮，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一瞬间就像擦掉似的消失了，嘴唇被唾沫濡湿成珊瑚色，发着光。医生被一种职业的悬念所驱使，听到老人的高声大笑，注视着他那红色的脸。然后，医生从笑着的老人的脸上，特别是他那带有珊瑚色的嘴唇与口腔里，看到了在这充满威严的北方的岛子上，君临的老渔霸的作为人的卑小的侧面和弱点，以及明显的无知等等。

"就是这个人，对岛上自作聪明的年轻小伙子傲然地摆架子。他的腿，被抄起来，就会立即倒下，这即使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也许会有的。如果是脏兮兮的有猴子般的智慧的年轻人，就会狙击这天真的笑脸的吧。这个人，在捕渔的最盛期，岛子的有史以来作为最伟大的渔霸曾经光辉地存在过，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人真的统率得了的。他不是赶不上时代的一只狼吗？这个人，是个完全没有把岛上的渔民们重新进行组织，重新给予机智的人，只不过是没落渔民的一个典型。这样一个巨大的偶像，岛上的年轻小伙子，只要用指头一捅，不就会打倒的吗?"

医生毋宁说被痛苦的想法所攫住，盯看着老渔师。然而这也不过是极短的瞬间。老人飞快地止住了笑声，就像对自己的笑声感到耻辱和嫌恶似的，再次把刻着深深皱纹的灰色的脸恢复为镶上威严和傲慢的敌意的壮实的脸。他用猛禽般的毫不大意的眼睛闪着光注视着医生。他的嘴唇已经干巴，失去了珊瑚色的光泽。老人反驳着医生眼里浮现出的一种同情。

"啊，"老人呻吟似的问医生，"什么？你是在担心着我会得脑溢血呢？还是以为我会在岛上的青年小伙子面前屈服呢？标枪头儿吗？那是青年小伙子的主意啊。而主意只不过是主意。特别是年轻小子的主意是这样的。那些人胡乱地什么都想，以胡思乱

想来结束一天。第二天又去想另外一个鬼话，而把昨天想到的事信手一丢。不想实际结何果实。最多在黎明时分干个丢标枪头儿之类的勾当。”

“你以为只干这些就完了吗？这些浑小子想干的决不止这些。”医生说，“你以为到此为止，那你就错了。”

“你说什么？”老人再次冲动起来，“我哪儿错了？”

“你错了。这一点，你也渐渐会明白的。在你看来，岛上所有的人，你认定都会打你的溜须？你知道，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了。和这一样，你必须把自己的错误主张，一点点也好，要修正才行。你自己也发现了吧？如果是五年前的你，鹤屋老人呀，丢那么一个标枪头儿之类的事，也用不着召开非常集会。”

“五年前，也不会有人投掷标枪头儿了。”

“是啊，现在有人这样干了。这又是青年会的年轻人。他们哪儿来的勇气？因为他们被逼入绝境。他们是以穷鼠咬猫之势，朝着你投掷标枪头儿的。到这种地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到最后，多半会给猫带来若干伤害的吧。虽然还谈不上弄死猫。”

“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被小伙子们弄死怎么受得了！年轻小子是不是都是青年会的，我不知道，但他们结成伙，然后用标枪头儿投掷了我。这是真的吧？但请你想一想，他们不过是年轻小子，他们的集会不过是青年会。我在掐他们老子们的脖子。这一来，他们就彻底垮台。如果在他们的老爷子当中，在和我多年在海上一道干活儿的他们的老爷子当中，有人向我投掷标枪头儿，我就会沉思的吧。但这是年轻小子干的。连个拉网歌儿都唱不怎么好的年轻人却向我投标枪头儿。这没有什么，生在岛上好时代的人们向我保证说这没有什么。那些家伙是在坏时代长大的，是性恶的废料，这些家伙是地地道道的非岛民。这些家伙是怪狐狸一类的东西！”

"现在是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时代，鹤屋老人，现在是没教育好的人的最好的时代。这事也得考虑才行。真的只掐他们老子的脖子，就能使这些没教育好的小子们，会不会使被逼得快要发疯的性恶的毛孩子们彻底垮台，我保证不了。"

"我向你发誓，一定让他们彻底垮台。"老人用怒吼般的大声断言说，"我抓住这些年轻小子，让他们彻底垮台！"

"即使是荒若，也和青年会的人在一起吗？"医生终于忘情地说。

沉重的沉默，热得不断膨胀的沉默，这沉默在饶舌之后忽然来临。医生和老人互相瞪着站起身来，他们必须用肩膀承担这强烈的充满热气的沉默的分量才行。

"荒若吗？"老人压制着由于猜疑心的流露，而内心最深处的部分的动摇说。

"荒若也加入了青年会。"医生说，"这是真的。"

医生感到已经在鹤屋老人面前，处于什么都不能隐瞒的境地了。是什么使他谈到了荒若呢？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但医生没看漏，由于他的话，而使鹤屋老人受到很大的冲击。反过来，这也照亮了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与其说他站在青年们一边，不如说他站在鹤屋老人一边，此刻他甚至感到憎恨荒若，憎恨这个想把宗教的权威拖进现实的战场的荒若。他想：对这位老人，年轻小子们这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挑起这场不光明正大的战争吗？这不是让老人孤立无援，而且先挨黑枪以后，才意识到要开战吗？

"你在威压着渔师们，这我也知道。"医生说道，"与其反抗你，还不如夜里逃跑，有这种想法的渔师，占这个岛上壮年层中的多数，这也是真的。年轻小伙子再怎么闹，如果他们的老爷子们没有在表面上企图造你的反的勇气，那也不是不懂人情吧。反

抗你的命令的人，在岛子上的老爷子当中，决没有一个。他们为了让年轻小子住嘴，就连粗暴的事也干得出来的吧。鹤屋老人啊，在这一限度内，你的胜利是明显的。但是，你以为这些老爷子们从心眼儿里完全服了你，就错了。他们把对你的不满，收藏到内心深处了。只是没有公开表露出来的勇气。他们只是没有公开反你的口实。他们不想以反抗你而玷污作为岛上渔师的手和良心。但是就那么在你的手下老老实实一动不动，他们也很知道前途一片漆黑，这才闷闷不乐的。在这种情况下，荒若出场，荒若出来，向渔师们发布命令，要他们摆脱你的权威。荒若的神托，这比鹤屋的威势还强！"

"渔师们，你以为现在的渔师们，信仰荒若吗？"

"能够装做信仰的样子。"医生沉着地回答老人的反驳，"他们装做信仰的样子，而不反抗荒若的命令。然后从你的膝下逃跑。他们利用荒若，一笔勾消对你的心中的内疚，作为岛民对你的罪恶感。只有荒若的声音，才是对岛上渔师的至高无上的命令，才是神的声音。就连鹤屋公馆的威势，也不得不在荒若的底下屈服，这种想法才正是正统的荒若岛民的想法。他们这是双重获救。"

鹤屋老人盯看着火炉那炽热的铁板，凝然而立地倾听着医生的话。但当听到"获救"这个词儿时，他猛地抬起了头。

"在我的手下，除了继续保卫捕青鱼的希望之外，没有什么别的获救之道。"老人说，"我坚信这一点。"

"他们变得不信了。"

"我要用强力使之相信。如果荒若是他们的同伙，我也用强力把荒若从神座上拖下来。"

"荒若事到如今，是青年会和渔师们的最宝贵的命根子，他们不会让你随便拖下来的吧。他们会戴着保卫荒若的口实的假面

具，和你堂堂正正地对立干的吧。只有这种假面具，是他们唯一需要的。即使没有一个人承认荒若是宗教的神威，但荒若在政治上的效用，大家却都注意到了。荒若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傀儡，但渔师们却不愿意那么轻易地和这个傀儡分离。”

“有没有击毁傀儡的方法呢?”

“哪怕是你装个要加害荒若的样子看看，你就会以对荒若施加无礼而受到处罚的。这一来，你就成为了荒若传说的最后的牺牲者的吧。当然这也是最有效地利用荒若这个傀儡的方法之一。”

“没有一种方法?”老人呻吟似地说。

“多半没有。”

“有。方法有得是，我找到了!”

医生被老人叫唤的强而有力给压得沉默了。老人忽然恢复了威严和光荣，以精悍的笑脸朝向了医生。那笑脸不是“抄年轻小子腿的老人”的笑脸，老人那是战斗的男子汉的充满了精力与勇气的微笑。

“你很快就会理解我的做法的。”老人毋宁开朗地说。

接着，他谈起了看病的事和打猎的事。

鹤屋老人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间。医生默然地站着，听爬犁狗的吠叫声。医生心里想：

“这个老糊涂疯子，订了黑心的计划，这家伙在自身灭亡之前，如果不打仗，他是不会甘心的。第一个落到他的手，打得浑身是泥的，就是在一方面被青年会想抬出的荒若吧。这是真的。”

医生不知道老人的设想是什么样的，但必然成为牺牲者的荒若那年轻、幼稚，不高兴与纯朴相杂的美丽的面庞，不能不以心中压抑的实感，想了起来。首先是荒若青年，接着便是那老糊涂疯子，往后就是岛子上的所有渔师们，他们灭亡的时间迫近了。

医生隔着窗子，在看那锯齿狼牙的木造要塞。他陷入悲哀的

感情与焦躁的愤懑之中。

“这也只是青鱼鱼群不来岛子的结果。这些青鱼鱼群在深海的遥遥旅行当中，为什么打破多年的传统，改变了到这个岛子来的前进道路呢？为什么这个决定命运的方向转换，非在我活着的时代进行不可呢？啊，你这肮脏的、发臭的、吝啬的青鱼们，一切灾厄都由来于你这肮脏、发臭、吝啬的青鱼们！”

已经是傍晚了，风从海上越过灯塔海角，开始向乳房岩刮过来，雪也下起来了。雪和铅色的波浪一样，从海面，从海马岛，还从对面的苏联领土涌来。荒若站在他住处的荒若神屋的前面为防风而围起的狭小的内庭里，注视着乳房岩旁边漆黑地张开的隧道口。那儿有个叫作“风穴”的地方。夏天，从洞里吹出冷风来，使在山麓、溪谷、崖脚走路的人，无意之中身子发抖。此刻，隧道口看上去是个穿过山腹的黑洞，好像从洞内，一股冷风朝着北海，以迅猛的速度向外喷出来。荒若打了个寒战，咬紧嘴唇，濡湿着肩头，像祈祷的人似的抬头看着它。

荒若神屋前面的这块小小的平地，本来就是为祈祷的人们修造开放的地方。只是那些人，是朝着荒若神屋祈祷捕渔大丰收和平安生孩子的，而荒若却是背对着神屋，面向乳房岩，一动不动地站着。他是在等待着说是晌午返回这儿来的隆次的。隆次是个守约的人。如果到了夜晚，他仍然不从隧道口出来，那多半是在荒若湾的部落里，发生了血腥的变故，不能不考虑隆次死于盛怒的鹤屋长老的手中了。这就成了战斗过早地发生，而荒若还没有工夫去参加之前，战斗就结束了。但不会有这样的事吧。荒若以青年会的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也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的死，以这样的形式浮现于头脑，自己感到很害臊。

他想：“而且我在被隆次拖出来当青年会斗争的前卫之前他

就死掉，这种想法不是太自私了吗？照这样，我好像从现在起，就背叛了隆次和青年会的伙伴们似的。我希望自己一个人的孤独的自由与平稳，对别人的妨碍在讨厌之余，甚至到了盼望他急遽的死的地步。我真是一个卑怯的叛徒，像苍蝇似的令人讨厌的嫌麻烦的小人！”

在荒若的背后，朝着海伸出的海角上，红色大渔旗，几乎像埋在雪和傍晚微暗中似的，而且在华丽地飘摆，它威胁着荒若，想扩展他内心不安的洞穴似的。他把心中不安的洞穴，与山腰上那漆黑的洞穴连结起来，一股极度的冷风，在它们之间吹来吹去。那是荒若在隧道的出口与隆次分手时，像誓言似的用力说出的话：

“我会仔细考虑的。”

这是对极其热烈的隆次那句“荒若呀，你可得好好想想啊”的回答。

荒若自己在此之前，一直回避的决定性的表明态度，今天晚上必须表明，而且是在全体渔民的集会上，当着鹤屋老人的面，站起来高声宣布才行。为了这已经逼近的严峻的瞬间的态势整备，这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荒若就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不仅是对隆次，也是对自己本身的一种宣誓，他下到与乳房岩相连的雪很深的斜面。然后他在到日暮前的几个小时里，独自一个人，自己对着自己，一动不动地深入地进行了思考。但此刻荒若抬头望着隧道，一面等待着隆次的身影在那儿出现，他问自己：你能够告诉隆次“决定性的态度”吗？你把这态度藏在心里了吗？回答是没有。在火炉旁边，铺了好几张的草席上坐着，抱着膝，把头埋在那儿，荒右实在是长时间地潜心地思考，其结果是任何一点也没弄明白，成了不停地在那儿兜圈子。

想想的话，与其说决定下一个瞬间的态度，不如应该说下定

决心。考虑的问题是跳进去呢,，还是不跳进去。考虑来考虑去的结果，累得不行了，一运神，发现自己至今所想的，不是跳不跳进去，而只不过是现在为了跳进去要不要站起身来，在等待着瞬间的决心与实行这一决心之间如何连结的一瞬间的到来。支持青年会的意向，与隆次的计划合作，进入斗争的漩涡，其结果是是否成为漩涡的中心。不成为中心，那么对青年会，以及对隆次，会犯下什么样的叛变罪呢?

在大义名分下考虑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就明白了。在这儿重要的是，不是考虑，而是让所谓的大义名分的这面旗帜，在自己的头上飘扬，选择这个行为，让它来决定一切。他作为岛上的一名青年，当然应该为打开岛上渔业的不振而工作，为此，当前的问题是开拓岛上渔业光明未来的唯一方法，就只有粉碎鹤屋老人那一种近似偏热狂的压制。如何来粉碎?那就是按照隆次所领导的青年会所制订的方案，来行动。隆次他们为了实施这一方案，强烈地要求荒若予以支持。他想：

“我为什么必须作为荒若，必须当隆次他们的武器呢?从效果上看来，我不是以一个岛上青年的身分帮助隆次他们，我是以一种我讨厌极了的伪装，才让他们获得胜利的。这不是我作为有血有肉的年轻人而展开活动，而是让叫作荒若的无聊的荒若阿伊努的妄想，大显身手的。我作为年轻人，在这个傀儡下边遭到践踏。鹤屋老人指名我为荒若，村里的所有渔师们都认可的时候，啊，七年前的初冬的那一瞬间里，那些所有的大人们，把我个人的独立性和我与生命同时具备的尊严，也即我不是任何特殊存在的作为岛上的一个小崽子的充满自由的尊严加以无视，剥夺了我周围的每个小崽子都有的作为一个小崽子的生存权利，把我变成了叫作荒若的一个傀儡，而在这以后，我这个小小简陋的临时搭的小房成了我的住处，我被剥夺了在人类居室居住的尊严，如同

变为荒若神屋那样，我不是我自己本身，而变身为荒若，那时候只顾自己方便的大人们的做法，与隆次们今天的做法，说到底从本质上来说，是不是一路货色呢？岛上的一名青年，比方说阿勇加入了青年会。但是我加入青年会，不是作为我个人，而是以荒若这一陈旧的渔民信仰的亡灵来加入。岛上的大人们就像七年前的初冬把我当作傀儡看似的，如今青年会的人，也把我当作傀儡来看。我不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身分来帮助他们，而是作为傀儡来参加这个极其麻烦的重大工作中去。而且我作为一名年轻人，连权利都不被承认，却比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背负着很多麻烦的重担来工作才行。傀儡，我作为傀儡生活了六年之久。但是，岛上的渔师们强行把我当作傀儡，关闭在这神屋里的。不得已才当傀儡的，我自己内心的声音，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是傀儡，甘心这样做的。从自主来说，我不是傀儡，我现在也许能对我内心的声音作出回答。但是，我答应隆次的要求，把荒若的权威拿到非常集会上，为青年会做事的话，从这一瞬间起，那就是我选择了自己希望当傀儡的了！”

荒若被意想不到的愤怒所袭击，向雪中吐了一口唾沫。他也想起了注视着他的岛上青年伙伴们冷笑般的眼神。假如青年会的伙伴们，真地承认他作为荒若的权威，问题也许开辟了另外一种局面。他对自己内心的声音，都强行禁止了，青年会的青年，只要光看他的外表就行了。但重要的是，青年们没有一个人如今还信仰荒若，在他们中间，不承认任何宗教权威，他们不看荒若的实体。青年中没有一个人上荒若信仰的当的。如今的荒若，只不过是政治交易的一个筹码，这个筹码由于诈骗，落在了青年会的手中。

“他们决不会把我当人看，而且我明明知道我除了是人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是。可他们却不把我当人看待。难道我必须刹住作

为人的内心的声音，演滑稽的角色来为他们服务吗？来演那极其可耻的角色？荒若这样想，他被对自己怜悯与嫌恶，对别人的愤怒，搅得心里乱了套，“这些小子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些外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外人。就连隆次也是外人！”

但隆次是外人这一想法，引起了他的悲哀。荒若不仅爱着作为青年会领导人的隆次，也就是不仅爱在苏联的收容所里呆了几个月之后，作为坚定的领导人回归岛子以来的隆次，荒若从幼小的时候起，就对隆次怀有一类似英雄崇拜的憧憬的感情。毋宁说他崇拜粗野而又爽朗的作为岛上年轻人的隆次。和季节劳动者打架而发生伤害事件，被带到了稚内警察署等时期的隆次身上，特别有迷住荒若的魅力，凶猛地为自己的享乐而开拓下去的隆次的行为，对于关闭在荒若神屋被强行度禁欲生活的荒若来说，带来了感情净化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里，荒若梦着自己不是荒若，而是神一般地变成了隆次，常常梦见实在是置身于深深的幸福感的快乐之中。荒若是代表着岛上渔师信仰的神仙领域的活神仙，但在荒若看来，隆次才是快乐、暴力、无轨道、反道德领域的真正的人类领域的国王、偶像。在这一时期，隆次当然无视部落的规约等物，他把部落所摊派给年轻人的一切义务，都让他的部下替他代行，自己则泡在稚内的花街上混日子，决不接受为荒若值班，所以荒若不过是偶尔在村道和海港一带见到他。但荒若却像实在微妙的某种精神感应似的相信隆次对自己怀有好意。隆次乘坐的船只遇到风暴被冲走，他的生还几乎被看作绝望时，荒若患了很重的失眠症，没有食欲，光看着海呕吐，在这种情况下，还每天朝着乳房岩做无数次的祈祷：

“我是荒若，如果真有神力，就请把隆次从遇难船中救出来，不要让隆次去死。请改变风向，把隆次的船或者被苏联兵逮住，或者漂向某个内地的海滨。我是荒若，照阿伊努的说法，荒若有

使风平浪静的法力。我这是头一次使用这种法力，我想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法力了。即使我乘船被冲走，我也不想用荒若的法力解救自己。但请让隆次活着回来吧。”

隆次他们所乘坐的船漂流到了苏联领土，被冒着风暴赶来的苏联船解救了。他们平安无事地通报到来的那天晚上，荒若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活着回岛的隆次从码头径直跑到荒若神屋。据说在隆次被风暴刮得在海上飘流期间，一直在听到荒若的呼唤，是这种声音，给了他勇气（岛上的一只渔船从前在海上漂流时，在恐怖之余，第一个发了疯的少年杂役指着暗夜的海的一角，叫喊道：“母亲站在那儿，在向我招手！”在下一个瞬间，他这疯劲儿感染了所有的船员，他们在那个方位各自都看到了所爱着的人的幻影。于是也不看指南针，违反船员的常识，把船朝那个方位开去，其结果，这只船奇迹般地遇到了从远洋渔业反航回来的船，获救了。少年的发疯，终于没有恢复。已经成为传说的这种神话，把岛上人坚信遭难船上的人员与其骨肉至亲之间的灵魂的交感，越发加深，成为了不可不信、不可强信的东西了）。于是隆次提出与他结伙离开岛子，希望一道到札幌或者到东京去生活。荒若当然表示同意，此外，岛上的渔师们有一种对从遭难船上的获救者，在死字临头得救者回岛后，对他们给予特别待遇的习惯，接受了隆次死乞百赖的要求，批准了解除荒若宗教职制的约束，作为隆次的年轻朋友，可以自由地离开岛子。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荒若和隆次离开了海港……

隆次从收容所回到了岛子，然后开始了猛烈的活动，但这种努力，不是为了与荒若一起离开岛子。是隆次重建青年会，为打开岛上渔业的困局而开始活动的，他与离开这个岛子相反，毋宁说作为下决心在这个岛上生活一辈子的人，而继续其活动。从前的不安分时代，使隆次成了头领，他把一种建立过流氓集团式的

组织的一些年轻人，把沾染上不良习气的人们，作为近卫军重新组建起来，然后让他们又是热衷于读书，又是成立文学团体，就连那些铁哥们儿也都逐渐地成了他们的伙伴。其结果，岛上的青年会恢复了活力。荒若作为青年会的一员，与隆次接触，建立了新的关系，但隆次再没有作为朋友，提议与他携手离开这个岛子。幸福的梦想，终于不过是一场梦。每当回忆起这场梦时，荒若反而不能不感到心里惨伤。

“到完全黑下来，看不见隧道，还有三十分钟吧？如果在这期间隆次从隧道口出来，我就能够看着隆次从隧道那积雪的斜面上往下走，来决定我的态度。我像个看护着喜爱的病人，来考虑自己命运的人一样，一边看着隆次在雪中恶战苦斗地下来，来下定自己的决心。我能够变得勇敢，只是为了隆次而这样做，这事能够给自己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是我能够支持隆次的时候的话。而我在下定相反的决心时，我也是一面看着自己背叛的对手在雪中走近前来作出的，也能够同时作出对自己的惩罚。过后哪怕是一点点，也能够使自己心情变得轻松起来的吧。”

这是给自己某种犹豫的想法。在隆次从隧道口出现之前，要停止自己的决心倾向于哪一方的思考。而在三十分钟之后，隆次和积雪的斜面完全黑下来，隆次已经不出现，荒若再也无人逼他表态，就能够把疲备的身体一下子躺在床上，结束这一天，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预感。

荒若怀着新的期待，怀着三十分钟的带时限的期待，仰望着山腹。雪变得猛烈了，积雪的斜面从浓灰色，向着黑暗闭锁中移动。

“三十分钟。隆次哟，在这期间你如不从隧道出来，我就放弃一切，集会也不去，从房间里侧上锁，在房间中像个死人似的一动不动，把我自己关闭在黑暗中。隆次，这是你来得太迟了。”

荒若想。

他紧张地，用耳朵倾听着夜晚海潮似的山腹上的降雪。

“荒若！”从下边的村道上，隆次招呼道，“喂，荒若！”

荒若像挨了一巴掌似的，一瞬间愕然了。然后他回过身去。隆次是坐着马爬犁赶来的。三十分钟盯着隧道口，成了无意义的赌博。一切都按这个调子了。隆次忽视和打碎了荒若小小的梦想，他觉得至今为止一次也没受到真心对待。他想：

“我注视着隧道口，这家伙却像渔霸似的坐着马爬犁沿着海滨路跑来。我还从未见过隆次乘马爬犁呢！”

“太晚了，我借了架马爬犁跑来的。”隆次无忧无虑地叫着，朝着荒若沿雪道跑上来，“我们头一次得到有马爬犁的老板们的支持。”

“那么，你是说渔霸表示支持青年会？”荒若说道，“你把青年会计划告诉给他们了？”

“是时候了。”隆次冷静地说，“把你扮演的角色也大致上给他们通通气才好。”

“我扮演的角色？隆次就像这已定死了似的，说什么我扮演的角色。”荒若愤怒地想，“这家伙对我将下什么样的决心，我是怎么想的，压根就没当回事。让我仔细想想，也不是真心话。”

荒若的心情就像挨了一着似的，气得默不作声。这使隆次实在感到像素不相识的外人似的。荒若在心中暗自嘀咕：“我永远是傀儡。我心里想的是什么，谁也不关心。我只有被人利用。”

“除了鹤屋的长老以外的人，谁都行，要都把他们确认为同志才行。渔霸是我们的友军，是我们壮胆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的基础上，集会上的斗争，就会按照我们的计划没有障碍地顺利进展。”

“那是当然罗。”荒若道。隆次像讲演似的说话，荒若徒然地

说，“一切的一切，都按你计划的那样进行。”

“是我们共同的计划。”隆次猛地缩回下颚，皱起眉头，紧张地凝视着荒若说，“这是青年会全体负责的计划，当然也包括着你。”

“我的责任，我很清楚。”荒若说，“我的责任不是太多了吗？这一来，我就得什么都干罗。”

“不是你一个人干。我们大家都干。”

“把我当成工具使？”

“荒若！”隆次用压制着怒火的声音，用在冷静的背后，控制着凶暴的愤怒的粗野手感的声音，用按听的人所关心的角度，甚至是束手无策的声音说道，“啊，荒若哟，你别用这种口吻说话！”

荒若和隆次的身体靠近得几乎挨到，他们面对面地互相凝视着喘着粗气。这是因为越来天越黑，他们的眼睛的细微表情，已经难以看清了，而且觉得如果不窥伺各自的眼睛深处来谈话，就会抓不住谈话的重要部分的意义，就会弄错对方的真正意图，荒若的脸颊感到了从隆次的鼻孔里冒出的白色冻气。它不温暖。

“渔霸们同意我们的计划，这确实成为了我们的一种倚靠。这说明我们今天早晨给鹤屋家投掷的一个标枪头，并不是那么滑稽的事。”隆次说，“所以事到如今，你也别在我们当中引起争执。”

“只是，我只是让你想起你说过的话，你说让我好好想想。此外你还说过我不是牺牲品，而是领导人，你让我这样想。可你现在的这种做法，也不是让我好好考虑，让我为领导人之一思考问题呀！”

“让我像个女人似的，尤其像个被冷待的情妇那样，哭哭啼啼、絮絮叨叨地缠着隆次。”荒若这样说着，自己感到害臊，于

是双重地朝着隆次发火。

“我不是也说过，不要着急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着急的必要。那时我还以为我们慢慢地考虑问题，先调整部署，等大家各自都理解了之后，再行事，觉得还有余裕。可现在不行，现在没有时间了，你明白吗？”

荒若才弄明白。他只不过是像个反抗期的小孩子那样，想对着隆次胡乱冲撞，就像登山家似的，把一块小岩石洼兜当成踏脚处，把全部体力都集中在那里，只要是发现隆次的措词儿中有一个弱点，就竭尽全力地纠缠不休。这一切问题的核心，都关系到他内心的决心，只要是隆次对他说“那么，你就把你仔细想过的事，说给我们听听”，他就会僵住的。但是，隆次是个有活动能力的人，他看不出靠议论把对方驳倒或被对方说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隆次此刻是比起议论来，更想行动，而荒若却沉醉于女性的停滞，在那里转磨磨儿，害怕让逻辑的湿地带逼着自己下决心，想躲过或者隐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继续议论下去，就会使荒若总是犹豫出席渔民们的大集会，于是在决定性的危机的一瞬间，似乎就像能够把这事缓办似的。

“是这么回事，能理解吗？”隆次朝着默默不语只看着自己的荒若，只是形式上简单地问了几句，接着便立即把那容易的答案，通过自己的嘴说出来，像愚弄老实的小学生的老师似的说，“我和阿勇他们下到湾里，在集合青年会的人当中，鹤屋的长老已经开始了活动。当然是间谍活动啦。他到了医院和学校，似乎收集了各种情报。知道了当前之敌就是青年会。这一点，没有错。在今晚的集会上，我们至少在会议的开始阶段，不要受到鹤屋的直接的反击，应该在黑灯影儿里呆着。应该让他觉得岛上的全体渔师都是他鹤屋的敌人。可是，他这企图，很快就会落空。我们完全从正面起来接受鹤屋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作好精神准

备。我们必须调整好我们的态势。我们得把友军落实，扩大我们友军的阵营。在我们正在做出决议时，渔霸们来了。是他们来要求和我们合作的。昨天水产厅官员的讲演，刚刚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渔霸们向我们公开了自己的真心。于是我们也向他们说明了青年会的做法。渔霸们同意我们的计划，甚至提供了来接你的马爬犁。”

隆次渐渐兴奋起来，与其是向荒若说与渔霸们的交涉非常顺利，不如说是在自己内心中回味这喜悦，他抑制不住自己地陶醉于说这些事。荒若也阻止不住隆次的饶舌，他感到再也不能拒绝被带往大集会场了。他猛烈地摇摆着自己的身体，抖掉身上的雪，默默地站到隆次的前边，开始朝停着马爬犁的村道走下去。荒若神屋的门就那么开着，火炉中的火还在继续燃烧。但是荒若没当回事，猛力踏着雪往下走去。隆次也跨着有力的大步紧随其后。隆次已经不谈有关与渔霸们交涉的事了，他似乎已经在想当然会把荒若带去的大集会上，事情如何运筹。

“把渔霸们拉到友军一方，也许确实是好事，但我讨厌鹤屋以外的渔霸们。我不愿意以他们为友军，我来活动。关于他们用不着去想。但是，我总而言之，我中了隆次的圈套。总是这样，我对于隆次，反抗不了。”荒若想。然后他忽然感到，从现在起要去出席大集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归根到底是隆次强加给自己的。他至今为止，作为荒若生活过来就这样的，事实上一切都与自己的意志没有关系，他只是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壳儿中，作为傀儡在演戏。

“是这样的。我以为只这回不同呢，谁知仍然是一样的。我是被别人指定为荒若，被别人强制着，作为荒若生活到现在。这一切都与壳中的我的真实没有关系。在我到死为止，围绕我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像这样，与我内心的真实没有关系，由别人使之

发生，由别人使之过去。我没有用自己的意志决定任何东西的必要。因为我是荒若。”

又瘦又小的马，驾着爬犁，面向黑暗猛地站着，在接受着雪片。它那汗湿的身体，雪片一接触，立刻就化了。荒若边走近感到他和隆次有接近的迹象就嘶叫的马，边要哭似的，被凄惨的无力感和孤独感折磨着。荒若岛，在这儿居住着的人和兽，周围的海，这一切对荒若来说，都是他人，与自己冷冷淡淡，与他人的本质毫不相干。荒若感到自己，是个能够不受抵抗地穿过墙壁的亡灵啦什么的，是个对其他任何物质都不允许作有手感的接触的“无”本身似的，其结果是感觉到在一个冬天的日暮，踏着雪走路的自己，其实是个完全无意义的“零”。

我是荒若，荒若在走路，在乘坐着马爬犁在夜路上迅跑。但是，我内部的我自身，不是荒若的我人的本身，哪儿也不存在，不在，我对我本身的内在来说，是个傀儡。

“鹤屋老人进了雄鹰亭，把在那儿饮酒的人全都赶出去了，然后好像在与东原崎商量着什么事。”隆次想起来似的说，“鹤屋的长老也开始策动了，只是不知道他策动的内容。”

荒若默默地热衷于使自己过得如此寒酸，如此凄惨的自己本身内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把隆次的话给听漏了，在看着隆次在自己眼前巧妙地使马爬犁转换方向当中，那个叫作东原崎的不知道真面目的美貌的女人的形象的吓人的恶梦，堵心似的不得不感到一种郁闷滞留于自己的脑袋里。他对东原崎，感到是一种实体暧昧的但极其深切地刺心的畏怯。

“别吓着跃身乘上的马哟。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坐过马爬犁了，弄不好会翻的哟。”隆次爽朗地叫道。他对渔霸能借给他马爬犁，已经感到单纯的满足，他为此似乎得意得不得了。

“到海湾的部落之前，我会把订的计划告诉你，你要好好领

会哟，荒若。”隆次说，“战斗怎样进行，你要掌握最为重要的地方，因为你是我们的舵手。”

载着两个年轻人的马爬犁绕过岩尖，朝着荒若湾，在已经全黑下来的暴风雪的村路上急驰。海也好，背后的山也好，都是漆黑，雪路上却发白明亮，马是不会走错的。他们两个青年抵御着马爬犁的抖动和风吹，身体紧靠在一起疾驶。手握缰绳的隆次，把脸贴近荒若的耳朵上喊叫。这看上去像互相爱抚的粗野的恋人伙伴吧。荒若对隆次的叫喊声渐渐紧张起来，他对要不了多少时间就要自己出台的事，热心地听着。

“荒若呀，你能为我们好好地干吧?”隆次给他打气儿。

隔着漆黑冻冰的窗子，少年在看着外边。渔师和他们的家属们，默默地走过雪道。少年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哥哥们也去了。少年在注视期间，在这一瞬间之前，还明亮的远处的人家，有几次都沉进了黑暗之中。这是因为这家的一切成员，都到了雪下个不停的门外。

渔师们和他们的家属，为了参加鹤屋老人召开的非常集会，出发了。女人和孩子们没有直接参加集会发言的权利，但他们护送着丈夫、老爷子、哥哥，集结在会场的后边，像看斗牛的观众似的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对于岛子来说极其重要的决议进行的瞬间。

从黑暗的窗子里注视着在雪路上行走的人们，和远处的成排的房屋的少年家的周围，家属们也几乎全都走光了。不出席大集会的人家极少。少年的家斜对面，住着一位从鱼中提取肝油的工人，自己一个人工作了四十年以上的老人，浑身发出的肝油臭味儿。因为他不是“能上船的人”，也不是其家属，所以不能出席集会。但是，这位老人今天也早早地就关上了门，在家里一动不动地呆着，还熄灭了灯。在非常集会中，岛上的人全家出动没人

看家时，如果有人去偷东西，他就被看作岛上全体人员以及岛子历史上的敌人。不管是多么轻微的罪，哪怕是只偷了一条冰冻鱼，他这一辈子也会遭到全村以及违约而不与之来往的制裁，以致最后到了不得不离开岛子别无出路的地步。如果这个人是渔师，捕青鱼他的定点会被没收，小船也会被破坏，就无法谋生了。

制造肝油的老人在四十年间，每当召开非常集会时，害怕被挂上偷盗嫌疑，一到夜间决不外出，把自己关闭在家里，已经成了习惯。岛上在非常集会的夜晚，以及捕青鱼的一个星期左右，有一种只把“能上船的人”及其家属当人看待的倾向。集会的夜晚就在外边排徊，对于制造肝油老人来说，说不定也会给生命带来危险。

制造肝油的老人，所以在这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家里早早睡觉。老人是一位不敢冒任何危险而生活了四十年以上的人。在猎青鱼的最盛期，哪怕是昨天刚刚流落到这个岛子上的几乎是流浪汉似的人，也想发一笔财而投身猎青鱼。但是这位老人，在这期间也不产生猎青鱼的野心，仍继续他的从鱼中榨取肝油的工作。现在一切药品公司都在制作维他命的合成剂在销售。而对古老的车牌肝油可以说是几乎无人关心。但是车牌肝油的制造以及贩卖者的老人，今后也仍然继续他的从鱼中榨取肝油的工作吧。他面似阿伊努人，但出生于关西，纯粹是大和人的老人，这一辈子也不冒危险来选择新的工作。在渔师及其家属参加非常集会的夜晚，尽管老人极其孤独，但在他觉得自豪的在榨油机旁就寝，就得到了许多补偿。

除了制肝油的老人，也有不参加非常集会的人，那就是医生、派出所的警察及其家属、教师们，和村子里有数的几家商店、杂货店、药店、妓女们，还有就是病人们，他们不参加集会

而留在漆黑的家里，呆呆地为集会的动静而怀着不安。

荒若岛的病人们，患致命性的重症病人们，多半得的是棘球属的肾病。他们从漆黑的窗子里侧着耳朵听门外边人们去参加集会的走路声。也有个少年得上了这种病。少年很了解自己所患的疾病，恐怕是在日本国内也是荒若岛所独有的，住在荒若岛以外的人，没有人为此而烦恼。这种特殊的病，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致命性的。除了这个少年之外，荒若岛上还有人不久将充满痛苦地死去，这种死法，住在这个岛子之外的人中决不会有，还有好几个人，一面知道这种情况，一面躺在病床上等死。岛上医生所最关心的，就是这种风土病。通过医生之手，使之痊愈的病人，还没有一例。内地的医生，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对这个岛上的棘球属肾病寄予关心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荒若岛上的人，对这种疾病，不抱任何恢复的希望，也不责备医生，采取的是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态度。医生就这种情况，曾做过如下的说明：

“这个岛上的人害怕棘球属肾病，但实际上得了这种疾病之后，那就听天由命，决不想反抗。因为这个岛子上的人，认定了自己与棘球属肾病患者，在本质的精神的深处是一致的缘故吧。到这个岛上来旅行的自不必说，就是在这个岛上住了两年左右的教师和警察，只要不是想在这个岛上永住的人，就准得不上这种病，连同这一点一起思索，这种疾病也与荒若信仰和青鱼的特殊捕猎法一样，他们认定了这毋宁都是这个岛子的独特的荣耀。青鱼的绝收与棘球属肾病，它们是荒若岛上的两个癌，总而言之，是岛子独特的癌。

在岛上通称为棘球属肾病的这种疾病，由棘球絛虫的包虫引起的。这种絛虫的最终宿主是狗，中间宿主是羊和猪，与此相交杂也包含着人，从而作为病症的侧面来看，就是人得上这种病症。这种絛虫的分布，饲养羊的地方多，对人的感染，中欧、南

欧、中东、苏联、日本、非洲东海岸、南非广为发现，特别是多见于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乌拉圭。这种絛虫寄生于人身上时，百分之七十在肝脏，也寄生于人的肺、骨髓、脑部，荒若岛上所有的这种病，是由于寄生在肝脏引起的。

为什么棘球絛虫传到荒若岛上来了呢？就此已经成为一种传说。荒若岛上野鼠疯狂地繁殖的那一年，道政府的官员和大学的学者商量，把黄鼬引进岛子。黄鼬消灭了野鼠，但此后在不长的时间里，黄鼬就被盯上它那毛皮的岛民给捕尽了。就这样，放养于岛上的黄鼬在完成一次使命之后，就灭绝了，道政府官员的计划作了一次循环，那一时期谁都想，黄鼬之所以在岛上没有增殖，虽然落下个无限反复而无归结的笑话，却没有人从表面责难这一野鼠对策。引来岛上数只黄鼬，它们驱逐了野鼠，然后被岛上的人捉住剥了皮。岛上已经没有一只黄鼬了，这就是这一期间简明的全部经过。

但是与黄鼬一起，从西伯利亚大陆引进了棘球絛虫。这小虫体积极小，长度为从二厘米到六厘米，在四个吸盘和额嘴上，有成二列非列的二十八到五十根钩，还有头节和短短的颈部以及三、四个体节。这小虫在这次风波之前的和平时期，一动不动地沉默着，却稳健而扎实在继续着它的活动。

与黄鼬的粪便一起落到了荒若岛的雪原上的这一危险的絛虫卵子，夹杂在融雪中流淌，进了使用这饮料水的肠道，卵孵化成为六钩幼虫。幼虫贯通肠壁，介门脉系到了肝脏，停留于其实质之内。这幼虫选择人类作它的中间宿主，到了制造形态特有的包虫囊包的时候，荒若岛民还对此毫无察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这包虫，呈袋状，壁由外层及内层组成，中间有特有的液体，尽管成虫微小，其本身可从核桃大，长到小儿头那么大。而且生下与母体一样构造的女儿包虫、孙子包虫，从一个母体包虫，有

时可以增殖数千个。

人类感染后的初期，几乎没有症状，这一潜伏期很长。野鼠与黄鼬，道政府与岛民之间的滑稽无限反复游戏以来，过了十年以上的一个夏天，这个岛上的一名中年妇女，觉得腹部有鼓胀感，发现下肢浮肿，注意到得了轻症的黄疸。她靠买成药吃，作祈祷来胡弄。这期间她的腹部渐渐肿大，感到是不是妊娠了，恰巧她又是个寡妇，一时之间围绕着她恶谣四起。以她自身内部来说，也就是岛上恶谣四起时期相前后，她感到了肝脏疼痛。

即使如此，她还没有去看医生。这年新年过去了，在春初的青鱼汛完了之后，来到岛子的巡回义务医疗队给她看了病之后，发现了事情的重大。这位年轻的医生对棘球绦虫无知，他对这位奇妙的患者的肿胀的腹部里面有个拳头大小的包虫在活动着，对这种病的原因在于十数年前的野鼠骚动等等没能诊查出来，姑且由医疗队出资把这个女人带回了大学医院。

于是产生了荒若岛棘绦虫症这一新的病名，对岛民实行大规模的健康诊断的结果，又发现了数名患者。第一个牺牲者的这位中年妇女，在被带往大学医院中间，被风暴中的航海和火车旅行的冲击，使在她体内肿胀起来的包虫破裂，将其汁液溢满体内，发生了过敏性虚脱，她骂着诬赖她妊娠而非难她，诬赖她的品行而辱骂她的邻居们，就简单地死了。她死后担任她的解剖的大学医院医生，还在她的体内发现了仍然活着的绦虫的头节。那阵子，岛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感到早期征兆，这使得曾经欠考虑地引进黄鼬的道政府的有关人员，为引进黄鼬而献计的学者，恰巧那位第一个牺牲者的解剖人就是献计者，因良心受责备而寝不安席。

但是，荒若岛上并未因此而引起恐慌。岛民不认为病死与死在海上相比较有什么不正常，特别是这种病虽说是致命性的，但

其发展极其缓慢。这也是因为知道不能早期发现。这如同青鱼的绝收一样，它与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关系，这是对岛民的命运安排，这一已经成为风土病的不治之症，不会成为动摇岛内政治的根基。只有患者本人无法对付这肿胀的肚子，躺在那里，这事只不过是常常使岛民感到烦恼的一种存在而已。

从黑暗的窗内凝视朝大集会场而去的渔师及其家属们的少年，是岛上唯一的一个得了棘球絛虫症的年轻患者。其他的患者都是中年以上的。与少年同辈分的人们中，即使已经在体内有了絛虫的卵子，但像这个少年似的肿得从体外也能看出来的包虫已经长得这么大的例子还没有。

医生关于棘球絛虫，给少年讲了许多包虫那奇妙而滑稽的令人讨厌得恶心的形态啦，繁殖力啦什么的，如今对于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的孤独少年来说，他的真正朋友，毋宁说只有这包虫，以至于他对包虫感到了怀有好意。

来给少年看病的医生曾经与少年开过这样认真的玩笑：

“喂，你像对待弟弟似的关心着包虫吧？包虫是不是也找你谈话什么的呢?”

“啊，我常常和包虫谈论各种事情来消磨时光的。”少年回答说，“因为我和这包虫一道活下去，最后一道去死，想和它友好相处呀。”

少年才十五岁。但去采取了公然的形式，他面前的死，把他或多或少地弄成了哲人。

再说岛上的少年和青年之间，一个时代之前的启蒙主义的读书风气，如今还在发展。岛上的年轻人既没有购书的钱，也没有去购书的机会，他们所热衷于读书，是旧家具似的珍藏着的《爱与认识的起点》及《三太郎的日记》。

“和包虫谈话的时候，”医生认真地说，“你跟他说，可别错

钻进心脏和脑子里来哟。你还跟他说，也别把这两处弄破。”

“可是病情再发展，开始疼痛的时候，也许我会想还是包虫的袋子破了，感染了脑袋，让我快点死了的好。”少年说，“條虫进了头部，我发了疯，痛疼将是什么样的呢？疯子也知道疼吗？疯了以后的疼痛和正常人的疼痛相比，感觉是不是不同啊？”

“别去想这些事，总之只要是想多活就行了。”医生不高兴地说，“脑袋感染的病例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那么，我就让肝脏肿得像头这么大，头脑清醒地去死。如果到了肺中寄生，只要是设法把包袋弄破，就会得胸膜炎快些死。看来我的包虫像是在我肝脏里扎下老营，一动不动地以在那儿为乐呐。”

但是，没有什么比少年和医生谈自己的棘球條虫症的时候，更绝望的了。他对岛上的捕青鱼也深表关心。如果说在远洋的深海底作大移动的青鱼鱼群，朝着荒若岛不断地发射类似超声波似的东西，而只有躺卧在病床上的用手掌悄悄地抚摩着肿胀的腹部等死的人，才能够感应那发射的话，这种空想，就是少年的固定观念之一。他每天晚上，都朝着深深的远洋的鱼群，试尝精神集中。然后一到早晨，就拖着不安定的笨重的身体，使人想象为一种蛹似的近乎纺锤形的身体，移到靠海的窗子，从防风栅之间看海。这是为了向渔师们通报谁也没发现而他却发现了的青鱼到来的消息。

渔师们，能够起来活动的人们，也许终于被杂事缠住，不去看早晨的海，但是，在不眠之夜里，不断地集中精神于青鱼群的少年，是不会看漏在黎明时分的海上的青鱼的。他想：“在青鱼再一次到岛子来之前，我不会死的吧。青鱼不到岛子来这事，那是贪睡公主在睡眠期间，这城堡中的一切都睡着了。这时他觉得为了不让时光流逝，在岛子无论在什么正确的意义上，真正的时

光决没有过去。在我的肚子里，包虫也睡着了。青鱼来了，我的包虫开始了活动。接着，是真死。”

这个过敏的青鱼的信徒想，他最后一次看到青鱼，是他的腹部还呈健康的颜色和形状的时候，那是他在海边上奔跑，在坡上用自制滑雪板能够猛烈地滑下的时代。但是，少年已经不考虑在下次青鱼再来的时候自己的病能好。他的内心里相信他周围的人们所说的那样，青鱼已经决不会再来了。所以在青鱼再来之前自己不死这一想法，是一种内心中潜藏着的巧妙的欺骗，是对活着的一种祈祷。这种祈祷在包含着青鱼再一次到来之前的建设性的因素这一点上，也是一种使过敏性的青鱼信徒的少年得到满足的祈祷。

少年在离开窗子，想要回到他那白天也不整理的床铺时，如同一瞬之间的幻觉似的，觉得实在是有一驾马爬犁，飞快地在雪道上奔跑而过。但是，少年却站着平衡了一下身体，清楚地看到飞奔而过的两名青年的侧脸。于是他觉得心里一阵憋闷地想，啊，那是荒若！他喜欢荒若。当他还只是有一点点儿大时，荒若已经被选定为“荒若”，所以他以为那个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个“荒若”呢。

少年侧着耳朵听那马爬犁的铃铛最后的微小的声音，然后细心地集中注意，不要压迫着肝脏和寄居于那儿的包虫，但结果仍然是因疼痛而呻吟着，好容易让身体躺卧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包虫哟！”少年悄声地说，“荒若极其紧张，一副病人的面相。上次看到他的时候，见他虽然也面现忧郁之色，可不像今天这样，吓得那脸就像现在就会被人杀掉似的。连我也不作那样的表情呀。包虫，在我服下怪模怪样的药的时候，你也不作这样的表情吧？”

“那还用说，我决不作那样的逼得走投无路的表情。”少年用

沙哑、纤弱、震颤的代理包虫的声音说，“荒若君那脸色，不是一副就要中风的样子吗？是不是得了腹泻？”

对于少年来说，棘球條虫的包虫，是应以车牌肝油的老人那样似乎通情达理的老脸和有着臃肿裤子似的胴体的滑稽的老人的形象出现。而且总是惶恐不安地发着牢骚。

少年用毛毯蒙上头，皱着眉，闻着从自己的身体散发出的温温的兽类的气味。他一回想起荒若那一瞬间消失在黑暗中的紧张的侧脸，一种不安就使他心中充满了苦味，便没有心思又是和包虫的幽灵进行那些滑稽的对话，又是集中精神于青鱼群的游戏了。他想到大集会去，知道在那儿议论些什么。还觉得只要是他在场，至少也能防止落到荒若身上的变故之一呀。少年想，我却不能去参加大集会，想着包虫之类的事情一个人睡在这里……

“我这不是死人一个地躺在地底下，朝着活着的人世间，连一个信息也不能传递，只在这里忧心忡忡吗？啊，能起来到处奔跑的人，全岛的人都集合起来，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让荒若那么害怕，是怎么回事？我连集会都不能去，所以，这不完全和死人一样吗？”

少年沉浸在不幸之中，少年以孤独的充满了焦躁的心情，对健康的岛民们挤满闷热的大集会场驰骋空想，他咬牙切齿地痛恨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卧在床的不幸。然后他又想着就他仍然得孤身一人老老实实地躺卧着的死后，一想到确实会给自己带来死亡的包虫，在自己的肝脏中不断成长，越长越肥时，便觉得恐怖感冰冷地遍及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似的，他哭了起来。

荒若岛上的所有民家都不点灯。整个岛子沉浸在黑暗的深渊。不能参加大集会的岛上的所有的一切存在，都在黑暗的深渊里朝着大集会，竖起耳朵，被焦躁弄得浑身颤抖。树木也好，兽类也好，民家也好，山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想朝着大集会，在

黑暗中，紧张地伸出自己的触手。

无论荒若岛上的人，也无论是荒若岛上的风土，在大集会的晚上，都想起了在数百年前的往昔，听说头一次召开大集会的时候，那是直接与天盐阿伊努和宗谷阿伊努进行战争相关的时代。

在第一次大集会上，荒若阿伊努军决定参战，结果全军覆没，荒若阿伊努的姑娘们多数遭到了强奸，儿童遭到了虐杀，为了惩戒而丢弃在海滨的战士的尸体腐败后的毒液注入海中，翌年冬末，青鱼群不来岛产卵，因此又饿死了许多荒若阿伊努人。

荒若岛上的渔民们把歌咏这一战争惨状的荒若阿伊努叙事诗，谱上起网歌谱，至今在大集会结束时仍然歌唱。他们是为了使大集会上的决定曾经给荒若阿伊努军带来悲惨的结果，今后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惨事，而试图唱这首叙事诗来消除厄运的。这也是为了围绕着大集会，给一切昂扬的荒若岛上的神灵镇魂的。

荒若岛上的渔师们及其家属几乎全部集结在大集会场上，渔霸们、一般的渔师、女人和孩子各就各位时，在不安和昂扬的漩涡中，有的人或者沉默，有的人或者不自然地压低声音窃窃耳语。来自海上的波涛和风，忽然鸣叫的海岛，加之海本身的可称为呻吟的海底嘈杂，这些声音都挤满了大集会场，人们像祈祷似的竖起耳朵，等候着宣布开会的长老的突然入场。渔师们集拢来，而且几乎都保持沉默，又对海上的声音感到惊恐，是因为他们事先就知道了这次的非常集会，不是为了庆祝什么而召开的。渔师们对风暴的预感，反应灵敏。他们注目于事物的细节，重视它，决不忽视，采取了执拗地探讨的生活态度。这既是渔师的传统，也是其本能。当城市生活者看不见其传统的根底上有死和与其生命而进行搏斗的正确的原型，进而从其传统性的文体本身的本质上游离出来时，渔师们顽强地一直保卫着这个可以说是化为

本能的传统。他们的文化，说到底，是如何避免海难中被水淹死，与死斗争的智慧相连结的，知道除此以外没有有用的文化遗产，这是必须注意的。

荒若岛的渔师们此刻所感到的不安，是带有风暴前兆的渔师的不安。他们预感到不一会儿就要举行的非常集会，是临到他们头上的一场精神上的风暴，看情况说不定这场风暴会要了他们的命。就像海上暴风雨的预兆似的给渔师们带来相继的不安与激昂似的，对非常集会的波澜的预感，也使渔师们的血液开始沸腾。幼儿被这粗野地昂扬的气氛压抑着一喊叫，母亲那被潮风所皴裂的手会一下子捂住他的嘴。所以幼儿的哭声不知从哪儿忽然的响起一声哀鸣似的一瞬间，立刻就止住，给人以虐杀啦或者是激烈的冲撞事故的紧迫的印象。

非常集会眼看就要开始的大集会场，是把板壁的隔儿都拿掉的三间屋相连的小学的教室。从前是捕青鱼的哨棚当作集会场使的，岛民的增加，转眼之间就超过了哨棚的收容能力。小学校的校舍，是预先就为了当大集会场使用而建立的，把板壁的隔儿取掉之后，三间教室与走廊当即变作一个大礼堂。再说，这个大礼堂，作为教室来说，不怎么适合，其构造，就像对各式各样的土俗信仰的条件，都给予满足似的。把从前当作大集会场使用的几种神棚和神器自不必说，这个把教室的板壁卸下的大礼堂的方位和样子本身，能够满足各种宗教的制约，与这座建筑物修建工作有关系的岛上的有实力者们，根本不听道政府的指令和视学官的警告，与教育的观点完全相悖，只顾注意到作为渔民的集会场的必然性。

在大集会场里，温而又湿的充满了闷热的等待着开会的渔师和他们的家属们，按照大集会的传统所决定的方式，在场内有秩序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一切人的中心的，是祭祀着荒若的

神龛，在它前边站着统率集会的是鹤屋的长老，这是不必说的。另外，长老笔直地站在朝向荒若湾和对面的海，他的宣言，就只能是背负着全岛向拥来青鱼的大海的一切神灵的祷告。

以作为主席的，从祭祀的中心来说是巫女作用的长老为中心，列于其两翼的，即所谓的渔霸。他们的任务是，指出长老的意见需要补充之点，研究一般渔师们对长老的提案的反应，以及就他们的意见作为代言人向长老咨询，其任务或者职能范围，视当时长老的威力，增大或缩小到与一般渔师们一样的水平。他们的职能有相当暖昧的部分，一般来说难以规定。

那是因为渔霸的定义本身，就极其暖昧，按其性质，区别于一般的渔民们。荒若岛的渔民没有身分上的从属关系，全都由渔民们按各自的捕青鱼的定点独自经营，这已如前述。渔民们当中有两个阶层，这是与渔民的妻子是旧武士系的女人，还是旧妓女系的女人来隐然地作了划分有微妙的关系。渔霸多为有旧武士系的女人家系，占据着捕青鱼的比较大规模的哨棚，在捕青鱼时，有至少雇用二十个以上的季节劳动者的资金力和定点的宽度，他们几乎占据着村议员啦以及村长等要职。从他们的家里选择长老，他们的一位祖先，确实也有人被选为岛上的长老，也有这样门第的人家。在全岛总共有五个渔霸。他们与大多数的渔师相比较，对鹤屋的长老并没有信仰式的敬意，对于长老，是构成第三势力的岛上的贵族阶级。

青年会作为岛上的第三势力，在从事革新之际，与这些实力人物们结成同盟关系，把过去孤立的但只不过是年轻人集团的青年会，被有实力者们承认为对岛上实际政治有影响力的团体，这对于青年会来说，确实是一个胜利。因此，隆次被这一阶段的成功给陶醉了，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这渔霸阶层，也不像一般渔师那样相信荒若的宗教性的权威，如果他们盘算这样更

为有利，那他们就会无视荒若信仰，向着直接利益迈出自己的脚步。青年会以荒若的名义在牵制渔民们时，他们是掀起最不安的人，所以在发挥荒若的威力，与鹤屋老人对抗的千钧一发之际，能够事先与渔霸携起手来，对于青年会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成功。是渔霸甚至把那么贵重的马爬犁都提供给不过是最贫穷的渔师的儿子隆次使用，今后在与鹤屋长老的斗争进行中，青年会也与必须深切注意与渔霸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此使长老孤立，削弱他才行。

对着长老及其两翼的渔霸们，一般渔师们就像面对舞台的观众席那样，排列得相当整齐。前排是老爷子渔师，随着一排排地往后，是年轻的渔师。在最年轻的渔师之后，是女人和孩子们的席位。女人和孩子们虽然没有发言权，却给了她们热心地照料集会的义务，与最后集会结束时，合唱歌子的义务。特别最后的合唱，在这一歌唱荒若阿伊努军的全军覆没和女人、儿童惨遭杀害的叙事诗的合唱中，女子声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女人们的合唱，从开始至终与坚强有力地高唱战歌的男声合唱缠绕在一起，如泣如诉地嫋嫋唱和，在最后部分，男人们终于闭上了嘴，成了只有女人们的悲切的咏唱，成了岛上渔师们说的绵绵的哭泣之歌。整首歌子是这样构成的。这首歌子直截了当地显示了非常集会及渔师们与女人、孩子们的关系。在集会上做出决定的是渔师们，但决定的事项，也重重地压在了女人和孩子们的肩上。

在通向集会场的小学校舍的陡坡上，积雪已经冻住，新雪被海上来的风吹掉，马爬犁动不动就有滚落到道路两侧的山崖的危险。马喘息着从这儿慢慢往上攀登。这是一匹瘦弱的老马。渔霸们也已经没有了购入新马的经济能力。

“荒若呀。”为了让雪橇笔直前进，焦急地转换身体力点的隆吹叫道，“喂，荒若!”

“啊。”荒若也密切地注视着马屁股回答。

“总之，一开始如不压倒鹤屋长老，肯定往后就不好办了。”隆次说道，“渔霸们是看清我们怎么行事之后，才会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的。那些家伙简单地看清了我们极其强大，鹤屋咬不动我们，才肯反戈一击的哟。”

“啊，是这样的吧。因为这些家伙不管怎么想，也不是马虎大意轻易被人捉住腿撩倒的人哪。这正如你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巧妙地进行，把他们扎扎实实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总而言之，这是一第一阶段。你充分领会我们的计划，付之行动，这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你总是处在我们计划的中心的关键地位。尽管如此，首先是扎实地抓住我这第一阶段，使我们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直和渔霸们携手合作下去吗?”荒若突然被新的畏惧吓住了。

“不。只是当前。”隆次斩钉截铁地说，“在渔霸们看来，鹤屋垮台之后，他们就成为支配岛子的中心了。他们在发现我们的活动之前，就制订了一统天下的计划。偶尔嗅出了青年会的计划，于是才想依靠我们的。但我们不是为了他们而工作的。我们第一步是使鹤屋长老缩回手去，接着就是把渔霸们晾在一边儿，第三步是以青年会为中心，建立渔业生产使用合作社，把岛上的渔师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合作社的名义，购买远洋渔业的船只。再就是把岛上的土地以及其他的一切私有财产也好，公有财产也好，一包在内统归合作社才行。以此为担保，来贷款。总之在鹤屋缩手之后，下一步渔霸们肯定会难对付地反对我们的做法。那时，马爬犁就成了战利品之一了。”

荒若听着隆次兴奋的短短笑声，在考虑着别的事情：

“在渔霸和鹤屋被粉碎之后，往后在青年会独裁的状态之下，也就没有一个人再信仰荒若的骗局了，到那时我就恢复为一名青年，离开这个岛子，不就有了自由吗？把长老和渔霸完全打倒，就是彻底从根本上把岛上一切旧东西翻个个儿。青年会在岛子上独裁时，谁还需要荒若，谁还继续信仰荒若呢。结果是我获得解放。”

荒若被撤销，他获得解放，这个可说是抡起的第一次打击的大棒就要落下来了，荒若一想到自己正处于以自己的中心，自己积极地为之努力的地位，就觉得由此自己身上充满了勇气。他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本身而工作。但到底他的情绪还达不到像隆次那样发出狂躁的笑声的程度，怎么也无法抑制逐步加深的畏怯。他心想：

“在青鱼不来当中，卸掉荒若称号的，从古代岛子还是归阿伊努的时候起，一个也没有过。硬要卸职的人，除了逃离岛子别无办法。逃跑者不幸而被抓住的话，在惩罚之后不是被幽禁在荒若神屋里，就是在岛子周围游不多远就被淹死。只我一个人，能在青鱼到来之前就把荒若卸下来吗？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呢？”

马爬犁滑到校舍黑暗的里侧停下来，隆次和荒若为了拴马，而在没膝的雪中走来走去。在校舍的板壁那边，压低的嘈杂声，就像热气似的闷乎乎地传过来。马敏感地感到这一点，它激昂起来。隆次用手掌拍打了一下马面，责备它，然后隆次与荒若默默肩并肩绕过校舍朝集会场的大门走去。

“隆次！”从房屋的黑暗角落里，猛然走出个青年来，堵在他们的面前叫道，“鹤屋的长老把自己关闭在教员室里，看样子不到时间不想过来。”

“和渔霸中的什么人在一起吗？”

“不，渔霸们全都在集会场上。”

隆次和荒若仍然往前走。黑暗角落中的年轻人没有跟着他们。

“这是联络员。”隆次说，“也有人一直跟踪鹤屋。还有人盯梢着渔霸。”

“那么说，隆次，你就是跟踪我的了？如果我有逃亡的意思的话，就会遭到你的强行阻止罗。”荒若想。

但他已经坚定了参加隆次他们的运动的意志，再说正在为此而跨进一步。他没有逃跑的心。他不受什么人强制地正在想进大集会场。

集会场的脱鞋处，雪鼓起很高很硬，有几乎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胶皮长靴脱下来放在那里。一片全是黑洞，从这儿脱下鞋的半热的脚，荒若想到这里，打了个哆嗦。当他和隆次，把长靴子塞进旁边的壁角时，后来的三个渔师追过他们进了会场。三个渔师们高声地互相说着话，在短而又暗的走廊尽头，打开了木门。在光亮里热气一瞬间朝着荒若他们吹过来。荒若他们也跑过走廊，在木门没关闭之前进入了会场。在严寒的户外与因火炉和人身热气弄暖和的室内之间，有一种没有手感的墙壁似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从这儿通过的人们在一瞬间畏缩得眼睛发花。荒若在被渔师及其家属们的大集会上眼睛的洪水照射之下，身子发抖，他看见隆次好像也被这气势所逼，抖动着身子。

荒若跟着隆次，来到青年会的人们集合的一角，在那儿坐下了。他有权力坐在渔霸行列的最左翼。那儿叫作荒若席，是个有特权的地方。荒若之所以放弃了只一个人坐在远离青年们的席位上，去试图扩张自己孤独的领域，他一头钻进了青年们的正中央，可以说是因为他们俩进入会场时，他看见隆次也身子发抖之故吧。荒若感到隆次也有一种畏怯，意识到自己的畏怯与隆次的

畏怯是有联系的，他们必须互相支持，以克服这种畏怯才行。

荒若已经不逡巡了。如今，他已经暴露在岛上全体渔师及其家属们的视线之下，而且身在青年会的成员之中，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荒若闭着眼睛，在他的周围，朝着隆次悄悄搭话的许多朝气蓬勃的声音，他一面感到说到底只是以他为中心，正在缩小着越发紧张的圈儿，一面就自己的作用，进行着回味和预备演习。他紧闭着嘴，在心里反复地说着自己的台词儿。他心想："我的声音不颤抖吧？我耷拉着头，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是不是把依赖于我的，隆次他们的战斗方案，给打了个稀巴烂？那像孩子时第一次出场的接力比赛似的。那时节我还不是荒若，而是一个单纯跑得快的小毛孩子。如果由于我的摔倒而使我们团体吃了败仗，我就要从乳房岩上跳崖而死。"

当耳边感到一瞬间的沉默，使会场无限的海洋似的平静下来时，鹤屋老人就从会场的正面入场的吧。接着长老用荒若阿伊努的话，来宣告开会。然后长老就向他家里投掷的决斗书，发着狂怒进行谴责的吧？

长老会愤怒地狂叫吧？"解放荒若岛的渔师，解开你束缚他们的锁链！"喂，是谁束缚了你们的？是谁给你们锁的锁链？我们是捕青鱼的渔师，为了等待捕青鱼的季节的到来而做准备，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把这个青鱼拥来的黄金的岛子置而不顾，漫无目标、摇摇晃晃地到某个不可测的远洋去，这就是自由吗？这就是摆脱束缚吗？"荒若岛的渔师希望去远洋捕渔，在自行灭亡的前夕，热望去远洋，为了使他们摆脱你的束缚"，你们想到远洋去吗？只有这一条不自取灭亡的道路吗？摆脱我的束缚到远洋去，这不才是削尖脑袋往另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上钻吗？通过捕青鱼，我们生存下来了，在捕青鱼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不输给任何地方的渔师的技术。但是我们对远洋渔业，几乎是一无所

知，我们只不过是白帽子。现在确实有从事远洋渔业的岛子的渔师，在他们的伙伴当中，已经有几个人漂走葬身海底，这也是事实。但是请你们想一想，这些岛上的渔师，不是被稚内的渔霸用低工资雇着到远洋去的吗？不是没有一个人乘自己的船到远洋去吗？从桦太逃回来的人，在用他们买的船，来雇用在岛上已有多少年捕鱼的历史的渔师替他们出海。这难道不是远洋渔业的真面目吗？你们口口声声地说摆脱束缚，在灭亡前夕重新开始，其实只不过是丢掉独立自尊的捕青鱼师的荣誉，想去当桦太归国者暴发户渔霸的雇工渔师。“你不怕烧你的家，沉你的船，杀死你吗?”是谁想烧我的家，是谁想沉我的船，是谁想杀我的人？向我挑战也没有关系，既然想丢弃捕青鱼，那我就自己烧房、沉船，自己去死。我把我自己和荒若岛的捕青鱼的传统一起杀掉，然后要你们全都自灭。我甚至想向荒若阿伊努的勇士卡尔阿西宣誓。

鹤屋老人挥舞着标枪头儿大声呼叫，想在一瞬之间就决定胜负的吧？他也许会打出下面的王牌。这是隆次的推测。

“渔师哟，渔霸哟!”鹤屋老人号召道，“我们岛上的人关于捕青鱼，都有权利。所以我们都在最最根本的问题上，是平等的。但由此也不能说，这回有人主张丢弃捕青鱼，大家就一定得照他那样办。在这儿我提议，只要是有人愿意受雇于稚内附近的肮脏渔师们，去当奴隶，只要是有了想失去荣誉，放弃自立经营，那就请一次性地放弃岛上的平等条件，重打鼓另开张好啦。如果有人愿意放弃捕青鱼，那我就想把我借给你的钱与你的定点地交换。放弃捕青鱼是自由的。但是这家渔师一族人，就永远不能再沾青鱼的边儿。这个岛子因为捕青鱼而被称为黄金之岛，不久青鱼还会再来的吧。但是在那种时候，一旦丢弃了捕青鱼的人，就任何青鱼的定点儿也没有了。

喂，有没有丢掉青鱼的定点儿，想摆脱这个岛子的束缚，想摆脱荒若岛的束缚的人呢？明年青鱼再回来，这个岛上已经没有他的定点儿了。喂，不管是谁，想丢弃捕青鱼的，就在这儿向我宣言吧。

“这就是鹤屋的最后一张王牌，而凭此，长老常常取得胜利。没有谁确信明年青鱼不会来，而且青鱼的价钱不断上涨，如今已经涨上了天，一旦青鱼一来，一切便都解决了。从这一最后的希望，就自由不了，鹤屋的长老就予以了突破。是的。谁也不能说青鱼明年就不来，谁也不希望青鱼不来，而青鱼也许会来，这儿就是弱点。”

“但是，”隆次赶着马爬犁快走，和荒若说，“这次是让鹤屋这王牌无效的，然后，让他彻底崩溃。鹤屋这样说的时候，让渔霸们全都提出放弃定点儿。这就是第一发炸弹。于是，这颗炸弹超过了我们的预想，爆炸得很出色，学习渔霸们榜样，如果其他所有的渔师们都宣誓放弃定点儿的话，鹤屋的长老就会完全孤立了。因为那家伙把广大的定点儿即岛子海滨的全部捕青鱼业权都纳入了自己手里，而重要的青鱼却不来，那家伙的破产就在眼前了。于是，我们青年会就出现调停。我们把一切定点儿，都置于青年会的这一新的渔业合作社的管理之下，就能够订立把渔民对鹤屋的欠款经过长时间，一点点儿地予以返还的有利的契约的吧。如同如今，鹤屋把岛上所有的渔民的命根子抓住了一样，这回由我们用较少的代价，卡住他的脖子。而且青鱼的定点儿，都在渔业合作社的管理之下，将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青鱼一来，都约定了渔民能够重新回来捕青鱼，所以通过这一没用的条约，使岛上至今仍相信青鱼会再来的石头们，仍然怀着将来的希望即青鱼再来的希望，能够参加渔业改革。

只是这第一发炸弹，包含着以不响而告终的极大可能性，这

一点谁也不能否定。在渔霸当中，确实有一种自由的风气，他们对隶属于鹤屋长老之下的状态的现状抱有不满。

他们一有机会，就想代替鹤屋长老，占据岛上权威的宝座，并且在瞄准这个机会。这是从内心对鹤屋的长老有反感，或许企图谋反的一伙人。所以，这些渔霸们，对鹤屋有着极大的向其宣战，策划使之放弃定点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仅有一般的零碎定点儿的渔民们，具有岛上的流氓无产阶级气质的人们，鹤屋的权威会另有别的活动吧？他们会对明显的表示反抗鹤屋的行为予以犹豫的吧，如果鹤屋以这个冬季的渔季期间贷给他们生活保障资金为条件作为制止对策，只追求眼前利益的这些人，就会转眼之间扑奔过去的吧。

“我们在这由冬到春期间，能否按照我们的转业方针，使新的远洋渔业很快地取得成功，还没有把握。”在马爬犁上，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气质的代表的大酒包的儿子隆次说，“弄得不好，尽管我们转了向，也许会避免不了立即饿死的厄运。因为我们没有像样的保障。在这种时候，鹤屋乘虚而入。至少从今冬到明夏生产海带季节，总之靠鹤屋的贷款啥也不干地以玩混日子来进行诱惑。这家伙提出来为了下次捕青鱼的准备工作，薪水可以预支。在这种情况下，渔民的一多半难免垮掉。荒若哟，你就是要在这一瞬间，活跃起来。”

“是的。我在这一瞬间起来，需要以荒若神的权威，发出呼喊：一切渔民禁止接受鹤屋的预付金。然后青年会的人猛烈地开始扇动，渔霸们加入进来，其结果，使一般渔民发生大动摇。这就是我的工作。”荒若想。

然后，在他的心里浮现出：鹤屋老人愤怒地叫嚣，想说服渔师们，而且眼看着就要破灭的形象。他的脸颊开始发烧，耳朵中的血液在鸣叫。荒若“啊”地呻吟了一声，睁开了眼睛，环视一

下周围的昂扬而沉默地等待着开会的渔师们及其家属，那带着热气的闪闪发光的脸。这些所有的渔师的眼睛及其家属们的眼睛，他觉得都在朝向了他。荒若想起来了，七年前的冬初的大集会上，鹤屋老人指名他为荒若。接着在五年前的初夏，在已经有些炎热的深夜的大集会上，鹤屋的长老命令他站起来，命中注定让他无期限地担任荒若。想起了那时候他看到渔师们及其家属兴奋地被鹤屋的怒号惊吓得注视着他的眼睛。还想起了朝着他怒号似的发话的长老那洋溢着奇怪的热情的声音，使他从心里畏怯的长老那泛着红潮的脸。

“我又一次与长老面对面地站着。但这次是轮到我发动攻势了。我把七年前以及五年前，在大集会上所受的恐怖和屈辱，照样返还给他。我丢掉不过是受到青年会利用的傀儡的想法吧。我所干的事，是为了我自己，是以鹤屋长老一个人为对手的恢复名誉的仪式。也是对我被幽闭在荒若新屋里被强迫过禁欲生活七年来的，实在是漫长的岁月，甚至连我的本质都难免被改变的这七年间的不合理的封闭的复仇！我是为了我自己，才和这个家伙战斗的。”

荒若第一次感到勇气静静地使他的血开始沸腾，他冲着隆次微笑了一下。他不是替隆次的计划当傀儡而活动，他是为了自身的荣誉而站起来呼喊，从而压倒鹤屋老人的。这是他独自的工作。而且他在为自己复仇之后，得到作为一名青年参加隆次他们运动的资格。

回答荒若的微笑，隆次回到了荒若的身边，把嘴对着荒若的耳边嘁嘁喳喳地说道：

“总而言之，在这次集会上，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渔霸们都站在了我们一边。但问题是在这以后，这回是如何使取得鹤屋左右岛子的渔霸们变得无力，如何达成建立青年会的独裁体制。”

荒若有力地点头回应："是的，下一步是与渔霸们的斗争了。在这场斗争中，我不是以荒若的身分，而是以一名岛上的青年来参加。"

忽然场内充满了骚然的气氛。荒若和隆次同时举目，看见鹤屋的长老正在入场。

"战争开始！"虽然很低，但隆次用充分使用周围青年会员们都能听见的声音说。

但是，战斗却以奇妙的形式开始了，使青年们陷入了混乱。

"在非常集会开始之前，有件事想说一说。"鹤屋的长老怒号道。转眼之间，战斗以隆次他们预想之外的形式开始了。"这对非常集会来说，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怎么样，有什么异议吗？"

渔民们及其家属，就连青年会和渔霸们也沉默着，等待着长老的声音再高高地响起。

"这在集会上还是第一次。请允许让女人发言。所谓的女人，就是东原崎。"长老叫道。

场内动摇起来，在长老的背后，东原崎出现了。荒若再次从这个大女身上感到了像恶梦似的抑郁。但这抑郁的本来面目还不清楚。

"怎么样？有异议吗？"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吃惊地看着鹤屋长老演戏。这其中也有抵不住东原崎那独具的一种腐蚀菌似的影响力的因素，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东原崎在鹤屋长老的身后昂然地抬头站立，向周围发射着强烈的放射能。此刻，人们从切实身着华丽衣服，昂然抬头挺立的东原崎的身上重新感受到，她作为小娼妇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屋里的孤儿的时代，散布的被恶魔似的傲慢与快乐志向所点缀的某种根深的凶恶相，对让这个火女神明达拉乌奇式的女人继续往在岛上本身，唤醒了深刻的不安。

“让这个女人说的，是不能参加这个大集会的卑劣汉，指出他又钻到这儿来了。就是为了把他从这儿赶出去！”长老说。

人们只能沉默地注视着东原崎向前跨进一步开始发言，别无办法。接着，长老发出了信号，“上来，说话”！深深的沉默，使得会场的气氛僵硬了。

“荒若，已经没有资格住在荒若神屋了。”东原崎用低沉的、不带震颤的平静的声音说，“为什么呢？因为荒若不进行斋戒，他和我睡了觉。因为荒若已经不是童贞了。”

荒若受到冲击，他站起身来。他颤抖着身子想叫喊。不知青年会的哪个伙伴猛推了一下他的背，他摇晃着向前跨了两步。于是荒若在大集场的中央，全岛所有渔师们及其家属的凝视之下，带着全身的愤怒与屈辱感，孤立地站在那儿。

“荒若常常和我睡觉，他已经没有资格住在荒若神屋了。他违背了教规。”

“胡说，撒谎！我和你在一个房间里都没呆过。我没和你睡过觉！”荒若咆哮似的喊叫。他一边叫着，被重新涌起的羞耻给搞垮了。

“我和荒若睡了觉。荒若不是单贞，他违背教规，污染了捕青鱼。我是被荒若给强奸了的。”

“撒谎，胡扯！”

“如同东原崎所说的那样，荒若是和女人睡过觉的男人。荒若是破坏教规占据着荒若神屋的。”鹤屋长老说，“是荒若玷污了捕青鱼。”

荒若觉得围绕着他发生了场暴动，这暴动向他拥来。他被渔师们的发怒的眼睛包围着，他的叫唤声，被渔师们的七嘴八舌的发怒声给淹没了。荒若从背后感觉到青年会的人们也在发怒的同时，向他逼近过来。

“我没和这个女人睡过觉，我没和这个女人睡过觉。这个女人说的全是谎言！”荒若叫着，忽然诱发了呜咽。

“我和荒若睡了觉……，”东原崎用冷静的声调反复着，像念咒似的单调地反复着。

“我没和这女人睡过觉。”

“我和荒若睡了觉。”

“把荒若揪出去！”鹤屋的长老怒号道，“把这个叛徒，这个破坏教规者轰出去！”

渔师们向荒若袭来。荒若呜咽着，把头防御性地猛地一低，穿过叫唤的女人和孩子们的坐席，朝门口跑去。他被女人们抓住腿摔倒，痛得呻吟着站起身，光着脚往黑暗的雪地中跑去。渔师们变成了暴民，想去追他。渔师们争抢着往雪地里跑，朝着荒若跑下去漆黑的坡道投掷煤渣和石头块儿，也有的趿拉上长靴，从房屋侧边抄近道为了追赶荒若而跳下短崖。此刻渔师们比起把荒若从大集会场上轰走，更为热衷地把这个破戒的叛徒荒若抓住课以惩罚。他们狂怒地吼叫着：

“打死他，打死荒若！”

在深海昏暗的海底，青鱼群被贪婪的抹香鲸追逐着，发出叫喊趋势到外乱窜。此刻青鱼群所发射的超声波，高昂而断断续续，像哭似的，少年在梦中想朝着深海中鱼群的大移动集中精神，现在他明白了，青鱼群正遭到抹香鲸的追逐，濒临于危机之中。少年刚刚醒来，觉得就在不远处，听到既非海声又非风声的一种紧迫的喘息声。又听到有什么东西倒在冻得硬梆梆的雪堆上的声音。少年从白天也不收拾的床上，慢慢地好不容易地挣扎起肿胀成纺锤形的身体，听着窗子外边在雪道上怒号着跑来的渔师们的吼叫声，注视着在雪光下愤怒得发狂的人们的大身体通过。

“打死他，打死荒若！把这个色情狂的荒若打死！把荒若杀死，扔到海里！打死这个色迷荒若，打死色情狂荒若！”

少年被惊慌与恐惧弄得心里直跳，口腔里感到冒火，他倚靠在窗子上，仍然在注视着跑过去的渔师们。

“荒若会被杀掉的。在马爬犁上，荒若是一副就要被杀的畏怯的表情，他脸色苍白得像个病人。要打死荒若的渔师们都发了疯！”

少年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忽然看见了那个“东西”。那是从窗根儿底下路上铲拢的雪冻硬，隆起来像个低垅似的形状，从路上遮住了人家。少年在这边的狭窄的低洼处，看见一个被打败了的年轻人俯卧着。那年轻人还在雪垅上留下小孩子头大小黑黑的一滩血迹，少年发现那可以证明年轻人隐藏在雪垅的这边。少年自从包虫症明显化以来，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冷静的行动力。他推开窗子，把窗框上的积雪每用双手捧起来，就往血迹上扬。在少年探出去的上身底下，年轻人不动弹了。血迹好容易盖住，已经习惯了黑暗的少年的眼睛，看见在年轻人的右肩头上裂开一个伤口，血从那儿淌出来，从侧脸到胸部流个不停。年轻人就像让风吹拂伤口似的，把左肩埋在雪里，把右肩和右脸颊暴露在少年的眼前。那伤口发黑，人还像活着似的，伤口还在动。

“打死荒若，把他杀死扔到海里去！”

就这样倒在雪地上，立即会冻死的。这是要打死荒若。少年关上窗子，慢慢地回到了白天也不收拾的病床，他用冰冷的手指头擦了擦两颊滴下来的眼泪，然后等待着。窗子外边总是不断地有愤怒得发了狂的男人们奔跑过去。他们还怒号着，用仍然兴奋的声音，与伙伴同事怒吼着互相说话。也有女人们用尖锐的声音骂人。他们都想打死荒若而在整个岛子上转悠着找人。恶鬼们说

着："有人味，有人味"，到处寻找着那该死的人。

少年听到了他父亲和哥哥回家来，高声说着话，到处走动的声音。他们在准备着搜山。少年用尽可能的哀鸣般的声音，眼看就要死的纤弱的呻吟声叫道：

"喂，来一下，肝脏里的包虫好像破裂了。喂，快来。到我这儿来一下。我不能动，疼啊，好疼！"

父亲和哥哥都不搭理少年，他们给猎枪装上了子弹，穿上毛皮，想从后面小屋里牵出桦太犬。少年继续使出全身气力哀鸣。好容易母亲也极其兴奋地，与邻居女人说着话回来了。

"说是那个荒若和东原崎干过那种事。到底是在哪儿睡的呢？"

"说是在白山竹丛里睡的，有人看见过。那些家伙，在哪儿都能干哪！"

少年在叫喊：

"好疼！包虫破裂了。去找医生去。啊，我要死了！"

母亲用兴奋的表情，用充血的眼睛望着，站着问少年：

"什么？又说包虫破了？你这说谎精！"

使母亲兴奋的，不是儿子的病，而是围绕着青鱼危机的以色情的形式一举出现在眼前的荒若的丑闻。

"真的。这回是真的。去把医生请来，说是出血严重。喂，好疼啊，去把医生请来嘛！"

母亲半信半疑。但是对儿子身体的担心，只在一瞬间压过了荒若的丑闻，吸引她那颗兴奋的心。她弯下身子想摸一下少年的身体，她那手与哀鸣一起遭到了拒绝。少年仍然又哭又诉说包虫破裂，自已要死的痛苦。

"行啦。我去给你叫医生，反正即使你撒谎，看病也不要钱。医生嘛，我去请。如果又是撒谎，往后你就别再提医生的医字

了。我叫去。”

母亲在出得家门的地方，与跑过来的一位渔师高声谈话，然后仍然与那个说着话，朝医院走去。少年希望荒若在被发现之前，把医生迅速叫来，和医生一起把荒若从窗子拖进来，给他作应急处置。他以对待深海鱼群一样的办法，为这一希望而集中精神。在这期间，窗外边的人，仍然像是战争那样，边奔跑着寻找，边互相呼叫。父亲和哥哥牵着桦太犬，一副搜山的打扮，向雪道中走去。在窗子根儿底下雪洼里倒着的年轻人一动不动，连呻吟声也不作。少年在抖动着身子祈祷道：

“勇士卡尔阿西哟，勇士卡尔阿西哟，我求求您啦，请救救荒若吧。我的包虫就要破裂，我的身体完全陷入过敏性的虚脱，我像虫蛹那样毫无价值，大小便失禁而死也没有关系。只是不要把荒若杀死！”

在大集会场上，只剩下鹤屋的长老和东原崎、渔霸们，或因年纪太大或太小，不能跑夜间雪路去追逐捉回荒若以便惩罚的人，以及青年会这个团体的人了。长老让他身后耷拉着脑袋的东原崎到他的身旁，长老在长老席上入座。昂然地抬着头，闭着眼睛默不作声。渔霸们也默默无语地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被鹤屋在大集会一开头所进行的出乎意外的示威给压倒了，如今只有在鹤屋的威力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地保持沉默，别无任何办法。渔霸们此刻认识到，鹤屋长老的一击，能够多么有效地驱遣渔师们哟。鹤屋的威势，对一般的渔民来说是绝大的，反抗他完全是违反常识的。在青鱼绝收的几年中，鹤屋的权力变得渐渐不合时宜了，连结鹤屋与渔民们的纽带也变细、变弱了，终于好像要到渔霸们想动摇这权力的宝座，想切断这纽带的强大的动因的时期就要到来的样子。这只是渔霸们的观测。鹤屋老人，与吉利阿库人

的女仆和一只桦太犬一起，把自己封闭在鹤屋公馆里，孤立于一般的渔民们之外。于是渔霸们想就此机会以与青年会携手来巩固基础，自己挺身而出取鹤屋而代之，看上去这事易如反掌，渔霸们对此充满了自信。

但是，鹤屋的一个声明，当即让渔师们血往上涌，使他们变为了一种暴民。渔师们被鹤屋这一扇风点火，就怒火中烧，发狂地去追赶逃跑了的青年，为了抓住他、惩罚他，在雪夜的岛子上奔驰。渔霸们再一次被鹤屋长老的威力给打倒了。他们失去了自信，狼狈地意志消沉起来。鹤屋的长老技高数筹于渔霸们之上，牢牢地抓住了一般渔师的心，任意摆布他们。鹤屋的扇动，转眼之间就使渔师们熊熊燃烧化为暴民。

如果渔霸们贸然行动，性急地想把鹤屋抛在一边儿，鹤屋会立即反击的吧。相反，鹤屋却把渔霸们从一般渔民中突出出来，使之孤立，实行彻底的独裁制，牢牢地抓住一般的渔师们。渔霸们还与道政府在渔业保障问题上对一般渔民缔结有决然称不上是清白的密约。这一点虽然还没有表面化，但在鹤屋隐退之后，在以渔霸们为中心，实行荒若岛的渔业改组的时候，就能发挥效力，使渔霸们拉开与一般渔民的距离，将巩固他们的地位。如果鹤屋的长老感觉到这一点，用他那独自的蛊惑性的做法，把他那一套倾倒给一般渔民，这回渔师们就会狂怒地化为暴民，把矛头指向渔霸们的吧。壮年的渔师们怒火中烧地跑出去以后的大集会场上，在沉默地咬紧嘴唇，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沉思的鹤屋的长老的周围，渔霸们毋宁说被恐惧吓得发着抖，默默无言地坐着。他们被鹤屋长老下一着将打出什么牌的疑惧与不安威胁着。他们此刻为对抗鹤屋而想宣布放弃定点儿的霸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觉得此刻在漆黑的雪原上被追逐的人不是荒若，而是自己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他们想到这里便失去了自信，吓得胆战

心惊的。在岛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中，只有渔霸们通过鹤屋的长老揭发荒若与东原崎之间的男女肉体关系，才最单一地理解了真的用心所在。渔霸们考虑的不是荒若的背叛行为，在他们脑子里转转的只是他们力量的扩展以及堵塞着这条道路的鹤屋与一般渔师们连结他们之间的纽带是如何的坚固。荒若的破戒，对于渔霸们来说，成不了重要的问题。他们为了蜕变为岛上的新兴阶级，是最早摆脱荒若信仰的一班子人。对渔霸们来说，在漆黑的雪原上奔命的青年，成为不了愤怒的对象。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从荒若信仰的反面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鹤屋的这一击，把这一击的分量，当作是对他们试图扩展势力而进行的工作，受到的第一次挫折的形式接受下来了。问题是对他们来说，只有经常地注意围绕着鹤屋对渔霸们的力量对比的均衡，来取得进展才行。而如今渔霸们的力量，在鹤屋与一般渔师们的坚强连结面前，该是被压缩得多么卑小。

鹤屋老人睁开了眼睛，他就像从海底深处的暗底漂浮上来的人那样，从自己的沉默中漂浮上来了。渔霸们紧张地注视着鹤屋老人。

“这些混蛋！”鹤屋老人用声音很高的清楚的语调，那语调像是向坐在他面前的人们说话似的，而且也像明显的自言自语，说道，“这些家伙丢下集会跑了出去，说是去搜山。这些混蛋们。事到如今抓住荒若，又能怎么的？这些混帐东西！”

但是，鹤屋老人的声音，渔霸们感到那是一种深深的满足和恢复了自信，他的傲慢丰满而光润，感到鹤屋老人既没生气，也没焦急。

“这些混帐东西，抓住荒若又能怎样？丢下集会去搜山又能怎样？混蛋们！”

渔霸们用愤努与懊恼相交杂的发热的头脑在听，听那鹤屋老

人的声音中，带有越发感到深为满足的味道。他们知道，如果鹤屋老人有禁止渔师们从大集会场跑出去之心的话，就决不会默不作声，准会斥责想跑出去的人，让他们再返回会场的。然而鹤屋老人是默许他们跑出去，使大集会中途开不下去的。然后长老长时间地沉默，瞑目安然静坐。他是在等待这把荒若追入绝境，对荒若实行了惩罚之后再回到大集会场的瞬间，他们一回来，就一把抓住这些兴奋的暴行者们，然后再按自己的意志，来随便摆布他们。

“鹤屋呀!”渔霸们中的一个人，终于难耐沉默，说道，“是不是敲起小吊钟，把搜山的一些人叫回来？你想让这个非常集会就这样流产吗?”

鹤屋的长老，用险恶的眼睛，几乎瞪着这位渔霸似的注视着他。渔霸吓得低下了头。

“用不着着急。”鹤屋老人处于完全优势地吼渔霸似的回答说，“这些家伙，这些混蛋们，很快就会抓住荒若返回来的。然后我们再进入非常集会的本题吧。这样，也不会拖得太晚的。再说拖得越晚，越能决定更多的事情。”

所有的渔霸们，都盯看着鹤屋。鹤屋老人闭上嘴，缓了一口气，然后实在是冷淡地附加了几句，来压制渔霸们。他说：

“今年的捕青鱼的准备工作，从明天开始。今天的议题，只有这个。对此，不会有一个人持反对意见的。”

渔霸们对鹤屋的明显的挑战，如今连回答的气力也没有了。他们只有默默地俯首的份儿了。接着，一个年纪最大的渔霸和鹤屋老人说的话，毋宁说只有献媚的味道，他的话立即遭到鹤屋长老的非常冷淡的反击。给驳得体无完肤的不过是无力的言词。

“我说，鹤屋呀。正因为荒若和女人睡觉的这一年青鱼不来的传说，才让荒若谨守斋戒的。今年青鱼也不会来的吧?”

“荒若和女人睡觉，与捕青鱼有什么关系?”鹤屋老人又恢复了发怒的嘶哑声音，把小心翼翼的渔霸给打倒了。“荒若想干点什么，就和青鱼的来到有什么关系吗？荒若信仰之类，如今还有谁信!”

“鹤屋，不是你说荒若和女人睡觉，才把他赶跑的吗?”越发失去自信，渔霸用有气无力的声音抗议道，“不是你把荒若的问题拉到这儿来的吗?”

“是的。”鹤屋的长老说道，“是我让人在这儿把荒若和女人的肮脏关系倾倒出来的，说过要把那家伙撵出集会场。但这不是让他这事与青鱼发生关系的。不管荒若想干什么，青鱼的来与不来，不过是潮水和海流的问题。就是把荒若与青鱼的事分开，他实在是个令人讨厌破戒者，那是个没有渔师魂的人，问题在这里，我希望这个岛上的渔师，保卫渔师魂到底。而为此，岛上的旧常规，还是以不淹没为好。于是才让荒若在荒若神屋生活好几年。可这个荒若却破戒，自己把岛上的传统弄得一塌糊涂。这一点我是不允许的。荒若岛上的人，不管青鱼来与不来，是不能破戒的。青鱼不来，要改变捕渔方法，说信仰荒若是迷信，讪着脸以这些无谓的理由来破戒，是不允许的。把他选为荒若的是我们，不是神仙，是岛上的人。荒若的责任，是人类的责任。破了戒，背叛了教规的人，是不能作为一个人，来参加大集会的。我要说的，只有这些，与青鱼没有关系。我们是作为人，把能够信仰用的人集合起来，来商量决定捕青鱼的事的。只此而已。”

渔霸沉默了，再也没有人想争辩了。只有鹤屋老人自己精神焕发地环视着他们，咂着舌头。在他身后的脸色苍白的东原崎，僵硬着身体，一动不动在耷拉着头。她此刻仍然掉了魂似的铁青着脸哆哆颤抖。当荒若被抓住时，渔师们按照搜山的老习惯，要发出呐喊声的吧。那呐喊声逆着海风会吹到大集会场来的吧。东

原崎将会在这儿一声不响地低着头听着荒若被捉这被羞辱的信号的呐喊声的吧。她的头低得越来越深，以差不多快要俯下身子似的姿式坐在鹤屋老人的背后。

“如果再过三十分钟，他们还不回来，就打小吊钟吧。三十分钟之后，开大集会!”鹤屋老人说。

渔霸之一慌忙站起身，去布置此事。其余的渔霸们沉默地老老实实地坐着，只鹤屋老人自已，用有力的声音继续自言自语：

“这些混蛋们！抓住荒若又能怎样。追赶荒若，搜山，又顶什么！混帐东西!”

鹤屋老人情绪好极了。从夜色里渔师们抖掉身上的雪，陆续地回到了大集会场。还没有扬起发现了荒若的呐喊声。

“渔霸们全被鹤屋给操纵了。”隆次注视着坐着渔霸们和鹤屋老人的一角说，“你们看，这帮小子朝着鹤屋就像狗似的战战兢兢的，真讨厌。白天那劲头儿，都到哪里去了?”

但是隆次也好，围着他坐着的青年会的人们，也岂止是不见了白天的威势，甚至意志消沉地坐在那里不动。他们也不能不感到第一阶段的较量，完全以鹤屋的胜利而告终。青年们兴奋、焦急、不快地在他们坐次处围成堆，低声地互相嘁嘁喳喳起来。然后窥伺鹤屋老人、渔霸们以及东原崎。他们的计划完全被打跨了。他们最后的一张王牌荒若，在雪中被追逐得四外逃窜。而渔霸们已彻底向鹤屋屈服，重新返回集会场的渔师们，甚至对与荒若年岁相仿的伙伴青年会的人们，也怒目相视。

“在鹤屋长老跑到雄鹰亭去，把在那儿饮酒的老爷子们都给赶跑，与东原崎编排这出戏的期间，我们完全被蒙在鼓里还在反反复复地讨论‘原则论’，还热衷于和渔霸们那暧昧的结盟呢。”隆次充满自我嫌恶地想，“我们的计划，是按照鹤屋为了标枪头儿的信，而朝着我们血往上涌地大发脾气，作为第一方案来制定

的。谁知道这个鹤屋，老奸巨猾地，不但不把我们青年会当作对等的正面之敌，反而无视那封信，对挑战书只字未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我们计划的核心给粉碎了。那家伙看透了，我们实际上能够操纵全体渔师的手段，说到底只有一个荒若，我们无论怎样用粗暴手段强行通过一些什么政策措施，只要荒若在我们手上，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他看穿了我们掌握一切的关键，就是荒若。于是他就来了他这慢长的一生中，还是头一次使用的这一肮脏的骗局。”

隆次瞪着在鹤屋老人背后一动不动地低头而坐面色苍白的女人，发出了多次呻吟声。女人决不想从鹤屋老人的背后出来，就像永远想藏在那儿似的。隆次想：

“她在害怕。是她陷害了荒若。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她在害怕什么的样子。在雄鹰亭里，季节劳动者们大闹着要对她施暴的时候，她傲慢地挺起胸膛，连个笑脸也不陪，那举止就像那个粗野的季节劳动者不在场似的。我们一声不吱地远远地守卫着，担心那个手持厚刃菜刀的季节劳动者会杀死她呢。她却在发狂的醉汉面前神色自若地挺过来了。然而如今她明明在鹤屋老人的背后，却像畏惧着什么。就像害怕荒若拿她复仇，眼看就要闯进来似的。她和荒若睡了觉，肯定是她和鹤屋编造的一出戏。”

隆次对鹤屋老人居然使出这样的欺骗手段，几乎难以相信，他为此激怒得浑身哆嗦。而且他的伙伴们，被鹤屋这出戏给压倒，尽管隆次反复多次揭露过鹤屋老奸巨滑的内幕，至今仍有相信了荒若和东原崎的关系的。他们伙伴中的一个，当鹤屋老人检举荒若时，他立即血往上涌，推荒若的背，把荒若推出了他们团结的集体。而当荒若跳出雪中的门外时，他甚至也想去追赶，参加搜山者的行列。为此，还对批评他的隆次表示了不满。隆次想，就连青年会的伙伴中，都出现了动摇，那么把一般的渔师从

这动摇中唤醒回来，按照他的计划，重新组织力量，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今天的大集会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隆次本身，也产生了动摇，他认识到，把这种动摇改变过来是很困难的。要不是隆次制止，青年会的人，肯定都会加入搜山的一伙，去抓荒若的。

“把荒若抓住，老爷子们想怎么样呢?”阿勇故意对着隆次背过脸去，却用让隆次听见的声音说。他也是想参加搜荒若的行列，晚上到雪原去奔驰的一个。

“想把荒若抓住打死的吧?”另一个也是想参加搜山的年轻人敲边鼓，“也有人很可能不干。我们家的老爷子就是很可能不干的人。”

“我听到过因和女人睡觉的事被发觉而被杀掉的荒若的故事。那个荒若是被从乳房岩上赶下来摔死的。”阿勇说，“那个荒若是不是和女人睡了觉，是那个对手女人患了热病，是在她过分痛苦的时候坦白出来才知道的。你老子也好，我老子也好，如果是把荒若赶下乳房岩的事，很可能不干。”

“别让他们去干那种事。”隆次用气得发哑的声音说，“你们别再提这样的事了，我可不让他们去。”

“隆次呀。”一个年纪小一点儿的伙伴想不通似的，探出身子说，“你总是说袒护荒若的话。你现在还说和荒若的同伙似的话。你真的是荒若的同伙，袒护他吗？你确实不会像阿勇那样去参加搜山那帮混蛋的行列。你以为荒若和女人睡觉是撒谎吧？荒若被那些搜山的疯子追逼得半死也说不定的，你却在这儿一动不动，如果我们想去救荒若，隆次呀，你也想阻止吗？荒若被打死，你也呆着不动吗？你总是光口头上说些袒护荒若的话吗?”

隆次看到这个伙伴的苍白的颤抖的嘴唇上，堆起了一些小皱纹，嘴唇裂开，冒出了黑血粒。这个伙伴眼里含着泪，那眼像病犬的眼睛似的。他想哪怕明天呢，都想轻轻地拍着这位伙伴的肩

膀，说些亲切的话。他还想在最近的将来，狠狠揍一顿表示冷淡地嘲笑这个伙伴那因兴奋而颤抖的尖锐的声音的阿勇那一派人。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起内讧造成分裂，只能叫作雪上加霜。

“我不是丢弃荒若不管。”隆次道，“荒若会在哪儿挖个雪洞藏起来，谁也抓不着。他不是轻易能被抓住的人。如果荒若被老爷子们抓住，我听见他那狂叫声，我就会拿着猎枪去，把荒若救出来。我可以向你发誓。只是，我们在荒若身边危险还没逼近时，不应该闹起来，现在我们为了保卫荒若，胡乱地和老爷子们对立起来看看，因为这些人不怀疑荒若破戒，坚信他违反了教规，这时，我们年轻人就得一包在内，都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了。青鱼不来，有人说这是因为战争结束之后，时代本身变坏了。荒若也好，我们也好，总之岛上的所有年轻人都成了岂有此理的废物了。青年会成了践踏岛上传统什么的一伙人，鹤屋正想利用这一点。渔霸们也把我们当成破戒者的同类，当成不良分子，很不愿意选择我们当他们一道干活的同事。总而言之，我们再也不能更多地被鹤屋给搅乱了。我们必须表面上持静观的态度，来对抗鹤屋的下一着才行。必须让荒若作为当前唯一的牺牲者，就此打住。”

“荒若会怨恨我们的吧？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推了他一把，尽管至今我们作为同伴一道工作，在他逃跑时，却没有一个人去救他，他知道了这一点，就不再信任我们了吧。”

隆次看见这个伙伴注视着自己，一边说一边流泪，他的心里感到憋闷得慌。荒若在被追逐着，而且作为因和东原崎睡觉而破了戒的男人，遭到整个岛子上的人、兽、树木、土地、海等一切的拒绝，在雪中被追逐着。甚至带着狗去搜山的，在这个黑暗的岛子上也大有人在。但是，隆次为了防止这位年纪小的伙伴的眼泪，就像沁他的心田的柔软得像羊皮纸似的部分的墨水会洇开，

他硬着心肠这样想：

“荒若哟。被愤怒和侮辱感呜咽着在冻雪中潜伏着，被狗和猎枪恐吓着的荒若，我现在暂且遗弃你。荒若，渔师老爷子们如果仍然热衷于那些古老的传说，如果仍然相信荒若和女人睡了觉青鱼就不来的传说，我就甚至于不避忌于利用它。宣传因为荒若已经不是童贞了，所以今年青鱼也不来，让渔师们放弃对青鱼的信仰。因为我们有的是水产厅知道政府的科学的资料，再加上作为动摇渔师们的感情的资料之一，也利用你和阿崎睡了觉的这个谣言。总之，我要粉碎这个岛子的捕青鱼的美梦。只要是为此目的，对你也好，对我本身也好，要求丢弃一切太任性的部分！”

忽然小吊钟响起来了。这钟声是为了唤回去搜山的渔师老爷子们的。转眼之间，从一切角落，被愤怒和疲劳给弄得脸上充血的人们回来，把大集会场给挤得闷热的吧。小吊钟还没等到人们发出呐喊声就鸣响起来，说明被追逐的荒若还没被抓住，搜山就中止了，表示着对逃跑的荒若给他一个犹豫的机会。在大集会场上，涌起了一种紧张有了缓和，令人放心的感情。女人们，孩子们，以及老人们，被追踪弄得疲劳早早回到集会场的渔师们，都已经不再盼望着荒若被血往上涌的人们之手把他抓住，给他动私刑，从而引起血腥的后果了。

隆次在短时间内，沉浸于来自体内的温暖而舒适的安心感。然后他注视着对小吊钟的声音毫无所动，在凝然、庄严、沉默地闭着眼睛的鹤屋老人的背后，东原崎，从她那变成了铁似的无机物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同时身体的支撑也没有了，像融化了的冰冻物似的，有气无力地俯伏在地板上。

“说不定这个女人，真的和荒若睡了觉？即使不是这样，是不是她也在爱着荒若？”隆次在一瞬间这样想。

但他自己又觉得羞耻，努力甩掉这毫无根据的怀疑。

“阿崎即使是没有和荒若睡觉，”阿勇依然被东原崎那强烈的深深的动摇所吸引，用激动的声音说，“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女人在众人面前，宣传和谁睡过觉，和谁干过什么事。看见一个女人用那么认真的一副表情，宣传和男人睡过觉，头脑和脖子都会发烧的。”

在阿勇的周围，两三个青年，用低低的下流的声音在笑。他们也从吊钟声音宣告中止追捕荒若的紧张中解放出来，陷进了有点令人讨厌的无气力的泥沼。

“我也想和阿崎睡一觉。”阿勇得意忘形地继续说，“如果阿崎把和我睡过觉的事在众人之前竭力喊叫，我就觉得那心情就跟我和她在众人面前确实像裸着身子呻吟着干那种事似的。”

“算了吧，阿勇!”隆次道，“像你这样不知羞耻的人，在谁的面前也能够光着身子呻吟着睡觉的。只是没有一个女人会与你这猪似的人一块儿睡。”

阿勇用布满血丝的眼睛反瞪了隆次一眼，愤然地沉默了。隆次仍然注视着默不作声的阿勇。他对阿勇不信荒若的清白，毋宁说甚至于努力想倾向于不相信，他了解到荒若岛的渔民一多半都是如此的。隆次想到，荒若必须与这些进行战斗该有多么麻烦。荒若为了显示自己是童贞，必须为自己恢复名誉，但对于顽固不化的集团的渔师们，到底进行哪些工作才能达到目的呢？把东原崎与鹤屋老人合演的这出极富丑闻味儿的戏所在渔师们的脑袋里灌输的固定观念，荒若该诉诸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把它打破呢？这使他觉得是件太困难而不可能的工作。再说，啊，这些臭狗屎!谁又能跟这些被嘲笑地拒绝了的渔师们去游说说我没跟这个女人睡过觉呢!

渔师们从雪地里陆续地返回了大集会场。大集会场里被人的热气和体臭弄得闷热起来。兴奋了的渔师们已经不去抑制自己，

高声地互相谈着话进入集会场。他们谈的全是如何追赶荒若。他们努力避免涉及东原崎，专门只就荒若，那个破戒的色情狂荒若散布似的大喊大叫。

渔师们虽然没把荒若带回来，但他们说着他们中的一个人所投的一块石头标枪头，确实打伤了荒若。隆次、阿勇和被搜捕荒若而急得流泪的青年都听到了。和隆次他们在天亮时向鹤屋公馆投掷的标枪头一样的闪着黑光的燕形的东西，在下个不停的大雪中呼啸着飞去，从荒若的背后击伤了他。这个标枪头儿，倒是应该把鹤屋的长老击伤打倒的。朝着鹤屋公馆，青年们所投掷的宣战布告的标枪头儿，终于反投回来击伤了一个青年。这不是青年们在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就被打败了吗？

后回来的一名渔师，用一只手抓着血染的标枪头儿，从青年们的身旁穿过，来到了鹤屋长老的面前。这使大集会场上弥漫着沉默，海的声音高扬了。母亲用手掌捂住孩子们的嚎叫似的哭声。渔师把标枪头儿放在长老的面前，弯着身子嘁嘁喳喳说着什么。长老闭着眼睛听着。然后他忽然睁开了眼睛，盯看着靠近他膝盖放着的血迹模糊的标枪头儿。

“这老家伙的手里，今天进了两个标枪头儿。”隆次想，“如果因这个标枪头的伤，而让荒若死在雪里，我就用第三只标枪头，把鹤屋给打死。”

长老注视了这个标枪头儿一会儿。他用出土品蒐集家的眼光，来观赏这个标枪头儿。就像冲破弥漫着大集会场的沉默似的，东原崎开始呻吟般地哭起来。这哭声威胁着隆次他们。孩子们也害怕，这畏惧好像传染给了他们的母亲们和父亲们。长老转过身来，用低而严厉的声音训斥阿崎。阿崎低着头，从背后的木门走出了集会场。

鹤屋老人轻轻地站起来，然后忽然像狗的吠叫似的用尖锐的

声音喊开了。长老压倒了大集会场，青年们也好，渔霸们也好，他都不给反驳的时间。长老想把自己的胜利，确定为事实。他喊道：

“关于荒若破戒的事，一切都交给我好了，对此你们谁也不用再去考虑了。对此，也用不着再去作无用的议论。荒若岛上所有的人有不能不考虑的事，以外一概用不着去想，就连荒若破戒的事也不用去想。岛上所有的人必须考虑的事，必须热衷的事，那就是关于捕青鱼。我从明天起，就开始今年的捕青鱼的准备工作。一切定点的主人，要跟着我学，作捕青鱼的准备。这就是今天晚上的非常集会上，必须做出决定的一切！”

“屁！鹤屋的恶棍们，你们以为你们总能用这种调子叫下去，那就错了。我让你沉默，我把你逼到最糟糕的地步。你这畜牲！我把你这疯子似的信仰给你砸烂！”隆次咬着牙，懊恼得喉咙发热，想吼叫般地想。

“荒若破戒，道政府的那帮家伙，宣传说在岛子周围的海，像荒地一样，是个没有用的地方，连有用的小鱼，一条也捉不到。于是岛上的渔民，全都被扇动得动摇了。可是我不丢弃荒若岛，不丢弃捕青鱼！”

渔师们对鹤屋老人的狂叫，报以热烈的鼓掌和狂热的喊叫。隆次咬着牙强压住震颤，在他汹涌的心中，发出他只有本身的唯一的呼喊：

“鹤屋呀，我不能总是让你叫嚣这些话。不是用第三个标枪头儿把你的脑袋打碎，就是让岛上所有的渔师们把你和捕青鱼丢弃掉。由我和荒若实现二者之一。长老哟，我不会总是听任你这样兴冲冲地叫喊！”

不给青年会和渔霸们一点抗辩的时间，鹤屋长老宣布了新的年度的捕青鱼的准备工作开始，说罢当即宣告非常集会到此结

束。与女人和孩子们高亢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所有的渔师及其家属们，开始了唱大集会结束的歌曲，歌唱这首去参加天盐阿伊努和宗谷阿伊努之间的战斗，却落了个悲惨的结果的经过的，歌唱荒若阿伊努的叙事诗。只有鹤屋的长老和隆次不唱，使劲咬着嘴唇，听着这合唱。合唱中，包含着下面这样的重复句：

即使没有战争，罪恶深重的岛民也会灭亡
但是战争不加区别地
把有罪无罪的岛民
会都杀个不剩
女人和孩子，也难逃战争的毁灭

第二部

在医生给荒若裸露的肩头治伤期间，荒若从窗口俯视着被海隔开的民家——即医生所说的奇怪的木造的要塞。医生若无其事地把带刺激性的药品滴进荒若的伤口。于是荒若就呻吟。“喂，那儿是木造的要塞。”医生反复说，“既没有屋顶，又没有房檐，是个在身体上裸露着一些角和獠牙的怪物，那角和獠牙又是木造的。一旦点把火，便不堪一烧。每当我喝醉酒的时候，就有心转悠着给这座杂木林的山上放火。像你这样的在这个岛子上，在这样木造的怪物中长大的人，这种要塞才是你们的家，是甜蜜的家。可我想把它烧掉。因为这是一种被恶梦魇住似的景观。怎么样?”

荒若不作声。但他被对荒若岛的渔师们及其家属们的诅咒，给弄得心中热血沸腾，他也陷入了像医生那样，想把这些木造的怪物们烧掉。他心里想：

“我不是像医生那趁着酒醉，而是在清醒的时候，想把它烧光的。而且把那些讨厌的家伙们关在屋里烧光。对那些给我戴上坏名声的帽子，其中追捕我，甚至带上猎犬来穷追我，最后竟用标枪头投掷我，把我的肩头扎破，对这些肮脏的人家我想一家家地把它烧光。与其那天晚上把我赤着脚赶往雪地，倒是应该给大

集会场的正中央投一颗炸弹，把这些家伙都炸死。应该把追我伤我的人，把鹤屋那个极其卑劣的阴谋家，把东原崎那个卖淫妇，把渔霸们，把渔师们，以及青年会的那些家伙们，把那些家伙全给炸死。”

荒若发出呻吟声，扭动着身子。

“疼吗？没有那么疼吧？已经大部分恢复了。那天你被打倒时，本应该更疼一些的。当时你连一口气都没叹。当然了，那是你已经晕过去了。”

荒若又一次呻吟起来。与其说他是由于伤口的疼痛，不如应该说是因为他头脑中被一根热刺扎穿了似的，他被心中的疼痛弄得不呻吟不行。每当他想到鹤屋老人，想到东原崎，以及想到青年会的伙伴（其中的一个人从背后把荒若推倒的。而在自己被追时，没有一个人救他）们时，就咬牙切齿地呻吟。特别是一想到隆次时，变得就像发了疯。“就连隆次对鹤屋中伤我和东原崎睡过觉也不进行反驳，多半那家伙也是半信半疑，或者是全信了吧?”这对荒若来说，已经变成了固定观念。他经常以想呻吟的心情继续想，“就连隆次都不想办法救我了。就连隆次也只用轻蔑的眼光注视着我，让他们到雪地里去搜捕我。”

每当想到鹤屋老人，荒若就感到自己被愤怒弄得几乎窒息，每想到东原崎以及追逐他的一切岛民们，没有不生气的时候，而对于捕青鱼和捕青鱼的改革，他已经不抱任何一点儿兴趣和关心了。当从医生这儿听到大集会的结果，说是今年也决定实行定点捕青鱼时，荒若尽管用冷淡的感情认为今年当然青鱼不会来，鹤屋老人接近破产，岛民会逐步陷入不能动转的绝境，却压根儿就没有怜惜青年会的改革计划完全一筹莫展地改退之情。荒若可以说成了从捕青鱼的幻影中完全解放出来的原始岛民。虽然可以说荒若是毋宁希望着青鱼再也不来此岛，因为捕青鱼绝望说已经变

成了公理似的东西了，当然他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对越发被逼入绝境的鹤屋老人以下的岛民，只要是像别人的事似的，冷淡地不予理睬，就行了。从前青鱼的到来，意味着他从荒若神屋解放出来，在自己承认荒若信仰这一点上尽管是带有屈辱性的，但青鱼的到来，曾是他最快乐的希望之光。渔师们盼望着青鱼的来到，虽然心境相反，荒若也是一味地盼望着青鱼的来到。毋宁说，他盼望之情比谁都切。

“但是，我现在对青鱼群之类，连一丁点儿也不寄予关心了。我从青鱼的束缚中完全解脱，成了自由人了。就连在深海的远处游泳着的青鱼群忽然全都死绝，我也能够平静地接受。对我来说，青鱼不过是小小的肮脏鱼，成了与我的一种无缘的存在。对于青鱼也好，新的捕渔方法也好，都是非我所知。我只是想对鹤屋的长老复仇。”

荒若从前曾对鹤屋的长老有一种绝对的敬畏之心，感到很难从长老的威力圈中逃脱出去。尽管他参加着青年会的活动，参加策划反抗鹤屋，他毋宁感到自己反叛宗教权威而心中有愧。他没有坚信自己岛上的青年们有对抗长老的力量。即使是在参加谈论与鹤屋战斗的青年会上，荒若也未能摆脱罩在他以及他周围人们头上的阴影。否定鹤屋长老，他以为这不是作为岛上的人也是在否认自己本身吗？丢弃捕青鱼，开拓新的捕渔方法，企图使荒若岛民新生，就像否定荒若岛，以至感到否定岛民本身似的，与鹤屋抗争，对青年会的所有成员来说，是不是如同挖自己墙脚似的引起不安呢？

但是，如今荒若对从前不过是有着明亮的、敏捷的眼睛，整个冬天都一直保持褐色皮肤的一个粗野的少年的自己，忽然被指名为荒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在，被剥夺了终身自由的长老本身，而且用卑劣的骗术，把自己荒若的权威给剥夺了。他已经没

有住在荒若神屋的权利了，也没有让荒若值班人侍候的资格了。结果是他被长老本人给予了自由行动的机会，而且诉诸卑劣的骗术的长老，已经不能对荒若显示宗教性的威严了，长老的权威对荒若已不适用，所以荒若能够以一个年轻人，对一个老人复仇了。

荒若如今感到自己已经从一切荒若信仰的束缚下获得了自由。在同时重新确认自己在这几年间的荒若神屋的生活中，是如何忠实地遵守了荒若规矩，感到某种自豪。他尽管决不自己容忍自己是个荒若，在自己的内心中想无视它，尽管其内心固执于否认荒若，但他认为自己是作为模范的荒若生活过来了。

“我决不想离开岛子，决不想和女人相交。我作为荒若，忠实地通过我自身明确地表示祈祷渔师们捕青鱼。我比岛子上的任何人都热衷于青鱼的再来。这一点，事到如今已经很明白了。虽然令人生气地感到屈辱，但却是事实。鹤屋就是把这样的我，给推进了屈辱的深渊。

荒若在荒若神屋所度过的长长的不眠的每个晚上，都想着他肉体的内外所反复折磨他的欲望。有一个夏天，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白天晚上都像威胁他的女人身体的形象，总是缠着他不放。那是从东京乘船来的采集高山植物的女大学生，她们受岛上的孩子们之托采些深山薄雪草来，他们各自穿上奇形怪状的泳装游了过来。有的人也出于好奇心，到闭锁的荒若神屋来看他，特别是当知道了荒若是个童贞，被强制保卫童贞到底时，越发来纠缠荒若，也有人就那么穿着泳装进了神屋。荒若在她们走了之后，确实在很长时间内摆脱不了她们所残留下来的可称作毒气的东西，每当做了荒唐无稽的同时抱着五个身着短泳装的女人的性梦时，便徒然地发生了不快的射精。后来这种病态的症状，白天也发生，他几乎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脸色难看，就要断气似的，

一面感到衰弱下去，一面委身于过度的自渎习惯。但是他经常地抵制那种执拗的欲望的波澜，与之搏斗，用以保卫对他自己来说的甚至是嫌恶和诅咒对象的童贞。这不单纯是由于岛民对荒若信仰的牵制，难道不是基于荒若本身意志的抑制吗？如果把一切戒律丢在一边企图满足他的欲望的话，对他来说，要想找一个一块儿睡觉的女人，就是在这个岛子上也决不是不可能的。荒若决不设法为自己找女人睡觉，毋宁说他有意识地避开一切女人。这与其说是荒若戒律，不如说是出于他本身内部的道德信条。他是为自己塑造典型的荒若形象的。尽管他本人对荒若信仰有着根深蒂固的嫌恶，鹤屋长老却以卑劣的谎言来羞辱他以重新确立他那威力。鹤屋老人才是利用荒若信仰为自己的政治阴谋服务，决定性地贬低荒若的。

"我得打垮鹤屋，使他认识到对青鱼的固执，青鱼的再来已不可能。这甚至可以说是对践踏荒若信仰的长老的从岛上的传统方面来说，是一种义气的复仇。长老遭到被他贬低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的荒若信仰的复仇。在这之后，我再自己抛弃这个荒若称号。我对鹤屋，对岛上的荒若信仰，进行双重的报复。也对那个东原崎进行报复。"

啊，东原崎，荒若也得报复那个女人才行。荒若每当想到东原崎当众叫喊和自己睡过觉时，便被发了狂的紫黑色的情感所袭击，感到不安与愤怒。他对鹤屋长老渐渐地加强了斗争态势。这同时也是与青年会的伙伴以及隆次个人的明确的诀别，自从大集会的那天晚上荒若被医生悄悄地转到这所医院二楼的病房以来，他几次反复地下定了决心，已经明确地在他的心里定下来，不会再发生动摇了。

但是那个东原崎，对于荒若来说像一场不可理解的恶梦。他不仅不能对东原崎下定决心，他都不明白对那个女人怀有什么样

的感情好了。对那个当着渔师及其家属们撒那可恶的谎，对那个朝着荒若岛上所有的人狂叫的女人，他感到一种近于发狂的愤怒。这是确实的。大集会的那天晚天，他呜咽着想把那个东原崎掐死。他是一面诅咒着东原崎，一面跑下了漆黑的雪盖的斜面逃走的。但是对鹤屋长老的愤怒渐渐明确起来，理出了头绪，在心里重新构思好了，甚至连报复的手段也想好了。但反过来，对东原崎的愤怒却逐渐暧昧起来，难以捉摸起来，蒙上了一层不可理解的影子。东原崎在荒若的心里变成了一团懊恼的火。东原崎对于荒若来说，确实是敌人。但是这个敌人，因假声明宣布与她本身有性的关系，她自己明确地成了他的敌人的。东原崎从前对荒若来说，实在是处于远处的，完全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可以说是陌生人的一种存在。岛上关于她的流行的风闻，色情而充满了罪恶感的风闻，除掉荒若时常与阿崎完全不关心地擦身而过时见过她以外，传到他耳朵的是东京电影女演员的丑闻似的作用于他的感情，然后就过去了。荒若就像其他所有的岛上的青年那样，尽管对东原崎抱有一种“迷”的意识，却从来没空想过与她通过性交关系连结起来。那个东原崎，在大集会上作出伪证说和他一块儿睡过觉，和懊恼一起进入了他的心底。东原崎在他意识的粘膜上，作为带着血丝的丑而奇怪的大肿瘤而牢牢地粘住，使荒若发生混乱，使他的情感掺进了紫黑色的东西。

躺在医生安排的入院患者的病床上，荒若所反复做的如下的梦，对他愤怒、懊恼东原崎，是有暗示性的。荒若在梦中以执拗地逼迫着东原崎的强奸者的身分出现。他通过这一暴行来报复阿崎，想以此来报复自己所蒙受的屈辱。东原崎在被他的身体压倒之前还不断地低抗，但忽然又软绵绵地浑身失去了力气，把光滑而又湿乎乎的大腿劈开来接纳他，在他激动的耳边悄声说：

“我已经和几千个男人睡过觉了，荒若呀，我被你强奸也没

有一点儿懊悔，你却以为这样就能够玷污我，让我受到死一般的折磨吗？我和你真的想睡觉，不知我该多么盼望着你以这种方式来凌辱我啊，荒若。再说，你终于这样进入了我的身体，你这就感染上了我身体的病毒，你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荒若同时感到凄惨的湿漉漉的快感与恐怖感，他喊叫着进入了东原崎那巨大的濡湿的大腿根儿，然后深埋在膣腔的深渊里。然后打着寒颤醒来。而且他不能不发现他遗了精，快乐和若干的恐怖感仍一起残留在整个身体的柔软部分之中。

荒若在醒着的白天，也像白昼梦似的，听见东原崎那活生生的声音：

“荒若已经没有住在荒若神屋的资格了。因为荒若不斋戒，而是和我睡了觉。因为荒若已经不是童贞了。”

荒若仿佛觉得在东原崎那使他胆战心惊的坦白的瞬间里，大集会场中的所有的人，都像在空间里飘荡着的幻影似的，看到了他的阴茎与东原崎那女阴相接合的色情而凄惨的形像。而在那瞬间之后，他还觉得，自己真的像东原崎所叫喊的那样，真的不再是童贞了。已经不是童贞了的情感，给了荒若一种奇怪的甜美的解放感。荒若以为自己帮助隆次他们从事青年会的工作，是不是由于这种甜美的解放感的饥饿所驱使，才干的呢？一旦被围绕着东原崎的思虑所抓住，荒若为了从这儿抽身重新站起来。只有依靠对鹤屋长老的愤怒了。每当他就东原崎而踏进转磨磨的泥沼时，就苏醒过来像念咒似的嘟囔对鹤屋老人的愤恨的言词：

“总而言之，我的敌人是鹤屋长老。我须得对鹤屋的长老报复才行！”

“你把胳膊甩圈儿看着。尽管还有点儿疼，反正能够自由转动了。应该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医生治疗完了之后，来到荒若

身边这样说，“喂，荒若，甩甩胳臂看看。”

医生那肥大的身躯遮住了荒若的视野，看不见木造怪物。荒若小心谨慎地避免着诱发疼痛地甩着胳膊。确实还有点儿疼，但胳膊已经能自由转动了。

“还不太自由吧?”医生说，“但是这样对你有好处。如果胳膊马上就恢复到原样，你岂能躲在这里，说不定去杀人的呢。荒若呀，是不是这样？你是想这样干的吧?”

“你不是给门上了锁吗?”荒若说，“整个晚上，我不是像野兽似的被关在这儿的吗?”

“在你之前，睡在这个床上的，是位患了包虫病的老大娘，那时候晚上我也上锁的呀。”医生愉快地回答说，“那位老大娘，连爬都不能，她也为上锁的事诉苦。在临死前的两三天，还唠唠叨叨地为上锁的事吼叫。这声音在我楼下的房间里也听得到。这是半夜十二点前后的事。多半是个一听到被锁在屋里，就着急的性格吧。可是这位老大娘生活着期间，准是一次也没离开过这个岛子。这就奇怪了。是不是？荒若。”

“我的伤痊愈之后，请不用上锁好了。”荒若非常冷淡地说，“也不想从里侧撬开。更不愿意被锁在里边。”

“你出去打算干什么？荒若。”医生没放在心上似的，情绪越来越高地说，“荒若神屋被发怒的混蛋们给砸烂，丢进海里去了。残骸被浪冲到了沙滩上。”

“我不是想回那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屋。”荒若说，“我以心里一点儿也不怀念那个度过长长岁月的荒若神屋，对它的遭到破坏一点儿也不萌生怒气而感到满足。那些家伙如果不砸烂，我也会把它烧掉的。”

“你也气得发了疯吗？荒若。”

“在很久以前，我就想用我自己的手把它砸烂，放火烧掉的。

如果说我现在是发怒的疯子，那就是继续了好几年才发作。”

“我真不想又对一个疯男人放任不管，因为岛上的疯子够多的了。那些疯子混蛋们又在建立自卫团。自卫什么？似乎就是防备你的复仇。他们确实对你做得过分了，说不定会遭到你的报复。但因此就找到了保护自己的借口吗？毋宁说我是从那些混帐东西的胡来的自卫团的魔爪下来保卫你的。我是想从自卫团抓住你使你遭殃之下，保卫你的。把那些疯子全都收进医院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还不了解集体性的歇斯底里如何医治。”

“他们是不是成立了自卫团，我不知道，但知道他们在成群结队地转悠。我知道他们在窗子外边，大声叫喊着多次通过。确实他们如果知道我躲在这儿，会跑进来抓我的。”“你穿上上衣。”医生说。他隔着火炉与荒若面对面地坐下，开始抽起烟来。“我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为了防止他们乱进来，才上了锁的。”

“请把钥匙交给我，我从里侧上锁，这比较自然。”荒若说，“如果这帮家伙来，我就从里侧把自己关闭起来，呆呆地等待那帮家伙通过。不能让你这样极其不安，而且太操心。”

“给你钥匙你想怎么办？”医生装作认真地问，“你离开这里到哪儿去？该不会去找东原崎睡觉去吧？”

荒若瞪着医生，被愤怒弄得颤抖着身子。他连医生给了他的无情的立即报复的话，也没有还击的余裕，只是瞪瞪而已。随后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脸上泛起红潮，也不单只是由于生气之故。

“关于阿崎，请别再开这样无聊的玩笑。”荒若用气得发哑的声音说，“我不能容忍！”

“也没有那么严重吧？”医生奇妙地用充满自信的声音，紧紧地盯视着荒若说，“为了那个鹤屋的妾似的人，也不会这样整你。就是建立自卫团什么的那些疯子们，也不是为了嫉妒才追你的。他们已经不考虑阿崎的事了吧。青鱼不来。对不来的青鱼，不能

进行报复。因为实在是不来。但是对那怠慢的青鱼们，也想给它们一点脸色看。我还记得有一个渔霸说过，想到如今还有青鱼的地方的海边上，给它撒上一些剧毒。你是被扣上青鱼不来的帽子，而遭到报复的。青鱼不来，未来的生活一片漆黑，不知如何是好了，因而生气。于是才追逐荒若，想出出心忙意乱的这口气。你是岛上的人，从青鱼群中绑架来的人质。总而言之，在那些疯狂的混蛋没有平静下来之前，不能大意地外出哟!"

荒若慢慢地扣完了上衣的钮扣，闻到了一股微微的血味儿。这是他自己身上的血味儿。粘付在上衣上的血，被火炉的热气一烤，就有了味儿。他仔细地注意着，前后地摇动了一下肩头。恢复期的感情，那不管是从什么病患，恢复中的充实感、正常感和一点点幸福感，再加上倦怠感，包含着这些的恢复期的感情，正在涌起。然而它在意识的表面上一露头，很快就消逝。清醒中的意识，处于多么微小的幸福感都不能接受的状态。

"你觉得这帮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平静下来？即使是他们平静下来，我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平静下来，我在这座荒若岛上，用什么样的态度生活下去才行呢？

"但是，我希望你能平静下来，不希望你去干挑拨他们的事。我只希望你，不管那些家伙怎么撒野，都保持平静。"医生说，"然后，如有可能，就避开岛上所有人的眼睛，离开这个岛子好了。你该愿意离开这个岛子的，那应该是你日夜切身盼望着的事。你现在可以说被鹤屋长老，把荒若的身分给拿下来了。你已经没有必要再逗留在这个岛子上了。而且你在恨这个岛子和岛上的人。荒若啊，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就离开这个岛子，此外，你不要再计划着干任何事!"

"我在离开岛子时，即使岛上的人没有一个阻拦我，即使定期船的船长不把我推到海里而把我载到稚内港，我也只能在本土

上讨饭吃。"荒若道。

"不会要饭的，也用不着劳动。你会得到在东京进大学的钱的。"医生站起来，走近了荒若说，"在深夜只把你一个人带出岛子，还给你提供到青森的船。你和谁也不发生纠纷地脱离这个岛子，作为不是荒若而是一名青年，能够进东京的大学学习。你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怎么样？荒若，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能够做一个完全的自由人。"

荒若推开摸自己肩头的医生的手掌，站起身来，站得跟医生胸挨着胸，喘着粗气盯看着医生。他刚刚弄明白，这阴谋是怎样策划的。他觉得他是面对着医生那和蔼的微笑的圆圆的大红脸后边的敌人的幻影。

"鹤屋的长老，是怎么嗅出了我藏在这儿，吩咐你提出这个方案的？"荒若说道，"你是鹤屋的走狗吗？你是为了去告密而移动你那大块儿头的吗？"

"我没干那种事。我没有那些闲工夫干那种事。你负了伤，不知道你躲到哪儿去了，搜山也没搜到，就不是鹤屋，也会想到你躲到我这儿来了的吧？鹤屋希望你接受这个方案，无事地离开这个岛子。我也劝你能够这样。"

荒若感到医生那真挚的眼神想牢牢地抓住自己，像网似的把自己缠住，他猛地扭过肩膀，去看窗外的被雪埋着的木造的要塞和黑色的海的动作，甩开了医生。这位医生的眼神确实是有做这种事的所必要的强力和粘着力，他用这个来逼迫荒若。

"请你转告那位骗子手长老，说我断然拒绝了。"荒若不全是由于愤怒，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我想站在鹤屋长老面前，再一次让他认识到这一点，也请你明白地传达给他。"

"你别太任性了。你已经很快就失去任性的余裕的。你杀了人之后还这么轻松吗？"

荒若使劲地点了点头，忽然涌起的悲哀和新的愤怒，使他喉咙发热，身子颤抖。

“我传达给长老，说是你拒绝了。”医生说，“我还要警告你的复仇。”

鹤屋老人就这次渔季的开网日，连续作了仔细的探讨。老人知道这次渔季如果失败，就不能再起了。另外他也为这次渔季赌上了一切。老人把青鱼网的规模扩大到了从前的两倍。在岛上，除了老人之外，没有别人表示这次渔季开网的意思。所以他拥有其定点以外的一切场所都有张网的权利。

鹤屋老人以荒若破戒为由把他打下去，得以使青年会的反抗半途而废，但在另一方面，也成为制造渔霸们在这个渔季不开网，使之旁观的口实。大集会之后过了十五天举行的重新定点的仪式，只有鹤屋老人一个人出席，因此只限于这次渔季，他掌握了一切定点的渔业权。渔霸们和一般渔民们，都在荒若湾的海边装饰的小神社前面，挤满了海边地注视着从巫女们手中接受重新定点的神帖。但没有一个人学老人的样子接受神帖的。神帖里有封着的折叠的小纸片。在小纸片上写着好几组日期。从中选出一个，作为这次渔季的捕青鱼的开网日。老人几乎对神帖上的日子连看也不看地，朝着巫女说出了他自己选定的开网日。巫女像唱歌似的反复吟咏这个日期，告知全体岛民。

鹤屋老人为了他这最后一次开网所选定的日期，从新定点那天起，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了。这意味着从重新定点的第二天开始，就得直接为开网做准备工作才行。这也意味着鹤屋老人已经没有到内地去雇请季节劳动者的日程上的余裕了。隆次他们已经领悟到老人的这种选定开网日的方法，是为了掩饰其已经没有雇请季节劳动者的资金力的窘态。但是长老却始终装出堂堂的样

子，等巫女发表日期之后，他自己大声地提出邀请，要求渔民们到他的哨棚里去当劳动力。对此，许多渔师老爷子勇跃地响应，向隆次他们预告着要想分化瓦解他们，那工作该有多么困难。青年会的这三个星期的活动方针，是在对鹤屋老人的开网不予合作这一线上，集中精力去到处游说才行。隆次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鹤屋老人在重新定点的第二天，没有进入开网的准备。他给猎枪装填了霰弹划着小舟，到灯塔海角里侧的短岩尖的一带去打野鸭去了。小舟在岩尖一个背阴里，偶然地碰到了也是手拿猎枪蹲在那儿的医生，于是让他上了舟。在雾的掩盖下，野鸭在平稳的海面上飞翔。鱼鹰子忙忙碌碌地钻进水里，意外地在医生和老人的小舟的相反的方向露出头来。雾一被风吹开，在铅色的海面上，一点点地像石头似的一动不动的野鸭群就显露出来。

医生向老人传达的是，荒若拒绝他提出的方案，今后也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的样子。老人不高兴起来，朝着海马岛方向的浓雾中发射了一枪。在他们小舟的紧旁边，响起了鸟的拍打翅膀声，过了一阵子，医生看见大量的羽毛朝着小舟飘了过来。医生也变得极度的不高兴，他们像仇敌似的，各自都把脸背过去，一到达离小舟最近的海边，就踏着雪返回了荒若湾。

这天下午，鹤屋老人就打开哨棚的大门，让光线进来，走动着给墙壁和铺板的地面的破损处画上需要修复的记号的大红圈。然后老人就渔网的部署，给稚内写了明细书，把信发走了。傍晚，让吉利阿库人的女仆腰里缠着毛毯，蹲在狗爬犁上，慢慢地跑着，把传阅的文件送到各处。青年会在就他们是否立即开始攻击长老的问题，议论了一番之后，决定暂不对要求看传阅文件的、作为修复哨棚去干活的渔民们进行妨碍。这也是青年会还没有调整好明确的对鹤屋老人的攻击态势。

鹤屋老人在这一点上，也是说明决定在三周之后强行开网工作正在有利地进行着。重新定点的第三天，修理哨棚的渔师们开始干活儿了。青年会还无所作为。而且哨棚很快就修复了，另外，在装饰着稻草绳的网具到达荒若湾时，一种失败感的病毒，开始浸透着青年会。不顾隆次的制止，也有的青年到哨棚报到去了。但是这种人深夜被叫到雪道上，遭到多数人的围打，结果是第二天再也没人去哨棚。这就是隆次他们的与鹤屋作对抗的一切。他们必须首先巩固这青年会的人不与鹤屋积极合作这一最低线。只是青年会踌躇着过早地执行自己的决议。捕青鱼牵动着荒若岛上青年们的情感，他们有着某种总不衰弱的发火源。渔师们的儿子们很难避开这个。

隆次他们害怕发生轻率的行动会使青年会分裂。这也是来由于失去了以荒若为中心地进行战斗时期的自信。渔霸们对青年会的失望，也使隆次他们的行动开始，变得不安了。从失去了荒若这一条象征性的中心来看，青年会的成员，说到底，他们是渔霸们的儿子，渔师们的儿子，这件事推上了表面。对于荒若岛的青年们来说，同老子们斗争，包含着重重的阴湿的困难。他们手上，如今已经失去了“荒若”这张使他们的老子都只能沉默的王牌。

隆次开始了寻找荒若。岛上的人们都倾向于荒若乘小舟逃出岛子，在海浪汹涌的宗谷海峡当然会死掉之说，但隆次不相信这一点。他心想：“那家伙准是疯狂地像个负了伤的野兽那样，如今不只是想着如何报复鹤屋和东原崎地隐藏地哪儿。那家伙不是那种彻底屈服，从岛上轻率逃走的人。”

自从有了荒若乘小舟逃跑而淹死的风闻，寻找荒若的自卫团也就不那么上劲了，另外还谣传着鹤屋家的一只小舟不见了的流言。青年会的一个成员，还到鹤屋盆地的海边去调查，证实了这

一点。于是青年们也开始认为荒若坐小舟逃跑了。

但是，隆次在内心里琢磨，凿沉小舟的是鹤屋老人自己。而这尽管推测不出是出于什么意图，但总而言之他常常反复地想，准是鹤屋老人把小舟弄沉的。“因为他很清楚，荒若不是偷盗鹤屋小舟那样的人。如果荒若想用这种手段来报复鹤屋的话，荒若毋宁放一把火把鹤屋公馆给烧掉的吧！”

荒若恢复了。他还反复地恳求医生把他病房的钥匙交给他。自卫团废除了寻找荒若的巡夜之后的第二天，医生告诉荒若晚上不用上锁了。

“荒若呀，自卫团的那帮疯子已经不巡夜了。”医生又添加道，“要是看到了你，还以为是亡灵呢，说不定有人朝你放猎枪呢。也许明明知道你不是亡灵，就连瞄准你开枪的人也会有的吧。总之，你不要忘记被他们抓住就会倒大霉的。为了泄愤把你打死，然后在你的胴体上绑块大石头，年轻小子们把你弄到海面上沉下去。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

“我没有那么愚蠢。”荒若说，但他一想到怒火中烧的冲着他来的渔师们，也不由得不身子打颤。那大集会的晚上追赶他的渔师们，那绝望的难以对付的渔师们！

“总之，别那么傻。是我治疗好的身体，我不愿意你那么天真地被人沉入海底。下边我还说到另一方面的问题。鹤屋也好，阿崎也好，如果你杀了他们，那就是刑事问题了。你在这个狭窄的小岛上，就会被追捕，被那个懒蛋警察抓住，然后就是审判，最后要处以绞刑。在整个岛子上没有人会帮助你把鹤屋和阿崎的尸体丢到海里去的。这也是因为你已经不是荒若了。”

“我既没有枪，也没有刀具，什么都没有。简单地杀不了他们。”荒若甚至懊恼地说，“这点道理我还懂。”

"是吧?"医生总算是满意了。他说,"再说,你想潜伏到鹤屋公馆去的话,会被桦太犬咬死的。也许是你正在和狗搏斗的时候,从后面遭到鹤屋的毒手。因为似乎鹤屋最近把霍罗奈没上锁放养着的。"

荒若对那有着剽悍四肢的敏捷的犬,浮现出明确的形象来。他深知在雪中,在深可没大腿的雪中和犬搏斗是多么困难的事。和犬在雪中闹着玩儿,而如果忽然那犬来了疯劲儿……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毛骨悚然地打了个寒战。因为他有过这样的体验。

"但是,我仍然觉得你会到鹤屋公馆去接近桦太犬挨咬,所以还是想给你的门上锁。"医生朝低着头生桦太犬的气,想事的荒若说,"这样想的似乎不是我一个人。"

"咦?"荒若抬起头道。

"不是鹤屋。那个老人的事我不知道。"医生摇着头说,"今天早晨,我到鹤屋盆地去打鸟,在鹤屋盆地的紧上边的白山竹的茂密处,遇见了一个年轻男人。那个人怀里抱着枪在那儿坐了很久的样子。因为一下子没站得起来。我问他,打鸟吗,他的脸色全变了。我以为他是为了担任你袭击鹤屋时的掩护射击才坐在那儿的。如果不是知道你潜伏在这间房里,就连我也会想你早就从那一带跳出来,和桦太犬搏斗起来了。"

荒若想:那是隆次。他被温暖而柔和的热情给震撼着。这是自从大集会那天晚上以来头一次产生的感情。但他很快地把这种情感拂掉,又挺立起来。还是我一个人战斗吧。他以为在大集会的晚上所蒙受的一个人的屈辱,还是由一个人来报复吧。他想:与隆次相联系的青年会,荒若岛的未来,这些事与我何干!

"怎么会是掩护射击呢。说不定会瞄准我的脑袋的。"荒若激起了没有理由的敌意地说。

"不,不会是你说的那样。"医生忽然认真地注视着荒若说,

"总之，你向我作出不无准备地去接近鹤屋公馆的保证，由此我决定是不是锁你的房门吧。"

荒若向医生作了保证，他得到了晚间的自由。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大衣里边裹上毛毯，然后蹑足潜踪地下了楼梯，打着寒战向着漆黑的雪和雾中走去。他这浑身颤抖是害怕遇见岛民会被处以私刑的恐怖呢，还是由于好久没出门晚间户外的寒气呢？多半是由这两者引起的吧。于是他想克制住这由于对鹤屋老人和东原崎的憎恨所激起的发自他内心深处的震颤。

荒若从医院后院被风刮成的雪堆中，就像游泳似的溜出来，趟过房屋栉比的背胡同儿的深雪，登上了面海部落背后部的丘陵。部落展现于脚下，刮进荒若湾的风，不受任何东西阻挡地直吹到白山竹和灌木茂密的斜面上去。他然后沿着从部落笔直地伸向丘陵的坡道，下到岛子上的欢乐街。即使是在雪地上看出了荒若的脚印，也让他认定那是荒若在深夜里从乳房岩一带往下走似的，荒若采取了走迂回路的办法，下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他的目标是雄鹰亭紧背后的黑暗处的风吹成的有雪堆的空地。

荒若把雪踩紧，在上面铺白山竹，像个猎人似的坐了下去。他把雄鹰亭、东原崎的住宅作为正三角形的两个顶点，他在第三个顶点上一动不动地蹲着，抱着膝盖，被寒气冷得直打战儿，脸上冻得连表情都不可能，像一层硬皮似的脸颊和眼睑也肿了起来，他一面用没有感觉的手指头搓着，在那儿呆然不动。

不多会儿就有东原崎的声音，送进了盯着雄鹰亭那为了防御寒气而关闭得漆黑的像墙壁一样的门，蹲在那儿的荒若的耳朵里。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听到在门的那一边阿崎那常常发出的爽朗的笑声。在这激起荒若情感动摇的笑声里，夹杂着醉醺醺的岛上的老爷子们的嘶哑声音。对于在漆黑的门外雪里蹲着的人来说，雄鹰亭那彻底封闭的内部，下流的肉体纠缠在一起，就像这

浪声浪气穿过厚壁和厚门，响彻门外似的，有时东原崎发出使荒若头上的血唰地一下子降下去似的，使他呆然自失，实在是下流的笑声。还有那笑声间隙的沉默，也包含着挑起荒若焦躁的一种色情的感受。

在漆黑、寒冷的雪地上蹲着，透过封闭的门，监视着在雄鹰亭的内部与男人们鬼混的东原崎，这对荒若来说，是一桩充满苦涩的艰难的作业。而且自己偷偷地蹲在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监视过一会儿又要转为什么行动，在自己的内心中也全然找不出一点儿出于何意。

雄鹰亭的里边，那些醉鬼们高声地互相喊，叫着在饮酒。在这些喊叫声中，缠绕着东原崎那充满低而甜润的声音，以及不间断的笑声。这些喧嚣声传到了荒若的耳鼓里，但谈笑的内容却听不清。他感到他与东原崎那虚构的色情，便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想到这里，他在冷风和冰雪中被烤焦心胸的羞耻给搞垮了。怒火已经沉淀到心底去了。所以有时感到有羞耻感把整个的心都给涂满了的瞬间。但是，这怒火很快又重新翻腾上来。荒若所以能够不冻死，长时间地在雪地里潜伏，是由这一愤怒的情感和某些热切的充实的期待，从身体的内部支撑着他的缘故吧。

期待，一种漠然的，他自己也无法把握其实体的期待。荒若知道这种期待是以东原崎为酵母的而发酵的，但它以什么形式来实现这一发酵，他却不知道。对东原崎实施报复，这将怎样进行？对那当着众人之面，叫喊“荒若已经没有资格住在荒若神屋里了，这是因为荒若不斋戒，和我睡了觉。因为荒若已经不是童贞了”，陷害我的东原崎，实行报复，用什么手段才行呢？在报复之后，荒若从自己心里看到什么形式的满足呢？荒若的期待围绕着以东原崎为中心，荒若的手里不可能抓住其全部。这一暧昧的期待，漠然而热烈的期待，荒若只能掌握其一部分。

夜深了。忽然雄鹰亭的漆黑的墙壁袭开了，雪上面光亮在扩展。醉鬼们在高声地喧嚷了一阵子之后，踏着发亮的雪走了出来。一瞬，他们在寒风中颤抖着肩挨着肩，然后默默地下坡而去。在他们的背后，门关闭了，漆黑的墙壁再一次把雄鹰亭与东原崎和荒若隔开。与雄鹰亭栋挨着栋的东原崎的住宅，也是像要塞似的在仔细坚固地与雪和寒风隔断了的漆黑的平房的一个角落里，极短时间露了一点儿光亮。但不多时就熄灭了，雄鹰亭也好，与之相连的住宅也好，都沉入一片漆黑之中，变得小了一圈儿。

荒若把冻僵了的四肢舒展了一下，痛苦地站起身来。醉鬼们所走下的坡道，大海的轰鸣声如同死灵似的回荡着，没有人的迹象。荒若看着就在眼前的东原崎所藏身的房屋，房屋发黑而寒酸，沉在黑暗里。他原地不动地呆立着盯着东原崎的住宅。然后他转过身来，怀着堵心的没能满足的期待和焦躁的绝望感，顺着坡道朝海的轰鸣方向走了下去。

我会对东原崎报复的，虽然报复的形式还没明确地定下来，但是要用某种手段报复她。荒若想着，沿雪道离必须报复的敌人越走越远了。我会很快地发现报复她的手段的。那是醉鬼们刚刚离开以后，用潜伏到雄鹰亭的办法，即可达到目的。至于怎样个报复法，只要是在自己的心里定下来就行。

但是一想到东原崎的笑声和它给自己的心里带来的强烈的动摇等等时，荒若就感到对东原崎进行报复是极其难办，像重载似的压在自己的肩上。他甚至感到与鹤屋老人之间的战斗更能明快地解决。但在与鹤屋战斗之前，得先对东原崎干点什么才行。

荒若冻得够戗地回到了医院里。接着他看到明亮的灯光从病房和候诊室里想射出来。在门厅附近，有马抖动身子的迹象。荒若一声不响地站在雪里，祈祷这位急症患者不是鹤屋老人。在他

的心里急速地成了形的是，鹤屋老人得由他的手打倒才行。

荒若在医院的后门绕了个大圈子走了过去。他冷极了，疲劳极了。他再也不能忍耐更多地在雪中的户外停留了。但有谁能把他领到温暖的火旁呢？荒若喘着冰冷的粗气，以孤独而绝望的心情，站立在没漆的雪中。随后他恨恨地想起在雄鹰亭的门打开时，向户外喷出的热气和烧得通红的火炉的火气。

街道两侧的栉比的房屋已经漆黑地悄无动静。荒若向前弯着身子慢慢地走着。被哪一个岛民看见的危惧，被追上抓住的恐怖感，已经从他的意识中飞走了。他冻到了极点，特别想睡。就这样走下去，会被大雪堆绊倒冻死的。明天早晨，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足迹是从雄鹰亭那儿来的。东原崎会流泪的吗？荒若感到自己的意识已经模糊了，陷入了赃兮兮的、纤弱的淤水中去了。为了对抗它，荒若站住脚步，猛烈地摇了摇头。他觉得有人在低声地叫着他。他吃惊地回过头去。看见信号似的，手电筒在一明一灭地，从栉比的房子的一个漆黑的窗子里打出来。

荒若看清了，那是那个包虫病患者少年的窗子。然后他以想逃脱似的直起腰，伸着紧张的胳膊，就像发怒的男人似的，拘板地走近少年的窗子。

少年把窗子一打开，就升起大量的热气，窗框外侧所积的雪都发出声地融化了。少年一只手提着一只铁壶，推开了窗子。为了不让冻住的窗子在推开时发出磨擦声，少年从火炉上拿来铁壶把开水浇在窗框底下。

荒若穿着长靴，就跨进了少年的房间，把冻极倦怠的身体蹲在了火炉旁。包虫病患者少年重新无声地把窗子关上，羞答答地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荒若。荒若从少年手中接过铁壶，放回到火炉上。这下子不平衡地发出了很大的声音，荒若和少年都吓得打了个寒战。

只有火炉的炽热的薄铁板的火光发出了满怀亲切的亮光。荒若和少年都把脸靠近火光，沉默着。然后少年用沙哑的、怯生生的声音，说起了他是怎样从户外的微微的声音，分辨出是荒若的脚步声的。他说自从那天晚上以来，他每天都在等待着这声音。

荒若一面点着火，一面在心里描绘着这位腹部肿大，损害了敏捷动作自由的少年，在黑暗中爬起来，从火炉上拿下铁壶，把开水浇在窗框上，同时还让手电筒一明一灭地给自己打信号的情景。他感动地向少年道了谢。但是随着寒气从身体的深处的消失，涌起了虚脱感却侵犯了他，其结果是感到从自己的嘴唇里，只能流露一点倦怠感。于是他一面对自己的声音作着自我谴责，一面对少年表示感谢。即使如此，少年也兴冲冲地非常欢喜，对荒若的表情和声音的调子什么的，并不在意。就这样，荒若从少年的心灵深处所映出的自己的映象中，一面得到了一点点安慰，一面和少年谈起了自从少年救了自己以后事情。

当荒若向少年谈到鹤屋老人通过医生向他提出的妥协方案时，少年忽然兴奋起来。接着对拒绝了这一提案的荒若几乎全是责备。

“啊，坐船到东京，在那儿生活，有那么多的钱！”少年叹息着说，“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岛子，不离开这样的岛子外出呢？只要是坐上船，不到稚内去，到哪儿去不都是挺好吗？用在东京生活的钱，整备好了船，不是可以在整个日本的各个港口，都能够生活吗？如果到了濑户内海，在那儿一年到头都可以在海上生活。如果你厌烦了在日本生活，到桦太去也行嘛。我曾经想过偷一只小舟，划到桦太去。划离这个岛子，在六个小时之内要海面平静，就能够到达桦太。所以我想发现六到八小时完全风平浪静的日子，每天都观察着海写日记，以便作出统计。想在明年划小舟试试，就在这一年我知道得了包虫病。如果我早一点坐小舟到

桦太去，也许我得不上这种风土的包虫病了呢。如果小舟划出去遇到船难，不知道得了这种病就死了。啊！如果我现在有条带马达的小船，立刻就会离开这个岛子的。”

“你那么想离开这个岛子吗?”荒若对总是老实地微笑着断了念的，一个劲儿地和包虫的亡灵谈话的少年，还有过这样强烈的希望，感到吃惊地说，“我还是头次听说坐小舟，只要有六个小时海面平静就能到桦太。”

“是真的呀。不是有个东京的大学生，说是要离开日本，坐着偷来的小舟划着去了？我自从发生那个事件时，才认真地开始考虑的。那个大学生，结果在苏联领海的这边小舟快要沉的时候获救了。报纸上说出发生第五个小时才遇上风暴。要是岛上的人，早就进入苏联的领海，一定被抓住的。让我的话，会干得更好一些。”

“你的包虫病好了之后，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划出去看看吗?”

“我的病是好不了啦。如果就这样，肚子不鼓起来，还能划一划，和荒若合伙儿也许能用小舟划出去的。

“若是有马达的船的话，真的两个人会出发。”

“是啊，荒若。你拒绝鹤屋的方案，使我灰心哟。一想到我至死也出不了岛子，只要有拒绝这样船的人，就让我发疯。”

但包虫病患者的少年，把肿胀的肚子朝着火炉边，就像长长的邋里邋遢的尸体似的，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微笑着注视着荒若。他那样子，看不出是个快要发疯的少年。即使如此，少年的话，也动摇了荒若，使他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后悔之念。

“是的呀。”荒若说，“也许我应该坐鹤屋的船出发的。用不着留在这样的岛子上。这样的岛子，让人烦得要吐。应该和你一起，乘船出发。”

“如果让我和我的和包虫一块儿坐船走，我就极大的满足

了。”

“啊。”

“可是，荒若你留在岛上，有要干的事吧?”少年忽然认真地说道，“你之所以没出发，是想干完这桩事，再走的吧?”

荒若在黑暗中，在火炉那微微烧得暗红的光亮下，看见少年的眼睛，正像鱼的眼睛那样，既不动，也不眨眼地冷冷地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自己。然后沉默着。他感到少年在热心地观察着自己，有些畏怯。

“荒若，你想杀鹤屋的吧?”少年明显地带着恐惧地问。

荒若一惊，他肩膀抖动了一下，然后沉默了。少年闭上了眼睛。

“荒若!”少年像做梦似的，用低低的稚嫩的声音，闭着眼睛唱歌般地哼哼道，“如果杀鹤屋老人，趁警察在坐船去稚内，海上起了风暴，两三天轮渡船到不了港口时杀吧。这一来，岛上的人就会全都不说。只要把老人的尸体丢到海里就行。人们都觉得他是眼中钉，你杀了他，再没有人是他的同伙了。警察虽然海上平静了以后会回来，但他什么也不知道就完事。往后只要让桦太犬霍罗奈和吉利阿库人老太太不作声就行了。荒若，你是想杀他的吧?然后也杀东原崎那个撒谎的女人吧?”

荒若为难极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过了一会儿，他用沙哑的古怪的纤弱声音说：

“没有的话，别说这个了。”

“要杀的话，就趁起风暴又是警察去稚内的日子。接着设法使人觉得全岛的人都是同案犯。然后坐小舟趁海上六个小时风平浪静时逃往桦太。”

“算了!”荒若严厉地说，像是生气的样子。

少年不作声了，闭了一会眼睛，眼睑上含着泪。荒若后悔地

边把眼睛转过去，边问道：

“你怎么了？难受吗？”

“不。”少年用哭音回答道，“我和往常一样，在试着精神集中于深海海底的青鱼。”

在往后的话题中，少年和荒若都回避着谈论复仇的事。然而尽管两个人都回避这个问题，但从彼此的眼神和声音中，互相间领会到都十分迫切地想谈论这个关于复仇的事。荒若甚至于想，在与少年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好像自己的复仇计划渐渐地具体化起来似的。但是，一旦就复仇的事一谈起来，就使荒若舌头发僵，使他感到有一种为难与警惕，张不开口了。

荒若从少年口中听到了岛子上的谣传。少年今后也愿意当荒若的耳目。包虫病患者少年每当家里人用不在乎他的大声谈起谣传时，他就事无巨细一股脑儿全记住，传达给荒若。荒若在医院的二楼上像个野兽似的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着。给送饭的医生的女仆，极度害怕与荒若接触，他们之间还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如果不是有医生的严重警告，和其结果明显重大而畏怯，说不定女仆会告诉部落中的什么人，说是在一间病房里隐藏着荒若。医生也几乎没和荒若谈起过岛上所发生的事。医生也好，女仆也好，对于荒若，也尽可能地少打交道，尽可能地少让荒若打乱他们的私生活。这对于荒若来说，正合适，也是使荒若把自己当作了局外人。荒若和少年约定常常深夜悄悄地潜进这儿来。少年以能为荒若做事而高兴。对少年也好，对荒若也好，都以此免受孤独折磨。少年总是反复地说他自己从前的不眠之夜是多么苦涩，荒若的深夜来访，使他越发有了正当的理由了。

在天快亮的时候，荒若和包虫病的少年，在用铁壶的开水融化窗框上的冰当中，他们感受着热气往脸颊和眼睛上冲，他们一动不动地并排地俯着身子等待。

“当我看到荒若向前弯着身子在那儿走时，”少年说道，“看见荒若好像颤抖着哭着走路似的，因此我以为今天晚上，你把鹤屋和东原崎给杀了呢。也想或许是现在去杀他们，这样的话，你该多么害怕呀。”

“我不感到害怕。”荒若忽然又恢复到深深的疲劳。

然后荒若在冻硬的雪地上，被寒风呛得喘不上气儿来的回到了医院。荒若从天亮到下午，在难睡的明亮而寒冷的房间里，把脸埋在不知是谁的发出奇怪臭味的枕头里，俯着睡着了，做了无数的恶梦。在梦中荒若颤抖着哭着走路，但因为是朝着东原崎和鹤屋老人睡觉的漆黑清洁的房间，他与其说是为憎恶，不如说是为嫉妒而苦恼着。荒若是为了来找鹤屋老人和东原崎才走路的，这实在是徒然的，他被寒冷和可惨的心情给弄得战栗着哭泣着急得向前躬着身去杀人。傍晚时他才醒来。明白地重新呈现在他眼前的，只能是下边这样的意识：“我对鹤屋老人和东原崎进行报复，但这是为什么？鹤屋老人陷害我而使我半路途中不能参加大集会，在鹤屋老人看来是为了彻底保卫荒若岛的捕青鱼的传统。是为了今年也有数不清数目的大鱼群从深海大移动到这儿来，让渔师们做好坚实的准备的。尽管那是对着青鱼的亡灵也好，他确实是为了对祖先想尽岛上的作为长老的义务，才陷害我的。而我对鹤屋的报复又是为什么呢？我想从对鹤屋的报复中，得到什么呢？报复之后，不会有任何满足我的心的结果到来的。”

在荒若的内心中，横过一道阴影，这道阴影很快重新出现，想固定在他的心里。荒若使劲地摇了摇头地起来，注视着冰冻的窗子外边那灰黑色的脏乎乎的海。他思考着拥来的脏兮兮的青鱼，思考着为青鱼而狂奔的邋里邋遢的渔民们。空虚感和嫌恶感折磨着他的心，把阴影赶到了一个角落。

荒若在他被指名为“荒若”的瞬间，对他那成为陌生人的家

属们，也只觉得心里嫌恶。祖父、母亲、哥哥，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属。但祖父和母亲在他进了荒若神屋的第二年就死了，哥哥到九州的煤矿去做工而一去音信全无。但是，荒若并不思念他哥哥。他对母亲的死，也没有悲伤过。他的母亲由于他被指名当上荒若，为从家计中节约一份生活费而高兴。岛民们谁也得替荒若值班，除此之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的母亲仍然在青鱼啦，荒若湾啦，渔师们的脏兮兮的堆儿里混。对他来说，母亲的形象没有任何一点甜美的东西，比方像乳房岩给荒若岛上的青年们带来的甜美那样。如果说荒若对母亲有过愧悔的感情的话，那唯一的一次，就是从东京来旅游的女学生问起他的母亲时，尽管当时他母亲还活着，还在劳动，他却耻于指出母亲，撒谎说她已经死了。他说谎后不久，当他母亲当真死了时，荒若发现自己这个撒谎少年，从内心中盼望母亲的死。回想起来，那个时期，对荒若来说，是唯一的对荒若神屋中的生活，对自己的神格化而感到满足，而且觉得自豪的时期。他由于脏兮兮的渔师老婆的母亲之死，希望着自己成为孤儿，从而成为越发像个荒若的一种特别的存在。连唯一的一个哥哥也出奔到九州，荒若就能够成为从天而降的孩子似的，孤孤零零地一个人在荒若神屋中生活。

“总而言之，我要报复鹤屋，要报复东原崎，说到底也是报复那被强制地为了肮脏发臭的青鱼的亡灵而当了六年的荒若。那令人难耐的荒若神屋里的生活，那得不到满足的期待与不安的长长的岁月，是它固执地让我对鹤屋和阿崎进行报复的。”

荒若为了彻底摆脱威胁他的奇怪的阴影，使他萌生了立即进行报复的念头。他背对着脏兮兮的灰黑色的大海，给自己水灵灵的有着明亮光泽的裸体，火急地穿上衣服。他的身体在火炉完全熄灭的病房里，也具备着脱光衣服也能睡觉的耐寒性。这是他在荒若神屋中冻得要死的环境中练就的功夫之一。

“如果我也像哥哥那样出奔到九州的话，这耐寒的能力到底会怎样呢？我将像从北极来的熊那样尽是流汗的吧?”荒若忽然想。

然后他很快地把这种思虑忘掉，小心翼翼地侧起耳朵下楼来到医生的房间。他决心从医生在书柜中陈列着的石头标枪头儿中，偷出一个最锐利最重的来。他想用它来当报复的武器。

荒若看清了在诊察室里没有人影之后，从里边的女仆的房间后身可以下去的楼梯慢慢地蹑足潜踪地下去了。然后，他以一种碰运气的心情，从病房之一的开着的门前走过去，一瞬间之后，他一面对这间病房是空的而放了心，一面站在了医生房间的门前。他的运气很好。医生站起身开了门。

荒若进了生着很热的火炉的室内，背对着书柜一坐下，医生就拉上对着大街的窗帘，然后就与荒若面对面地坐下，趁这短短的机会，荒若抓过那块看准了的重重的标枪头儿，攥在掌心藏在椅子背后，就势塞进上衣口袋里。石制标枪头儿汗渍渍地冰凉。荒若喘了一口气，有余裕地向医生微笑着。医生的脸上浮现出惊疑的表情。荒若不知所措地隐藏住了微笑。

“下了决心吗?”医生曲解了荒若那慌张的样子，问道，“你打算接受鹤屋的提案?”

“不。”荒若恢复了平静的呼吸回答道，“不是的。”

“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你还在雪地上徘徊来着吧？是吧?于是我想，你也许被寒冷弄得认输，想逃离岛子的吧。或者我看你总也不回来，也许一个人逃跑了呢。我甚至想给海上保安厅打个电话，求他们防止船员出事。”

荒若默默地摇了摇头。他的心如今已经以上衣口袋里的标枪头儿为中心活动呢。荒若感到悠悠然然衷于饶舌的医生，有几分痴呆。

“你仍然还是想对鹤屋报仇吗？”医生说，“那个鹤屋疯老头儿，还狂热地想着捕青鱼的开网呢。总之，这个岛上的人全都是疯子。我应该专门当精神科医生啊。”

“鹤屋的长老不是疯子。”荒若说道，“我也没把他当成疯子，总之，鹤屋长老出生以来以至如今，他最清醒。他不疯。”

“你说的不假，”医生烦躁地说，“你其实，是不是喜欢长老？”

“与这无关。”荒若说道，“只是我不愿意认为我想复仇的对手是个疯子。”

“荒若呀！你真想引起无聊的疯子事件吗？而且是想以一个清醒的人干这种事？我作为医生去向法院的刽子手们作证，说你在行凶之前，一点也看不出有精神错乱的征兆。你这混帐疯子！”

荒若低低地笑了两声，然后感到自己的笑声极其带有歇斯底里的味道，而且干巴巴的。他闭上了嘴。

“鹤屋在这次开网中，将破产的吧。这多半是他最后的一次打渔了。”医生阴暗地说。医生在这一瞬间，开朗而诙谐地语调全都不见了，他恶狠狠地抽着烟，自言自语般地说，“总而言之，鹤屋已经没有明年再开网的能力了。加之，他也没有转业的能力了。我盼望着他在破产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前后，就发中风。那家伙是个不适合于当乞丐的人。”

“你以为鹤屋老人相信今年青鱼会来吗？”荒若拉拢医生说。

“我不知道他信不信。就是不信，他也会开网的吧。这正是他的体面和顽强之处。”医生说，“他为今年的捕渔赌上了一切。反正他今年的捕渔如果遭到防碍，就是给了他致命伤。你的问题也是如此。你该明白，他是怎样为这次捕渔赌上一切的。荒若，青年会已经开始活动了，说到底这次你的问题，都不过是单纯成为一种契机。你想想看，你和女人睡过觉的事，已经说明这次渔

季青鱼不来了，这意味着荒若信仰的破灭。鹤屋老人说你和女人睡了觉。这与老人自己宣布这次渔季的开网白费是一样的。如果他信荒若信仰，就得让岛上的人全部继续相信才行。但是，老人却说你破了戒，把你驱逐出去，来捕青鱼。这一来，岛上的传统，就支离破碎了。总之，老人是下了最后的决心。”

“长老一揭发我破戒，渔师们就像抱着团儿信仰荒若似的，去追我。即使如此，长老一说开网，渔师们就忘记了荒若信仰，去跟着捕青鱼去。渔师们才是支离破碎。”

“但是，长老为这个支离破碎，赌上了自身的毁灭。用自己的毁灭来代替渔师们的支离破碎，这不是很好吗?”医生忽然让自己像年轻人似的，脸上泛起了红潮，他说，“我希望着青鱼的再来。我只祈盼着青鱼来。我这是头一次产生盼着鱼重来的心情。鹤屋老人是个好男儿，我不想让他毁灭。是他自己把头伸进了支离破碎当中，我不愿意使他就这样成为一个肮脏的破产者而灭亡。只要青鱼来就行。这也是只有今年来就行。我这样盼望着。”

荒若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然后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用手指头爱抚似地触摸已经变暖的标枪头儿。荒若想冷静地向医生打出他的王牌。

“鹤屋长老，”他向医生微笑着说，“青鱼来也好，不来也好，已经不会再摸到青鱼了。”

医生忽然大怒，他吼叫道：

“你给我滚！你这个臭瘪三！利己主义的可恨的流氓！你这比色狼的破戒者更下贱的任性的流氓！”

荒若走到走廊，从背后关上门，当他把火炉的热气和医生的怒火都封闭住时，他对手掌中的石标枪头儿和自己，感到了羞耻。但是他用充满着自信的步伐一面上着楼梯，一面甩掉这种羞

耻的感情。他想：

"尝过六年荒若生活的年轻人，为什么非得当个执念很深的利己主义者不行呢？为什么这个青年只固执于自己的屈辱感不好呢？六年间被强制地在荒若神屋过禁欲生活的岛上的小崽子的下场，就是当那个'荒若神'吗？"

荒若在这天深夜离开医院，下定了决心再也不回这个藏身之处了。他把标枪头儿扔在床上，他怀着对它的爱，构思着夜深之后的行动。标枪头儿是由灰色放光的黑曜石磨制的，它洋溢着重重的物量感和男子性器似的魅力，而且它不灵敏地扔放在床上，它与窗外边的脏兮兮的灰黑色的海完全相反，它美丽而优雅，而且很雄壮。荒若重新把它拿到手上，满腔热情地爱抚起来。他微笑了。他说："我是荒若！"

这天深夜，荒若把标枪头儿放进大衣的口袋，沿着昨天夜里所走过的路线登了上去。开始下起暴风雪，有效视界只有五米，荒若与其他荒若岛上的年轻人们一样，具备着野兽一般的眼睛似的性能良好的视力和第六感觉。为了打野兽，枪以及和野兽一样眼力的眼睛是必不可少的。

荒若不像昨天那样恐怖得发抖了。不如说一种不在乎，给了他的动作以粗野和强力。他在昨天铺了白山竹的地方，站着用靴跟把雪挠掉之后，在那儿坐下来，通过暴风雪的厚幕监视着雄鹰亭。虽然听到了醉鬼们的声音，却没听到东原崎那充满了色情的笑声。好像是东原崎正在不高兴地慢待着这些醉鬼们。荒若不想对此去更深地穿凿，只不在乎地悄悄地等待，就感到满足了。

夜一深，暴风雪就变得更加猛烈了。但荒若因为蹲在雪堆后边，避风，这寒气反而比昨天晚上容易熬。雪仍然落在荒若的身上，却不融化，因此他和盖上一层清洁的粉没有什么两样。

"与其在海里淹死，我宁愿在雪中冻死。"荒若倒不如说是被甜美的情感所诱惑，虽然孤独，却觉得心境挺好的。

雄鹰亭的门开了，把暴风雪的室外照得像节日似的华丽明亮。男人们喧嚣着走出门来。然后这种醉鬼们一出门立刻就不自然地突然不所作声肩挨着肩下坡而去。暴风雪把这些穷醉鬼渔师们埋尽在黑暗的深处。荒若只是抬头目送着他们。

然后荒若站起来，像马似的抖了抖身子，把雪抖掉。想近前一步的荒若，看见还开着的雄鹰亭的门口的光亮中，一个黑乎乎的遮住门的人影，朝着他，顶着暴风雪向他走来。荒若想分辩一下凝神看着自己的人影，是不是端着枪向自己靠近。近距离发射的霰弹，吠叫着跑过来的狗，这血腥味的形象，一瞬使他的身子颤抖了。荒若向雪的暗处想横着跳过去，看清了向自己靠近的人影是女人。那不是拿的枪，而是用一块宽披肩裹着身体，披肩被暴风雪吹得飘起来的女人的身影。荒若在看清之后，冻得绷绷硬的紧张化解了。女人通过暴风雪来到体形轮廓看得分明的近处站住了。荒若有力地跨出了一步。

"荒若！"东原崎窒息般的悲痛的沙哑声传了过来。

荒若默默地，一面感到自己使东原崎畏惧，一面耸肩站在那里。

"荒若。"东原崎又重复了一句，"快点进屋吧。在这儿站着，不如到雄鹰亭去。荒若！"

接着，东原崎被恐怖弄得战战兢兢地，用跳跃的步子开始往回走。荒若心想："也许在那门后边，有个男人在端着枪等着呢。"

但是，自从傍晚以来对行动的不在乎，使他克服了这种担心。荒若大步流星地跟在东原崎的身后。

东原崎跑进雄鹰亭，和她的背几乎用胸贴上的那么近跟着的

荒若，也跳进了大火炉的热气里。雄鹰亭的狭窄的土地间里，只有火炉、几只椅子和沿着墙壁的柜台。没有藏着持枪的男人。在东原崎关门中间，荒若想窥伺一下柜台的里面，但对自己的胆小感到害臊而中止了。然后他与东原崎中间夹着火炉，面对面地站着。这时可以说是没有潜藏着一个敌人，这个暖和的土地间不是个圈套，反而使荒若更明确了东原崎的存在，使他的不在乎畏缩起来。

"荒若。"东原崎道，"你喝威士忌吧？我也喝。"

东原崎背对着荒若，隔着柜台把手伸向酒柜，用手抓来威士忌瓶和两个玻璃杯。在这一瞬间，荒若也想像着这是个信号，从阴影里站起个男人来，他感到一惊。

"为什么你知道我在那儿的？"荒若有意识地用旁若无人的粗声问。

"因为昨天晚天，你留下些皱皱巴巴的旧报纸走了。"东原崎往玻璃杯里倒着酒回答。

荒若看见女人的手抖得很厉害，酒都倒在外边，他满足地看着这情景，感到自己恢复了平静。

"怎么？我在倒灌进长靴里的雪的时候，连填充物的旧报纸也一块儿倒出来了？真是蠢话。"荒若用小而干的声音笑了一下，坐在了椅子上。

女人从柜台上把玻璃杯推过来。女人就像等待着荒若一口喝干，被灼热烧得喉咙疼痛咳嗽似的把装水的杯子递了过来。荒若喝罢，擦着眼角的眼泪。他的胃发热了。女人若无其事地喝着不搀水的威士忌，把椅子对着荒若坐下，用有了余裕的眼睛注视着有点儿狼狈的荒若。

荒若把玻璃杯递给了女人。

"别强喝，荒若。"女人说。

荒若忽然想起了自己实在是干了一件佯装不知的无益的事。他骂了声："臭东西!"然后他盯看着东原崎。东原崎不是在他那恶梦中登场的色情堆块似的女人，她被畏惧和紧张弄得整个儿面部僵硬，面色苍白。坐在荒若面前的，实在是像个岛子上的女人，小小的脸上显露出寒酸相和一副心胸狭隘的样子。荒若又用小声尖锐地笑骂了一句："臭娘们儿!"他扫兴地想，这个女人的脸上满是皱纹，到处都是雀斑。而且从紧张得抽动的嘴唇里可以看见牙床那讨厌的颜色。荒若在他那恶梦出现的白皙而光滑的脂肪质的肌肤，清澈秀丽的额头，有意地露出的妖艳的嘴唇，这一切都与眼前的这个东原崎相去甚远，眼前的这个人只能显示丑陋效果，高大的鼻子如同鸟喙似的伸展在脸的中央，其滑稽相简直看上去令人吃惊。荒若觉得自己在注视着一个徐娘半老的从前的美人了。低低的小声，刺得喉咙痒痒的笑声已经止不住了。荒若对东原崎丧失了战斗意志。

"这个女人叫喊说：'我和荒若睡了觉。荒若已经不是童贞，他背叛了教规，玷污了捕青鱼。我是被荒若强奸的!'啊，臭婊子。让人恶心。真是一场闹剧!"

被歇斯底里的止不住笑声的荒若那视线所照射，东原崎的表情逐渐地浮现出一种别样的紧张，荒若注视着她的眼睛开始闪出敌意的光，而且她还笑了。他从过去对东原崎那阴湿的根深的恐怖感和色情的不知羞耻的妄想中，完全解放出来，感到其反作用，正在使自己遭到讥笑。东原崎把一定程度的愤怒充斥于眼睛之后，再不想使更多的愤怒再高涨下去了。毋宁说把以断念的忍耐力在等待着荒若的笑声发作完毕的这种感觉，推到表面上来了。荒若把杯子中的剩水喝干，然后以空虚的心情止住了笑声。他已经失去对东原崎的关心了。仔细想来，反复的对手，归根到底除了鹤屋长老以外没有别人。与鹤屋长老的战斗，持续了六年

之久。这个问题，已经在荒若的精神和肉体上实际而具体地形成起来了。

“你觉得我会来的吧？为此才监视着的吧？不然的话，是不会发现小小的纸屑的。”荒若说。

“是呀，我想你会来的。你也真的来了。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的大人来了。”东原崎用阴郁的声音说。

“我刚才为什么笑，这个女人也会理解的。”荒若强耐着再次小发作的笑，想道。他觉得实在是滑稽可怜的女人坐在自己的面前。

“你是不是以为我乘小舟死了？”

“因为鹤屋忽然让我藏到鹤屋公馆去，所以发现了你还活着躲在哪里。还发现了你拒绝了鹤屋的提案。尽管我没躲进鹤屋公馆去。”

东原崎就像羊讨厌吃难吃的草，但终于成了习惯吃起来似的，实在是抽不好地抽起了烟。她胡乱地吐着烟，用忧伤的眼睛看着这吐出来的烟，阿崎说道：

“我觉得反正这一个星期内你会来的。而如果在这期间你不来，我就觉得你准会被谁发现，在山里或者在神社一带发现你吊死的尸首。因此我觉得不得了。”

荒若忽然惊愕了，他觉得弄清楚了白天光顾他的阴影的实体。“是的，说不定我会自杀的。如果那个阴影在我的心里赖着不走，我准会在下一个瞬间吊颈而死的。”荒若透过东原崎抽的烟草烟有点奇怪地看着她。他从内心中对东原崎的评价以及从阿崎所感受的印象的总体的轴，稍稍有点移动了。他觉得这个人不单只是一个年纪大的混帐的色情狂。

“反正我没有自杀呀。”荒若就像悟不透自己内心的动摇似的，小心翼翼地说，“你以为我是个除了自杀之外，什么也想不

出来的无能的妖孩儿吗?"

“你没有吊死我很高兴，荒若。”东原崎对荒若话中的刺儿也没特别在意，直率地说，“只是，你总这么一个人孤零零的，你早晚会上吊的。”

“我在上吊之前，有要办的事。”荒若道。

“光虚张声势不行。我说你孤身一人这样下去会吊死，不是谎言。即使你杀了我和鹤屋，过后你也得被绞首在寒冷的空中悬挂着呀。”

荒若的口腔里全是讨厌的苦味儿了。荒若俯着身子凝视着火炉那炽热的铁板上紫色和青色的渍在闪闪发光。“这个臭女人!”荒若想。东原崎的话里包含着奇妙的真实味，决不惹他生气。这处境真怪。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按照鹤屋说的，离开岛子。”东原崎说，“把这个岛子，把青鱼全丢开，只你一个人在东京生活。如不离开这个岛子，你就没有机会变得自由。你不了解那些叫喊着‘打死荒若’，向你投石头的岛上的脏兮兮的人吧? 你已经没有在这个岛上生活下去的希望了。这个岛上的人都没有希望。这个岛子就要沉没。鹤屋知道死期将近，想和这个岛子同归于尽，所以如今若无其事地带领着全岛的人，想把他们都杀死。可是你为什么必须陪死呢? 因为给了你这个机会，你一个人逃出岛子不是很好吗? 然后你在东京就自由了，就会忘掉就要毁灭的岛子，以及在这儿一样灭亡的虐待你的那些脏兮兮的人们，有了自由。只有这一点，我想才是开拓你的未来。你向鹤屋和我复仇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此而丢弃自由和未来，你才是个不懂道理的人。你不是已经在荒若神屋尝够了这个岛上的最令人讨厌的差事的味道吗?”

荒若一面渐渐地感到自己平静下来了，一面侧耳细听相反越

来越激昂的东原崎的声音。他想：不是这么回事，这是脱离了本质的议论。荒若直到如今才明确地使自己同意了由自己对鹤屋实行最原始的复仇，到荒若岛最后灭亡为止，鹤屋长老与荒若这两个有特权的两个人得相处下去。

他想："确切的是，自己还是第一次感到当荒若神，是自己选择的。我作为这个即将灭亡的岛子的荒若信仰的最后一任荒若，正在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举办荒若节。我在充当六年间的荒若期间，把荒若以外的东西全部放弃了。直到如今，才第一次认识了作为荒若的自己的本质，才想树立最后的见证。这是除了荒若以外，谁也不能理解的事。"

"你不理解我的吧？你听我说完之后，请决不要反问。"荒若用平静的声音，冷静地注视着东原崎，像个老成人似的说，"我不需要未来，我只要再活一个星期就行了。这样，我的荒若任务就完结了。向鹤屋老人报复，这是件没有用的事。反正对岛子的未来，不起一点儿作用。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报复而已。报复完了之后，我在寂寞之余，也许发了疯，吊死在寒空中。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事。但是，仅这一点请你理解。即使不理解，也请记住，把当荒若所受的屈辱置于不顾，就是逃往别处，对我来说，也觉得没有真正的自由。"

荒若与东原崎互相注视着，默默不语。接着，忽然东原崎把脸埋在两个手掌里哭泣起来。东原崎疲劳已极，被嫌恶和不快感折磨着，就像一个跌进了永劫不复的活地狱的人似的哭得抽抽搭搭地反复嘟囔道：

"可怜的，怪可怜的！只因荒若作了这样的选择，只因凭一时感情被迷信牵累，多可怜。这孩子还自豪地深信那玩意儿，太可怜了！"

哭哭啼啼的东原崎变得越发小而又丑，她显露出来的脖颈上

的肉，不过是无意义而又丑的赘肉，而且那震颤着的肉，像野兽的排泄物似的，使人感到好像眼泪从那儿排出来的似的。一面注视着哭哭啼啼的东原崎，荒若一面想，和这个女人相比，鹤屋长老那只有筋骨的身体更美，更有肉感。倘若鹤屋与阿崎同衾的话，发情的只会专在女人这一方的吧。

火炉里的火已带衰势，寒气急剧地开始沁人肌肤，不一会儿东原崎把她那被眼泪濡湿的难看得像大腿磨大腿磨红的地方似的红脸扬起来。用奇妙而急迫的钻中角尖的声音说道：

"荒若，我真的愿意和你睡一觉。"

荒若出乎意外地被她那针扎喉咙的小而又低的沙哑哭声给迷住了。他长时间地发笑，笑得几乎流泪。

开网的日子临近了。岛子的故老们，开始散布说，他们在岛子的周围，感到了青鱼要来的迹象。故老们认为，从海潮的颜色，风的气味，冲来的漂流物，海岛的动向，再加上乳房岩上雪的样子，桦太犬的不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近年来所没有的，从这些迹象他们感到青鱼已在逼近。也有的人拿出古代文件，数着这次渔季的海潮情况，风暴的日数，与德川末期的某一时代相比较。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青鱼很长时间不来岛子，出现了饿死的渔民。当丢弃这个岛子，向千岛方面移动的人不断出现时候，这一压倒性的青鱼迹象，预告着将有青鱼大丰收，又重新恢复了岛子的黄金期，指出若干吉兆的故老们，没有把这中间夹着几次战争，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推移当作问题。他们把德川末期的绝收时代，和现在的绝收两个镜头重叠在一起来考虑问题。在他们看来，当今是轮回的世界。就像德川末期青鱼再次来临那样，现在青鱼也会重来的。因为岛子也好，海也好，鱼类也好，决不会变的，变的只有人。

变化的，只是这些堕落的人。故老师的这种思想，仍然是来自荒若阿伊努的信仰。对于荒若阿伊努来说，海、岛、兽、鱼，这一切都是神，只有有意识的人不是神，由神的状态到堕入地狱的状态。人在海上乘船遭难，变为漂流于海上的死者时，他就脱离了有意识的临时状态，再次回到神的存在。

比起遇上雪崩在岛子的陆地上死的人来，水淹死的人是更接近神的一种存在，所以认为水死者比陆死者的神性浓，说到底水死者在与海的庄严一体化的同时，还因为海本身就是神国，抽象地来说，只有海才是神性的象征，死于陆地，在陆地上埋葬的死者，不久也在液化之后流入地底，与地下水相混合注入海中，从而获得神性。这就是阿伊努科学的根本理念。

青鱼是从海上而来的人肉的一个碎片，人把鱼捕上来，把它吃掉化为人肉，只不过是人类重新返回到海中去的一个阶段。青鱼的到来与人类的淹死，不过是以海为母体的一个循环。一切兽肉，由一种原形质构成，与这原形质量接近的肉，就是青鱼肉和人肉。这是荒若阿伊努神学的根本理念的另一个侧面。

故老们对这次渔季的捕青鱼，充满了如下确信说：

“今年青鱼确实会来。今年如果不来，以今年青鱼的迹象，青鱼仍然不来，那就没有神、佛了。”

或者故老们的表现，有时采取别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青鱼仍然不来，这大约准是间宫海峡堵上了，这已是人类力量所不及的了。”

在故老们看来，苏联的机械力，在北方雾的那边发动的出色的机动力，已经不是人类力量、而是神、佛之类的绝对的超人力的某种庞然大物。苏联这种机械力，海峡什么的，什么都能够埋掉，这些家伙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干那种把海给填平的事。照这样下去，荒若岛周围神的调和被践踏，

真的末世就会来临。

荒若岛的渔民们，与海难时对苏联领土上的士兵所怀有的亲近感互为表里的是，也存在着绝对相反的感觉。对他们来说，把海填上，堵死青鱼通路的人们，不能把他们也当作一样的人看待。在青鱼问题上，他们是彻底的“异教徒”。

关于青鱼的迹象，不止是故老们有这种感觉。自从鹤屋长老举行完重新定点的仪式以后，岛上有好几名妇女怀孕了。在青鱼丰富的年份，就有很多妇女妊娠，生很多孩子的说法。这个问题，与因青鱼丰收，生活水准提高了的渔师家属们，有了新生孩子的余裕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也好，另外自从进入昭和年代以来人口增加数与捕青鱼的按年次成续比较，有着明显的倾向。还有，到去年为止的六年间，岛上新生儿事例，只有有数的几家。

对这个渔季怀有成功希望的，还有北海道大学水产学的S教授。S教授把他的意见报告给了道政府和水产厅，要求对荒若岛渔民的渔业改革方案作若干修正。但是，道政府也好，水产厅也好，认为即使这个渔季有青鱼捕，这在众目之下，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花，明年起青鱼的无收与渔师们的贫穷又将开始，然后这种情况将永远继续。在这种见解上，两级政府意见一致。S教授的报告书被驳回，但教授对此不服。他将报告书复印送给了稚内地方选出的议员，然后在北海道的地方报纸上转载了其报告书的摘要。

但是这一报纸登载，决不是顺利的。以怕在渔民中造成混乱为由，道政府向新闻社施加压力，与S教授的报告书相并列，登载了持悲观论点的学者的意见。企图冲淡一下S教授论文的“毒”。

这份值得纪念的报纸，用船邮也送达了荒若岛。在兼营报纸代理、地方分局的荒若岛上唯一的药店的土间里，这份报纸与从

稚内来的邮件一起被扔进来。报纸从邮包中散开送来，意思是告知荒若岛民，有学者对这次渔季抱着期待，想引起混乱。可是在这儿交了好运，隆次他们的青年会站在政府一边。

药店的李老板是岛上的小学教师，就是那个因目击了骑马练习的苏联兵，而陷于极其不幸境地的人。他在岛子上比谁都更加关心新闻报道，因此全部报纸在分发之前他全都过了目，当然看见了那则报道。他出于天性的多疑，连想都没想清楚，就停止了分发，他那份报纸拿到了隆次家。

隆次看过之后，当即决心把这份报纸的全部，都丢到海里。岛子上的报纸分发，迟发与缺发，是家常便饭，因此岛上的人们，几乎是毫不奇怪地接受了这天报纸的缺发。这还因为岛子上有线广播刚刚开始办，渔民们幸而漏听了这条新闻。

把这天的报纸用厚纸卷起来，用铁丝系了块大石头，从荒若湾的堤尖上投进了海里。教员和隆次冒着猛下的粉雪奇妙而兴奋地回来了。

"这样干不是镇压言论自由吗？使人总感到讨厌又担心。"教师被寒气威胁着下半身，和隆次说，"好像出了什么差错似的。这么干行吗？"

"没关系。说镇压言论也好，什么也好。我们就是要镇压。只要我们力量所及，就一切都是好的。再说，你把那样的报纸给岛子上的老爷子们看看。他们就会不看道政府附载的反对意见地闹起来。他们会被青鱼的有希望，弄得忘乎所以的吧。他们都会成为支持鹤屋使之捕青鱼成功的大马力。这样一来，让这种捕青鱼丰收情绪弥漫全岛，靠青年会的力量就无能为力了。就是把国家军队调来用枪包围海边，这些发了疯的渔师们也会扛上网到处跑的。"

"但是，如果青鱼真的会来，按照那个S教授所说的，在渔

季青鱼真来，怎么办呢?”

“这不成问题。”隆次断然地说，“青鱼来也好不来也好，怎么都行。我们必须做的，是打倒鹤屋的努力。然后把岛上的整个渔业，从捕青鱼来个大转轨。如果今年青鱼来了，你看吧。鹤屋就会赚一笔大钱的。他把一点儿小利分配给渔师们。他就在取得了以后十年来再等青鱼的到来的让渔民们每年过着无益的日子方面取得了成功。可是，我们在这十年的犹豫期间，渔民们无法忍耐。我们十年之间被养活到死，会变成一个慢吞吞的废物的吧?十年之后，我们已经不年轻了。我是想现在就在岛上建立我们的专制。不然的话，这十年之间，岛上的渔业就完全落后了。所以，我们对今年的渔汛中能捕获青鱼，从而得到缓期执行，并不感兴趣。今年之内，大家都沦入最糟境地，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即使青鱼来，也盼望着鹤屋的开网失败，一条青鱼也别落入人手。”

“可是，如果今年青鱼丰收，岛上的渔民至少可以在经济上三年左右获救。从而不是也能得到转业的资金，也能得到转换为远洋渔业的费用吗?”

“这是你想得太美了。”隆次就像教师的嗓子有什么问题，而把它驱除掉似的快活地说，“今年，青鱼来吧，岛上的人们在能生活下去期间，会拼命去等待下一次青鱼到来。转换为其他捕渔方法的形势，如今好容易高涨起来的形势，得到恢复，又将是需要十年的吧。在今年之内，渔民们需要对青鱼绝望才行。”

“即使如此，今年如果青鱼捕不到，鹤屋会破产的。接着，渔师们的大半与此同时会失去了任何生活来源的。你所说的改换成远洋渔业，在成功之前也许连饿死的人也会出现的。在正有很多的落伍者不得不丢弃岛子才行。在今年的捕渔绝收当中，如果有因营养失调而死的孩子，我们对这些孩子们，能够用你刚才说

的这套正论反复地说教下去吗?”

隆次觉得教师那忧郁的肩膀，就像脑袋似的游移不定地摇着，有威胁似的强度。

“总之，你别把那新闻报道的内容，告诉渔师老爷子。如果今年的绝收中小崽子们中有人因营养失调而饿死，我们就有责任。这是真的。我和你从堤尖儿上把那报纸丢下大海时，就把营养失调的小崽们的脖子掐住了。我们的手已经肮脏了。不管我们干的是什么，都是义无反顾的事。”

“我不看那报纸就好了。”教师完全垂头丧气地脸色苍白之后，哀叹地说，“我告诉你的事，你别说出去呀。”

隆次已经不听教师的，他开始沉缅于自己的事。他有两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其一，是不是这个S教授的论文，其实是根据鹤屋老人所提供的资料写的。其二，是青鱼真的来了，而且徒然以绝收而告终时，如何防止渔师们不暴动化。

“关于青鱼的迹象，那个报道实在是写得很详细，那似乎不像是身在岛子之外的学者们所想到的事。说不定那是鹤屋给那位教授写信的结果。因为，在报纸上登载了那篇报道文章，鹤屋才能对稚内的银行采取强硬的姿态，所以出人意外，运动了新闻社的，也许是与鹤屋有亲密关系的什么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即使我把那报纸丢掉，鹤屋也深知其间情况，也许向渔师老爷子们下达传阅文件也未可知。再说，说不定也许把那位S教授请到岛子上来呢。需要考虑如何妨碍这事的办法。也得考虑青鱼实际上来的情况。青年会要干妨碍鹤屋开网的事。于是青鱼来，青鱼白来许多，还得回去的情况如果这样，岛上全体岛民，就会把怨恨和痛苦只是发泄在青年会的身上。这一来，我说不定会被杀。当荒若是我们的伙伴的时候，我是想把这种怨恨与痛苦让他替我挑。让荒若完全充当敌人的角色，然后把荒若按照荒若信仰的传

统，以岛民的名义保卫他的名目，我们想从暴民的手中保卫他。但是事到如今，这已经不行了。说到底，鹤屋老人所注目的，也许只有这儿。那家伙，实在是老奸巨猾的狸子!”

隆次这样想，归根到底没使荒若坐上他们行动的敌人的位置，使他感到深为放心。从心底里一涌起安心，隆次便以对荒若将能做出一点小补偿的心情，忽然浮现出高兴的微笑来。他心想：

“我反正是喜欢荒若，尽可能地不想让他卷进来。我们青年会从始到终好好干。如果发了疯的渔师老爷子来袭击，青年会就把他们顶住。这是当然的形式。我们不相信荒若神。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荒若当工具使。这是明摆着的，在这里明摆着的这一点上，我毕竟是荒若岛上渔师的儿子啊。”

“总而言之，把这事交给我好了。”隆次给教师打气儿说，“你只是拿出精神来在报纸分发之前好好看一看。血腥味儿的事，都由我们来干。”

“就这么办吧，我保证。”教师害怕了似的，眨巴着眼用嘶哑的声音说，“那么，我告辞了。因为我得回去给学生的家庭作业打分。”

“啊，再见。”隆次说，“还有，刚才我说弄脏了你的手，那只是一种怄气的话。你的手是干净的。你的干净手只用于给作业打分。弄脏手的是渔师的儿子，是只有我们一辈子都想当渔师的人们。就连荒若也是如此，他自从不打渔关进了神屋，就已经不是我们渔师伙伴儿了。他的手也成了不受污染的东西了。一开始我们就不该让荒若当我们的伙伴。”

与往小学的雪坡上爬的教师分手之后，隆次已经不去想教师和荒若的事了。他想的只是渔霸们是不是知道了那个新闻报道的内容。于是他向前躬着身子，为了抓住青年会的伙伴阿勇，急忙

向荒若湾大街上那家烤鲷鱼店走去。阿勇是渔霸的独生子，一有空他就泡在那家店子里。一面一天吃着十条以上的拙劣的烤鲷鱼，一面追求那店子里的半老徐娘。隆次找他，是让他摸清渔霸们的动静。他像荒若岛上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以极其快活的漫不经心的步伐，以一点儿也不屈服的表情快步前进。

在火炉烧得炽热的土间儿里，一个挺快乐的喝着茶的故老，对在门前走着的隆次打招呼道：

"隆次呀，到荒若湾去了吗？"

"啊！"隆次爽朗地大声回答。

"是东风吧？"

"大爷。是东风。"隆次回答说，"青鱼来的迹象越发浓了！"

"鹤屋的长老，也许到底让他押中了大空门儿！"故老显露出羡慕之情地大声说，"不管怎么说，青鱼来这也是大喜事。"

隆次对着故老暧昧地晃动了一下肩膀之后，继续走下去了。这位老人，此刻已经没有气力去参与捕青鱼了，他一面羡慕别人捕青鱼，结果是把这事当成了与己无关的一场游戏。隆次想，"与己无关的别人的捕青鱼"，需要发展这种情绪才行。荒若岛上的人，提起捕青鱼来，就热血沸腾，对此冷静不下来，就是要从根本上搞垮这种心情。

青鱼来也好，不来也好，捕青鱼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这种想法如能成为一般人的心情，鹤屋老人就孤立了，就成了垄断捕青鱼了。这样一来，其他所有的渔民们就会以捕青鱼以外人的立场，站在高处看热闹。然后他们就成了残酷地以极好的心情，来眺望着鹤屋老人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青鱼来了，但捕青鱼的网具还没准备好，让青鱼鱼群白白地走失了，这将是给予与己无关的渔民们的最大的快乐的高处看热闹吧。

"是的。是这么回事。即使是青鱼来，让渔师们都弄明白，

归根到底那不是我们的青鱼，那是替鹤屋老人垄断这个岛子捕青鱼做坏事，我们把这一点作为我们斗争方针吧。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彻底，实际上即使青鱼来，岛民们也只是装作因鹤屋的网具不齐备而为之惋惜，而不会哀叹自身的不幸的吧。总之，是让岛上的渔师们，都丧失鹤屋长老所说的渔师魂。”

隆次在烤鲷鱼店的土间儿里一看见阿勇，就抛弃一开始那让阿勇摸清渔霸们的动静的意图，说今天晚上立即开青年会，安排他去通知伙伴儿们。隆次想在今天夜里的青年会上，宣布他刚刚决定的方针，决心从正面展开与鹤屋的作战。他在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在报纸上看到的科学的青鱼迹象逼迫，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典型的荒若岛上的青年。

青年会是在寒酸的消防队办公室的火炉周围站着开的。隆次向伙伴们谈了自己的新方针。他说捕青鱼如今已经不是荒若岛的渔师们的了，已经被鹤屋老人一个人的手所垄断。荒若岛上渔师的未来，成为鹤屋老人赌博利益妄想的牺牲品，眼看就要把自己的希望丧失在黑暗之中。必须让岛上的大人们理解和同意这一点才行。

与其说是被长老，我们是被岛子上资金力最富的一名渔师，把我们大家的脖子给掐住了。这是不正当的。如果在这个渔季里，让我们住进哨棚，想让我们干活儿的话，鹤屋老人必须从预付给我们这个渔季的报酬开始才行。这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任凭对方付少量的钱，应由我们齐心地提出我们要求的数额。老爷子们对此会理解的吧？

隆次在他们的伙伴中，渔霸的儿子们且不说，特别是对最贫困家庭的青年们，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比方说在这几年之间的渔具购买费的欠款转到鹤屋帐上的渔师，仰仗鹤屋出生病妻子住院费的渔师，他对这些人家的儿子特别予以注意。他必须为与鹤屋

在经济上从属关系最深的渔师们的儿子考虑对策。

进入讨论时，在村公所担任书记的青年，向隆次提出了以下的意见：

“今年，道政府对绝收的渔村，发表了若干积极的对策。其对策之一，就是把宗谷沿岸的渔村的青年作为劳动力派往北海道的别的地域去，还有一个到根钏平原的开拓村去支援，以集体出外挣钱的形式的计划。现在也给荒若岛公所来了通知。这一向我们岛子募集志愿者的做法，与募集军队一样，但劳动时间短，又是在道内，按我们的宣传情况有可能让岛上的老爷子们认定我们岛有强制性地提供几名青年的义务。这一来，也许在捕青鱼期间有可能让数名青年到岛外去。”

隆次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强制地从对鹤屋最软弱渔师们的儿子当中选了五个人，让他们在第二天径直到开拓村应募去了。以此可以说，隆次在把他们伙伴中的最弱部分的“摘掉”工作上取得了成功。

“这下子好了。我们剩下人紧紧地团结起来，对抗鹤屋吧。”隆次小结讨论道，“下一步就是最近找个机会，我们与老爷子们一起，与长老谈判，要求在进入哨棚之前，要他先付渔季的劳动报酬。谁也不许掉队或抢先。若是出了这样的人，下次坐远洋渔业船时，大家把他 推到夜间的海里。我们对老爷子们煽动说，鹤屋的钱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不以出海之前弄到手，如果捕渔失败了，从鹤屋身上连一点鼻血也挤不出来哟。我们不到哨棚而是一齐拥向鹤屋公馆。我们一面把我们的要求数额全亮出来，一面一拥而上。鹤屋准会不给的，要给也只是给一点点儿。我们对此不要。于是我们让老爷子们相信鹤屋的这一套全是欺诈，让他们坚信为了鹤屋的利益，提供儿子的劳动力是个吃亏的事。接着我们就去坐明太鱼船，把鹤屋的开网什么的撂在一边。从明天起，

我们就去做发动老爷子们的工作，让他们知道不快点把预付金弄到手，会吃大亏的。”

鹤屋长老的权威，或者是岛上长老的权威，开始动摇了。当荒若岛的荒若信仰的根子荒若已经丧失了权威时，荒若岛不过单只是北海的一个小岛，岛上长老的宗教性的权威，变成了单只是财主渔霸的势力。

荒若岛的老爷子们听了儿子们的煽动，一齐拥向了长老处。他们对长老如同对待路人，就像城市的工厂工人们做的那样，进行了集体交涉。长老一面答应这一要求，一面提议延期到开网之后。渔师们不作声了，这时，青年会提出了异议，颇具煽动性地介入进来。长老发现愤怒得发了疯的渔师们像陌生人似的离开他越来越远了，他们一个劲儿地只是反复要求预付金，不理会长老那道义性的侧面的呼吁。

“好吧！”鹤屋长老道，“对你们这邋遢根性，我已经厌弃了。捕青鱼我靠自己的力量干。不求你们的帮助了。你们赶快上你们的捕明太鱼的船去吧。青鱼汛之后，我来给你们结算。岛子的青鱼全是我一个人的！”

渔师老爷子们毋宁说茫然地离开了鹤屋公馆。他们对事情的演变感到吃惊，事后总算才发现自己受了隆次他们的鼓动。但人们已经没有勇气重新返回到发怒的长老那儿去了。另外他们也感到对连劳务的预付款都办不到的长老，重新涌起了一种装疯卖傻的距离感。他们已经不能再依赖长老了，得自谋生计才行。他们事到如今才明白，必须重新睁开眼睛，在青鱼不来的岛子上考虑如何靠独自的力量来生活。

在雪里肩并着肩，就远洋渔业互相谈论着不着边际的话，老爷子们绕过岩尖，朝着荒若湾往回走。他们在半路上，看见破开冰的导水管，在那儿喝了点好不容易滴出来的冷水，注视着跟着

他们来的马爬犁的马，在几乎和他们相同的地方饮水，然后有气无力地呆痴痴地沉默着，乘上了马爬犁，把精疲力尽的肩膀挨在一起，摇晃着走了。与他们拉开一些距离，青年会的年轻人们，为工作的成功而极其高兴，快活地唱着歌什么的，追逐着前面的马爬犁。

鹤屋长老与荒若岛上的渔师们之间的传统权威关系，以这天为界，完全断绝了。渔师们对鹤屋的捕青鱼，完全成了旁观者。他们一旦发现自己从鹤屋长老的权威下获得了自由，就再也不愿意为鹤屋长老尽一点儿努力了。

这对荒若岛上的渔师们的两个阶层来说，都是一样的，渔霸们以鹤屋长老在这次渔季的失败、破产，能够开始订阅从明年起自己的渔业经营的自主计划。他们全面地接受道政府和水产厅的援助，以渔霸们全体的集资订立了制造远洋渔业船的计划。他们盼望着鹤屋尽可能快地破产，他们的自由能够得到保障的一天的到来。

对此，一般的渔师也是如此，春天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不受鹤屋妨碍地外出打工挣钱，甚至从明天起，就能乘上稚内一带渔霸的船去干活儿。他们所受的鹤屋长老权威的影响，比渔霸们还深，因此其反作用力也激烈。他们以半嘲笑的责难说，鹤屋长老今年要想独吞今年渔季捕青鱼的利益。

“鹤屋为独占捕青鱼的网，费尽了心机。青鱼能来吗？长老想一人独吞青鱼，但荒若和女人睡过觉的岛子，已经不再是产青鱼的荒若岛子，只是一个小穷岛。岛名还是换个新的为好。这个岛子上还残留着的纪念物，只剩下包虫病了。”

青年会也忙于推敲制订今年由春到夏的计划。他们已经公然出面活动了。他们用一切方法，在全岛制造一种反鹤屋的气氛。隆次通过稚内的渔业合作社所得到的情报，特别准确。那就是鹤

屋老人与稚内附近的从桦太撤回来的部落里的十几个日工订立了合同。特别是合同金预付若干这事事实，刺激了岛上的渔师们。隆次他们从鹤屋老人自己说的那句决不使用岛上的人的话中，明白了鹤屋这是不受束缚地把经济负担转嫁给几家渔师，使之破产。即使如此，鹤屋也没有成功的希望。

不久，十几名桦太归国者合同工来到岛上，住进了鹤屋的哨棚，从事着开网的准备。他们虽然没受到岛上渔师们的直接妨碍，但却得不到一点儿帮助。他们一走出哨棚，当地渔师们就以反感的目光相对，因此，他们几乎整天都幽闭在哨棚里。

警官中止了去稚内警察署的例行报告工作，决定每天都到鹤屋的哨棚去巡视几次。

因为警官害怕岛上的渔师会打进哨棚去的。确实在桦太归国者合同工中有一名最年轻的人，在酒馆里和岛上的青年斗殴负了伤。这使得哨棚中的全体合同工都愤慨，但他们却无法对岛上的青年进行任何报复。

在开网的那一天，岛上的渔师们故意一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理睬鹤屋长老以及他的手下人劳动。在渔边儿上干活的，只有鹤屋的哨棚里那些人，岛上的渔师们都在城堡似的凸凹不平的自己家里睡大觉。

看着鹤屋长老非常缺少劳动力而苦忙的样子，看不过去，岛上的警官到渔师家挨门逐产地去说服，但没有人响应他而想出来。警官觉得那天晚上捕青鱼网具的值更人似乎是由鹤屋长老自己担任，怕有人错以为是桦太归国者合同工在那儿，来威吓和来嘲笑，警告说如果有人接近打更的，就打死他，说完就回去了。

从傍晚起，下开了雪。这天晚上在整个荒若岛的历史上，也是最清静的开网的夜晚，从鹤屋的哨棚里，也听不见涌出男人们的声音。开网之夜，从前的荒若岛一通晚都是男人们的喧闹声。

女人们也以热切的期待之情，彻底无眠地竖起耳朵倾听着哨棚中的男人们的喊叫声。荒若岛被等待青鱼的人们的活力，把全岛都给轰动了。于是就像加报这一轰动似的，青鱼的大群拼着命往荒若岛拥来。其中的雌鱼，肚子里籽的快要把母体胀破，到这儿来是为了生下卵，而雄鱼用精液把精子周围的海，都染成了不透明的乳白色。

开网之夜这一充满活力的期待的轰动，可想象为以青鱼为中心的岛上庆典的开幕之歌。它与青鱼的到来和渔师的活动，在这中间歌唱的充满精气神的起网的合唱相连，而在最后的戏剧性的高潮，为获鱼而忘我的渔师们，季节劳动者们从荒若湾到灯塔海角的手持火把的游行，以天亮时把荒若神屋点着，沐浴着火粉的群众大欢呼而宣告结束。所谓的捕青鱼，无非是荒若岛上的人返回原始，海与岛的一体化的一个庆典。

但是，这天晚上却是个雪下个不停的静寂与沉滞的夜晚，哨棚也好，渔师们的家里也好，与任何激昂都绝缘。而当黎明到来时，荒若岛上的人们却发现，在那静寂与沉默的夜里，像雪似的，悄悄地，实在是阔别七年之久的青鱼群，以猛烈的势头拥来，把架设的网也给挤破，占据了岛子的四周，已经产卵、射精完毕。发了疯似的激昂起来的荒若岛民们，发现应该担任值更的鹤屋老人，与他的小舟一起不知去向，哨棚中的合同工所以不知道青鱼的到来，一直睡到天亮，而捕渔完全失败，这才知道失去了几亿条青鱼。

几个小时之后，操作捕明太鱼网的宗谷沿岸的船，救助了一只漂流的小舟以及在小舟上即将冻死的一位老人。救助者们还以为保持沉默的老人是个发了疯的哑巴，把他送到了稚内。而在又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在与荒若岛相邻的理胸岛的海边上，发现漂来了一具青年的水淹尸体。这具水淹尸体，胸部中了猎枪的一

击，查明这是青年致命的原因。

宗谷附近水淹尸体的亲戚一接近尸体，传说这具尸体就出血。这在水淹而死的人中也有过，在没有亲戚时，生前见过这个人的，也有同样的结果。这具新尸体，即使在送往派出所折腾得很厉害时，也不出血。理胸岛的群众，不怀疑这个青年死者是从哪儿很远的地方来的男尸。如果是北海道人的尸体，在这么多的群众中，应该有一两个人使尸体流血的。理胸岛的人们这样想。

在稚内的医院里，在接受了冻伤及其他的治疗之后，鹤屋老人被转送到稚内警察署。鹤屋老人就射杀了一名叫作荒若的青年之后，把这具尸体遗弃在荒若岛东方的海上的嫌疑而受到调查。

鹤屋老人在漂流中因冻伤而双足疼痛，因此坐着轮椅，接受一切调查，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傲慢。自从移交警察署之后，鹤屋老人虽然停止了顽强的沉默，但也只是简单地回答问题，老人从不主动说话。老人对两点嫌疑承认了，只是有他认为是正当防卫的情节，负责官员就此集中了质问，因老人不开口，没有取得可作证据的资料。这期间鹤屋老人的冻伤再次恶化，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突然因心脏麻痹而死。荒若杀人事件，至此只得不了了之。

老人的遗骨，吉利阿库人女仆，在医生的陪同之下，领回了家。

在有关案件的证言中，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概要如下：

东原崎的证言—

> 荒若君在开网之夜为止，隐藏在我家是真的。在开网那天晚上，他拿着标枪头儿绑在短棒上的武器离开了我的家。我跟在荒若君身后，看见他从鹤屋盆地下到海边，通过哨棚前面，然后乘小舟朝着青鱼网值更灯划了过去。我不认为荒若君想杀死鹤屋的老板，但当青鱼来

了，网上的信号铃摇响时，听到这声音的鹤屋老板为了叫醒哨棚中的众人，是不是妨碍了荒若君小舟的划回来？接着，青鱼撞破了网，已经知道捕鱼失败，鹤屋的老板有了自由时，我以为是老板射杀荒若的。另外，荒若君和我有肉体关系是谎言，那个人是真正出色的荒若。

归国合同工的证言一

鹤屋先生值晚，也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于捕青鱼。提出来想给他加一个作陪的，他谢绝了。青鱼一来，连结着哨棚的电话铃开关，鹤屋先生会按一下发出信号的。第二天早晨，发现那根电线的海边部分被切断了。岛上的人都有反鹤屋的情绪，因此切断电线的，不能只限于荒若。

渔霸的证言一

到青鱼网破为止，有谣传说，荒若掐住了鹤屋的脖子，不让给哨棚发信号，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有波浪的海上，在深夜，荒若跳上在网旁转着活动的鹤屋的船，是不可能的。鹤屋也不会让他跳上来的吧。他们不是关系很好，一道捕渔可以混上鹤屋的船。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前来攻击的荒若，老人不得已才开枪打了他的。打死后，尸体处置困难，于是鹤屋到青鱼网外去弃尸，就那么任其漂流的。在这之后，不幸的是青鱼来了，老人一动不动地呆在摇摆的青鱼网旁，也不给哨棚发信号，我以为到了这种地步，鹤屋会咬断舌头死掉的。鹤屋先生才是青鱼托生的。

鹤屋长老死后，荒若岛的青年们得到了解放，是不是就能够推进自由的渔业开发了呢？事实并非如此。鹤屋长老死后，银行

和稚内的有实力的渔霸们才弄清楚，鹤屋长老实际上在两年前就破产了，答应对岛子上一多半渔师们的负债，转到他的户头上，实际上鹤屋老人只不过是口头承诺而已。其结果，是包括岛上的地皮在内的不动产，大体上都进入哪儿的抵当之中去了。渔师们发现只不过从中失去了鹤屋老人这个管束人的同时，有了新的管事人。

而且一度回来的青鱼，把这位新的管事人又陷进了捕青鱼的热病里。所以岛子上又被新的资本主强制着开始了等待下一轮青鱼的到来。这回渔师们也再次恢复了数年前的对青鱼的期待，因此，即使青年会想发起渔业改革，也不接爱。隆次他们想，又得经过几年的绝收期才行吧。而这几年间，荒若岛的渔师们，肯定又被稚内附近的渔师们明显地拉开一些差距。

只是这次的情况有些不同，把荒若岛的渔师们捆绑在等待青鱼的体制上的资本力，因为又是稚内的渔霸，所以他们决不会干使自己吃亏的事。

荒若岛的新消息，是医生把至今为止的研究资料提供给了东京大学医学部，从而出现了包虫病医学实行新的展开的希望。还有，在乳房岩的附近能够挖掘到放射能质的原石，因此包括稚内的银行业者在内的资本主集团，有试图破坏乳户岩的动向。如果探明了荒若岛是放射能原石的宝库的话，也有人提心苏联会不会从桦太打过来的动向。

另外，渔霸们，正在选择新的长老也是事实，新的长老或许会指名新的荒若神也未可知。

哭号声

第一章 朋友们

据一位曾经生活在恐怖时代里的法国哲学家的回忆，在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来得太迟的救助的恐怖的时代里，当有人听到从远处发出呼救声时，都怀疑自己的耳朵，这呼救声是不是自己本人发出的。

战争也好，洪水也好，鼠疫也好，大地震也好，大火也好，当这些灾祸没有降临在人们头上时，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确实有的人居安思危，无端地生活在恐怖之中。他们沉默地孤立地生活着，然而他们仍然与生活在恐怖的时代中一样，一听到某些恐怖的呼叫声，就怀疑这种呼叫声是自己发出的。而对恐怖越是敏感的人，这种呼叫声就越是在他的耳边不断旋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也是听到这种呼叫声的一个。当时我二十岁，同与我年纪相仿的两位伙伴一起在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家里生活。那便是我的“黄金般的青春时代”。

还不如说，那是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年轻同居人的，共同的黄金般的青春时代的初次降临。加之，那位年轻的美国人，也因同我们共同生活而深以为乐，我们共同的家庭，处在明朗、欢快而满足的气氛之中。

当时，我们曾约定花费五千美元建造一艘朋友号游艇，作一

次快乐的远洋航海旅行。作为现实的快乐，我们已经拥有了一辆豪华的白色美洲虎牌的小轿车了。那位年轻的美国人把我们丢下去旅行时，或因病闭门不外出时，我们三个人便可以自由地使用那辆高级轿车。那时候在东京，白色美洲虎牌轿车也是极其罕见的。所以我们把这辆爱车，按法国式名字，昵称为“佳佳”，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美洲虎牌车子。可惨的是“卢诺”，一碰上我们的“佳佳”，总是自惭形秽，便像放屁似的排出嫉妒的废气，一溜烟地逃之夭夭。如果说这类的快乐，过于物质式的话，那么，我们就列举在这位年轻的美国人保护之下，能够把自己家庭的拘束全部排除掉的事，那就是精神式的快乐了。在此之前，我们与自己的家庭关系也并非特别密切，但即使如此，一旦得到了完全的自由，那就更觉得特殊舒畅，特别是在我们那样的年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摆脱不了漠然的恐怖。虽然称之为恐怖，却并非是像雨季的河川似的，总是在我的意识中的荒野上奔腾着黄色的浊流，那只是有时偶尔出乎意外地，而且仔细观察一下，仍然像蒙着一层铠甲似的，有其坚固的必然性。它像一堵黑色的墙壁，阻挡在我的眼前。然而它不单在我眼前，有时也在其他两名日本人和年轻的美国人——“朋友号”游艇船员伙伴的面前出现，它像一堵共同的墙壁似的。

比方说，在我们开始共同生活不久的一个夏日的傍晚，美国人坐着“佳佳”去处理商务，我们三个日本人乘电车去湘南的休养地。当我们离开海边人群，摆脱散发着松脂、油漆、沙子和尿味的野蛮海岸，在攀登上坡坡道的拐角处，碰上了交通事故的现场。那儿奇迹般地没有人经过，如果不是有热气和远方传来的人声，就好像冬天的休养地的傍晚似的，仿佛飘荡着一种悲惨的气氛。在那儿发现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年轻人。他不是到海边来寻求欢乐的，这位开飞车拉着平板玻璃疾跑的倔强的年轻人，给人的

印象真像是一头凶猛的大象，随便超越大卡车。就那样，使大卡车把泥就像挂上冰柱似的翻倒，而年轻人自己就像一根红刺似的，扎进了大卡车与违反了自己的意志的摩托车之间了。摩托车手已经血肉模糊。从撕裂开很宽的皮夹克中间望去，在他血淋淋的背上，密密麻麻地扎满了平板玻璃那又尖又长的碎片，青年人活像是一头小恐龙。在柔和甜美的傍晚的阳光下，那恐龙的玻璃角，湿漉漉地闪烁着黑光。

真是太多的血液把柏油路给弄脏了。积在小洼坑里的血水中，漂浮着尘埃，很快便变得又黑又重地沉下去，接着又有新的尘埃被微风吹过来，浮在血水的表面上。海鸟就像紧挨着头顶，在不断地鸣叫。满身是血的大卡车司机和满脸酒刺的助手，把驾驶摩托的年轻人拖出来的时候，发现年轻人还没有死。那是位十八、九岁的英俊的小伙子，看上去下肢好像被冲撞得蜷缩起来了。他脖颈上沾满了血和尘埃，却奇妙地干燥了。他正在走向死亡。

大卡车上的两个人和我们伙伴三人，以及随后赶来的一位驾驶着红色奔驰牌轿车的中年男子，围绕着被平板玻璃的无数的角，呈直角形地扎进脊背里，把脸颊朝向柏油路面的年轻人，边发出叹息，边气馁地站在那里。这期间，血仍然往外涌流，我们为了不让血污沾上自己，不得不连连后退。

“用你这车子，把他送到医院去吧。要是用大卡车，摇晃得很厉害，会把血全给摇晃出来，把人给弄死的。”大卡车司机对开“奔驰”的人说。

中年男子紧闭着让唾沫润湿的嘴唇，皱着眉头，满脸的皮肤皱起了褶子，露出奇妙的笑容，默默地倒退到自己的车子后边，然后完全就事论事地说道：

“我不干。会弄脏我的车子的！”

我们三个人一听就火了。也就顾不上“奔驰”车主的抗议，以及他那难看的样子和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三人的感情，简直是把濒死的年轻人当成了自己的兄弟，把他抬进了“奔驰”车的后边坐位上。用褐色优质木板和深红色天鹅绒所包装的车子内部，登时笼罩上了血腥味。“奔驰”被强制着开动了。

“我要告你们的状！告你们非法侵占。”倒霉的中年男子边开着车，边说。

让年轻人的身体横着俯卧在并排坐着的三个人的膝上，用胳膊支撑着他，我们三个人玩味着一种亲切的满足感。当穿过海水浴客拥挤的地段时，这种感情尤为炽烈。他们那被太阳晒黑的傻乎乎的脸，从车窗往里面窥望之后，现出一副副不解的悲哀的神情，退了回去。我们就像从战场上下来似的，把我们的鞋全都给弄湿了的血，甚至使人感到这血像是四个人流出来似的。从年轻人侧头部陷下最深的地方，血还在往外涌流，把深红色的天鹅绒给染成黑色了。穿过海水浴场之后，奔跑着的车窗外的荒凉的海岸风景，也染成了黑色，已经是夜晚了。

忽然年轻人的身体一阵痉挛，发出了短时间的轻轻的叫喊声，在血腥味浓厚的车子里。发酸的空气刺人鼻孔。匍匐在我们膝盖上的伤者，分量在加重，它已经不是活人的身子了。突然一阵恐怖感，使我们的身子发抖。我们仿佛感到自己都死了。我们的膝盖已经僵硬得不听使唤，重量加大的尸体，从我们的膝盖上，正在硬撅撅地与我们的膝盖碰撞而往下滑落，落我在们的鞋子上。尸体背上的玻璃角把我们的裤子都给扎破了，把皮肤也划成了轻伤。

被年轻人死前瞬间的叫唤声所责难，驾驶席上的男子踩下了闸门。从徐行的“奔驰”上，我们三个人像印地安人似的，跳下车来，朝着昏暗的沙丘方向猛跑过去。那儿潮水凶猛，是谁也不

去游泳的地方，只有传来的喧嚣声，说明远处似乎有人。我们跑了一阵子，回过头去一看，只见留在车上的中年男子十分狼狈的样子，他正在朝后边坐位上的尸体探着身子呢。那样子好像是在询问："喂。你，你死了吗？你现在是在别人的车子上呢。喂，你该不是已经死了吧？"

我们仍接着往前跑，朝着前面暗藏着危险的海流。在黑暗无人的海面上，看见了像沙砾似的，被径直吸了进去的黑色的小鸟。那小鸟就像信号似的，让我们就地一齐停下了脚步，喘一口气。我们三个人当中，最为敏感的年纪轻的一位朋友，好不容易才用怯生生的声音说出这样几句话来：

"你们没看见吗？在那个人死去的一瞬间，在车厢里浮现出一只黑色的鸽子般大小的东西。黑得透明，说起来，像个幻影。没看见？"

"那大概是他的灵魂吧。那么说，刚才掉进海里去的鸟，就是他的灵魂罗。那是二十世纪的大和武尊啊！"

说着这番话，冷笑着的另一位朋友的声音和表情，也有些胆怯而显得僵硬。我自己本身，也好像感到在那强烈的痉挛和发出叫喊声的瞬间，看到一个黑而透明的影子，飞快横穿过这个世界似的。发现自己对死恐惧得身子发抖，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自己的青春的肉体，也完全没有一点意义似的。我们默默地，从沙丘的斜面往下走，在波浪冲刷处，把裤子和鞋子上面的血迹洗掉。从背后沙丘的刺槐和松树稀疏树林构成的浓重黑暗的对面柏油路那边，听到了在已死的年轻人尸体旁无计可施的中年男子的呼叫声和汽车喇叭的鸣叫声。因为风的关系，海水浴场一带的喧闹声，时隐时现。一想到被弄脏了的"奔驰"车主人的激愤和悲哀，虽然觉得有些滑稽，但我们三个人，都很沮丧，也都鼓不起又笑又骂的勇气。过了一会儿，也不知是谁带的头，我们都脱光

了衣服，跳进危险的海域，游了起来。我们屏住气息。眺望着遥遥的海的那边，能够看到船上的灯火，毋宁说一边老老实实地游泳，一边茫然地在思考着自己的游艇完成的那一天。有时，流出不知为何而流的眼泪，这眼泪很快就被潮水所洗掉。那一天，我们之所以到湘南去，是为了看看我们为远洋航海而建造的游艇，建造工作进行的如何了。游艇就像在肉厂的冷库里所垂吊着的牛的胴体，闪闪发光，用肉所遮掩的龙骨，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事到如今回头来一看，那交通事故，尸体，褐色和深红色所包装的车，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海市蜃楼，觉得这些，不过只是为了唤起我们内部一种恐怖预感的信号。但是，那短而小的叫唤声，和掠过天色微暗中的血腥味，黑乎乎的透明的鸽子的飞翔，在那当时是实在的，如今在我的心目中，感到仍然是实在的。那就像在被海水所濡湿的脚上，像跳蚤一样扑奔过来干沙子所带来的痒痒劲儿似的。就这样，常常有一双恐怖的麻利的触手，把我掠走。

首先让我从与这位年轻的美国人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与另两名朋友的进入共同生活的来龙去脉开始说起吧。我在那当时，是个并没有特别显著的个性的人。虽然现在依然如此，但背后毕竟有一种过去，所以我才会从现在起来谈论它。总之，到此为止的我的二十年的岁月里，并没有发生过一件什么特别的事件，这可以说就是我的个性。我是一名大学的法国文学系的学生，在我读书的教室里，有着众多的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有着平稳而顺利的过去的一根尾巴，无聊地努力翻弄法语辞典，可以说他们是时代之子。

在我童年的时候，确实进行了一场战争，那是异乎寻常的有个性的时代。然而在我的头脑中，实际上具备意识，我自身的种

子发芽，是有益无害地经过杀菌的民主主义的和平时代，我有着一种桨一样平板的过去。而按照我的预感，我觉得现在也好，将来也好，一切都像桨似的，一经出现，便又消灭下去，而且在极其平稳的日常生活中，我时常会意外地很快遇到恐怖。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恐怖呢？是代替日常生活中的平稳的反复，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突然预感到就连暴力、悲惨、别离、屈服等就要到来所带来的恐怖呢？还是与此相反，直到衰老而死亡的时候为止，对这种只有日常生活的反复的恐怖呢？或者那仅仅是二十岁的“黄金般的青春时代”的性格呢？总之，我每每被意外的恐怖所吓倒。

如果说到我固有的过去，只有一件，那就是这年的年初，我刚刚开始克服的一种异议。那也与暴风雨式的行动的形象相去甚远，那不过是忧郁而滑稽的小小地狱的故事，其结果却把我指引给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

那是高中最高年级的冬日正午的事，我正在阅读《达福尼斯和库劳叶》呢，我发了狂似的当了欲望的俘虏（而且让精疲力尽的小小生殖器，在体操用的短裤里边怯生生的），被使命感似的紧迫的感情所驱使，往娼妇那儿跑。娼妇在高中后院草野丛生的洼地上盖了间小屋，一个人孤独地住着，她可以说是我们高中生专用的，知道她是个娼妇的，只有我们高中的学生们。

娼妇如同我的不眠的每个夜晚的幻影似的，她藏有一个捕蝇草般的生殖器，像青蛙一样地把我咬住，然后也像青蛙似的，翻转胃袋把我吐了出来。这种性交，只不过是毛烘烘的，像用一根干燥的橡皮管往一个坚硬的台上开的一个孔里一触就完事了。如此而已。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仍然欲火中烧。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娼妇是美是丑，是年轻还是衰老了。我甚至于想，其实那块洼地小屋里，在昏暗中赤裸的怪物，说不定是个男娼呢。这

一切，在瞬间的性交完了，冷言冷语地告别之后，已经记忆模糊了。

谁知，那个冬日中午的事件发生之后，从第二天起，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从次日起，我觉得从野草丛生的洼地地狱里走过来的人，完全是另一个我了。我觉得自己像被墨鱼那么巨大的梅毒螺旋体的幻影所拉着到处走似的，在不安的深海里游啊游……

我进行了几次血液检查，从我的血管中所抽出的冷冰冰的、注入试管中的死血，与脏兮兮的土拨鼠的心脏浸膏，混合在一起，不知道补体结合反应、沉降反应、凝聚反应的齿轮转动过多少次了。当我听到要用牛心脏的心镜进行血液检查后，每当我走路碰到肉店的运输车时，就觉得车上装着的无数只黄色的眼睛闪闪发光的肉块，就像我的一奶同胞似的。

我的血液检查，总是呈现阴性，而阳性率的信赖度只要不达到百分之百，就难以平息我的不安。傍晚在我心中所涌现出的一粒不安的粟粒，一到深夜，就会在我的心里增长为几亿颗粟粒胀得满满的。于是我便打着寒颤光着身子爬起来，在全身的皮肤，口腔的粘膜，在头发中到处寻找，恰似寻找希望的种子似的，来搜索梅毒的征兆。

我那发了狂的眼睛，热病刚止住的手指所探寻的征兆，以那次空想着的感染为起点，像季节的推移，像叶的繁茂的变化，像果实似的成熟起来。一开始，我寻找皮肤下边，米粒似的变硬的初期硬结，为了查证在扁桃腺上是不是有表现，我为每天上十次把手指头伸到口腔的深处引起恶心呕吐而烦恼，而我为了寻找像蔷薇色的肿包破裂而带有白色光泽的硬性下疳，每天用几个钟头的时间，在前后两面镜子面前进行着苦斗。然后就是努力发现鼠蹊淋巴腺中的核，全身皮肤的浅桃色的发疹，火腿色似的炎症，

蚕豆大的丘疹，乳白色的咽峡炎，接着便是来势凶猛的橡皮肿……

我并没有发现上述任何一件，但同时却怀疑一切。人类的皮肤怎么会潜藏着这么多的奇怪而暧昧的征兆的陷阱啊。蔷薇疹似的东西，丘疹似的东西，好像我的皮肤中布满了使这些疑惑的炸弹破裂开来的雷管似的。

我是一只在不安笼子中蹿来跑去的小家鼠。每当医生们翻开我生殖器的包皮时，我的羞耻心和不安，就变得粗野了。他们照旧猛然便翻了过来。不久我就进了大学，在教室里上课，我精神溜号，一心想的只是自己的脏症。只望着自己周围的同学们没有被这种脏症所困扰，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天国里的居民了。我总在发出叹息的同时，嘟嘟囔囔地谴责自己："啊，那不为脏症所困扰的生活，干净、平安、清静的生活，几时才能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我的生活，我的世界暗淡而悲惨，好像没有一丝任何希望的兆头会出现似的……

这种几近绝望，却被这年年初在大学的学生疹疗所所遇到的一位医生，给了我恢复的希望。这位医生，他对我比对任何一个他在医学部所教过的学生对梅毒与梅毒恐怖症都有更深的知识很感兴趣，而我对他也很信赖。治疗开始卓有成效地进行。五月份前后，在我和医生之间，开始了这样的对话：

"我现在就要从这一奇怪的妄想中解放出来了，在遭到困扰的时期，我所期盼的清洁、平安和安静的日子，却总也盼不来。总觉得自己浑身无力，有轻微的发烧，肩膀也发板。现在想来，那时候只是满腔热情地盼望着梅毒螺旋体这个怪物早日消失，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希望吧。"

消极的希望这个词儿，是我在大学无聊的午饭时间里流行起来的，在幸福的时候，也有人装模作样地说成"消极的绝望"。

“那么，你不想和别的女人试试看吗?”这位男性过头的医生，为了不让护士偷听到，故意压低声音、哧哧地笑着说。

“不，要是再干那种事，又会开始一轮新的与梅毒螺旋体这个怪物的格斗吧。”我一面对自己这声音里既有着死心又有着羡慕的滑稽腔调感到羞耻，又是在用切实的心情叹息似的在回答。我也感到自己真的像医生所说的那样，想和别的女人再试一试。

“你应该干的是，对那因梅毒而变得像秃头鸟似的老牌娼妓，不用避孕套而直接插入。”医生说得太过分了，“然后与那吓人的妖怪永远告别，实际上轻而易举地一举获得梅毒螺旋体的免疫力。”

“我不会这样干的。”我渐渐在自己的内心中，明确了性欲以及与之有关的看破而颤抖着说，“我若是干这种事，不是发狂，便是因冲击而死。请考虑其它方法。”

像这种对话的继续似的，自从进入六月份，医生用名信片把我叫了去，向我提出了一个提案：

“你乘上游艇到外国去怎样？这一来，你也许对你的妄想和你自己之间告一段落。你比起与自己的妄想同居一室，倒不如到别处去为好。游艇嘛，有一个因癫痫症而到我这儿就医的美国人，他现在正在建造之中。这个人正计划着救济三到四个不幸的日本青年，作环游欧洲一周的游艇旅行。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子，我也不太清楚。但这人名叫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总之，在朝鲜战争时，他才十九岁，曾经到过日本。也不知什么原因，两年后的初冬，他小学生时代已经克服了的癫痫症，又重新发作，仍然通过日本，又送回了本国。他在父亲去世之后，和母亲分掉遗产，用自己的钱买票，把建造游艇的资金揣在衣袋里，到日本作了三次旅行。他现在正在担任美国的百科事典的推销员，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我刚才所说的游艇旅行。他被朝鲜战场上的谜一

般的体验与癫痫症所带给他的神圣的使命感所驱动着。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把你当作船员介绍给他吧。当然罗，有关游艇的知识，今年夏天，你学学就行了嘛。”

我在当天，就访问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第二天，就搬进了他家。他所租住的我们共同的家里，已经住进了一个伙伴。过了几天，我们坐着“佳佳”，去接另一个伙伴。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把这样几名成员，定为他的游艇的船员，把游艇，定名为“朋友号”。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他祖父是从保加利亚移民到美国的斯拉夫后裔，他那红头发，强劲的下颚，农民式的天蓝色的小眼睛，这一切都具备着送往苏联的符合美国情报局人员所需要的风貌和骨骼。只有其声音温和而清澈，有女性的若干肉感，给人的印象有着两重性。我搬入他家不久，他就发作了一次癫痫。那天晚上，在我们共同的家里，以至使人感到像猎猛兽似的猎人们忘我地冲了进来，丛林中的野兽们咆哮得回声不止。弄不清，是发作本身，使达流斯吼叫呢，还是对迫在眉睫的发作感到不安，达流斯才吼叫的。发作后的第二天，被忧郁的鬼所咬啮，我和另外一名伙伴，交替着给闭锁在黑暗的居室内的达流斯送饭食。我们一面送吃食，一面完成替达流斯站岗的任务。医生告诫我们说，达流斯在恢复发作期间已消耗尽的体力之前，曾经有过企图自杀的事。那一天，我与另一名伙伴，对于达流斯，超越了被选为船员的义务，渐渐感觉到逐渐加深的友情。这位名叫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年轻美国人，他以发作后那么发出呼叫声和发作后的忧郁所挫折的沉默，打动了我们的心。

给发作后的达流斯所送去的食物，不过是往厚厚的面包片上，胡乱地涂上些黄油，和加了点盐和生洋葱的禁欲主义的三明

治。这是因为癫痫的残响而使他头脑中仍嗡嗡作响期间，达流斯所要求的唯一食物。而且在进食当中，他对蛔虫的恐惧，如同害怕毒蛇似的。第二天，恢复常态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对我们露出一副似乎我们就是受害者似的过分善良的斯拉夫式的微笑，为我们和为他自己而举行盛大的晚宴。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既当我们共同的家的厨师，又是管理人。他留心游艇的建造工作进行情况，为了推销庞大的美国百科事典，东京都内自不必说，他还勤奋地到其它地方出差。他既没有请女仆，也没与其他美国人之间进行交际。有的只是由我们直接组织的几个家庭成员。

我从英文系的同学那儿听到风传，说是该国大使馆人员说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坏话，然而具体的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也不清楚。我的这位同学只是说，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是个有一两个问号的人，对他要注意，他还在充当美国游客的导游。这位同学还告诉我说："一定是因为性的问题而反映不好。因为美国人排外，更多的事没跟我说。总之，要警惕。"

确实，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被性欲折磨的时候，也不像其他在日本的美国人那样，轻易地去找高级妓女。风传达流斯在这种时候，躺在床上欣赏他收集来的奇怪而猥亵的工笔画，这画面无非是一个大男人用皮鞭抽打跨在便器上的一位金发女郎，一位长着胡子的女家庭教师从窗子外面偷看两名肮脏的少年在相互进行手淫什么的，而且达流斯边看边发出叽叽的干笑。在那种时代来到日本的美国人，没人相信他们这些人天真得为这点点事就受到刺激的，这故事本身不就是在性的方面给达流斯造谣吗？还说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不愿意看见女人腹部那毛烘烘的隆起，因惊叫而引起癫痫症发作，他不去找女人睡觉，这也决然构不成坏话的材料吧。我在当时还不知道有关他的更多的事，也不想作更多

的臆测。即使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是个谜般的人物，反正我感到对他抱有用朋友号共同航海的希望。这应该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机会。

在我之先，在这个共同的家庭中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住在一起的伙伴，是个十七岁的离开横须贺的保护设施，曾在收容所干过活的少年。他是个美国黑人的父亲与日裔美国移民母亲的混血儿，他自称是继承了黑人的血和黄色人种的血，成为二者之斑的，在人种上应该称之为“虎”。在收容所里时，人们都叫他“虎”。于是在共同的家里，也叫他“虎”。阿虎自从离开收容所，在六本木、银座以及夏季的轻井泽等地，当上了有闲夫人的男妾。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为了某种程度的酒精中毒者。

阿虎的父母是在旧金山生下他的。在战争开始的两个月之前，阿虎一家来到了日本。战争中，阿虎的父亲按俘虏对待。战后回到他和母亲身边的这位黑人父亲，变成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富有幽默感的人了。有一天早晨，阿虎正在看画本，哭喊着要“小型河马”，父亲面色苍白地沉思了一阵子之后，说是既然这样，我就到非洲，给你捉一只回来，说罢就走出了家门。母亲说他回美国去了，但阿虎却坚信黑人父亲是去了非洲。他也是个奇怪的幽默的少年，说他担心父亲能不能把小型河马与普通河马区别开来。说到小型河马与大河马的相似之处，只是都具有夜行性这一点，小型河马既讨厌水栖，又讨厌群栖。阿虎本身也是到了在保护设施的图书馆里，能够对照着动物年鉴来鉴别的年龄，才有了这种知识的。他的父亲尽管连小型河马与普通河马的习性差异，都分辨不清，是不是现在仍然在非洲的丛林里，深夜孤身一人，在一个劲儿地追踪猎物呢？

阿虎的母亲，如今仍在奥只见的深山里，靠采集葛枣果实为生，她也是个滑稽而幽默的女人。有一次阿虎的母亲给阿虎寄来

满满的一大瓶葛枣果时，阿虎一下子全都给了我们喂的名叫鲁宾逊的猫。被这天国所赐之福，激动得又是吼叫又是翻滚的一身橙黄色条纹的我们的猫鲁宾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对一切的现实都失去了兴趣，着实是用荒凉的眼神四下里徘徊了一阵子呢。

“人们都说在日本没有人种歧视，对此，保护设施里的人们都信以为真，但我知道并不是这回事。我知道是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阿虎用劣质威士忌喝得醉醺醺地说。

他是个少言寡语的少年，但喝醉之后，就像感到平时不作声是一种压抑似的，有时候真变得能言善辩。在这种时候甚至渗透出狂态来。而一到晚上，阿虎几乎总是用劣质威士忌来麻醉自己。多半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是被醉后阿虎的辩才所吸引，才选上他当了朋友号的船员的吧。

阿虎在保护设施时，是从那儿上市里的新制中学的。阿虎交结了很多朋友，确实没受到过什么人的歧视。他很有人缘儿。他甚至想忘掉自己叫阿虎。但是有一天，他理解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别人又是些什么人。

在一个无聊的早晨，阿虎把一名同班的丑女同学，领进了中学后院的公共电话亭，两个人都默默无言，蹲着像鸡似的互相啄弄。女孩子闷声不响，但也没有特别受到冲击，结果是互相都品尝到一些欢愉。

“那天傍晚，我一回到保护设施，金刚似的两个大个子男人埋伏在那儿，一抓住我，既没打也没踢我一下，只是让我吃了十粒安眠药。等醒过来睁眼一看，我全身脱得光光的，躺卧在钢筋水泥的沙漠里。我真是吃了一惊。那儿竟是横滨附近的一座小山岗上的钢筋水泥公寓群的院子。我被赤条条地丢在那里。如果我是个早晨睡懒觉类型的人，我就会裸露在十五栋公寓的五百个窗口的实实在在的眺望之下。于是我知道了这两名金刚想从我这

儿知道些什么。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叫阿虎，为什么一直以老虎自居，和为什么想到非洲去追踪老子。”

“你光着身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光着身子逃出了钢筋水泥的沙漠吗?”

“我把院子里晾晒着的衣物迅速穿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得这么整洁地回来了。”阿虎高兴地说罢，笑了。

这位阿虎、我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开着“佳佳”，是到东京港填海造地的最贫困的地段，去迎接另一名游艇伙伴去的。他住在一家小木工厂的宿舍里，在那儿干活儿。他叫吴鹰男，父亲是朝鲜人，他母亲尽量想把这事瞒着他，把他养育了这么大。

吴鹰男在十六岁那年的冬天，取出靠勤工俭学攒下的钱，买了一张从东京到北海道的火车票，然后从根室的诺撒普海角偷了一艘货运驳船，在一无海图二无指南针的情况下，只身一人上了驳船，驶向波翻浪滚的大海。正在珸瑶瑁海峡被胡乱冲走时，得到了钓墨鱼船的救助。他不知不觉地被冲向了太平洋。把他救下来之后，渔师们用顶着海鸣的大嗓门，告诉他说，就是用神力，也划不到朝鲜去的。其实呢，吴鹰男所要去的地方，不是朝鲜，而是想到一个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且还不是有着死或者是未来什么的抽象的世界，而是想偷渡到一个感到像是自己本身的土地，那儿是地图上没有记载的一个另外的世界……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通过英国报纸的加了花边的文章中，读到了这个勇敢少年的冒险故事，通过报社总算找到了吴鹰男。当吴鹰男成了我们的伙伴时，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高兴极了。然而吴鹰男在一开始，总有些怀疑的样子。实际上，有一次他甚至离开了我们。就此，我在后边将要提到。总之，朋友号的船员全都找齐了的那一天，我们开上“佳佳”到了银座，举办了庆祝晚宴。我记得那是那年的六月末的一天。

除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之外，只给了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家的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楼下是厨房、浴室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寝室。这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所租赁的像塔似的又高又窄的怪模怪样的西式住宅。为了在一个房间里住三个人，像船室似的摆了一张三层床，沿着墙旋孔装了一架垂直的梯子。那天晚宴归来，我们三个人在二楼的西式住室里，就各自的身世，谈到了很晚。我们必须尽快地互相理解才行。我们又是在地板上来回走动，又是悬垂在梯子上，又是躺在床上，积存下来的疲劳和甘美的睡意，使我们的头脑昏昏成了一堆泥，一旦开了头，这自我表白的河流就止不住了。这时，听到了楼下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正在反复地练习巴哈的无伴奏奏鸣曲。他的小提琴拉得很棒。

这天晚上，最善言谈的，要算是吴鹰男，他就自己偷渡的失败，给予了种种意义。他似乎有一种赋与意义的兴趣。当阿虎谈到热望非洲之行时，鹰男是这样回答的：

“现在想来，如同阿虎想去非洲那样，我也想去个什么比这儿好的地方。其所以如此，是我有时感到自己，在某种奇怪的情况下，就像被判处流刑的另一个世界的人似的。而且恐怕即使能够顺利地到达朝鲜，也不会遭到厌弃的吧。我不是属于地图上存在的那个朝鲜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可以说，我感到是与这个世界相反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别人的，我感到不是我本来的住处。就是眼下，我仍然是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深更半夜，用别人的语言在说话。明天早晨，我将在别人的国家里，在别人的早晨走路的吧。这种感觉，我有时想，也不过是没有满足欲望，总而言之，如果说是实感的话，那么，我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与之相称地生活着的实感。所以，我感到这是由于我错误地来到了这个世界，错误地活在这儿之故。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总之，这个十八岁的吴鹰男，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真

正的人了。怎么样？你一点也不明白吧？”

在吴鹰男的额头上，生了个角似的肉瘤，突起在中央部。他说，这个触角就是与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不同之处。这虽然只是无稽的笑谈，但这角却时常使吴鹰男觉得确实自己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朝鲜人，而是某个特殊国家的人……

当我谈到自己有关梅毒恐怖症的话题时，少年朋友们却好像听玩笑话似的轻松地一笑。这与大学的同学们的反应不同，他们俩直截地安慰了我。过了一阵子，当我们发现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小提琴像两只蛇互蹭鳞片似的和声练习已经老早就完了时，在短短的笑声之后已经沉默的我们的耳朵里，一种有所顾忌的提心吊胆的声音，从我们赤着脚所踩着的地板下边，响了三下。这是大个子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用小提琴的弓子敲击天井，对我们发出的信号。达流斯明天还要外出工作。我们默默地发出暧昧的微笑，感到自己的脸颊血往上涌，住在这儿觉得心情欠佳，把窗子打开之后，在笼罩夜晚的夏天气味当中，脱光了衣服，整好床铺，熄灯上了床。等我们的体臭味消失之后，室内充满了茂密的树叶味和泥土香。这儿是郊区的住宅地，在东京，是树木、野鸟、外国人和臭财主最多的地区。天一亮，多半鸟群鸣叫声、外国人和财主的饲犬吠叫声，会把空气给搅和得不得安宁的吧。我们在黑暗中，呼吸着户外进来的空气，已经进入梦乡。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三个人聚齐的头一个晚上，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就是吴鹰男直到天亮为止，每当反反复复地发出凄厉的呻吟时，都是与他梦中的大敌在进行战斗。他的呻吟声，有时高得像哀鸣似的叫唤。阿虎喝完劣质威士忌，打着呼噜睡觉了，而对于我这度着不眠之夜的人来说，到底还是感觉到他还是像醒着似的。楼下的达流斯那腼腆的咳嗽声，直到天亮都像啄木鸟啄树似的，响声不

断。只有鹰男做着恶梦发出痛苦的呻吟，像幼儿似的，舒舒服服地躺在巢里流着汗睡着了。为了防止天明前后的冷气和薄雾，我把所有的窗子一关上，我们那顶棚很高的西式居室，就全是鹰男、阿虎和我自己的汗臭味儿了。这气味不久，将成为朋友号的气味儿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对鹰男以年长者的亲切感，用庇护者的态度，询问他通晚呻吟着做恶梦的情况。阿虎以作为最年轻者，对接触鹰男的内部的声音，似乎以不敬的心情，以若即若离的态度，但却热心地倾耳听着。鹰男那么大的魇住声音，他应该是听得到的。

吴鹰男多半也是由于做恶梦所带来的疲劳吧，对于我，像弟弟似的，顺从地把恶梦中的情形坦白地告诉了我：

“先从季节和风景来说，似乎是冬天的半夜。雨刚刚停止，整个东京就像出了汗的肋下似的一股湿气。在我的周围，一片漆黑，很香，全是果汁，呈现纺锤形。柠檬中间的小虫子，感到像人似的。在黑暗中，有个像怪物蛋一般的四个煤汽罐一会儿胀，一会儿瘪，而这玩意儿很有现实感。从那旁边通往这边的道路，也有现实感。这些，似乎都是我实实在在的看到过和走过的地方。在这条黑暗的道路上，不知从哪个其他世界里，乘坐着在空中飞行的圆盘，在那儿埋伏着的黑色的我，把一个推着自行车走路的姑娘给撞倒，在举行着仪式，但一旦撞倒之后，周围的一切，变得模模糊糊一片漆黑，互相之间，连眼睛的光亮都看不见了，互相都好像变成了黑色的毛毛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了仪式的。”

“你把她给强奸了吗？仪式是其暗号？”

“不是暗号，只是像仪式本身。我把那黑姑娘推倒，我把漆黑的自己这硬邦邦的青粗斜纹布的长裤一脱，不见了生殖器，我

的手指头碰到了活着的斑鸫鸟的头。斑鸫唧唧地叫着，不愿意离开肛门旁边，而只有睾丸缩成个小黑疙瘩，在风吹之下摇摇摆摆。哈哈哈……"

"于是梦中的你，就死了心回来了？"

"我在等待着终结。"

"自然地？"

"但是在梦中，是不会有自然终结的到来的。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干些什么，然后便什么告一段落，是不会有真正的终结的。要想终止一开始把那个黑姑娘推倒在湿土洼地上开始的事，不是靠自然，而是靠我。"

"但是，不是已经完结了吗？"

"我为了想一想，把头向黑暗的空间伸了一下看看，就是把身体从那个姑娘身上离开了一下。于是那个黑姑娘用非常冷静的声音开玩笑似的这样说：'我不愿意看到你的脸面，我也不跟警察讲，快些逃跑，把这件事忘掉，没发生这样的事，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我把身体恢复原状，在极其黑暗的情况下，摸索姑娘的黑色的喉咙，用两个大姆指头肚，猛力按压下去。然后我极其亢奋地把鼻子仰向暗空，在沸腾的热血气味的暗黑的星云中，满身是泥地，轻轻地走了回来。"

"冬天杀了很多人，到了夏天，同伙改变方针，改为切断女人的腿。为了彻底安心，只有耐心等待。"

"同伙？"

"就是梦中的那黑色的你呀。就是从不知是其他世界，乘坐在空中飞行的圆盘来的同伙呗。"

于是，我们一时之间在一种忧郁的心情下，笑了。

"是呀，在梦中，确实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明明白白地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在扼住那个姑娘的喉管的瞬间，觉得把自己

的圆盘闪烁了一下。”吴鹰男说。

“你是为了闪耀一下圆盘而杀的她吗?”

“我说不清楚，因为像个仪式。只是在杀了她之后，才稍稍发现了其意义的吧，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

“假如说是在黑暗中杀了她的话，假如就连在黑暗中，那发黑的牺牲者的目光都没看见的话，那会难以记忆的吧，会忘记的吧?”

“是啊，会忘掉的。而一切的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那闪光也会忘掉。归根到底，制造这一事端的自己，就像死了似的。”

“警察就是想逮捕这家伙，也是为难的吧。因为这家伙把犯罪全给忘了。在审判之前，必须首先告诉罪犯犯了这样的罪：突起歹心，因见附近黑暗无人，乃决心奸淫该女子。在上述地点将该女强行奸淫后，却不射精，将其杀害后弄亮圆盘，极其兴奋地将鼻孔仰向黑暗的天空。”

“不，不。警察先生是不会把我梦中的犯罪如实地告诉我的。最多不过承认你刚才信口开河所谈的犯罪。”吴鹰男认输似的忧郁地说，“我在梦中的犯罪是我独自一人的犯罪，所以不能抓我以外的人，而我这个在梦中犯罪的人，也被人遗忘了，也因此不会受到处罚的。”

阿虎焦急地在窗边走来走去，而每当他走来走去时，夜晚遗痕的暗黑的雪粒，就对着围绕着我们的早晨的即将过去的明亮的阳光下飘落下来。我们的周围稍稍有些变阴，我们打着颤，觉得自己就好像某种亡灵似的。我们的声音失去了光彩，变得沙哑了。

“做梦倒也罢了。因为这种犯罪，是徒劳的，无意义的犯罪。”我变得忧郁起来，像个年长者，不高兴地说。我已经后悔谈起这个话题，和阿虎一样焦急起来。

“这种无意义的犯罪的可怕，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突然又会重演，就像查不清什么原因的事故一样。而且这回不管是在梦中还是梦外，兴许会犯下更重的罪呢。至少我觉得不是在黑暗中的小路上。比方说在大厦的屋顶上，或者是在塔尖上，是在充满阳光的地方，似乎还得剥一次女人穿的男式长裤才行。这种犯罪不管是梦中也好，现实也好，我都讨厌。真想早些坐上朋友号游艇，逃脱出去。”

然后，吴鹰男用弟弟般的眼神注视着我，对阿虎用哥哥般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突然，发出了和恶梦中那呻吟声一样的声音，“啊，啊，啊！”他那高吭的猛禽般的声音，就像在窗外高空中飞舞直上，顶着风拍打着翅膀似的。我和阿虎惊得目瞪口呆。尽管吴鹰男发出呻吟声，但他好像切实地感到了孤独，他内心里的兴奋镇静下来，像只贪欲的狗似的，眼里闪着颤抖。身材高大，像鬼似的长着一只角，颧骨突出，绷着脸的十八岁的吴鹰男，在此后也常常孤独地陷入这种感情的深渊，很难自拔。这使感到呆然悚惧的我和阿虎，可以说是，把跟不上的我们俩，给丢在了常识的堤防上面了……

当我听到吴鹰男梦中的故事时，使我想起了与他梦中的体验和情况完全相同的现实的强奸杀人案件，在这年年初的东京港附近的填海造地一带发生了。于是，我把吴鹰男的阴暗的梦与现实的案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感到了不安。甚至于还滑稽地感到担心，是不是阿虎就吴鹰男梦中的事，向警察告了密。想到这里，我摇了摇头，轻蔑自己，把这一危险的联想，埋在了意识的深处，一瞬间之后，吴鹰男也停止了模仿呻吟声，恢复了自我嘲弄的微笑，吹起了口哨。

“今后你如果再被梦给魇住，我就摇醒你。把你踢醒也行。这可也得在我没喝醉的时候。”阿虎面现和蔼可亲的微笑说。他

在我们三个人当中，是位最温柔的。

“啊，谢谢你。可是谁都不知道我被梦魇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比方说在正午，眼下这种时候什么的。”

“现在你又没呻吟。没关系。”阿虎更加善良而亲切地安慰他说。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共同生活。一个年轻美国人和三个年轻的同居人，想着彼此互相理解，在我们中心，有一个核心的朋友号，它与友情的另一个核心重叠在一起，其形状渐渐地明朗起来。

在夏初湘南海边傍晚的柏油路上，我与鹰男和阿虎，为青年意外之死而悚惧时，我们朋友号游艇的龙骨，已经在海边的阳光下，像只野兽似的，显示出了它的具体而明了的形状。我们在那些日子里，也包括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常常放声大笑。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我的“黄金般的青春时代”……

第二章　性的问题

一进入盛夏，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对其本身的癫痫病的发作，便极其敏感地加以警惕起来。可以说他是在有预感当中，就想抓住他的癫痫病的萌芽。一清早，醒来后的大约一个小时里，他就仔细地对自己的肉体与感觉以及意识进行检查。就如同对发射前的火箭进行的检查一样。如果发现那怕是有一点点不和谐的地方，这一天，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躺在床上，然后就胆颤心惊、满身汗水地像等待着风暴从远方袭来似的等待着癫痫的临近……

在不是这样的日子里，他虽然去推销百科事典，但也不是独自一人外出。达流斯在外出的这一天，每天早晨都把我们三个人叫过来，选用我们中的一个人充当他“佳佳”的司机。

在达流斯身上，不知什么地方，总是使人感到残留着过分拘谨的东西。早饭后，在委托我们开车的时候，他总是面现怯懦而善良的微笑，说你们哪位今天得空？他每次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尽管达流斯本人也很知道我大学的暑假已经开始，鹰男和阿虎也没有特别被制约的什么事。于是，结果总是阿虎接受驾驶任务，我和鹰男便留在很快就要热起来的我们共同的家里。即使如此，我这方面倒还好。我时常到大学的图书馆里去。鹰男则孤孤

单单地留在家里，一面欺侮被暑热折磨得少气无力的猫，一面看看书或是写写小说。他的智力性的工作，有若干狂热的成份，常常表现出一来了劲就猛打猛冲。

吴鹰男所看的书，全都是我带来的。他在一开始读萨特的作品，立即热衷起来。在来到我们共同的家之前，他连一页法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没有读过。而如今吴鹰男的知识世界，可以说是开僻了新的天地。他岂止是阅读翻译作品，他想着用法语来阅读萨特的原文。因此，在我与吴鹰男之间，约定了在用游艇航海中，由我对他进行法语入门授课。他已经时不时地拿出法语辞典在查找什么了。他有时也显示出对特殊的法语单词的奇妙的执著。这是鹰男的单纯的一个侧面。另外在写小说方面，他有写半个朝鲜青年的自传和杀人梦的故事两个主题。他好像既没有想不久自己将成为作家，也似乎没有相信自己是天才。但他决没有想自己的两方面主题的小说会失败。他甚至连怀疑都没怀疑过。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答应过吴鹰男，说如果写完，就帮助他自费出版。

我曾经读过吴鹰男已经写完的若干章节，其中有关朝鲜父亲的部分，我觉得写得特别成功。小说片断里登场的朝鲜父亲，已经是一位老人，又是个流浪者。他留着干菜似的颚下胡须，穿着朝鲜式的长裤和登山鞋，放浪于四国的地方城市。他的妻子是个日本人，他的妻子为了把独生子培养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把这个可怜的老朝鲜人，赶出了家门。

少年儿子的毕业旅行去了四国，深夜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等待换车时，狂风吹起，如同美国西部剧中所出现的情景似的，在风卷枯草的站前广场上，忽然老流浪者出现了。他捋着杂草般的山羊胡，散发着刺鼻的大蒜味。

“孩子！”他发出雷鸣般的声音，用教训的口吻说道，“别相

信这个国家的人，他们都是陌生人。他们全是说谎、叛徒、卑劣汉、钻营者，你要破坏它！你干完了一切，最后笑的仍然不是你。孩子！在别人的世界里，除了别人之外，不会有你最后的笑！”

说罢，这位老朝鲜人，在发出与电子音乐般的效果音的同时，一面咕吱咕吱地嚼着离开家的时候带走的一百头大蒜中的一瓣，像鸟似的兜着圈子飞舞跳跃，消失在黑暗中。老人计划着靠常吃大蒜和放浪来成为仙人。吴鹰男自我陶醉地为半个朝鲜青年的自传，取名为《怪物》。

吴鹰男喜欢怪物，还制定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怪物的标准。他悄悄地认定了自己是个年轻的怪物。还认定了阿虎和我，是非怪物，只是出自友情，才没有明确地宣布而已。在自传《怪物》的作者鹰男看来，除了自己以外，考虑别人是怪物，是他绝对不能忍耐的。不管他是不是怪物，他确实是具有傲慢而蔑视他人的态度的特殊青年。对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不像对我和对阿虎那样有顾虑，就达流斯的非怪物性和反怪物性，也说了些辛辣话。鹰男以为自己是来自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世界的来访者，所以如果不把对待异乡朋友的友情考虑进去的话，就会和一切旅行者一样，其眼睛，其耳朵，就只具有对周围事物进行批评的机能了。

“达流斯不过是美国式的乐天派。”鹰男批评道，“他不过是个从战场上的痛苦体验中，成长为有善意的、人道主义的、有人类爱的以及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粉红色思想的圣徒式的美国青年。是个没有一点异常之处的卫生人儿。加之，一旦发现什么与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上有异常的萌芽时，就把商品百科事典拖了出来，立即找到平衡的方法。他那大百科事典的世界里，异常啦，怪物啦，是掺和不进去的，因为那是个散发着油墨香的、卫生的理性

世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正是美国的平均的良心，百科事典的推销员，没有比这更好的人物了！”

吴鹰男以为，自己是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构成对极的怪物。反平均，他是想按照这个来行动的人，在这一点上，随着我们共同生活的进行，在各个方面，都渐渐明朗起来。他非常明确地把他独自的生活方式，带进了我们共同的生活里。

我们共同的家里，只在达流斯的房间旁边有一间浴室，由四个共同生活者轮流着使用，而鹰男总是最后一名入浴者。这是需要，逼迫着我们定下的规则。有一天，阿虎洗在鹰男之后，发现到处都是刺鼻的精液味儿。阿虎向鹰男抗议时，鹰男却悠悠然地这样回答：

“我每天都有沉迷于手淫的习惯。而且是在浴室里，往屁股上喷着淋浴的时候。”

于是我与阿虎和达流斯为了自我防卫，作为我们家的法律，定下了这个入浴的顺序。还在鹰男白天进行手淫的时候，给他定了一条义务，在手淫之后必须把整个浴室冲洗干净，还必须给浴室通风换气。尽管附加了这样一些麻烦条款，鹰男仍几乎每天都没有停止过手淫，而且总是在浴室里进行。比起夜间来，他更喜欢在大白天进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鹰男的手淫每次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如果在我们入浴之后他再开始，往往要到深夜。他为了写小说的片断，很珍惜深夜的时间。

在夏初的日子里，阿虎开着白色的“佳佳”载走达流斯和百科事典外出之后，鹰男就躺在床上读萨特的作品，然后蓦地起来脱光衣服，拿上人体性解剖学图谱这本书，把自己关闭在浴室里。淋浴笼头喷水声从远远的楼下响个不停，我边听边闭上眼睛，就觉得晴空万里的酷暑的一天，变成了一个劲儿地下雨。而在这中间，鹰男仔细地翻动着解剖学图谱，一面细心地注意不让

喷水弄湿铜版纸，一面进行手淫。据鹰男说，把解剖学图谱带进浴室，有着与色情完全相反的效用。他所热心地注视着的，是色素深沉的阴唇，小阴唇的瓣，尿道旁腺的解剖学图，以及在外阴部所看得到的明显的静脉图等等，这使鹰男没有女人、一个人能够得到性的满足。这该有多么好，也就是说，他可以一遍一遍地体会到自戕的光荣。

“我是手淫的魔鬼呀。”鹰男自我满足之后，自豪似地说。

吴鹰男的自传的片断之一中，有受到睡在床上读萨特的影响，但不只是受到萨特的影响，也包含着他自己的一篇论文的影响。我读了它，为了鹰男而替他考虑了书名。这书名叫作《手淫之魔的宣言》。鹰男自己认为是为了天使才进行性行为的，所以采用了自渎的题目。想来这也准是过度的自我陶醉。

“……在我看来，在性行为方面，没有什么比手淫更好的了。它多半是和强奸一样的好。强奸是性行为中的一种附加，所以姑且另行考虑。手淫却是一种精神性的，自我闭锁式的，如同遭到攻击的刺猬似的闭锁式的。它把针式刀子全都耸立起来，把头缩进胯裆里，咬着自己的肛门。.

“在闭锁的浴室里，不让别人看见，消失自己的存在，所确实感觉到的，只有在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发怒的生殖器。在这当时，我连自己也不是，在精神上已不存在着我，存在的只有发怒的生殖器。我只要有我自己已经充足，既不存在他人，也不存在被他人所激起的我的自我意识。当我一门心思地进行手淫时，我自己并不存在。只不过是我自己的尸体横躺在浴室的淋浴喷头之下，让生殖器发怒地挺立着而已。我正在从这个世界里真的不存在的固定观念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同性恋，只不过是试图把自己的肛门移到自己的生殖器前边的一种不能侵犯的尝试的折衷方案。我曾经做过把自己勃起一

半的生殖器，朝向自己的肛门强行弄弯，看看是不是真的够不着的尝试。结果是比起这种方式来，还是手淫即优雅又明快。

“在性交之后，射精之后，即使想让身子下边的女人像烟一样的消失，也不会出现那样的奇迹。那不过是理想的一种幻觉。

“但是手淫之后的青年，却让脸颊和眼睛的周围泛起红潮，眼眯积得像眼泪似的，手指头被精液弄脏之后起身时，他面前的女人却像雾似的消失了。这就是手淫的另一个优雅的特质。

“而且据 S·F 杂志的预言称，就是在不久后发射向宇宙的运载一个人的人造卫星上，也能够进行手淫……”

我觉得这像是一种玩笑。但是，对手淫魔吴鹰男的性方面的如此自由，我仍然怀有一种敬意。我本身，是一个为性的问题所深深拘禁而动不得身的二十岁的青年。所以梅毒的恶梦，自从上次象征性的性交以来，使我没能第二次到娼妇那儿去，我预感到，只要是不再找一名最坏的娼妇睡一觉，把对梅毒恐怖症的自卑感赶跑，准是已经阳萎了。我正处于随时随地陡然勃起的旺盛期，这一预感是没有根据的。但一想到那阵子正与一位充满了苦涩的正在恋爱中的女大学生之间，一旦进入性交阶段就胆怯。

那个像鸟似的给人印象干巴巴的女大学生和我，是在学生诊疗所里认识的。在把我介绍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医生那儿，她在做资料整理的勤工俭学。我无论如何也要品尝一下作为从梅毒恐怖症威胁之下恢复了健康的证据的解放感，便急急忙忙地与那位女大学生坠入了爱河。然而这是从一开始就无从表现解放感之类的恋爱，虽然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我们的恋爱，总是害怕早熟，像曲曲弯弯的迷路似地展开了。这是一场纵横字谜式的恋爱。一开始，我们看劳廉斯的评论集，议论现代人能不能得到爱。然后议论爱能否给现代人带来希望，议论获得希望的现代人，以爱的名义能够干些什么。在互相头痛、疲劳和暧昧的饥饿

的感情下，使我们中止了议论分了手，下次见面之后，同样的议论又旧事重提。奇妙的是，头痛带来了记忆丧失，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论战……

如今我们的恋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一开始就养成的议论癖，一仍其旧，我们的议论没完没了。我们确定保持肉体关系，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但具体的来说，在我们之间，连吻都没接过一次。尽管如此，只议论本身，却围绕着性的主题逐渐展开，而最近，我们白热化的议论，已经发展到了性交的细节。就像在银座的拥挤的人流中，我们曾经就劳廉斯的论文边议论边走的时候那样，我们热衷于边谈论边走过横道。

“但是，你的龟头……”我这位热衷于议论的恋人，终于热辣辣地大声喊叫起来。

这位不幸的女子大学教育学部学生，此时还是一位可怜的处女。

我们在确定要进行性交的最初的一瞬间，就应该立即跑到旅馆去睡一觉。但是我这位恋人却发作了歇斯底里性的神经症，拒绝进入一切旅馆。再说，我自从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以来，我连个自己的单独的房间也没有，因此在这个世界上现实地是不可能完成与恋人进行性交的。于是，我的恋人仍然还保持着她的处女，她像只发了情的狗似的焦躁，她一面在拥挤的人群中依偎着我的腕子走路，无视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像轮转式印刷机似的，每当在发出不间断的性医学用语的同时，就开口大发议论：

“在性交当中，我发生膣痉挛，你抽不出生殖器的时候，你能给我做些什么?”

“我去叫医生呗。”

“这说明，这种状态，说到底还是我的肉体是起因，所以你

认为与你的肉体无关，于是你就觉得医生的眼睛，伤害不着你的肉体和精神吧？因为你觉得，滑稽而绝望的只在我的一方吧？你以为你能够保住你肉体威严，是吧？啊，只让我一个人在他们的面前丢丑……”

我望着说这番话，眼里含着泪，怒气冲冲的恋人，陷入了我已经和这个恋人进行过一万次性交似的错觉之中。只是为了逃避这一没有满足其欲望的议论的火山，也希望尽快地坐上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游艇。

我还觉得，是不是由于我本来包括这位恋人在内，潜存着想避免同一切女人进行性交的欲望和要求（这是在与有梅毒的娼妇再进行性交之前，以为自己也许已经阳萎了。受了这种恐惧的影响），于是只固执于和恋人进行议论。事情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我恐怕到死为止，一谈到性交，就只有那一次瞬间的黑暗体验了。我虽然常常遭到性欲的谴责，为此而受到折磨，但这一预感决非不快的。虽然这是一种感伤的话，这种预感，有时也使我感到一种残忍的悲壮与心荡神驰。在我的身上，有的地方像美国的被虐狂式的精神分析迷……

所以，在关于性的范围内，最自由的还是阿虎。他因为酒精中毒，说是对性之类的事，几乎不表示积极的兴趣，与其爱抚女人，还不如用他发明的独自的方法，在让鲁宾逊射精方面，更加倾注他的热情。他在一段时间里，过着男妾的生活，现在也仍然时常出去会会从前的情人。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是在六本木的意大利餐馆里，少年男妾们集会时，发现了阿虎的。阿虎的那些商业伙伴们，现在仍然到阿虎这儿来，向他传递可说是男妾的信息。阿虎英俊得让我们自豪，他从前的情人们不惜努力想再见见他，新的女人们也好不容易才用裙子掩盖住好奇心所燃起的性欲之火，追逐这个混血儿

的青春期少年……

阿虎是个羞耻心很强的少年，因此对我们几乎就没具体地谈起过性生活，然而他在电话中与女人联络时，使人感到把我和吴鹰男，用性的侧面完全隔离开来，有一种单干的行家的自信和沉稳。他再也没遭到过第二次被丢弃在钢筋混凝土的沙漠里过夜那样的失败。他如今按照猛虎的行动法，在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与排除废气的丛林中生活着。

有一天，阿虎开着"佳佳"，载着达流斯和百科事典，在盛暑天的东京跑了一圈儿一回来，就向我和吴鹰男传达了一件消息：

"有一个想和我同居的有钱的女人，她跟我说，她讨厌看不见非洲的天空。"

"那个女人和我同居她干不干？"吴鹰男忽然显示好奇心地说。

"可你不是更喜欢手淫吗？"阿虎吃惊地回答。

"那个女人家里有淋浴吗？好的，那就一样了。我出去一下。"

阿虎把女人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但是，不用说，阿虎和我，想都没想鹰男真的会放弃和我们的共同生活，到那个女人那儿去。因为阿虎也好，我也好，已经知道他把朋友号让给其他的事，是不可能的。谁知令人惊异的是，鹰男从这天晚上起，离开了我们的家。而在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和那个女人一道，来访我们共同的家。那女人四十来岁，有一个餐馆，是个善良的像条大狗的人。她话语很少，像常常哭泣似的，脸歪曲着。那是想让人看到，她心荡神驰于幸福之中似的在微笑呢。

"我被这位色情狂的四十岁的女人养着，想写自传啦，手淫的魔王宣言什么的。"吴鹰男当着女人的面，若无其事地对阿虎

和我说，用就像小孩子公布自己的暑假计划似的认真的、开朗的和笼罩着若干悬念的语气说，“我和这家伙谈得很好，喂，是不?她说这样很好，她答应了。我用身经百练的手淫，能够像水笼头似的加以调节。当然，我们谈的不光是性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谈妥了。”

我和阿虎都惊得目瞪口呆，互相拍打着肩膀发出苦笑。鹰男也满足地笑了。傍晚，到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要回来的时间，鹰男十分焦急，不顾我和阿虎的挽留，想和女人急忙离开我们共同的家。自从鹰男出去以后，我和阿虎在暑热难当的不眠之夜，大约每天晚上直到天亮，都在骂鹰男。比我们尤甚的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实在是气馁而又寂寞，因此，我们盼望着鹰男至少应该向达流斯道个别再走。

吴鹰男一度下到了门厅，又跑回来取我的萨特作品，他已经把笔记本之类归拢到一起拿出去了。直到这时，我才觉得鹰男也许真的想从朋友号的计划下马，感到憎恶那个在楼梯背后等着他的女人。阿虎也将脸背过那个女人去。鹰男抱着猫鲁宾逊和书从我们的房间下来以后，一直完全没有开口的女人，突然执拗地表示想把鲁宾逊带走。鹰男对此默不作声，我和阿虎也不理女人的要求。鲁宾逊在鹰男的脚下边，把橙黄色条纹的脊背在地板上搓着，在观察我们大家的动静。女人蹲下身子，把手伸向鲁宾逊胀鼓鼓的胁腹，想把它抱起来。

这时，我们的鲁宾逊，用尽浑身力气，把女人的手掌给撕裂了。女人的手掌从两侧滴下血来，转眼之间，从女人的苍白的大脸盘子上，厚厚的化妆膜脱落下来，一下子浮现出无数的暗褐色的污迹。吃了一惊的善良的阿虎问她疼不疼，女人努力忍着，在钢铁般的脸上，露出钝感的微笑，用奇妙而轻轻的沙哑声说：“不，不疼!”

吴鹰男咂着嘴把鲁宾逊叫过来，然后用把狗熊也能打倒的力气，使劲给了它一击。鲁宾逊在一瞬间，怀疑世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吱吱地叫着，钻进厨房去了。然后鹰男愤愤地瞪着阿虎和我，以这一天的最大的迁就态度，向女人显示温柔，就像是他自己撕裂女人手掌的鲁宾逊似的，一面向女人道歉，一面急匆匆地离开我们的家走了。我和阿虎以及鲁宾逊，这天晚上一直怒气未消……

但是，在第二天，鹰男和女人分手，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共同生活中来了。就这样，吴鹰男的冒险告一段落，朋友号又恢复了安泰。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高兴劲儿超出了常轨，以至使我们担心他会不会因此而发作癫痫症。归根结底，我们自己发现，我和阿虎更加深为鹰男的回归而高兴。只有鲁宾逊，对吴鹰男总是保持着冷淡的态度。

我们就鹰男刚刚结束的冒险问他，自我表现愿望强烈的鹰男，当即热衷地说："那个女人，是我这一辈子所遇到的最高级的女人!"然后他那稍微憔悴的脸上，露出焦躁的悲哀和安心的表情说，"说起那个倒霉的女人来，她有着一个磨起茧子的姆指般发达的家伙，还得我天天去刺激它才行，真拿她没有办法。所以，我得用一只膝和头支撑着身子，把另一只胳膊全力以赴才行。这只胳膊被扒拉开时，才是她的舒服时间。这时，我才能让自己痛得很厉害的胳膊自由一下，打开我的水笼头。在这一瞬间，从我那以硬撑着的姿势而疲劳的背上，往脖颈上，感到有个巨大的黑东西扑咚咚地往下掉。啊，代替那最高级的手淫的，如今我的身体却被别人的分泌物弄脏，我在使劲忍着，被这种悔悟的念头所驱使，我真的想大声叫喊。喂，阿虎，你不是也和那家伙睡过吗?"

阿虎非常狼狈地背对着鹰男，抚摸着鲁宾逊的尾巴根儿，奇

妙地让它显示公开满足似的开始了倒立（阿虎此外也教会了猫作种种表演），像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她为什么想起要把鲁宾逊带走的?”

“那是因为我到这个家来玩儿时，说过我很想见见这个猫。她是不想让我再第二次到这儿来，才想把猫带走的。尽管如此，她却很嫌恶猫，毋宁说她见到猫很害怕。”鹰男说。

“鲁宾逊明知道这一点，才进行攻击的。瞧，那家伙皮肤的零片，都嵌进了猫爪子。”说着，阿虎把猫翻了个个儿，抓住它的黑脚，热心地边进行着检查，边说。

此刻的鲁宾逊，已经忘记了对鹰男的敌意。像唱歌似的响着喉咙。

“鲁宾逊，你挠得好厉害呀!”阿虎把猫抱在裸露的胸口，想让它弄得痒酥酥地说。

“是啊，这个可恶的猫。那个女人作出了牺牲。说到底，那家伙还是我这一辈子所碰到的最高级的女人。”

“亏你和那个女人还分得开。我还以为你至死为止都让那个女人当你手淫的代用品，愁眉苦脸地过下去呢。”

“我在昨天晚上，对她温柔极了。那个女人差不多想和我殉情，她被我的柔情给感动了。今天早晨我说，此刻如不分手。一切就此罢休。我被爱所驱使，浑身在颤抖。”鹰男默默地注视着我和阿虎发笑之后，继续说。他虽然有些生气，但因为有自我表现欲望，他忍耐着火气，继续说道，“于是我脱掉裤子，放了一阵子屁，弄得满屋子全是屎尿。那女人一看到这种情形，知道了我多么想分手，她哭着把我赶出了家门。明天我把所有早晨报纸都收集起来看看，因为如果那家伙自杀了，我不能不知道。”

如果吴鹰男真的是个怪物，我想他就是个并非没有滑稽之处的怪物了。这段时间我们晚饭后，在上床之前，我们脱光衣服，

打开窗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躺在床上，想用这个来忍耐暑气。吴鹰男在楼下等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洗完澡，等得有些不耐烦，他对我和阿虎说道："喂，今天你们欢迎我，你们就别洗澡了。"

然后他就斜着看了不胜惊叹的我们几眼，下了楼梯，接着便开始了哗哗的淋浴声。我对鹰男，感到有一种极其小市民气的敢闯劲儿和劳动者的极其感人的滑稽劲儿。与其说是怪物性的，毋宁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敢闯劲儿和滑稽劲儿……

第二天一早，吴鹰男极其后悔，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胡子也不刮，乘私营电车去买晨刊。多半鹰男收拾弄脏了的房间，太忙了吧。鹰男这一辈子碰到的最高级的女子，并没有自杀。吴鹰男自不必说，阿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和我，都放下了这颗心。

吴鹰男毕竟把一度想离开朋友号的计划，当成了一桩心事，对打过鲁宾逊的事，似乎也深以为耻。于是他给鲁宾逊买来了鸡肉，然后向着我们，说了一番下列正式归队的话：

"我已决心不再和那个女人共同生活，作那样的冒险旅行了。我从心底里，猛然盼望着仍然去乘游艇航海。我越来越明白，我太单纯了。"

吴鹰男确实说得太单纯了。他整晚都在想着女人会自杀，他为此而苦闷。如今现出自由解放了的平稳。上午时间，太宝贵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对吴鹰男作了一个用拳击的钩拳轻轻地打他似的动作，把他抱了起来。

夏天快要完了。鲁宾逊停止了把身子紧贴在冰箱上睡觉的习惯，对阿虎抓来的蝉，也几乎没有显示出食欲来。在一个时期时，鲁宾逊尽是吃蝉。从游艇建造厂来了通知，说是工程告一段落，让去人看看。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一直没去看过游艇的情况，

我们也是那次碰见交通事故以来，没有去过。我们和暂停推销工作的达流斯一道，坐上“佳佳”出发了。

这是一次快活的小旅行，特别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从一开始，他就喧闹着。离开东京市区国道，在第一个看见的沙地丘陵的松林里，一看见有个大汉在脱裤子时，达流斯就用使我们吃惊的大声音，像哀鸣似的尖声大笑。那边那个大汉脱完长裤，把带有法国国旗条纹的运动短裤，套在露出的白屁股上，朝松林对面的海边跑下去。这准是一个对就要过去的夏天，热心珍惜的男子。

“这种笑法，叫作癫痫患者式的非连续性。”吴鹰男和并排坐着的我说。

达流斯在开车，旁边坐着阿虎，我们坐在后边坐席上。

“你们说什么？说什么?”阿虎回过头来问。

阿虎的衣袋里装着劣质威士忌瓶，他喝着气味欠佳的茶色的液体，带着沉郁的醉意，时时掺杂着迸发出的爽朗的火花。在阿虎那明显地变得酒精中毒者的素质的深黄褐色的脸上，仍然闪着锐利的天真的眼睛，要求我们说明我们谈话的含义。

“你们说什么？说什么?”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也问。

我与吴鹰男不理会他们，笑了笑。在抽象的语言的理解能力这一点上，在日本长大的阿虎，与尽管上了几年日语课，在日本也滞留了几个月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程度相等。两个人都是彻底的感觉迟钝。隔着一层语言障壁的达流斯且不说他，通过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我和鹰男得知阿虎完全彻底地是个只理解具体事物的人，感到有些吃惊。对此，吴鹰男说：“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另一代人。”

我和鹰男，都没向他们作说明，因此“说什么，说什么”这个咒文，就像送给“佳佳”的点心似的，溶化在柔和的轰响声中

了。在车子的挡风玻璃里侧，有一只极大的苍蝇停在那里，是只大马胃蝇。多半是把用极快的速度飞驰的“佳佳”，误当成了迅跑的家畜了吧。大马胃蝇常常飞起来，响着翅膀声，又飞回到挡风玻璃上。大马胃蝇很了解透明的玻璃的策略。它不是去撞击玻璃，而是像直升飞机在机场上着陆似的，它慢慢地扎扎实实地降落下来。阿虎在前边注视了它一阵子。他把威士忌酒瓶换拿在左手上。阿虎轻易地就捉住了飞着的苍蝇。但是，此刻他对自由的右手犯了犹豫。他的犹豫，是预感到当他弄碎这只大得出奇的苍蝇时，是粘在手心掌里的苍蝇的肠子的感触。

出乎意外的是，鹰男从后边坐席将羽毛除垢器的把儿伸过去，把苍蝇给按死了。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了黑黑的血色的一小撮污垢。阿虎恨恨地叹了一口气。鹰男忽然焦急起来。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高兴地独自笑了笑。说到底，我发现达流斯还有着更为基本的钝感之处，那是他病态的复杂敏感的各个部位，都成了粗糙的伤口。这也可以说是癫痫患者的非连续性。苍蝇那单纯而体积大的内脏，在中午的阳光的照晒之下，立即干了变得不透明了。夏天还没有过去。变成了只不过挡风玻璃上的一小块污迹的苍蝇，却把我和鹰男给解放了。

不多时，我们的车子，已经接近了湘南的休养所，超越了群郊游的女大学生。女大学生们，夸大点儿来说，她们用羡慕与怨恨交织的木然的表情，来目送着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身旁的阿虎。她们是一副为激情而神魂颠倒的样子。

“看见了吗？你给我们介绍的恋人的陈规旧套式的大群，这不是有了吗？轻轻地放个有毒的屁，不愉快地收拢起嘴唇。”吴鹰男说起了讨人嫌的话。

这确实是不愉快的女大学生的大群，又是我的恋人的不愉快的陈规旧套式的大群。这些不愉快的女大学生，不一会儿，就会

乘上只有不愉快的女大学生的电车，回归到只有女大学生成群蠕动的女子大学去，像自我增殖的阿米巴一样，不间断地每当怀上不愉快的种子，就越发不愉快下去……

“在那边鱼贯而行的女大学生，有五十个人。”吴鹰男说，“可是女大学生平均放屁次数，一天六个。”

“你说什么？说什么？”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洋溢着好奇心地问道。

这回鹰男却兴冲冲地作了说明。他说，所谓的放屁次数，就是女大学生解放自己的次数。

“喂，鹰男的那个，又开始了。”这回达流斯高兴地，像女人似的温和而缓慢地说。

“五十个人各放六个屁的二十四小时，就是每人在一天中各放五分钟的屁。当然还剩下十二个屁。女大学生的屁毒，能保持五分钟吧。这么说那一群女大学生，就是经常带着屁味大移动罗。就像沙漠中的骆驼群卷起沙尘一样，那像是一种旗号似的吧。”然后吴鹰男像蝗虫似的嘣嘣地踢着我的侧腹这样说。

他一开始，就想这样跟我说。他作着无聊的计算又说：

“喂，你听着。你和恋人一起呆四个小时，多半就会感觉到一次和这些女大学生的沙尘一样的东西，在东京的沙漠上空展开吧？”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重新又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实在是白人式的，与我们的笑法性质有差异。他讨厌我有女大学生的恋人，比方就像现在这样，经常试图进行消极的批判。吴鹰男也顺便对达流斯的这种反应发生了兴趣。

我们的白色“佳佳”经过了这样的小旅行，一到达目的地，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就把我们这些饿了的人，领进了旅馆的餐厅。从餐桌可以望见游泳池、大海和远方的海岛，还有汗淋淋的男人

们奔跑的高尔夫球场，也尽收眼底。这些风景也好，这餐厅本身也好，就在这最近之前，都是与我毫不相干的场所。我是九州山村农家的长子，而我的双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是靠和我姐姐结婚，继承了一小块土地的姐夫那儿一点点汇款和奖学金以及家庭教师的勤工俭学所得，维持我的最低生活的。自从搬入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家里以后，我给乡下写信，谢绝了汇款。这准是我姐姐夫妻从我这儿接到的最好的一封信了。想着这些事，一坐在餐厅里，心情就变得稍微有些孤独起来……

从高尔夫球场上来的一位瘦脖颈老人，在我们旁边的桌子前，不高兴地吃起饭来。他是当时的首相，然而我对此并不关心。从决定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出发一块到海边旅行的一瞬间起，我就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这个国家的政治，就像是失去了现实性似的。我们已经生活在架空的国家，生活在海市蜃楼般的政治之中了。我与恋人相识之初，我们议论的不仅局限于性的问题上，我与那位就政治问题也喜欢议论的女大学生，还去参加过示威游行。那儿虽然只是像木偶戏似的是个缩小了的世界，但却充满着勇气与耻辱感、联合与爱国心、不屈不挠的敌意，而这些剧，被微小的暴力就可以染上色彩。但是自从与达流斯开始了共同生活以来，大学里不管号召参加什么游行，我就像气氛和心情全变了似的，对此全然不予关心。

“你看我们邻座的那眼神凄厉的黄皮肤老糊涂的那副忧郁的样子，多么像波斯人吃朝鲜菜呀。是吧？我一看就知道，那就是天下大事，也不顺心。”吴鹰男说道。

“只是高尔夫没有打好。脸色虽然难看，毕竟在那儿吃东西呢。在渴冰凉的不甜的马提尼。如果政治没搞好的话，就会站起来把番茄、橙汁什么的都吐出来。”阿虎说。

他为了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特别是血管里，保持一定量的

酒精比例，把自己的瓶子放在餐桌上，在做着凝视水晶似的动作。

“那个人真够戗。正像阿虎和鹰男所理解的那样。”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同感地说。

他决不是反体制的人，他尊敬美国的总统，日本的首相，甚至尊敬天皇一家。他对把我们领到当时的首相打完高尔夫之后吃饭的地方来一事，深感满足和兴奋，说到底，他也是一位善良的美国人。

“有一次，一个脏兮兮的赤贫白人，一个十九岁的疯疯癫癫的美国兵，半开玩笑地就把一名很有礼貌的日本农妇给枪杀了。对那样的家伙，必须给予现在美国人所能想得出的最残酷的私刑。一般的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脸颊泛着红潮，润湿着眼睛，变得像个少年似的，就像倾诉痛苦似的切实地说。

“达流斯，算了，算了，这事别往心里去。”吴鹰男应付道。

他在我们共同生活者当中，有时显示出最大人气的态度。

“再说，就我所看到的报纸上，却说那个兵是招呼：‘老板娘，你过来，你过来’。那位妇女就是走近前去挨了枪子儿，也与很有礼貌大不相同啊！”

吃完饭之后，我们下到了有游艇工厂的海边，已经把我们的首相的事啦，纠纷中的美军枪击日本人事件啦在内的现实生活中的事全都忘记了。建造中的游艇充满光辉，就像太阳本身的骨架似的。

“啊，我将坐上这只朋友号到非洲去。坐在这个粗糙发热的船头上，去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去开普敦！”

阿虎凭靠在游艇的胴体上，伸了伸腰，往附近全摸了一下，发出了叹息声。我被那过度具体的热望声，感动得打了一个冷颤

儿。虽然还没有喷漆，但大体上完成了外部装饰的船体上，已经用炭精棒把船名素描上了。游艇在发热的沙子上，像大象似的个头儿很大。像从金字塔投下的影子似的，一个尖而又短的影子限定着沙地，在那一点点阴凉里，非常兴奋的螃蟹在爬行。大海向附近低低地呈现灰色扩展开去，常常冲动地闪着光。脸色像皮袋似的造船木匠，在热心地说明着造船工程进展情况。对这种单是为了快乐和旅游的冒险而建造这样的船，一位老人竟然倾注这样一些诚实的努力，我们甚至奇怪地感到干了一件很不得当的事。老人用搭在船体上的梯子，就像驱赶小猪似的，飞快地滑稽地爬上去，把我们领进了完成一半的船室里。从上面望去，游艇像是向晴朗的天空展现着微笑的青年人那热烈的嘴唇，尽管那是用木头制作的……

"赛艇的行家们，还说这个游艇的名字不吉祥呢。"老造船木匠的助手，一个戴着黑色太阳镜的年轻人，从沙地上仰着一副苍蝇的亡灵似的小脸说。

"可以嘛，可以嘛。我们的船又不是赛艇，这个名字最好了，就叫朋友号！"坚实地站在通往船横木板上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用遮住太阳，就漆黑的巨人似的亲切的内在的声音回答说。

我们被这游艇的名字，又一次连结在一起了。我激动地想，再不会有谁丢掉游艇的伙伴，往别的地方，往其他黑暗的地方跑的吧。老人用铁一般的坚强的声音，批评那戴太阳镜的苍蝇说话不谨慎。我们感觉到鞋子里掉进了数千颗沙粒，把大海丢在背后，朝海滩斜面往上爬去。在整个夏天，与海混熟了的老奸巨滑的游泳者们，在远方发出了稳健的声音。他们已经不会受到海的闪闪发光的刺激了吧。大海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将忽然失去它光辉的魅力，人们从海解放出来的秋天将会到来。秋天，大海将像老实的老太婆似的蜷缩起来。

我们回到了“佳佳”处，大声地喊叫着，抖掉鞋子里和长裤折痕处的沙粒，坐了进去。“佳佳”在阳光的灼晒下，变成了蒸汽浴室，在那漂亮游艇的形象面前，它寒伧得像一只剃了毛的羊。对这种事敏感的阿虎，在回程中一直是有点粗暴驾驶，来摧残“佳佳”。在归路上，我们或者是默默无言，或者是沉沉入睡，虽然没有精神了，但包括我在内，所有的朋友号船员们，都被生活在“黄金般的青春时代”这一印象所深深抓住，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疲劳而睡了一阵子，当我们在横滨附近有偿道路入口处醒来时，在挡风玻璃处像干花似的苍蝇的尸体，成了我们的心事，我用手指尖儿把它剜掉了。这事与在游艇下边，叫喊着不吉利的话语的戴着太阳镜的那苍蝇似的男人重叠起来，给了我尽管不大，却是明白的不快之感。

我总是在光辉的场所，一发现阴暗亡灵的信号，就被其拘泥住。那是因为我从那时候起，就是一个常常怀胎着小小的茫然的恐怖的大象母亲似的青年……

我们的“佳佳”回到了东京。当车子沿着美国大使馆旁边的狭窄的坡道穿向六本木方向的时候，这时，替换疲劳和长时间因一定的醉意而睡着的阿虎，重新又由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驾驶，我们却碰上了四十来个被汗水所弄脏的学生们的小小的游行示威队伍。那是个寒酸地消极得令人觉得不好意思的孩子们心情不顺似的，真是小小的安全的游行。学生们就要睡着似的，傻狗般地在行走。横幅上的外国文字，全都错了。没有旗帜。警察们也不过是在大使馆的执勤办公室前两三个人一堆儿在那里站着说话。太阳还很高，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傍晚。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像飞机在远处天空飞过似的，一切都要完结了。一名闲得无聊的低能的年轻美国兵，枪杀了日本的农妇。既无原因，又无理由，多半

是单单出于小小的嫌恶感和每天的紧张所带来的无可奈何的压抑。他无聊得快要死了，于是代替自己的死，把在那儿的一位老板娘枪杀了。被收进电视新闻镜头刚刚遭到逮捕的士兵，就像被猫捉弄的昆虫似的，真是像一个脏兮兮的害怕到了极点的一堆垃圾一样。这不幸，也反映出被带到日本来的一名年轻的外国人……

“瞧！这不是你们大学的学生吗？”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说。

他是想停下车来参观游行的。

我感到自己的脸红了。对此，同时感到了自我厌恶。我默不作声。

“在餐厅时我也说过。真是给他动私刑才好。”达流斯固执地说，“不是吗？”

“我并不特别关心。”我感到生气地说。

“这小子对活着的农妇不关心，对死了的农妇也不关心。”鹰男慢慢地打着哈欠，束手无策地小声说。

我忽然想起临死之前的母亲，对这个被杀死的农妇，感到感情上的一种牵挂，但我把它排除掉了。我是个性情闭锁而又傲慢的人，在耻辱观念上，也仅从个人的意义上来理解。在这一点上，鹰男也好，刚刚睡醒呆呆地注视着游行队伍的不高兴的阿虎也好，都是一样的。这一倾向，甚至使人感到游行的学生们也像共通似的。他们从一种无聊状态中一面对杀人进行抗议，一面也为自己的无聊的重担压得步履蹒跚似的。以至于听到了谁在吹下流的口哨。

这时，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怒气冲冲地脸胀得通红，紧闭着嘴唇，从“佳佳”上下来。他站在车子旁边，重新系了系领带，放下衬衣袖子，然后又重新把头钻进“佳佳”，拿起上衣，粗暴地穿在了身上。我感到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好像碰上了他本

人的保护神遭到了强奸似的，他极其强烈地血往上涌。我和阿虎想制止他。但是他在我们招呼之前，猛然像狂怒的野兽似的，甩动着肩膀，跑着冲向游行队伍。

“不行，不行！不更强烈地抗议不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用日语叫喊道。然后他又用英语尖锐地高喊，“得把这小子处以私刑！不，不，这只蠢猪，得靠大家的手来惩罚他。不，不，不！”

接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阵混乱。这事有点奇怪，由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出现，学生们立刻就紧张起来。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忧郁而孤独地鱼贯而行的人们，在一瞬之间变成猥杂而凶暴的积极的群众了。这些人不停地高喊着“不，不！”向着跑过来的身份不明的年轻美国人袭来。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从在“佳佳”中盯着他的眼底下消失了。只有连踢带打、推推搡搡者们的背影，和被兴奋而颤抖着发出哀鸣般的达流斯的声音，告知我们在那儿发生的事件的意义。

“啊，请饶了我，饶了我！我是你们的朋友……”达流斯的声音，从学生们的漩涡中涌出，传了过来。

警官们为了救出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想从大使馆前面的高处跑下来。不能让警官的手来解救达流斯，这是正因为达流斯有着一颗圣者的善良的心，才给他这样过于强烈的打击的吧。他不是警官的友军，他想充当此刻猛力痛击他的一伙人的友军，所以他被警官解救之后，他会看到以对他施暴为理由而遭到逮捕的学生们而哭喊的吧……

阿虎所驾驶的“佳佳”，猛地起动，朝着学生们冲去。敞开着的车门剐倒了两名学生。在急煞车的“佳佳”面前，被逃迟了的学生们的脸、泪和鼻血所弄湿了的达流斯的脸，并摆着像仰头看舞台的观众的脸似的。我和鹰男跳下车来，从两侧把达流斯围

起来，把他拖上了“佳佳”。阿虎用像起动开过来时一样的速度，让“佳佳”往后退，径直爬上了与大使馆前高处相接的高坡。警察们只是茫然地目送着我们的“佳佳”的狂奔。当“佳佳”以时速八十公里朝着六本木跑起来的时候，背后响起了十分悲壮的《国际歌》的合唱。它具有让鹰男和我发笑的“反高潮”的效果。阿虎怒火中烧地紧握着方向盘，已经顾不上笑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用满是泥污的双手抚摩被血和泪濡湿了的脸，脸变得越发难看，而且他那眼睛落得眼看着就肿了起来，他颤抖着身子抽泣起来。然后，他嘟囔道：

“啊，饶了我吧，请饶了我。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和坏美国人战斗的赎罪同志。既然这样，啊，请不要打我，请和我接吻吧。啊，请饶了我，饶了我！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误会哟！”

接着，像忽然一惊清醒过来似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用肿起来的眼睛，凝视着我和鹰男，因恐怖而畏惧地呻吟道：

“你们把学生给弄伤了吧？嗯？”

“但是，这帮小子用不着警察抓就完事，因为受害者达流斯巧妙地逃脱了。”吴鹰男说。

“受害者？”不知所措的达流斯说。他真是感到吃了一惊，就像看着危险的野兽似的，他小心翼翼地望着我们说，“可怕，真可怕！”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发出就像刚刚被剥夺了处女的不幸的姑娘似的叹息，接着便发作了癫痫症……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这天晚上，一直为发作所苦。这是一次激烈的发作，我们共同的家，处在他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的包围之中。就像魔鬼们进入了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一齐你呼我应地喊叫不停。天明时分，阿虎从床上下来，抱着自己的枕头转

移到了楼下。我没有根据地想，在我和鹰男到这个家之前，说不定阿虎和达流斯睡在一个房间里的。接着我便对自己的这种想法，自我嫌恶起来。阿虎是个亲切而有勇气的少年。我发现了鹰男在自己的床上吃吃地笑，我愤然地说：

“你怎么了?”

“在这个对怪物……有利的时代，竟然有……那么古老的男子大礼服式的……人道主义者，以至于引发了癫痫，受……这份罪!”鹰男被笑声把话弄得断断续续地说。

我默默地听着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喊叫声，也感到这确实有些滑稽。

“我高兴极了。心情跟驱使农奴的封建领主似的。”鹰男说。

“用‘佳佳’把大学生们的正义派和关心社会派给赶跑，心里真痛快。”

“算了，别笑了。睡吧。”我累得精疲力尽，重新有种悲壮感地说。

吴鹰男也已经失去了反驳的气力。

次日，癫痫的发作平静下来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精神和体力仍然极度衰弱，没有恢复过来。阿虎紧紧地陪着护理他。在吃晚饭的时候，阿虎想把自己那份饭菜拿到达流斯的床边，吴鹰男问他为什么那么警惕。阿虎气呼呼地说：

“我怕达流斯会自杀。因为达流斯哭着说，他的人生目的遭到了破坏。我觉得如果达流斯自杀了的话，我这一辈子也看不见非洲的天空了。”

“达流斯会自杀?”鹰男和我都吃惊地说。

我在与达流斯过安稳的日子当中，忘记了一开始医生的提醒。

“我总觉得他的眼神，也与平时不同了。”阿虎说。

“已经不是达流斯圣者的殉教者的眼神了吗？”

“他现在的眼神变得很荒唐。就像过多地吃了葛枣的鲁宾逊似的。”阿虎担心地说罢，便急忙到达流斯的寝室去了。

自那以后又过了几天，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和阿虎非常亲密地在楼下成为病房的达流斯的房间里一起生活，因此，在这期间，我和鹰男的情绪就像被排拒在核外边的电子似的。鹰男显示出变化无常的嫉妒，嘲弄地这样说：

“在达流斯身上，我感觉蒙上了美国人基本的种族岐视思想。即使阿虎不去非洲，只要是达流斯这样的美国人住的城镇，让他到美国去不也行吗？”

几天以后的一天，一清早阿虎就上楼来到我们的房间，把我和鹰男叫起来说：

“达流斯到神户大学去，有缴纳百科事典的约定，他说要去。因此在作出发的准备。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

“既然恢复到能够去旅行，那不是很好吗？不用担心。”鹰男说。

于是把打算继续睡觉的鹰男留下，我和阿虎一下去，见达流斯已经等候在门厅了。

“阿虎，请你用‘佳佳’送我到羽田。”达流斯用沙哑的小声说。

“好，我把车子开到门厅去。”

“你行吗？”我和达流斯说，“现在旅行不太勉强吗？”

“不，还是旅行为好。”达流斯把眼睛和嘴唇痉挛了一下，歪着脸，用一种顽固的调子回答说。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连我的脸都不想正视一下，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精神也好，体力也好，都还没有恢复平衡。但是达流斯

的态度中，却也有不要再多说阻拦的话，我只好死了这条心别无办法。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坐上阿虎驾驶的“佳佳”走了之后，我重新被不安的触手所抓住，那不安虽说是漠然的，但手感却是确实的不安。不久，这一点也感染了吴鹰男。从羽田单独回来的阿虎，不用说他也跟着陷入不安，像生了病的孩子似的，脸色苍白地变得收缩起来……

次日早晨，把我和鹰男直到很晚都抛在床上。我们躺在床上。观看阿虎一个人几乎赤裸着身子做早操。他那深褐色的皮肤，慢慢地被汗所浸湿发着光，为我们忧郁地预告着这天下午的炎热，虽然已经是秋天了，给人的印象却是热气突然恢复的夏季。我们都常常发出叹息，打着哈欠。

楼下响起了门铃。就那么光着上半身，阿虎下了楼梯。然后，阿虎胡乱地用手巾搓着汗水全干了的身体，脸色变得茫然苍白地回到了我们的房间。他对想说的话，一副羞耻得难以启齿的样子。他说：

“达流斯被神户的警察局给拘留了。被起诉为绑架和非法监禁。刚才警察来了这样说的。达流斯现在被绑架和监禁在六甲山旅馆里。”

“又是绑架又是监禁，在答应买百科事典之前不放人。作为百科事典的贩卖方法，不是有些太过份了吗？”鹰男说。

但是，阿虎却没有笑，对于玩笑，他常常作出这样的反应，他甚至于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在他那畏惧的脸上，浮现出一粒粒的污浊的汗珠，在皮肤的油脂的排拒下，看上去几乎呈现出完全的球状。他像在梦中似的，用沙哑的声音说：

“他把一个头脑不怎么好使的十二岁的男孩带进旅馆，在第二早晨，甚至好像让那个孩子带上了伤。”

这是给我和吴鹰男的心里，可耻的严重的一击的声音和话

语。我们也当即大汗淋漓。在一瞬间的沉默中，阿虎的体臭令人难耐。我去打开窗子，手指头在颤抖。窗子外边的喜马拉雅杉、杜鹃、草皮的浓浓的色彩，使我的头脑出现了空白。窗外边有个巨大的绿色的睛睛，他在窥视着我们共同生活着的家，那是别人的眼睛。新的污辱的光，在照耀着我们三个被保护的年轻人。

吴鹰男在背后，像鸟似的唧唧唧地笑了。我吃惊地回过头去，那是不能允许的笑声。在我之先，阿虎就发出吼声猛然扑过去揍鹰男。鹰男翻倒在床上，被打得嘴唇眼看着就肿起来，然后不停地吐血和吐唾沫。他不想还手。阿虎把他那因生气而发狂的小狗似的脸，像抗议似的朝向了我。我悲哀地摇着头。

是的，阿虎感到这些天来，关于和达流斯在同一个房间里度过的夜晚时间，遭到了鹰男的怀疑和嘲弄，在殴打了鹰男之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才凝视着我的。我被悲哀所摇撼着，对于阿虎，如果说我不怀疑他性颠倒，不知道又怎样向他传达才好，所以只有摇头的份儿。我以对阿虎不得不进行不负责任的空想为耻，对阿虎涌现出更为炽热的感情。我还想在这一悲惨的气氛的火中，救助我自己本身。

“我犯了歇斯底里。”站起身来，用拳头按着嘴唇旁边，鹰男说。

他也想救助自己和伙伴们。

“吴君，我是想向你道歉的。”阿虎也奇妙地倾注着热情说。

“我们得去把达流斯接回来才行。需要到神户去。”我醒悟过来说。

“可是，我们的钱加起来，也没有一千元。我想明天达流斯会回来的。我用这钱已经买回了啤酒。”在达流斯外出期间，担任会计的阿虎小声说。

“那么，我们坐上‘佳佳’一起去吧。”鹰男说，“用挂帐的

办法先罐满汽油，然后把预备携带用的油罐也装满，就够用了。”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把冰箱里的所有食物和啤酒都装进“佳佳”，把加油站那个深表疑惑的男子丢在身后，便急急忙忙地出发了。我们已经几乎没有作过什么商量，但互相之间却感觉到团结得很紧密。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到最大的音量，一面收听棒球的转播，我们一面在夏末的最后的阳光最强时的道路上胡乱疾驰。在大型货车的河马群的大移动中间穿行，以我们的敏捷，让痉挛的“佳佳”在蒙上了很厚的灰尘中奔跑。

当我们通过朋友号游艇建造现场旁边时，我们恋恋不舍地身上发抖，但并没有把“佳佳”停下来。我们的心情像被发怒的狮子从身后追上来似的，可不能让狮子预感到我们最贵重的东西的下落。我们就像让巢里的雏鸟避开狐狸的视线的母鸡似的，细心地躲着敌人的眼睛。然后我们发觉了被我们关闭在共同的家中的猫被我们忘记了，但当时的心情是不能折回去的。与此同时，一种变得孤孤单单、饿得干瘪细长而死的毛烘烘的鲁宾逊的印象，使我们陷入烦恼，可以说是让我们过度悲哀。

天色将晚，夜暮降临，又过了半夜。我们只有撒尿的时候，才停下“佳佳”。阳光最强的时候，热得难以忍耐，但半夜里却冷得身子发抖。就像是在两个季节之间旅行似的。我们一面把“佳佳”弄得到处是故障，就像患了关节炎的老人，一面又让它时速超过八十公里，飞驰着穿过了许许多多市街。

我们到达神户警察署的时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已经被释放了。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的年轻警官，爱国心很强的他忍受不了社会以及政治的矛盾，看样子肝脏变成了陈奶酪色。特别使这位热血汉愤慨的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释放后，又回到了发生事件的该旅馆。但是，毋宁说我明白了那是出自达流斯的自我处罚的愿望。我们问清了去那座山上的时髦的旅馆的路之后，离开

了警察署。阿虎在年轻的警官谩骂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中间，他始终眼里含着泪水，一来到外面，就急忙擤鼻涕。鹰男和我，也是想把这个正义派的警官揍一顿的心情。

我们把“佳佳”一停靠在旅馆的门厅，身着制服的少年们就急忙迎出来；当我们一提到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名字时，这些狡猾的猴子们当即变得冷淡、无礼了。我们在旅馆的地下室的酒吧间找到达流斯之前，就得多次受旅馆里的小子们的这种对待。达流斯醉得和鸵鸟似的衣冠不整，深深地埋在酒吧间角落的沙发里。这使我想起了奥登的诗句：“于是/坐在长椅上孤独的男子/他哭了/他垂着头/歪着嘴/像个鸡雏/他无可奈何/丑陋……”

不知道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是不是哭了，但总之，他处于比哭哭咧咧还在坏的状态。我们进去时，达流斯刚好给侍者示意，要他再斟些酒来，而侍者却冷淡得出奇。达流斯醉到这个份儿上，准是多次低声下气地说尽了好话……

就像在柏油路面上想种麦子，而把大城市的中心部挖掘开来的混帐开荒者似的，一身灰尘，被汗水和不眠弄得脏兮兮的，疲劳困惫的我们三个人站在了达流斯的面前。达流斯仰起一副沉重的胡茬拉撒的脸，用发红的小眼睛环视着我们。那是一双令人望而生畏的暗淡无神的眼睛。他默默无言，我们也想哭地默不作声地站着。好容易阿虎开了口：“达流斯，我们没有火车钱，是开着‘佳佳’来的。平均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猛跑着来的。”

就像流过泪，被屈辱感所刺痛似的达流斯的眼睛里，闪过了一瞬间的希望。这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已经成了固定观念似的，不丢弃基本的温和的阿虎的美德。

“达流斯，我们也可以喝威士忌吧？”阿虎对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那过于露骨的反应，有些害臊地说。

喝完啤酒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所以阿虎需要酒精。从心理上

来看，鹰男和我也是一样。

侍者对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反感，虽然也延长到了我们身上，但对于我们这三个明显的不高兴而带有绝望情绪的倔强的年轻人，并没有露骨地显示出来。他也进行了自制。阿虎推测了侍者的心情，为了解放他，成瓶地买了威士忌。我们围着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一坐下，就胡乱地急忙开始喝它。达流斯就像从夏令营中被欺侮的懦弱的小孩，总算是逃回到了家人身边似的。他现在极其丑陋。

“我不知道你们对我信不信。”达流斯忽然喊叫般地说。

“你指的是什么?”阿虎亲切地问。

“上次癫痫之后，我吃了一种新药。之后，就像孩子似的，头脑茫然地活下来了。”

“但是，即使如此……”鹰男激烈地说，然后默默地思考，说了些和一开始想说的不同的话，这一点大家已经很清楚，因为一开始，鹰男很可能会骂达流斯的，他说，“达流斯，你为什么计划和我们作游艇旅行？为什么达流斯成了这样的圣者？我总感到你是个怪人物，是个谜一般的男人!”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认真地凝视着吴鹰男，然后像[illegible]诉般的声音说道：

“我在朝鲜战争时，杀了一个市民。是枪杀的。”那是我们头次听说的。他说，“不是在战争中，因为我没有打过仗。那是在战斗之后，而且是在远离战场的城市。我为什么干了那样的事，尽管我没有一点施虐狂。我白天在街上走路时，有一个年轻的男人跟着我。那个男人用朝鲜语好像央求我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好像是说让我带他到香港、东京、夏威夷、旧金山去。我听到之后，想逃脱，谁知走到了一处被严重破坏的地方，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于是我害怕，把那个男子枪杀了。而他只不过是想让我

把他带到香港、东京、夏威夷、旧金山去。"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这个胆小的青年，拿着手枪走路。这位温和、善人般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被不走运的年轻人发现了。这是一个奇怪的令人讨厌的，又是个司空见惯的传说。那时节，从高丽猫到流浪儿，被美国人道主义骑士从战火中的朝鲜救出的人的梦想的故事多着哪。那是使野心家的青年们头脑发热的梦幻故事。但是不幸的是，这其中的一位朝鲜青年，所找到的美国兵，确实是人世间的人。可以说是过份的人世间的人。他对一切事物过份敏感，对一切都感到害怕，而且把打开保险的手枪，握在他这懦弱人的小小手掌里……

我们头一次听说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成为赎罪圣者的原因。但是对达流斯的坦白，信不信一任我们自由。阿虎立即相信了它，他就达流斯这是由于害怕而胡乱地开枪射死了那个不幸的青年，甚至于对达流斯感到嫌恶和愤怒。阿虎为此几乎对达流斯失去了某种程度的亲切。

吴鹰男和我一样，不相信达流斯这平凡的故事。这一点我很清楚。他和我一样，一面为极其贫乏的感情所苦恼，一面这样想的："这个卑劣的年轻美国人。其所以搜集我们三个人作他游艇旅行的同伴，是出自于同性恋的欲望，而他正在以性颠倒者的胆怯来提防着遭到我们生了气的三个人的背叛。眼下他碰到的，全是对他不利的证据，所以他才编造这一通俗的人道主义故事，向我们三个人提供就游艇旅行对他有利的情况……"

但是，我却不想去追究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谎言。这一点，鹰男也是一样的。至少相信达流斯的善意的传说，尚且易于忍受。而承认我们是性颠倒厨师案板上牺牲的鱼，那就太丢面子，那就太难忍耐了……

于是我们装出其实我们飞快地就相信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

的坦白，没抱一丝一毫的疑惑，是一副过度漫不经心的样子。

“啊，这下子我明白了。达流斯，可是以后怎么办?”吴鹰男说。

“我得停止贩卖百科事典，也停止旅行，得离开日本才行。想把‘佳佳’退还给人家，当赔偿费。把游艇卖掉，给你们当生活费，如果现在你们还想在这个家住上一段时间的话。那栋房子到年底为止，我已经付了房租。”达流斯说。

“卖掉游艇不行。”阿虎强烈地阻止说，“只把游艇给我们留下吧。”

“就是给你们留下，我说，阿虎啊，那只游艇还只是付了建造到现在这个程度的钱。再说，我已经拿不出钱了。”

“你把现在的这只没建成的留给我们，由我们弄钱把游艇最后完成。另外在旅行出发的时候，也给你达流斯发个电报。”阿虎说。

“啊，多么温柔的小男孩!”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用在一旁听得有些难受的声音，感慨无量地叫道。

“喂，我们将乘朋友号去非洲，这不是已经定下来的计划吗?我们不是一直这样奋斗的吗?”无视达流斯那有些滑稽而且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的有可疑味道的喊叫声，阿虎快要哭出声来极其兴奋地说，“让我们赚些钱，把船造完，到今年冬天，去实现航海!”

阿虎那充满热情的声音，使我和鹰男又一次成为朋友号那光辉灿烂的幻影的俘虏。我们感到，如果那只出色的游艇，我们黄金般的青春的实体，只建造了一半就把它放弃，任凭雨水和潮风给朽烂掉，我们那时候便无异于已经死亡。就这样，我们共同生活，在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离开日本以后，开始变得朝新的方向移动了……

接着，我们沉醉在威士忌和朋友号的幻影里，忘却了这天的不幸。我们恰似幸福的人们一样，总在一起谈论不休。于是达流斯就想在这家旅馆，为我们订个房间，而负责人却坚决地加以拒绝。最后，我们三个人决定就睡在“佳佳”里。因为到别处去找旅馆，我们实在是太疲劳了。即使如此，旅馆的负责人，多半仍然害怕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对我们三个人重新发生伤害事件的吧。

第二天，我们的白色“佳佳”就那么带着长途旅行所弄脏的车身，交给了达流斯所选定的经纪人。从此，我们再也没见到那个漂亮的“佳佳”。

第三章　阿虎的行动

我们返回东京时，鲁宾逊在我们外出期间，好容易避免了饿死，像一溜烟似的离开了这个家，就那样出逃了。于是立即恢复了野性，成了附近一带的猫王。偶尔过去是我们的鲁宾逊，现在是自由的猫王，目送着它那在远处的篱笆墙之间悠然横穿而过的一瞬间的身影时，不由得令人心头发热。猫是不是有群居的习性，不得而知，但我们的猫王——旧鲁宾逊，在这种时候，一般地说，总有几只侍从跟随。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离开日本时，我们的朋友号启航即将实现之际，买了一张兔网，把我们的猫王抓住，使它的性质重新恢复为家猫，要求它能与我们一道旅行。

达流斯在事件以后，直到出发那天为止，用铸铁般的眼睛，铅一样的脸色，患有忧郁症的人似的，一直把自己关闭在黑暗的寝室里。但一到出发的早晨，突然像被摇醒似的，恢复了热情和雄辩。他反复地发誓说，即使靠我们的手，朋友号完成不了，也不必悲伤，他绝对会寄送去美的机票来，把我们接去。

然后他通过海关，为了上钝感的筒形的去香港的喷气式飞机，就是到了在机场上行走的阶段时，也像在空中飞舞的纸猴似的，频频地回头向我们招手致意。最后在脚登上舷梯的一瞬间，

达流斯失去了一切自制心，把提包向空姐的脚下边一丢，就跑回来又哭又喊地，朝着送行的群众倚靠着的铁栏杆的迎送台，张开手臂说道：

"等着我吧，等着我吧。好好干活儿。俭朴地生活着，我给你们邮送泛美的机票，记着，记着！"

送行的人，在一瞬之间，忘记了他们自己去旅行的家属，目不转睛地盯看着我们三个人。鹰男和我羞得烦躁，作出麻木的表情，但阿虎却天真地涌出了眼泪。而归根到底，鹰男和我，也在心灵深处感到像用水栽培的球根似的一缕感动，在轻轻地往下沉。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曾经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三个人在去机场的归路上，都这样想，都为这次分手而悲哀，这是确实的……

从此以后，也就是从这年的秋天到冬天，我们三个人像垂死挣扎的商人似的，急急忙忙地到处转悠着寻找靠不住的生财之道。真是试验过各式各样的赚钱方法。其结果是不用说，走向富豪之道，离疲劳困惫的我们还远着哪。我们就像莫斯科的十六岁到十九岁的少年心中形象的资本主义国家青年似的，尽管为赚钱而拼命奔走，但却常常碰壁，亲身体验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中身无分文的可怜的野心家们的生活。这年的晚秋，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就我们每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的种种赚钱方法，在代代木试行作一演说，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流着眼泪，受到鼓舞，肯定会立即把资本主义制度打倒。

彻底建成朋友号，至少需要一百万元。一开始为了对抗残暑虽然过去，但像船上铺位似的摞起来的床铺的温气和无聊，我们脱得精光地躺着，从心底里不断地轻蔑地时时嘀咕：

"什么？一百万元？那么豪华的船，仅仅才一百万元？怎么

样?”

可是张罗赚一百万元，一旦干起来，绝望的迹象已经很浓了。就连十万元也难以到手。正因为十万元是个有比较现实，比较具体感觉的金额，这一赚钱的困难，也比较现实的、具体地使人有实感。于是，最后，我们如同阿虎什么时候喊叫过的那样，产生了“只有实施一攫千金，别无办法”的情绪。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在报纸的星期天版上，读了《欧洲无钱旅行体验记》。那是学生哥儿俩，乘坐踏板车所进行的旅行。他们的旅行资金和踏板车，是向一位很有名的企业家写信得到赞助的。至于踏板车，那是汽车公司经理满口应承下来，让公司特别为他们制造了一辆像装甲车似的结实的车子。

我们有着不利条件。我们不能提出像自行车啦、汽车啦，给大厂家的产品作广告的试乘。我们如今除了朋友号游艇之外，深为轻蔑任何乘坐物。我们把各式各样的诱惑的语言，镶嵌在信里，什么我们在游艇旅行中，决心喜欢使用贵公司的肥皂和防晒膏啦，在游艇的最佳位置上将捆绑贵公司的威士忌空瓶啦之类，按照名士录开始分送到有关的人们。

写信的任务，交给了不久之后将发表《年轻怪物的自传》啦，《围绕着手淫的哲学性随笔》啦等著作的吴鹰男。他每天都拼命地写信，但其结果却充满自我欣赏地发现，他是个命中注定的脱离自己个性的文章，连一行也写不出来的人。所以他给企业家写的信，成为一种充满了奇怪梦的一种审美性的恐吓信。

只有一次，收到过一位企业家的秘书的回信。多半是这位多忙的秘书，没有仔细地阅读我们的信，他只是看了最后另起一行所写的要求接见的部分，就作了事务性的处理。但即使如此，我们见到了阳光似的，把希望装在心里，觉得喉咙为之干热，甚至于身子发着抖，动身前往丸之内的企业家的办公室。在公司的候

见室里，只得和都想作无钱旅行的另外十五伙青年们一起，等待着面会的时间。如果把这称之为一种梦的话，那么海外无钱旅行这个梦，在这年的秋天，在全东京的学生们当中，像抽象的鼠疫似的猖獗已极。一开始，我们空想着这位企业家一定是像德国的卡利卡恰的资本家那样的短粗脖子，面对着他那用筋肉遮挡似的凸凹不平的南北头和鳄鱼眼，到底怎样才能让他理解我们对朋友号所怀有的感情呢？我们用臆测的心进行着摸索。但是，归根到底，我们只要在背上背负着在候见室等待的十五伙人，自己也装成患了海外无钱旅行的鼠疫的样子也就行了。一下子会见这么多年轻人，企业家恐怕肯定会作出这样的推测：1935 年至 1940 年出生的日本青年，由于某种突然变异，差不多个个都盼望着逃出国外。

这一预测，果然是正确的。但这在逻辑上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特权能与这十五伙竞争对手区别开来。在企业家方面，这事情比我们理解得更加清楚。他没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里，而是特意来到候见室，几乎不想听我们的说明（即使想听，他们的耳朵准是不知道如何分别听取十五伙 + 1 的一群人一齐作自我宣传。后来吴鹰男说，这件事，已经超越了人的能力。他是为了安慰对企业家极为生气的阿虎，说这番话的。‘我说，阿虎啊。对于十多只求爱的公猫，能够悠悠然地与之对抗的，只有一只发了情的母猫。而在人世间，只有一位圣德太子。’），他像眼观八方的不倒翁似的，一视同仁地望着我们十六伙人，讲了如下的一番话：

“我做不到把诸君都送往海外去。一想到诸君的热情如此强烈，从诸君中特别选出一个人送往海外，而使其他诸君感到绝望，也办不到。我所能做得到的，就是建议诸君接受本公司的录用考试。而为此请等待机会，按你们的能力情况，诸君……”

在企业家的演说还没作完的时候，我和鹰男、阿虎就离开了房间。秘书确实是用充满憎恶的眼睛目送了我们，但我们却难以理解他憎恶的根据。实业家把来自四面八方树荫里东一枪西一枪地乒乓射击的游击部队，集中于一堂，用炮来轰他，只一发炮弹就决定了胜负之后，还要巧妙地把这些勇敢的敌人俘虏过来，使之成为他们公司的名为“薪资工作者”的俘虏。

就这样，为了一攫千金而四处乱窜忙得不可开交的我们共同的家里，来了一位周刊杂志的记者。我们之所以极其善良地轻而易举地进了他的圈套，也许是他一见面就向我们作了甜蜜的许诺，说是想在周刊杂志上，为我们的游艇旅行作宣传。到那时为止，我们也常常期待落空，还没有彻底摆脱那张报纸上侥幸的无钱旅行者印象的影响。就连吴鹰男这样的怀疑派，都让他们牵着鼻子团团转。加之那个狡猾的周刊杂志记者，亮出要为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恢复名誉的招牌，引诱我们上钩。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是个什么人，他是以什么目的到日本来的，再有，他作为性颠倒的少年诱拐犯被逐出国外，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据他说，这就是周刊杂志记者计划中的报道的主题。

我们向周刊杂志记者，谈了关于我们的好友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谈了为了世界旅行，而建造了游艇朋友号，谈了我们并未放弃开始订立的游艇旅行计划，还谈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将和达流斯打算在地中海的朋友号上再会。记者让他带来的粗俗而傲慢的摄影师，给我们和我们的房间拍了照，一副高兴得快要发抖的样子回去了。到这时，我们才有了一种不吉利的预感，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预感，感觉到我们像被追逼到绝境的轻率的野兽似的，进圈套被捉住已成定局。中了奸计，是在说得太多之后的孤独的不愉快中察觉到的。

过了两个星期，我们在公共汽车站的商店里，买了一本登着

有关我们和达流斯的报道的周刊杂志《漫画与猎奇》初冬特刊号。正象所预感的那样，说是美国人在东京营造的同性恋之家！这就是来找我们的记者所写的玩意儿……

我想给这家周刊杂志社打电话，表示抗议，原本我们就遭到小狗啦什么似的轻蔑。我们互相之间已经用愚蠢的眼色互相盯着，不断地为自己的颤抖般的怒气的发作所束缚，而对太容易上当的自己也变得自我嘲弄起来。对我们孤立无援的感觉与受到污辱的心情，在三颗被动摇的心中，凶暴劲儿，如同葡萄状球菌似的迅猛地增长起来。

我们以记者所留下的名片为依据，找到了这家周刊杂志编辑部的所在，在它对面的茶馆里坐下来，等待着他的出现。吴鹰男看着萨特，阿虎喝着威士忌，而归根到底只有我，像只怨恨很深的狗，一瞬间也不离似的，盯盯地注视着木造灰浆建筑物楼梯的下降口。

到了傍晚，和几名伙伴一起，一副奇妙的生气勃勃的面孔，我们所找的目标下楼而来。我们从茶馆出来，朝着他走去。我们把他一围起来，他在一瞬间就现出一副可怜的眼神，就像被淘气包抓住的孩子似的，陡然狼狈，以绝望的姿式无意义地挥着手。我忽然觉得他那样子像遭到不断欺负而发了疯似的变成敏感的山羊。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一看见他的同伴要介入，便骤然间傲然地变得正颜厉色起来，高声喊着阻止道：

“好啦，好啦！”

我们围着记者走。他的伙伴们，时时回过头来看着我们，在几米前，一面议论着自行车赛，一面行走。那是在朝着市内电车站走的人流之中。我们默默地挟持着绷着脸的他走，以为他这人类山羊会发出抗议或有什么行动，然而一旦一道走起来之后，他就被一种无论对他实施什么手段，也到底无法弥补他所给予我们

的屈辱的无力感所压倒。那令人讨厌之极的侮辱的铅字，如今正在向全国散播刺鼻的恶臭，就是向被我们包围着的虚张声势的一个男子进行抗议之类，我们想到底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情况只能给人一种印象，我们像朋友似的相随而行。

“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悄悄地跟着我干什么？”敏感地感觉到我们正在为难，露出微笑，这位记者用发怵的沙哑声音说。

就像回答他似的，阿虎简短发出激昂的吼叫声，然后扬起又粗又黑又短的武器做出一个小动作，向记者的后头部打下来。记者就像注视着水面上的自己的影子似的，忧郁地垂下头轻轻地少气无力地朝前栽了下去。这是预先完全没有估计到的突发事件。我和鹰男在这瞬间之前，都不知道阿虎身藏着这样的武器。而这种冷不防地从背后痛打了这个人，将引起什么样的报复呢，就这一无成果的徒劳，阿虎在一击之后，当即明白了似的。于是，我们三个都对这一突发事件感到了不愉快。但是也不能总是停留在那儿就此倾吐不平不满，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跑了起来。背后有好几个男子一边叫喊着一边追赶上来。但是一跑到电车行驶的大街，真巧，学生们开始了锯齿形的示威游行。这样我们才能够躲进队伍中得以逃脱。为孤独和空虚而悲愤的三名反社会的青年，面相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们混杂在了对二十世纪后半的世界与日本的命运感到不安呢，还是抱有希望，而被驱赶上街头，挽着臂按乙字形跑着的学生中间。即使如此，以在那一瞬间的切实性来说，我们三个人比游行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心情肯定是更加迫切。无论在政治上多么敏感的青年，用耳朵也听不到世界的摩擦声，但在我们三个反社会的青年的背后，却响着愤怒的男人们追赶上来的皮鞋声……

当我们返回到共同的家时，在门厅的前面已经有三名警官无聊地站着。我们在柏油路上停住脚步，通过树丛望着他们。我们

的身体不是因为炎热而冒出汗来。这汗一接触冷却了的夜间空气，便骤然变得冰凉，使我们身子发抖。虽然漆黑，但我们在那儿一站，阿虎身上的气味便浓厚而强烈地散发出来，好像当即告知警官我在哪儿。然而我们也懒得就那么穿过去，逃往哪儿。那天，我们太疲劳了。我们以焦急的心情，重新为阿虎那突然的施暴感到后悔。另外也为那则丑闻报道和招来警察，使我们为游艇而寻求企业家帮助的成果，真正陷入绝望的境地。失望感和愤怒曲曲折折地使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打击。

“那个卑鄙的小子死了吧?”阿虎说。

他那强烈的不安，使他的身体的气味突然变得又酸又浓起来。

“没死。他很快就站起身来，把我们的住址啦，动机啦，把所有的一切全都说了。所以这么迅速地各位警官就赶来了。”鹰男说。

“噢，是的。那么，我们就让他们给抓起来。总之，还是快点儿好。”

“不，阿虎不行。你装头疼吧。”鹰男说。

我看了看阿虎，又看了看鹰男，然后朝鹰男点了点头。阿虎的眼神像患了热病的女孩子似的。

“是我打的那家伙的头部。然后我以伤害罪嫌疑，被拘留一小段时间。”鹰男说。

“可是……”阿虎被不知所措和感动，弄得口吃起来。

“我不是说过我做过强奸杀人的梦的故事吗？我想接着那个，再做一个逮捕和拘留的梦。特别是做个略有现实感的梦。不是那种过于现实的，不是过于现实到因强奸杀人的嫌疑而被捕的程度。另外还想向警官们和新闻记者们有效地说清楚，我们为什么打了那小子，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把那则肮脏的报道所造成的印

象给翻过来才行。所以旧塞尔贝佐夫家的发言人，还是被捕的好。”

“我也这样想。阿虎毕竟兴奋过了头。他说不定会殴打警官或越狱。也许他甚至于会把电车脱轨颠覆都坦白出来呢。”

吴鹰男已经向着警官们走去。警官们也发觉了这一点，羞答答地做出拉开架式的样子。

“喂，阿虎，你是用什么打的那小子?”

“用带去装劣质威士忌的酒瓶，装了些沙子。我在监视时把酒喝光，把茶馆的兰花钵里的沙子装上了。”阿虎害羞地用不愉快的小声说。

警官终于朝着我们跑过来。鹰男一拦阻，警官们吃惊地抖着身子停下来，不知叫喊了些什么。那声音就像在黑暗中向一个遇到的人问路，但听不清意思。吴鹰男朝着他们猛地走去，用清楚的低音这样说：

“打人的是我。是用装了兰花钵里的沙子的酒瓶打的。如果你们要找打那虫男的人的话。”

所谓的“虫男”，是吴鹰男给他最轻蔑的，或者最憎恶的人物所使用的代名词，他把它读为“木西奥”。警官们把鹰男围起来，采取了与其叫作逮捕，不如说是带走的态度。即使如此，我和阿虎还是走近前去，一看，见鹰男的两胁，被警官架着，兴奋得面色苍白。令人感到有些害怕的样子。

“你们也是这个家的……”警官们跟我和阿虎说。

我们点了点头。

“总之，你们一块儿来一下。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警官奇怪地重新固执地说。

我和阿虎，当然想一道去一下。自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走了之后，在我们之间，好像进行了家庭成员似的亲密的连带感情

的更新似的。我们感到我们之间是骨肉至亲，已经是决不能分开的关系了。我们乘坐幻觉中的朋友号，眼看就要开始航海了。那天晚上，到了深夜，只让我和阿虎回了家。但在共同的家的我们的房间里，如果缺少了鹰男，在感情上便陷入束手无策的空虚之中。进入浴室，一想起鹰男经常进行的手淫，那白色的浴盆和淋浴装置等等一切，便唤起就要流泪的感情。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伤感。在我之后来到浴室的阿虎，像自暴自弃似的，猛地发出很大的水音，腰里系着手巾一出来，便说：

“还是应该把我抓起来。”

说罢，他粗暴地把房门猛劲一关，又下楼回到了浴室。

在吴鹰男作这种特殊的外宿的几天之间，我有了一种奇怪的体验。那是长时间以来我和女大学生的不合常规的精神恋爱，结出了果实，但毕竟是以极其不合常规的结果方式。女大学生读了鹰男被捕内容的新闻报道，在它的暗示下，特意找到那个有问题的丑闻报道杂志来看，她被好奇心弄得满面通红，来访我们共同的家。阿虎为了打听鹰男的情况，而去了警察局。他去是为了决心想想办法。于是，我和女大学生，几个月以来头一次有了室内只剩下两个人的机会。

“我现在明白了你没有强制我和你发生肉体关系的潜在的理由。”这位女大学生首先小声杂乱无章地说。这也是被好奇心和调子低的欲望甚至把耳根子都弄红了。我感到嫌恶，围绕着她的一切，有种容易嫌恶的感觉。

“你明白了什么？你认定了我们真的、具体地是达流斯的男色闺房的重要成员吗？”

“具体地怎么样了，这事并不重要。你潜在地感觉到达流斯的欲望，感到以不满足期待为罪恶，然后明显存在着以拒绝我的态度，来补偿它。”

女大学生以非常高兴而心荡神驰地把上嘴唇像鸭雏似的卷起来，把淡淡地发光的粉红色的牙床露了出来。那是奇妙的非常新的而且像瓷砖似的坚固的牙床。

“你到底以为你自己是谁，你以为你是我的什么人?”

“我？是你的反达流斯呀。你以拒绝我，向自己禁止与反达流斯进行性交的呀。”闪耀着盲信家眼神的女大学生这样说。从欲望与卑劣的羞耻心，她怒气冲冲地下流地把整个儿脸都胀得通红，用沙哑的声音，不断地咳嗽着提议道：

“已经没有理由不性交了。干吧!”

我对那天中午仍然充满着新的苦涩的性交，已经记得不多了。女大学生多亏了我们长时间的性的谈话，虽然准备得很周到，但毕竟出于没有经验，她的准备工作，在某些地方，仍然有些愚蠢。

“那么，就开始吧。”

“因为我是处女，我带来了聚乙烯的袋子。为了垫在屁股底下。”

“可是，这太小了。”

“没有办法。就把它铺在地板上，站着干吧。至少不让血把地毯弄脏。”

笨拙地，那是感到让自己的生殖器像被口袋装住的老鼠一样，是一种不愉快而令人讨厌的性交。在双方裸露的脚踝上，滴着血滴。晃晃悠悠地，到底还是在灰色的地毯上印上了我们的足迹。连一点点儿快乐也没有。

这如同两名不幸的脸色铁青的战士，进行了一场最恶的战争似的。过了一会儿，女大学生恋人说：

“你是不是与早泄相反?”

结果，我只得中止下来。她是一副就要淹死的表情。我们持

续了三十分钟。一旦身体分离之后，觉得心的距离倒还近了。我们暂且轻轻地进行了一段性方面的对话。平静下来，变得温柔起来的恋人，想用手来让我射精。我谢绝了。她把被血弄脏了的聚乙烯袋折叠好，放进了手提包回去了。不多时阿虎回来了。我过分地有些难为情。

“你的恋人在火车站的厕所里呕吐了。真是羞羞答答的，从小小的嘴唇里，吐得哇哇的。”阿虎说，“是不是让她怀了孕?”

“只是太快了一点儿。也不是不可能的。”

“啊，孩子他爸!”阿虎说。

第二天，女大学生来了信，说是愿意从此分手。自那以后，我们虽然见过一面，但那时我那旧恋人，发作了严重的粉刺，是以一副看不惯的肿得胖胖的脸出现的。

“想来，我现在仍然是个处女呀。”她不可理解地说。

就这样，我的恋爱完结了。但其结果，我从梅毒恐怖症，向着自我解放，却向前跨进了一步。

吴鹰男被拘留了五天，结果未被起诉，无事地回来了。他从门厅径直跑进浴室，就把自己关在里边手淫，洗身子，然后才高高兴兴地出现在我和阿虎的面前。他瘦上加瘦，瘦成了以前的一半似的。他的眼睛却黑得像锐利的鸟眼，不停地滚动。鹰男自己说，想把水银放在眼球里，使它份量重一些，不然照这样，怎么也止不住滚动。然后他忽然干劲十足地朗声宣言道：

“我找到了生财之道。报纸不理会我的谈话，是他们的失败。喂，阿虎，我从同房的一位朝鲜人英雄那里得到了一个启示，然后在我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完成了。这是个大收获!”

阿虎和我，都半信半疑。但是鹰男回来了，他就在我们身边的喜悦，使我们变得大度而能容忍了。

“什么方法?”阿虎问。

“就是旧真空管收音机呗。”鹰男显示出一副以让我们着急为乐的样子，他说，“现在无论什么人家，都是买立体声或是买半导体收音机。我们老子时代的真空管五灯收音机什么的，都蒙上灰尘了吧？我们就是买这些便宜货或者白要来。我觉得如今弄旧收音机来，就像弄个猫崽来一样容易。就等于把吱吱叫、不值钱、碍事的东西弄来一样。我们只要辛勤劳动，在一个月之后，五百台旧式真空管五灯收音机，就会在我们家堆得满满的。”

吴鹰男说到这儿沉默了，他的眼神，像在做梦似的看着五百台收音机那混杂的情景。他的眼睛，第一次恢复到那本来的就属于鹰男的色彩与光泽。

“让我们一下子就听五百台收音机吧。而且一台的收听费也不付就听中央台的。”吴鹰男继续说，“不，不说一下子，而是说让我们听一辈子吧，听五百台真空管收音机。关于接线的事，我来干。是把这五百台的旧式收音机走私到北朝鲜去。他们用这五灯旧收音机收听到日本的广播，是怀旧呢还是憎恶呢，心灵一定会颤抖的吧。我们以每一台卖二千元的大便宜价，共计赚回一百万元来，只买一台北朝鲜造的可怕的收音机回来作纪念，也可以把它安装在朋友号上。我也在考虑伤感的事。”

“可你说走私，我们对走私一无所知，也没有关于如何走私的书啊。”

“因为我恢复了自信。”

“自信？”

“就是有关珸瑶瑁海峡的自信呗。我虽然失败过一次，但据同拘留室的那个朝鲜人的意见，说那是一次素质非常高的漂流。这回买上一个指南针。再说同伴有两个人。即使是失败了，对朋友号的航海，也是一次实习。”

“越过珸瑶瑁海峡，不是到了北朝鲜吗？我虽然记不清地图，

一定是西伯利亚或是北朝鲜吧。我们会在那儿被强制劳动的。”

“不，不。没有这回事。只要把这事交给我，就不会有这种事。”确实是充满了自信，鹰男说，“假如说，我们装着五百台收音机的船到达北朝鲜，我们就说把这五百台收音机是来献给金日成将军和各位人民的。于是我们就让他们把我们入籍北朝鲜的人民共和国。这比在日本好吧？当然阿虎不满意。但是北朝鲜有很多非洲的独立国派来各种黑人来参加会议，只要和他们联系，其结果，阿虎是能够从那儿去作遥远的非洲之旅的。”

阿虎奇妙地用认真的表情注视着吴鹰男。而鹰男那嘲弄般的提案里，也没有特别着急的地方，只是倾注着想腻了的人的切实劲儿才这样说的。

“我觉得不妨试一试。如果鹰男说的曾经漂流过一次是真的。”

吴鹰男像出其不意地被将了一军似的吃了一惊，然后暧昧地微笑了一下，咔哧咔哧地挠在拘留所生的几个粉红色的包疹。被他那长得长长的指甲，所挂着的薄薄的皮肤银色闪光的几块剥片在震动。我茫然地作着一些把阿虎送往非洲，我和鹰男两个人住在朝鲜人民共和国的甜美的空想。阿虎乘上喷气式飞机，从平壤经过北京、莫斯科，在加纳的机场降落之后，就踏上了非洲的土地。说到底，也许只有我想离开日本这块土地。到哪个国家，生活在哪种人当中都行。总之，也许想从这儿到别处去，我重新对自己的情念之深，很有感触。

“我在珸瑶瑁海峡的漂流，是真的。”鹰男像开玩笑似的重新说道。

他的眼球染成了粉红色，他对阿虎有些紧张。

“我并不是怀疑。”阿虎说，“我也想试一试。是不？也没有别的事干。”

阿虎说罢，听话听音，如同我们生活的真空状态，给空虚的洞穴里突然点上了一盏明灯似的。这使我们察觉到自从达流斯走后，我们生活中所敞开的洞穴该有多么深。是这样的。确实是别无事事。除了把五百台旧收音机装上船，深夜去偷渡珸瑶瑁海，我们又能干什么呢？……

“那么，从明天起，我们就从整个东京的一千万人口中所有的三百万台收音机群中，转悠着收集吧。我们从中只挑选仅仅五百台。只要勤快就行。容易吧？”鹰男说。

说到五百台收音机，该有多大的堆儿呢？我茫然地想着，被一种畏惧所攫住，再说还得装船、偷渡、出手……

最后，就此我还是停住了思考。但我并不是反对鹰男这个提案。从明天起，我们三个人，将向着全东京的旧收音机群，一台台地发起进攻吧。集中五百台旧收音机，有几分虎头蛇尾式的滑稽。但是先不考虑往后的事，我们三个人收集一台收音机，就如同按我们的计划具体地向前推进一步似的，我们会拼命干的吧。这也许已经是懦弱与怠惰的一个征候呢……

然而我们的议论，到此暂且告一段落，三个人一块儿去吃中华荞面条。自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走了之后，我们感到成了被丢下的三个孤儿，几乎常常一起行动。我没有勇气甩开鹰男和阿虎只一个人去上大学。在我到大学听讲的日子里，鹰男和阿虎在大学境内的地下茶馆里耐心地等待我听完课，因此我到底还是不等讲完课半路上就溜出来。然后穿过拱廊，朝地下的茶馆走去。我的心潮澎湃，那情形就像忙着去会睡在森林中的美女似的。

次日一早，阿虎就把我和鹰男唤醒。他对旧收音机的收集，已经着了迷。毋宁说鹰男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有点厌烦的样子。即使如此，鹰男还是制订了一个旧收音机按户收

集的详细方案。我们拿上一个大包袱皮——那还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用它包百科事典样品用的——就出发了。归根到底，大家就像出发狩猎似的渐渐抖擞精神，兴奋起来。

我们去的目标，是私营电车沿线的高级住宅区之一，是抬头望着始发站的大地图确定下来的。在那种地方，只要是能看见高墙深树的人家，那样的人家就会对旧收音机像讨厌蚰蜒似的，想把它弄走。所以吴鹰男说，只要是小声地喊："收旧收音机罗!"就可以到手两台左右。

一旦以高级住宅区为目标，下了电车一看，家家都被钢筋水泥的高墙和树叶变红的树丛包围着，我们的心情变得就像飘进了收音机的旧装置的丛林里。我们着了迷似的，急忙投入了这一前途未卜的工作……

我们第一个选中的，就是车站正面的十字路口的高耸着喜马拉雅杉的人家。这是按阿虎的兴趣选择的。按了一下便门的门铃，等了一会儿之后，露面的是一张番茄似的脸的自高自大的小姑娘，问是不是有预约，那还是从窥望窗探出个番茄般的圆头问的。

我们还是首先选定了能够背诵下来鹰男所制订的草案的阿虎出面应酬。阿虎兴奋得咳嗽了一声，叫喊似的说：

"我们是从横滨的设施来的，为了混血儿们的娱乐，请求您们能够捐赠旧收音机。请把府上的……"

"没有预约不行。不行。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儿是谁家的府邸？看看名牌吧!"

我被小姑娘的气势汹汹所压倒，为了去看名牌而绕到了正门。那儿有一块一只耳朵上面有个秃头为注册商标的喜剧演员用非常惊人的健笔所写的名牌。为了不被人偷走，还是用铁丝缠绕着的呢。回头一看，小姑娘正得意满面地像个将军似的监视着我

们。我们心情悲伤地离开了那里。

“那位女仆想在自己的人生中发现值得夸耀的东西。”吴鹰男说，“现在她才发现。”

在下一个人家，取得了第一次成功。我们把还新的五灯收音机像钓鲨鱼似的钓到手，包在了包百科事典的包袱皮里。我们的前途此刻有了光明。

吴鹰男郑重而又郑重地不得要领地说：

“关于 NHK 的收听费管理科，由我们出面联系。如果您就是有半导体收音机，也不必特别申请。再说这与电视机是两码事，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都施过礼，至此鹰男演出的一幕就完了。

关于收听费的窍门，在高级住宅区也许是画蛇添足，鹰男的意见却是等会儿我们的狩猎队进入公寓区的时候就有效了。鹰男的对人的看法，有某些概念化之处。话虽如此，我和阿虎原本就没有人类观之类的东西。所以一旦我们三个人开始到外边干事的时候，领导人经常是鹰男。与此同时，鹰男如同他本人承认的那样，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这块土地上，脚还没有生根，他的举动像影子没有落在地上似的……

收集旧收音机的头一天，我们收获了五台，回到了共同的家。在回家的电车上，我和阿虎各把一台没包起来的收音机放在膝上，其余的收音机鹰男用包百科事典的包袱皮裹着，用膝盖夹着放在地板上，然后大家都一样地在满足的心情中打起盹儿来。电车中的东京人们的好奇心，都像使用了一百个小时后的蓝宝石针似的磨损了，对我们和对我们的收音机，都全然感觉迟钝。对我们携带那么多收音机，就在白天的市街上行走，也没受到可疑的盘问，这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

“东京的人们对收音机的大转移，过于不当回事了。”我和鹰

男说，“照这样下去，也许会把整个东京的收音机都集中到一处去哟。”

“从现在起到冬季之间，一直是这样的。到了春天，一定会变成另一种样子的。”鹰男又说些不得要领的话，爱抚着收音机说。

这天晚上，我们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比较着摆在地板上的五台收音机，就像发高烧说胡话似的，直到深夜还谈论着各自的空想。谈论什么需要修建一个收音机仓库，而且必须把有毛病的和没有毛病的，以及太老式和并不太老式的，加以分类区别开来陈列才行。而为此，曾作过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寝室的房间就行了吧。在曾经是不走运的年轻美国人被癫痫症的发作折磨着躺过的黑暗的房间里，就像为产卵而集结起来的龟似的，旧收音机群悄悄地在这儿安下身来，常常因消耗庞大的电力而惊叫一声。

对收集来的收音机最为着迷的，要算是阿虎。他把家里所有的插座都利用起来，让五台收音机同时收音。一齐打开，选完频道，把音量放得最大，然后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舒曼的 E 短调钢琴协奏曲的开头部分，因此，我们在一瞬间，都陷入了悲剧的气氛这中。据说德国的音乐家们往往用它当作离别的主题的四个音符，也奇怪地英雄般地从五台旧收音机中冒了出来……

吴鹰男和我，当即对五台收音机播放同一内容失去了兴趣，上了床，而阿虎却故意躺在收音机群中听得入迷，心荡神驰地总也听不够。阿虎喝醉了。当然天天如此。但这天晚上五台旧式收音机群，给他的醉加了温，使他醉上加醉。如今我们共同的家在加速度地变穷，所以我们年轻的酒精中毒者阿虎所喝的酒，是鹰男从东京湾填海造地附近买来的奇妙的威士忌，那是用酒精加水，再配以少许香料，以及一小撮白糖的简单明了的处方泡制的。是在喝之前如不摇晃酒瓶，就没有均衡味道的货色。我和鹰

男对这种怪物威士忌虽然感到了不安，但阿虎与他的胃袋决不诉说不满，也没有看见过阿虎为宿醉所苦过。据阿虎说，这种商标的威士忌，是极其就事论事，越是劣质越单纯，没有引起宿醉成分的余裕。

收音机即使开始了深夜广播，阿虎仍不让最大音量的五台合唱停下来，因此鹰男诉说起了不平。这种抗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阿虎即使如此，也不想放弃他收听收音机群。阿虎情绪高涨地闭着眼睛，天真地张开又厚又圆的嘴唇，哆嗦着喉咙，此刻正在听着爵士音乐。

突然，睡在我们三层床中层的鹰男，往下层的我的脑袋旁边使劲伸下一只腿来，用力把一台收音机给踢飞了。收音机翻了个个儿像哀鸣似的唱着爵士音乐，撞到了阿虎的头上。在下一瞬间，鹰男被阿虎拽着腿，坠落在另两台收音机上。接着，慌忙站起身的两个人，就像斗鸡似的开始了一场尖锐而切实的短兵相接的武斗。在这期间，就像发生了恐慌的乱窜的大人群似的，五台旧收音机被搅乱，发出吱吱的叫唤声之后，大部分发生了故障沉默下来。

战斗经过两分钟就完了。两个人都用碰得伤痕累累的手掌战战兢兢地去抚摩痛得肿胀的眼睛，从鼻孔和嘴里往外流着血，被兴奋颤抖着，面对面地站着。然后吴鹰男开始微微一笑，阿虎抽泣起来。我知道阿虎从五台收音机群听着音乐，决不是快乐的。阿虎是对去非洲路途的遥远怀着不安，他由于畏惧，才执拗地让旧收音机活动起来的。

接着，吴鹰男和阿虎像自己的伤痕似的，注视着在镜子里映出的对方的伤痕，各自在自己的嘴唇和耳朵上涂上外用药，一道转着去关掉还在叫的收音机的开关，用我好容易才听得出来的轻轻的、不清的、沙哑的声音，交换了和解的话语。阿虎醉得上不

了床梯子，让鹰男把他推了上去。在大家都上了床之后，阿虎抽抽搭搭地哭了好长时间，鹰男则从独自微笑变成了吃吃地笑，笑起来没个完。我又是怎样了呢？据后来问起鹰男，他说我直到天亮，总是咕哝着“我讨厌，我讨厌！”我虽然不记得了，肯定是做着可怕的恶梦来着。比方说做着被旧收音机这个魔鬼给吃掉了什么的。尽管在收集旧收音机的开头姑且取得了成功，但这天深夜，我们三个共同生活者，都或多或少地遭逢了不幸……

第二天早晨，阿虎十分后悔，加之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可怕的宿醉这只野兽，从身体的内部所咬伤，处于自我厌恶的尖端劈了头儿的状态，发誓不再饮酒了。鹰男对此不关心，但我对阿虎的回心转意深表赞成。即使是把旧收音机收集回来，若是让醉了酒的阿虎和因无法睡觉而动怒的鹰男给破坏掉，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天因为等待阿虎从宿醉中恢复过来，所以收集收音机的事，下午才出发。哪怕这样，也有两台的收获。归路上阿虎到旧书店买了一本《收音机入门》。他是想在偷运之前，把出了故障的那几台收音机修好。

就这样，大约在二十天之内，我们收集到五十台旧收音机。谁知到了这一阵子，我们开始产生了一种被具体地每收集一台收音机，就会减少朋友号启航希望的1%的情绪。这与当初的感觉相反，而且表现得比当初的感觉强烈得多。加上我们渐渐明白了收集收音机的困难，对五百台的这一目标感到像个天文数字，从此以后，也感到一种新的颓废在悄悄地向我们的生活贴近。这颓废来自我们每天都反复说这是为了混血儿的设施的谎言的积累。阿虎对此感觉最为强烈。而吴鹰男本来就是个认为世界就是个真真假假的海市蜃楼的人，他说谎言不论怎么重复，也会像钢筋混凝土似的坚不可摧。即使如此，在我们共同的家里摆放着的五十台收音机群的面前，鹰男也和我以及阿虎一样，不能不变得不高

兴起来。五十台收音机群，就像一帮又丑又小的老妇人似的，她们紧闭着嘴，坐在黑暗处。有时我们像是遭到五十台收音机群的嘲弄似的，陷入比五十台收音机群的五十倍的沉默的心情之中。

已经是深秋，我们走到京滨工业地带去收集旧收音机，回来时已经累极了，傍晚在柏油路上走，看见一团发红的气体，沉到狗背那么低，便又卷起漩涡。我们忧郁地沉默着，把旧收音机送回了我们共同的家。被发红的气体和脏兮兮的雾气所濡湿着，与夏季过去的同时，我们感觉到朋友号那的确被盛夏的阳光所勾画的幻影也逝去了似的。我们朝着越是旧式越沉重的巨大的收音机，而怒上心头……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阿虎也想从酒精中毒中跌倒了再爬起来，自从那次深夜以来，不要说没有商标的劣质威士忌，就是任何种类的酒也没沾边儿。于是阿虎患了极其严重的不眠症，在整个晚上，一直被死的形象所追逐，白天则过分寂寞。阿虎对自己这难以甩掉的不安与寂寞感，愿意向我们说明，有时他满怀盲信程度的热情决然地说：

“我只要能去非洲，就能把这奇怪的烦闷一脚踢开。因为这是回归自己本来的土地去。如果在自己本来的土地上住着，仍然感到不安和寂寞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疯子。特别是孩子们，都会成为疯子的。”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得到一个不知是什么国的地方去才行。真让人厌烦哪，那么远！”鹰男说。

在弥漫着这种气氛的，处于沉滞状态的我们共同的家里，有一天早晨，有一名男子来访。他朝着来到门厅的阿虎说道：

“吴君还没有起来吗？”

吴鹰男和阿虎交替着下了楼，和来的人在门厅说了一阵子话之后，鹰男就高兴和心虚交杂，歇斯底里地哧哧笑着，上楼来

了。

“把这些收音机卖掉怎么样？瞧，在拘留所教给我走私计划的那位大叔来了。这可是个奇怪的人啊。”就连吴鹰男也不好意思地开玩笑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和阿虎原来感到很气馁，听了这番话之后觉得放了心。和鹰男一样，红着脸回答说。

“啊，是这么回事。”

“这话又滑稽又古坚。”

“这个价卖吗？他说一台一千五百元。”

这价格很不错。在我们共同的家里和我们共同生活的线圈、玻璃管、木龟，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很多钱，具体地知道了之后，我们涌起一种喜悦，我们三个人，已经有好久，没有一齐放声大笑了。

“那么，我们就决定卖吧。”鹰男带着原因不明的滑稽的威严说罢，他又一次跑下了楼。

吴鹰男的拘留所的那位朋友，是个有心理洞察力的人，对我们已经收集了一定量的收音机自不必说，就连我们想把它们像个包袱似的甩掉都看穿了。他还没过五分钟，就带来了搬运我们收音机群的小型货车。

我们帮助他和货车司机装货。阿虎频频地想打听这批收音机最后的命运。但这位脸上刮得光光的像剥了皮的狗似的小个子男人，一句明白话也不说，只是制止说等一等，他说他自己本来比起当收音机的经纪人来，不如想当个电影制片人。和日本人相比，他的口齿特别清楚，他把他那颇感遗憾的贪婪的眼神望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这给人的印象是一位不得志的有良心的朝鲜裔日本人。我和阿虎听了鹰男说在拘留所遇到的人，空想着那人更像个农民，所以对他那东张西望的冷冷的饶舌，感到很意外。

“本来我想当个演员的，无奈眼睛太小了。”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谈论他本来想干什么，收音机装完车以后，他以从内心里就对眼下围绕着的这个世界和现实轻视的态度，一屁股就坐进了货车的助手席，用焦点不定的鱼一般的眼睛环视了一下我们三个人一下，朝着阿虎只有声音生气勃勃地说：

“在批发店给你货款，你一道来一下。我还想让你看看收音机批发店。”

“噢，好吧。我去看看，看看这些旧收音机的命运。”阿虎高兴地说。

他和装得满满的收音机一起，上了货车走了。

剩下吴鹰男和我，感到漠然的不安。不安渐渐地变成了坚信为不幸。在深夜，眼里含着泪激愤地破了禁酒誓言而烂醉如泥的阿虎回来了，确认我们受到了欺骗……

自那以后过了一个星期的深夜，阿虎从漆黑的床上，蓦地爬起来，叫道：

“我们需要游艇！”

我在一瞬间心想，由于过分担心自己受到欺骗的直接责任，喝劣质威士忌过量，阿虎终于发疯了。阿虎和鹰男不同，他不是那种好要花招的少年。

“我决定到横须贺去抢银行！”阿虎又一次呻吟似的叫喊说。

然后阿虎在黑暗中下了床梯，电灯也不开地穿过房间，粗野地踏响着楼梯下楼去了。不一会儿，听到了凶猛地淋浴水笼头声。我希望鹰男没听到阿虎的叫喊声，然而那是不可能的。鹰男那带有若干色情的窃笑，把室内的空气和我本身都惊得发抖。

“在你到学校去的中间，我和他去看朋友号去了。”鹰男说。

我悄悄地有一种坏的预感。我捂着耳朵，把头钻在枕头底下，但我还是听到了阿虎的淋浴声。

“朋友号被雨淋得一塌胡涂，沦落为不中用的晒物台，遭到秋天到冬天的空气的侵蚀。阿虎想坐上游艇试试时，支柱脱落，整个船体全都分崩离析，摇摇晃晃的，已经倾斜了。秋天和冬天对游艇都不好，那是夏季用的东西呀。”鹰男像小鸟唱歌似的说，“这是一首游艇之秋的歌。我吓得发着抖听着这丢乱柴火似的声音，觉得就是站在断头台上，也没有这么钝的声音。这就是眼前的景色。”

“于是你怎么样了呢？你想怎样呢？”由于悲哀和愤怒，我已经不能装睡了，朝着鹰男吼叫道。

“只要阿虎说干，我也想抢银行。”鹰男说，“那小子有一套好方案。”

“你和阿虎的脑袋都出了毛病，你们是疯子！”我说着，流下泪来。

阿虎洗淋浴时间可真够长的，淋浴从冬季近一半的夜晚起，发生故障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笼头里出的只有冷水。最后，鹰男起来去看阿虎的情况。他一个人回来以后，对着装睡的我，用低低的嘲弄式的，但奇妙地倾注着动物似的亲切声说道：

“那小子还没长成，好象我们的弟弟似的。”

过了一阵子阿虎回来了，但他却感冒了，流着鼻涕不睡觉地躺在下铺上。我感到自己的胃，重得下垂到胯骨中间似的。我不断地咳嗽，我的咳嗽声觉得就像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一起去看游艇建造场时，在海边上鸣叫的大苇莺的声音似的，还觉得自己很难恢复似的深深为之悲痛。天亮时分，阿虎和鹰男都冻得发抖。只有我浑身是汗，这是因为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低烧。眼下甚至对那位奇怪的欲望不满的女大学生恋人，都感到令人眷恋。即

使如此，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乘坐朋友号在夏天的地中海上驰骋的空想，到了已经可以说是完全失去可能性的今天，更加残酷地刺激了我。失去了的快乐的时间，变得无望了的青春，这种老年式的感慨，在当时的我的身上，可以说是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表现出来。一想到我没有乘上游艇划向远洋，就这样老死，就陷入一种想呕吐的孤独的心情之中。在这天天亮，我们的共同生活开始以来，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和朋友号的价值，更重，更大地填补着我的世界。我想，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和乘朋友号出发，那不单是青春的征兆，而是生命本身，而是永恒。我还觉得在这灰褐色的非常有冬天样子的天亮时分的忧郁的时间里，抢劫银行也好，杀人也好，都是干得出来的。说到底，我也和阿虎、鹰男一样，都发了疯。

到了隆冬，我们共同生活经济本身，濒临危机。已经顾不上建造完朋友号了。因为没有了煤气炉，我们把塞进衣柜抽屉等处从夏到秋积攒的纸屑烧着暖和屋子。我们由于懒惰而没有丢弃纸屑，而结果如今成了从夏天起一直储存起来的燃料。这是在这个忧郁的冬日里，我们所得到的为数不多的满足之一。这件事，阿虎在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信里写了，但这封信在到达香港的旅馆时，当即退回来了。因为达流斯没有告诉香港的旅馆往哪儿转寄。当然也没给我们共同的家来过信。他像是混进这个广大世界某一远方的一粒罂粟粒。我和鹰男、阿虎，在这以后，再没有把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当成过话题。

我重新当起了家庭教师。那是晚上的工作。在我去教孩子期间，鹰男和阿虎去当非法的出租车司机。车子是鹰男从只同居过一次的中年情人那里借来的，约定只在晚上用的旧“奥斯汀”。在空调装置中掉进了一枚硬币，装置的扇页一转，常常发出硬币

与扇页相撞声，车子低劣，而且噪音很大。鹰男也好，阿虎也好，每当一想起我们的“佳佳”，就感到自己开“奥斯汀”本身，就像被什么东西所嘲弄似的，所以这硬币的声音，是双重性的嘲弄。加之对于鹰男来说，不光彩的是，老实说，他们在借汽车的同时，必须同从前的情人每星期进行一次性交才行。情人在性交开始之前，死一般地兴奋，像伯劳似的鸣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像鹰男所说的“她的境界”，加之像心脏病快要发作似的常常喘息，因此鹰男总是忍耐着嫌恶的悬念，活动他那适合于手淫的生殖器。不多时，鹰男发现情人想捞回借车的本儿。为了在第一次性高潮时不停下来，鹰男努力直到第四、五次性高潮，从一开始就像伯劳似的呱呱地叫着，做出伪装。自此之后，鹰男和情人之间，订立了到第二次性高潮为止的协约，鹰男的苦役的时间有了若干的缩短。

这年的冬天，在埃及发生了战争。阿拉伯人的老百姓们，为了从敌人的飞机下保卫沙漠中的发电厂，可以说像沙袋似的，把他们的身体躺卧在建筑物的屋底下。纳塞尔向全世界要求派志愿军。我们的大学，也盛传着募集去埃及的士兵，成了一场大事件。我把这消息一带回我们共同的家，鹰男和阿虎也像听到诺亚方舟的消息的野兽们似的，兴奋起来。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在整个大学境内跑了个遍，来寻求消息的来源。但是直到傍晚，才知道这消息，不过是出自因英国文学系黑暗而激烈的情感的营养失调，在头脑中制作了抽象的脑肿瘤的青年，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才制造了这样一条危险的谎言。从这儿，我们重新了解到，就像在我们大学中流行的一种热病似的，弥漫着逃往国外的气氛。不然的话，像埃及志愿军这样古怪的消息，肯定就不会发生像浇了汽油投进稻堆儿的一根火把一样，立即把学生们的群众，用一柱火焰遮尽的事吧。

在追逐这一消息的一天，给了我的身体一个打击。到了晚上，在很晚才去当家庭教师的孩子家，我因喀血而倒下去了。孩子的妈妈所找来的医生，很不高兴地说，我患了很重的肺结核。孩子的母亲倒是很宽大，我想起在教孩子国语的过程中，自己所发出的无数的咳嗽声，感到自己如同沉进了绝望的深渊。在睡在会客室长椅子上的我的耳边，响起了对我虽然还温和的孩子母亲，对她孩子却像魔鬼似的申斥他，让他洗漱的声音。我发烧得朦朦胧胧的脑袋只顾想自己本身绝望的事，对这个长得栗子般的脑袋的可憎的孩子和他母亲，感到有一种人道主义的爱，想着如何给他们以补偿……

其结果，我被收容进了大学的结核疗养所。于是只有我一个人从共同生活中掉了队，对此我暗暗产生了一种安心感，却害怕阿虎和鹰男悟出我此刻的心境。但是，我发病后在离开疗养所之前，总之按照自己的意志，是不想从我们共同的家出去的。这样做，是想消除我对阿虎和鹰男的内疚的背叛的感情。

住进结核疗养所的那天，阿虎和鹰男，是用"奥斯汀"送我去的。那天真冷。沉默常常封锁着我们。至少我衰弱发烧，没有大声说话的气力。每当这时，我便从丢下的忧郁的阿虎和鹰男，与处在就要解放出来的半路途中的快活的自己，从这种沉默中刺探出对立来。于是，在车子行驶当中，我必须一直在装出我对共同的家和朋友号，就像我的最大的关心事似的，愿意倾注热情来谈论它。就虚假的希望，也得饶舌地谈论，这种努力真比死还痛苦。

"今年的圣诞节，也许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那里，寄来请我们去聚会的旅美机票呢！"我在说了这些之后，猛烈地咳嗽起来。

"不会有这种事的。我们仍然除了抢劫银行，别无办法。"阿虎一面开着车，一面以奇妙的平静，像唱歌似的轻松地说。

我已经是一个朝着结核疗养所去的，现实世界之外的，像婴儿似的不负责的，没有能力的人了。但是，我还得假装成轻率而且使尽全身气力地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制订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到横须贺去抢劫银行？”

夜间对死的恐惧，白天我把它给忘记了。在车子里的对话的时候，还在庆幸自己只能有几分模糊，想起那个冬天迹象很深的黎明时分，得知阿虎和鹰男策划着抢劫银行时，自己所流的眼泪。加之，我已经过分劳累，精疲力尽，想象力已经衰竭了。也是因患结核病而中断了大学的生活，以及对毕业后的前途暗淡的不安等等，把我从阿虎和鹰男那儿拉开了一些。

“所以选定了去横须贺，是因为那儿是军事基地，美国黑人傻大兵乱哄哄的。我穿上美国兵似的大衣，抱着合成树脂的自动步枪，只要是闯进了银行，那帮家伙一定会相信我是自暴自弃的黑人兵。警察方面不会考虑那样的黑人兵与日本青年是同案犯，然后，我和吴君二人坐‘奥斯汀’回东京。那时候正是全横须贺的宪兵和警察这帮小子，到处搜索哪儿也找不到的美国兵！”

“这种事是办不到的，办不到。”我祈祷般地切实地说，“这种事，真称得上荒唐无稽。办不到。”

“今年十月，横须贺的银行抢劫案，是由十八岁的黑人兵干的。”鹰男说，“日本警察一点儿也没做出妨碍他们的行动。警察只是站在那儿看热闹。过了五个小时，直到在营房里，由美国的宪兵抓住为止，警察一直在等待。光靠自动步枪和手枪，压不住。”

“这案由我来作。再说我也用不着回营房。日本警官们总是白等一场。”阿虎深思熟虑地说。

我发觉自己已经从吴鹰男和阿虎的紧密连结的圈子，向外跨出了一步，感到漠然的嫉妒，而且是怀着难以自容的疑惑。

“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办不到，这事太荒唐了，办不到。”我只能用病人般的令人厌恶的无力感的，祈祷般地反复说着这几句话。神仙就像无数只执迷的犬似的在东京污浊的天空中飞来飞去。在和平的冬天，我有了从长期以来的一种压迫着的，从第二梅毒症之类的东西下刚刚被解放出来似的心情，这恐怕也是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和朋友号的幻影下，被解放出来似的心情……

“如果真的决定下来要干那桩事，我会来告诉你的。决不能从伙伴中撇开你的。”在分别的时候，阿虎用实在是真挚的表情，俯着身子看着病床上的我说。

阿虎在我们当中，是个有着最美好的长相和声音，有颗纯金的心的人。我真的在祈祷着阿虎能够实现他的誓约……

阿虎在一天早晨，邀请吴鹰男到横须贺去实验一下。头天晚上借的非法开出租车赚钱的吴鹰男情人的“奥斯汀”，还放在我们共同的家里。他们出发，在横滨的处理物质商店，买了美国兵的大衣和皮鞋。在百货商店的玩具柜，买了合成树脂的自动步枪。在节日气氛中，阿虎喝了小瓶装的威士忌，然后他自不必说，鹰男也欢闹起来。不用说，这一天，他们没打算抢劫银行。就连在最近的将来，作这样准备的心情，甚至都没有。只是阿虎有多大程度像黑人兵，以此为兴趣的中心，只有这一点而已。这是一场游戏。在“奥斯汀”中，阿虎穿着大衣，把自动步枪抱在膝上。然后深为满意地高高兴兴地要求鹰男在巡逻的警官的旁边慢些走。车子在以美国舰队士兵为对手的酒店和酒吧、俱乐部相连的吵人的装饰的窄窄地限定的小胡同中穿行。以外国人为对手的女人们，以及外国的士兵们，每当窥视“奥斯汀”，就显示出某种反应。既有把阿虎认定为黑人士兵的成分，也有与此相反之处。其结果，是暧昧的。阿虎渐渐地兴奋起来，醉意发作了。然

后阿虎要求开车的鹰男把车子停下来。接着，他打开车门，把一只腿伸到车外，横躺在座席上，有意思地眺望着警官们。警官们注视着阿虎，然后就像要挫败对方似的，互相对视着。他们似乎对阿虎的挑战，持无视的态度。阿虎慢慢地登上了人行路，越发轻蔑之极地望着警官。

这时，鹰男看见从背后，有两名白人宪兵跑了过来。阿虎也发现了这个。他觉得必须停止实验，脱下大衣，把玩具自动步枪放在“奥斯汀”上。时间到了。可是，在这一瞬间，阿虎却把长长的大衣衣摆，在冬季的寒风中摆动着，跑进了胡同。鹰男呆呆地看着阿虎像恶魔啦什么似的，在闹着披着大衣，拖着一双大鞋，挥舞着玩具自动步枪逃跑。警官和宾兵们，跑到了他的面前，然后一名宪兵进行了威吓射击。

阿虎晃晃荡荡地回过身来。大衣缠住了他的腿。另一名宪兵再一次进行威吓射击。在下一瞬间，阿虎把玩具的自动步枪放在肋下，像只真老虎似的，愤怒地向宪兵和警官们跑过来。四名男子所发射的手枪的发热的子弹，当即把阿虎打倒在冰冷的地面上。

“我跟那帮杀人犯、屠宰商们说那是开玩笑，是一个喝醉酒的日本青年在作奇怪的游戏就好了，因为还有时间。”吴鹰男在事后说。

“那为什么你又没说呢?”

“那时候，我被那种自己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似的感情给抓住了。喂，是不是？我不是说过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之类的话吗？……

我呜咽着起身搂了吴鹰男。同病房的三十来个学生们在盯着我，但我无法克制自己。鹰男不作抵抗，在苍白得发黑的脸上浮

现出笑容，闪动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若无其事地反看着我。从他那骨子里的黑色小小缝隙似的眼睛里，朝着我喷射出来既非憎恶，也非悲痛的，危险而阴暗的东西。我出自愤怒、极度的失望感和悲伤，呜咽着，吐出了胃液和少量的血，接着挣脱要照看我的吴鹰男，叫道：

“你给我滚！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伙伴儿了。你是敌人。把你打死才好哪。那小子多可怜，还没看见非洲的天空，就死在了横须贺！你自己说你是个怪物，而其实呢，你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不满者，一无可取的下流货！只有阿虎才是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朋友号的船员。滚！你不走，我就杀了你。”

病号学生们，就像苍蝇一样，从背后嗡嗡袭来抓住了我。这毋宁说是来支撑就要倒下去的我。吴鹰男从嘴唇和鼻子流着少量的血，脸色苍白得像铜似的，但顽强地微笑着像棵大树似的，牢牢地堵在我面前。我被憎恶和无端的突如其来的畏怯与苦恼，弄得浑身颤抖。

“阿虎以中了魔法似的力量，好像把横须贺变成了非洲的土地，他真的像一只猛虎似的，发出狂怒，端着合成树脂的自动步枪，朝着他幻觉中的大象扫去，把大象给打倒在地。我非常羡慕他。”吴鹰男说，“那么，我回去了。再见。”

然后，吴鹰男实在冷静地丢下我，朝房门方向慢慢走去。接着，我从病号伙伴的学生们的胳膊下，就像摆脱魔鬼的手腕似的想挣扎着起来，来了一次在我结核疗养中性质最严重，最大的一次咯血。什么吴鹰男也好，刚刚死去的阿虎的形象也好，都与我无关了。我感觉到猛烈的死的恐怖，而且感到自己最怕死的现在的这一瞬间要死，为自我怜悯而哭了起来……

第四章　怪　物

眼下吴鹰男失去了两位朋友，完全陷入了孤独之中。有生以来第一次，他的心被最为强烈的思友之情所烧灼。对他来说，友情大体上与男女性爱一样，感觉到总是少了点什么。他脸上照样浮现着傲慢的微笑，在高高颧骨的脸上，流着两行眼泪，自我嘲弄着说，友情吗？缺少的东西，总是缺少的，不要把从零到零当作一回事，你不是怪物吗？从此以后，这种缺少一点什么的感觉，有了一些淡化，但孤独感却在加深。

吴鹰男于两位朋友离开了他的世界之后，也暂且只一个人住在那个共同的家里。他张网以待，想抓住那个像受到欺负的狗似的长着一副招人恨的眼睛的诈骗师。但是，不用说，那个抱了一大抱旧收音机的诈骗师，再没出现过第二次。房主人对吴鹰男在室内烧纸屑很生气，盘算着把他赶走。还有，原来把汽车借给他用的情人，现在不借给他了，因此喝得醺醺大醉的吴鹰男，深夜常常打电话过去。吴鹰男感到只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共同的家里，受到了些不合理的束缚。

于是，吴鹰男在这一年的大年三十，除了几册翻译作品之外，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全部卖掉，把那钱的一半送给了结核疗养所的朋友，把剩下的钱留给自己，离开了这个共同的家。他母

店，放弃了与他和他朝鲜父亲一家三口曾经住过的东京港填海造地的朝鲜人聚落中的家，如今住进了一家小商店当清扫工度日。鹰男回到原来自己的家看了看，那儿成了小杂屋，放着筑路工具，在里边栖息着野狗。当然吴鹰男不能重新在那儿定居了。另外，他曾经干过活的木工厂，已经破产关了门。在这周围转了半天，结果吴鹰男，到主要是朝鲜人日工劳力所居住的简易住处的共同寝室里安身。这个木造的预制板建筑物，在他出生地聚落的大约中央，与他从前的家相去不远。鹰男向近处的熟人说，如果见到自己的母亲，就说我住在了简易住处。他忘记了母亲用明信片告诉他的商店名称。

这是一个奇妙的新年。吴鹰男和在简易住处的同住人们，什么也没有说。这是哑吧一般的生活。但是，包括简易住处，围绕着它的聚落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他感到，确实与他住在这儿时，大不相同了。聚落的年轻人，如果说他们所发现的幸福是不正确的，那么他就发现了被刺激被扇起的动摇和新的不安。

过去吴鹰男聚落中的年轻人，都在家俱工厂、铁工厂和搬运公司的过重劳动的泥沼深处，像鱼似的无言地潜伏着。他们确实有着就像感觉迟钝的野兽似的地方。而这也正是鹰男的母亲，让自己的儿子到更远的地方去的原因所在。他们所生活着的世界，像罐子似的密闭着，因此他们不受来自外界的细菌的侵犯，对来自内部的崩溃，也无缘而固定不变。他们鱼类般的眼睛里，从不闪动着不安和变化的光辉。谁知如今吴鹰男一回到他的聚落，年轻人就像妊娠了的女人似的，立刻就感到逼近眼前奇怪而新鲜的体验的难以避免，像鸟似的颤抖骚动起来。这可以说是整个聚落在迎接一个奇妙的新年……

吴鹰男并不是第一次在这个聚落的年轻人当中发现这一新的印象的。在这以前也曾经有过规模更小的，事实上一个星期左右

就消失了的像这样晃眼的危险的动摇，沉闷紧张的希望和难以避免的与恐惧同时逼近的选择的预感的热病。那是吴鹰男刚刚漂流珸瑶瑁海峡之后，使他头晕目眩的漩涡般的焦点。而如今的吴鹰男，感到自己处在包围着他的聚落的台风的漩涡之外，尝到了被伙伴们所排挤的心情。

在年初的休假中，车工、压延工、包装打钉工、司机、装订工等，头脑和手脚发展得极不平衡的年轻人，关闭在黄褐色的冬季天空和发出炭味的煤气中，在发出金属质光芒的泥波浪形状凝固的矩形广场上，或者抛掷石头，或者作针对想象中的对手的拳击练习，或者做屈伸体操什么的。他们就是做着这样的玩耍。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有几分烧酒的醉意，还有几分由于无聊的神志不清。每当吴鹰男走出简易住处时，立刻就会碰上从孩子时代起就在一个聚落长大的老朋友和在定时制高中时所认识的同学。但是，在这时所交换的，是给钝感的粉红色的柔软的皮肤上，放长着阴险而狡猾的刺的寒暄的毛虫。这种时候，从他那泥一般的嘴唇里出来，痒酥酥地往朋友的铅一般的耳朵里移动。于是他明白了，自己在聚落里，不过是刺一般的异物。

即使如此，吴鹰男摸索出，这个新的动摇的萌芽，会导向一个充满了危险的诱惑的谣传中去。这谣传是一个把在日本的朝鲜人遣送回北朝鲜去的计划，正在悄悄地在暗中进行着。要不了多久，朝鲜的使节和日本红十字会的代表，将在新德里、卡拉奇或日内瓦握手微笑的吧。于是一个二十世纪型的民族移动开始了。在这一天的到来之前，他们这个聚落的年轻人，对朝鲜人民共和国这一奇怪的梦般的国家，对未来世界，必须表明态度才行。所以以烧酒的醉意为武器，青年们在冬天阴沉的天空下，一面嗅着火力发电厂烧煤所散发出来的庞大的烟味儿，一面抛掷石头，练习拳击，做屈伸体操，在巨大的不安和不知所措的漩涡中，用高

颤得的无表情的面孔，作出一种选择。

有一天，吴鹰男正躺在简易住处写笔记呢，母亲听到谣传赶了来。母亲流着眼泪，对他中止了那么体面地和日本人在一起共同生活而产生了愤怒，还诅咒般地责备他回到了这个聚落。吴鹰男长时间地默默听着，然后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想把我排挤出去。我不受欢迎。”

“那因为你不是朝鲜人呗。”像从鹰男的话中得到了力量似的，母亲这才变得温柔起来，又重复起鹰男自小就腻了的同样的话，“这件事我已经给你们学校同学中的流氓们说得一清二楚了。你放心好了。”

母亲对吴鹰男没被当作朝鲜人看待，表示放心。即使如此，她仍然劝说鹰男尽快地搬往别处去住，然后就回去了。

吴鹰男说到底，还是从心里轻蔑聚落里的年轻人，因此年轻人都想趁着混乱之机，把吴鹰男给赶出去。但他细一想，这也没有什么。而且尽管他与母亲的想法不同，他确实不打算回到北朝鲜去。乘红十字会的船，尽管用旗子和纸带，把船装饰得跟点心一样去渡海，但同把五百台收音机偷运过海，完全不同。前者引不起人的兴奋。一回到填海造地的聚落，虽然感到孤独，但这事对吴鹰男来说，他觉得倒是一种侥幸。他一方面深感孤独，与此同时，他能从这新的环境中发现自由的感觉。他现在的生活，无论从物理学还是从人类学，都是一种处于失重状态的在宇宙飞船内飘浮的生活，感觉到自己与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的联系。在这一又深又浓的自由的气氛底下，或者读萨特作品，或者写文章，躺卧在那儿闭着眼睛的东京港一带的宇宙飞行员吴鹰男，逐渐开始被苛酷地高涨起来的独自的不安所震撼。在共同的家里生活期间，他那曾经一度收敛起来的獠牙，重新在暗中露了出来，开始了活动，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是群魔乱舞了。孤独的

感觉，又重新使之如此了。

自从告别了共同之家中的有淋浴的浴室以来，吴鹰男丢掉了手淫的习惯。那个曾经是手淫魔鬼的吴鹰男，放弃他锻炼出来的种种手淫新技术，至少对于他自己本身来说，是现实生活的一大变化。但是，他就像结了婚的男人一样，确实奇妙地若无其事在告别手淫。

用同样的比喻来说，吴鹰男有了一种新的巨大的高深莫测的渴望和结了婚似的心情。与其说是结婚，也许应该说是妊娠，他怀有与过去抓住他的东西所不同的，妊娠上了更为可怕的东西的感觉。如今他的感觉已经是他的性欲脱离了肉体的世界，至少这是一种用手淫所无法解除的决定性的感觉。这是一种超越了用手淫所能抓住的范围，残酷到无限扩展加深的渴望的感觉……

有一天，吴鹰男想与这种感觉对抗，他走出简易住处，想在电影院的厕所里试验手淫。但是，他那像眼泪呢，还是像唾液似的精液，向着沾有别人清液污渍的板壁上喷射。当滴淌下来时，吴鹰男愕然地打了个寒颤，感到自己十分孤独。在共同之家的浴室里一面冲着淋浴，一面感到自己是个怪物，自我满足的手淫的记忆，他觉得毋宁说是一种可耻的污辱的记忆似的。他自己在淋浴喷头底下进行着手淫，在背后感觉到伙伴们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存在，觉得自己在对他们撒娇。而如今，只剩下孤身一人，在几亿外人们之中时，领悟到手淫之类，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毕竟那是孩子们的游戏，是不满的孩子的一种拙劣的游戏……

就这样，吴鹰男重新确认到必须找出一种与手淫不同的，全新型的不满的消除法才行。在他的肉体和意识中，压抑的东西，逐渐变得尖锐锋利，赤裸裸的，更加直接了。

它已经明显地像是疟疾……

在共同之家住着时，吴鹰男也怀着不满、渴望，受到不安的威胁，只有朋友号，给他带来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阿虎的存在，也给他增加了些平衡的安定作用。阿虎本身的不满，全都押在了他所描绘的非洲的土地上了，吴鹰男从旁边观察着阿虎为此而拼命奔走，以为自己的不满，也由于阿虎的不满的消除，是不是也宣告跟着一起解决？在自己的心里描绘着一种赔偿作用的形象。也就是说，阿虎的渴望，就是鹰男的形而上学式的不满的现实上的雏形。就像用于诅咒杀人的草人儿与报仇的相互关系似的，阿虎的渴望，给了鹰男在不能明确把握的，朦胧的，而且是根本的渴望，提供了消除的线索……

吴鹰男在简易下处的白天人们都出去了的共同寝室里，觉得为难地一躺下，常常就回忆起共同生活时期种种的事件和感情来，这样想。他的哲学论文的笔记，在渐渐地增加份量。

“在阿虎逐步变得狂热时，我发现了我和阿虎的相互关系中，有着另一种意义，也即我背叛了阿虎。”吴鹰男在后悔的同时，这样写道。每当想到与阿虎到横须贺去的决定性的事件时，吴鹰男就陷于悔恨，“我没有相信阿虎的计划能够取得现实的成功。正因为不相信，我却发挥热情，与他同行到横须贺，去参加阿虎那鬼迷心窍的预演。我之所以完全像真的似的直到最后伴着阿虎那孩子趣味，在阿虎的行动即将以失败而告终时，是不是仍然期待着阿虎能够理解我自己并没有对自己的渴望感到灰心？我事先就知道，阿虎的失败，也是我的无法躲避的挫折，也许从而告诉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悄悄地顺应它而生活下去。我这卑怯而朴素的下意识，似乎在暗中盼望着。”

但是，吴鹰男在横须贺，立即遭到了阿虎那最后瞬间的报复。一想到这里，悔恨和愤懑纠结在一起，加倍地沉重。那个黄

褐色皮肤的漂亮的小青年，阿虎那破碎的尸体，当它像一张破破烂烂的防水罩，被巨大的手一把抓起来丢掉似的，被遗弃在以外国兵为对手的酒吧间一家挨一家的脏兮兮的小胡同的时候，鹰男所猛烈地流出的眼泪，是羡慕的眼泪。他感到这是五脏六腑都扭曲了的整个生命的羡慕。阿虎在品味着非洲的风土，惨死在横须贺。被误会的手枪给打得稀巴烂的阿虎的头，流着血的阿虎的肉体，被非洲的大森林的天使们，为了黑人们，被运往空中。他的父亲和祖父以及奴隶出身的曾祖父，从美洲大陆，他的父祖们从黄金海岸，来迎接他们的子孙在隆冬之际去升天。阿虎的魂灵终于回归了非洲。剩下的吴鹰男只能为嫉护所苦恼。他的旅伴已经出发了，他一个人却被孤独地留在了不满的黑暗之中。于是，作为结局，吴鹰男这时才明白了，自己也必须像阿虎那样，去作决定性的冒险，如果不进行把自己的生命也陷于危险境地的冒险的话，自己就得不到自身的解放，得不到作为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人的安全感。

吴鹰男在他的哲学论文笔记中，加了“真正的、正确的、无误的这块土地”一节，常常引用这些法国单词，来追求本身的热病。他理解为，这意味着就是为了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追求像样的市民权。他得不到市民权，就是他不安与渴望的热病的根源。“我必须回到我自己的土地上，要抓紧，抓紧！在别人的现实世界上临时逗留，专靠手淫主义，得不到一点有效的解放。直到如今我的试验，都白费了。我已经完全到了自毁自灭的边缘。我必须抓紧找到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土地的办法。而这，只能找到像阿虎干的那样，绝望的孤注一掷的自毁性的攻击一着吧。”

吴鹰男感到胆怯和嫌恶，形而上学的疟疾所带来的发烧，使

他像狗似的发抖。他想起了在琣瑶瑁海峡漂流的时候，与用朋友号的航海的希望连结在一起时的，虽然很微小，但确实有过安心感。此刻，吴鹰男感到在他这到此为止的一生中，已经陷入了决定成败的时刻，而这时却得上了最危险的热病。他常常发作性地抽泣。但是，在简易下处，在白天、晚上都是一样光线的空间里，也有闪烁过强烈的预感的时候。

在一天的深夜，吴鹰男被做的一个激烈的梦给惊醒了。这梦与在共同的家里生活时所做的梦，内容是一样的。但重新再现的这个梦，更为具体，充满着更为直接的味道。在停雨的黑暗中，一个黑兽似的东西，去袭击一个姑娘，把她强奸之后，凶猛地把姑娘给杀死了。这次这个梦，他明明白白地知道，那个凶暴的黑兽，就是他自己。而那个倒霉的姑娘，不论是被强奸过程中，或者是被杀死的瞬间，其实都是心荡神驰，陶醉于自我满足，快乐得不得了，发出了夸张的声音说："我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于是梦中那个黑兽也就是吴鹰男，为无益的感觉、徒劳的感觉所焦急，以残酷的激愤心情，急不可耐地用手掐着姑娘的脖子，越发用力掐紧了。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朦朦胧胧地不清楚，也有不解之处。但是，梦还在继续，在下一个场面，就是吴鹰男被无数人追赶，在黑暗的荒野中四处逃蹿，只在这时，他在自己的内心里似乎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自我满足。他向着自己宣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怪物。"他一面宣传着，一面跑。背后追赶他的人，一面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叫着他的名字追赶上来。那语言听得清，但其实却听不懂。但总之，后边的人很了解，他是一种特别的人，很了解他是另外一种人，是怪物。对此，被追赶的吴鹰男充满了自我满足。吴鹰男不大会儿，经不起好奇心的诱惑，回过头来，想问

个明白，追赶他的人管他叫什么。但这样一来，他就会被追赶的人抓住，残忍地杀掉的吧……

在此隆冬的夜晚，他大汗淋漓地醒来，他怀着深深的不安，环视了一圈儿在半夜还点着的光身灯泡的下边，躺卧在狭窄的密集床铺上的睡着的人们。他感觉到就在刚才的梦中追赶自己的人，此刻正躺卧在简易下处的床上，在等待着吴鹰男这个怪物下一步想干什么呢。

吴鹰男想："如果我真的干了这样的事，我就是轻易地徒劳了，不然的话，一切应该是更为明朗的。"于是一种决定性的暗示，牢牢地抓住了他。

第二天早晨，这个梦模糊地消失之后，它所带来的暗示，仍缠绕着吴鹰男。他与卖劳力的人们一起走出简易下处，到食堂吃饭期间，也被这场梦的内容和暗示穷追不舍。他为了解闷，站到了食堂土间的磅秤上称了一下自己的体重，自己竟然胖了十公斤。这是因为自从离开那个共同的家以后，再没有洗过淋浴，鹰男想：我如果照这样胖下去，一点也没有像样的怪物行动，会这样悄悄地死去的吧。于是忽然产生了被赶到绝境的心情，越发强烈地感到那场梦的暗示在逼近自己。他想着想着，出了声音："如果我真的干了那种事，那就是我放弃了对那事的真正意义的追求，让那梦白做了。"然后他就被这激昂的兴奋推动着，到有报纸合订本的附近的为了水上生活者而建立的保护设施去了。此刻他向梦中的世界溯流而上……

吴鹰男借出了一年前的报纸合订本。他怀着坚信翻阅着厚厚的合订本，径直找出了那桩强奸杀人案件的报道。那是在吴鹰男村落的紧旁边填海造地的用一条道隔开旱地和水田的地带，一个雨停的深夜，一个年轻的做饭女工遭到强奸然后被掐死的案件。吴鹰男在深深的不安与恍惚中，证实了那个犯人还没有被捕。如

果这件事是我干的，那我就没有抓住这件事的真正含意、把一次重要的体验白白的糟塌了，其结果，竟然连清楚的回忆都没留下，今后如果我干的话，就必须把它理解透才行。吴鹰男从中得到了启示。

从这一瞬间起，代替了从前的自渎，一个强奸杀人的幻影，鼓舞起了他的热情。他兴奋得脸色苍白地在笔记中这样写着：

"强奸杀人，是个暖昧的、不确实的世界，它是个猛地使我强有力的激昂的少有的线索的稀有的方法。它第一次告诉我，现实世界这条河马的胴体从哪个裂缝下嘴去咬。我感到没有不协调，切实地充实得忽地浑身发热，相信假如用强奸杀人的手段，是能够与现实世界堂堂正正地进行斗争的。而我用强奸杀人这个武器，攻击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积极地让他们看看我与这帮人有什么区别时，他们就会承认，我是应该属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会承认我是敌人，是怪物的吧。而我只要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就能切实地感到我本身中的属于自己独有的国家，属于自己独有的世界。就像阿虎在横须贺否定了别人，攻击他们，在内心中真实感受到非洲那样。啊，这一强奸杀人，是给我的启示，我与这场犯罪最适合了。但因为对这一案件没有效地给它加上意义，是不是它才后退到我的梦里的？今后如果我决定干的话，我绝对不让强奸杀人在我的梦中消失。"

从这一天起，吴鹰男发明了一种游戏，是怪物游戏。他首先买了一张可乘坐十元地段的车票，坐上了国营电车的循环线。已经过了松内站，但电车上却挤满了打扮得自满自足的日常生活的人。他在挑选着猎物，选中了一组领着一个身着盛装化了妆的小姑娘，自己也穿着盛装的块头儿像头鲸鱼似的妈妈。从在能够充分看清这一组的地方拉开了架势，开始了他的游戏。他的游戏是

空想着把母女俩一块儿强奸，然后一块儿掐死。

在电车中是无法进行强奸的，作为空想来说，这过于不现实了。然而在现实中，不要说是在电车里，就是在自行车上，能够进行强奸的勇敢而手脚麻俐的人，也许会有的。他曾经读过一位德国姑娘的手记，上边说的是，她在里京开往维也纳的二等车中，不得不躲避一个手里提着裤子的逼近而来的旅行者。但是，在空想世界里，事件必须常常是带着肮脏的细节的具体性发生的才行。

吴鹰男的空想的手指，实在是费尽心思，把母亲和姑娘，导向各式各样的陷阱。游乐地的游艇小屋，麦田，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护士和医生都下班回家以后的诊疗室，深夜的教室，停车场的车里。然后他为了欺骗这母女二人，煞费苦心，他或者是把这母女二人打倒，或者是给她俩熏迷魂香，或者是把她们捆起来，有时把她们的舌头割掉，或者事先把她们杀死。他几乎时常与那个幼女那被胎毛遮盖的一小撮发出珍珠光泽的性器相交接，用那血泡来装饰自己雄壮的男根，但他仍然需要在一旁沉默地凝视着这一切的，被扒得精光，被那肚子上的脂肪，给弄得像床垫似的有折叠纹路似的蹲在那里的那位母亲。她那怨恨得发了疯的眼睛，股间毛茸茸的像一只大黑虾蟆。然后吴鹰男起身，用牺牲者们的盛装，擦试他那血淋淋的铁串，为了表示他不是为了性欲而强奸她们，而是出于牺牲者们所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动机才发展到行凶的，他以在性交的过程中所完全没有的快乐的表情，洋溢着微笑，仔细地、慢慢地进行着自渎。接着，吴鹰男便把两具尸体丢下，忧愁地微微一笑，就像游戏累了的孩子似的回家去了。在电车的硬弹簧坐垫儿上，吴鹰男感到自己像一个厉鬼，勃起、昂扬、含着泪，发狂得耳朵都要滴血。他禁不住用发热的手指，去摸耳垂。在空想中，被他强奸、被他掐死的瞬间的母女

俩，正奇妙地四下里警戒着，在脸颊和眼睛的周围散发着脂粉香，她们那惊人的日常对话，就像电车抖动的声音的水面上的气泡似的，常常冒出来，送进鹰男的耳朵里。那声音变态而又是平常。鹰男被哄笑的发作给摇撼着。他痛苦地又是收腹又是咬牙，又是紧紧地闭着眼睛忍耐，但终于忍不住而爆发了。电车里的其他人吃了一惊，一齐注意到了吴鹰男的存在，吴鹰男的游戏到此结束。

“是的，你们这些世界上日常生活者们，你们总是这样惊慌，这样紧张着吧。”老老实实地耷拉着头，想摆脱整个电车中的注意网的吴鹰男，这样想，“我这个怪物，如果开始了行动，你们的日常生活，转眼之间就会消失。如同东京有一百万个白色恐怖者潜伏进来一样，就要开始大恐慌。”

然而这紧张、在他的周围连两分钟都没能持续，立即在电车和市街的噪音中，恢复了日常生活的停滞，在吴鹰男的不满中，一切都被忘记。他扭动了一下身子。在电车窗玻璃上，映出了自己的头和胸。他那期待，就像把沙糖块儿浸在水里似的，立即融化了，尽管他那被灼热的期待在心里嗯地燃起一团火，他处于半绝望状态。他在车窗玻璃映照出的身影中发现，他所看到的，他不是长着像羊角似的凶暴怪物的头，而是长着一副小肉角的像为患热病而哭闹的幼儿似的，眨巴着眼睛，那是一副似乎善良得令人心情很好的老实青年的脸。想到这里，他浑身软绵绵的了……

吴鹰男在深夜，在大衣口袋里揣了个拳头大小的石头，也到有各式各样场所的住宅街转悠。他已经到了不是坐电车就是走路，才能静静地连续思考问题的地步。即使如此，他觉得这时的头脑也特别清晰。他毋宁觉得他应该像马拉松选手似的，跑着来写自己的哲学论文。他有时想到设计一个像火车站上卖盒饭的

人，在脖子上挎着的板台那样的桌子。

另外，在深夜的街上，一碰上巡逻的警官，吴鹰男就感到紧张得就像在冬天的深夜里，直接被风吹的脸颊上，冒出的汗大颗大颗地流进眼睛里，像眼泪似的滴下来。如果警官进行可疑审问，他预感到自己就会像鸭子似的张大了嘴，这样说的吧：

“去年冬天强奸和掐死年轻的做饭女工的，是我干的。而我这个怪物，正准备无限反复地干这种强奸杀人的事。你们把我抓起来，在全世界再没有不安的过日子的广大群众面前，对我处以绞刑吧。这都是真正为了几十亿人办好事！”

而在实际上，在一天晚上，吴鹰男被一名老警官拍他的肩膀时，他所进行的，并不是这样的雄辩，却像个小姑娘似的羞答答地，只是小声辩解道：

“我在寻找一位朋友的家。我想准是错下了一个站的车，请您告诉我。”

过后，他几乎憎恶起自己本身来。

吴鹰男在大衣袋里揣的那块石头，按他的想法，是打算用它来当作打死人的一种钝器的武器。但是，他在深夜的市街上，遇到了无数个各种各样的人，他用这块石头，谁也没打。他在衣袋中，倒是捏紧过这块石头，但那也是与其说是想攻击人，倒不如更多的说是出自恐惧的感情。吴鹰男深夜在丸之内大厦群之间的钢筋混凝土的溪谷中急步转转时，在生命保险公司的森林似的，在巨大的一座建筑物前边，就像摔跤似的，站着叉开腿的三个彬彬有礼的姑娘。姑娘们用小声，由一个人唱女高音，两个人唱女中音在唱合唱，在互相提高勇气站着撒尿呢。吴鹰男停立在邮筒的背后，紧紧地握着石头，身上打着战，一步也迈不动。他为自己如此软弱无能，而感到羞耻。如果在那时，有包括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内的他的朋友号船员伙伴在一块儿，他该是多么像恶

魔似的嘲弄她们，耍滑稽，而流着眼泪发笑啊。但在这天的深夜，孤独的鹰男，终于既没有当成一个单纯的性犯罪者，也没有成为一个单纯的胆小、卑劣的偷看者。他自己感到自己好像是被三个魔女们的尿给淹得奄奄一息的田鼠。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宇宙间最小的怪物的他，就连大声威胁都做不到了。

即使如此，吴鹰男也有过一次发挥更为果敢的勇气，攻击过这个国家的人，安心地享受这个世界的一伙人。他用大衣口袋里的一块石头，虽然不能够把敌人全打倒，但在一个深夜，他朝着人群密集的地方，使劲儿投去。石头像一只飞翔的黑鸟。但是在吴鹰男的耳朵里，却没有一点儿玻璃的破碎声，树枝的折断声，墙坦的倒塌声，屋顶的反弹声。鹰男在投掷了石头之后，朝着背后迅跑，跑了大约五米左右，他有气无力地站住了身子。石头似乎像火箭那样，被无限空间给吸收了。或者是一个庞然大物，向漆黑的深夜伸出了巨掌，把怪物怀着恶意所投掷的石头给接住了吧。

“如果说有个庞然大物，为了保卫这些日常生活者，过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安的日子，避免怪物的攻击，那就是这些人的保护神了。”吴鹰男在深夜陌生的市街上不断地走着，这样想。

“如果说神的皮手套接住了刚才我投掷的一块石头的话，那么我从现在起，几千次地投掷石头，就总是有神的皮手套来接住的吧。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人们，总会有神来庇护怪物投掷的石头罗。我不论投掷多少石头，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点结果显示出来，所以等于我没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这就是我被敌人的神否定了我的存在。这样一来，为了表示我有存在，就不是用石头等不确实的东西，而是必须用更确实的方法，来躲过神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引起严重的后果才行。这时，我才能证明，我在这个现实世界上，以我独具的危险，俨

然地存在着。啊，是的，不然的话，就连我自己是不是真地活着都弄不清楚。”

冬天已经过去了。吴鹰男的村落，好像被黄褐色的海给覆盖着似的。那是浮现于阴沉的天空的东京港的结了冰的海市蜃楼。像鸟群似的海潮味儿涌了过来。傍晚，初次下开了灰色的冰粒子。吴鹰男正在攀登着能够俯视他曾经通学校的定时制高中的屋顶去看已经干涸的水池。从运动场上，因被铁丝网遮着而看不见。他是为了看看水池已经干水，在底下的鱼群是不是死了。在很久以前，他就想来看看水池干涸时的情形。在这所定时制高中读书时，在体育课的时间，在满水的水池中一潜泳的时候，在鼻子前边，小鱼就翩翩地游过去。鹰男喜欢这些小鱼，因此也想知道干水时小鱼的命运……

登上屋的楼梯像产道似的又黑又窄。而登上屋顶之后就亮了，这使鹰男兴奋得身子发抖。但是薄暮从他的背后的阴暗的楼梯，像墨鱼喷出了墨液似的，转眼之间使周围黑了下来。兴奋已经飞往天外，只剩下了身子颤抖。很冷。水池已经干涸了，但要想看到已经干死的小鱼群，屋顶上未免太高了。

于是，吴鹰男决定在摆列着钢筋混凝土的水槽的屋顶绕一圈儿，在走到一个水槽旁边看见已经坏了的水槽中的暗穴像洞窟似的，然后又转到下一个水槽角上去。然后坐在和水槽一样的水泥踏台上。这时，忽然看见一个高中女学生，就像鸭子似的，把头缩在裙子底下张开的两条大腿中间，像个冻得没有办法的小动物。就像水槽、屋顶、定时高中，以及环绕着东京港的现实世界似的，完全与吴鹰男没有一点本质上的联系，那儿一个高中女生，冻得直起寒疙瘩地坐在那里。

这种事在现实中是会发生的。吴鹰男在他那鲜明的头脑，在

过度鲜明的头脑的燃烧着乙炔瓦斯灯的光彩中，在一瞬间他这样想。这个女高中生坐在这儿，她此刻抬起了头，她用因把双眼埋在膝间而充血变红的眼睛，在呆呆地注视着我，然后我强奸了她，把她掐死，这种事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

吴鹰男像一只小老鼠似的，怯生生地想从水槽的背后溜走。他做到了在这位女高中生眼睛里清楚地描绘为“善良而无能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像小老鼠似的怯生生的年轻人。这时，他突然愕然地觉醒了。确如那家伙说的，我岂止不是个怪物，只不过是像一条小狗崽子似的小小的不满家，这个小小的不满家怎么能够变成怪物主张有自己本身的国家呢？趁早作为过着流浪生活的不满家，悄悄地去死。啊，不，我如果是个怪物，就想真正地当个怪物，当上怪物就爆炸，来看看我自己的国家，看看我自己的世界，就像阿虎在横须贺一面遭到枪杀，一面躺在地下望见了非洲的天空……

吴鹰男贫血得就要晕倒，可以说气息奄奄，呆呆地跨出了一步，他靠近了怪物一步。吴鹰男睡着了，怪物却慢慢地睁开了眼。他像个婴孩似的，是个蒙着雾的脑袋看不清的怪物。喂，怪物在想：已经跨出了一步。此外，他什么也没想。只是怀着在不知到底的解放感与畏怯的黑暗中……

怪物从大衣的口袋里掏出鲫鱼形的小刀，在女高中生的像向日葵一般的圆圆的脸旁边晃了晃。女高中生并没有特别害怕地站起身，就开始慢慢地走起来。怪物想把小刀收回去，却重重地割到了自己的左手背，把自己的血滴在水泥地面上。小刀在手上滴血的同时，像树叶似的掉在地面上。怪物的手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光手上满是血污，和女高中生并着肩走起来。

这种事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这声音，是他投掷石头块儿，在黑暗中接住的那个庞然大物说的。怪物想抗拒这声音，恨

恨地摇着头，咬着嘴唇，然后突然抓住与自己并着肩膀的女高中生那绷紧的发黑面包似的鼓起的脖颈，哎哟哎哟地使劲儿勒。女高中生也像合唱似的发出了微微的呻吟声……

过了一阵子之后，吴鹰男两个膝盖压在女高中生咕咕叫的圆圆的肚子上，用双手按住耷拉着脑袋的女高中生的喉咙，像狗似的乱咬了一会儿，女高中生睁开了眼睛，她那扁平的脸上的皮肤，就像风吹草原似的微微摇动。然后，好像要出现什么，是的，是叫喊。吴鹰男想，他充满了愤怒。不多时，他在他竭尽全力扼杀了的少女的眼睑上，发现了一丝眼泪。吴鹰男明白了那就是刚才要出现的东西。已经是夜晚，所以尸体也好，黑暗的天空也好，下面的海的存在感也好，一切此刻都在夜色之中。如今，我成了怪物，已经再也不停止当怪物了。我已经不再向梦里逃避了，吴鹰男和自己作保证似的嘟囔着，闭上了疲惫已极的眼睛。

在不久之后，这桩案子的审判中，吴鹰男是否进行了强奸，成为最重要的争论的焦点。而如果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不滑稽的话，奇怪的是吴鹰男对此间发生的事，一点儿记忆也没有。至少是吴鹰男对我是这样说的。他不想努力免于被判处死刑，毋宁说他亲自选择了这条道路，因此，没有证据怀疑他在受审时说了假话。再说，他除了坦白以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说到底，就首先被认定的强奸杀人，在法庭上亲自否认了自己是幻想，还是具体的记忆的区别。其次，就被认定的强奸杀人的这次犯罪，吴鹰男也没有坚持。从法医学方面的检查来看，没有发现受害者阴道内有精液。

辩护人与吴鹰男的供述速记记录上，关于这一点，有如下的对话：

辩护人：　被告人在检察厅是这样说的吧。由于受害者的阴

部流出了什么，然后右眼睛忽地睁开了，舌头伸出来了，所以没有再干那个……

被告人：　那是检察官的空想，我对于那样非本质的问题，怎么都可以……

辩护人：　这是关系到是否执行死刑的问题呀。这也怎么都行吗？

吴鹰男围绕着这个案件，体验到性欲的高昂，只有这天深夜，在简易下处，他悄悄地；实在是很久以来所没进行的自渎的时候。这次的快感顶点，是他从前所体验过的最佳的一次，已经超过了自渎者所预期的范围，他感到舒服极了，他感到在这一瞬间，自己与一切都融合了，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从此以后，吴鹰男为了自己持续地当怪物，不但对自己的内部，即使对自己的外部，也开始了宣扬自己是怪物，开始了怪物的行动。这是对这个国家的人，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人的，怪物的自我宣传。

吴鹰男就像登上舞台似的，紧张得铁青着脸进了公共电话亭，给报社挂电话："在某个地方，在某个定时制高中的屋顶上，有个坏了的泥水槽，在一个洞穴里，有个已死的姑娘。是杀了以后，塞进那儿的。"说到这里，他对自己的畏怯态度生了气，然后大声吼叫道："啊，是我杀的。就是东京港的填海造地，离海最近的那所定时制高中。啊？你问我是谁？我是怪物。"

在意识明亮中，勇敢的怪物吴鹰男，在意识的周围的昏暗中走出一步之后，也不过是对于不安极其敏感的十八岁的孤独的年轻人。也许他是被不安催逼着，才作这种自我宣传的。

在掐死了女高中生之后，把尸体塞在洞穴里，吴鹰男在尸体的腰上坐了一会儿。他是为了逃走，等待着天更黑、夜更深一些，他只好与尸体一起在又黑又小的洞穴里躲着挨时间。吴鹰男

在这种时候，也像个小孩子似的，陷于不安之中。把尸体放在眼前看着，把尸体放在身后，他都感到害怕。尸体也许会像只绝望的猫似的磨着爪子，发出咻咻的声音向自己袭来。所以他才坐在尸体上。尸体毕竟是尸体，让它横躺在自己的身下，而且让它进不了自己的视界，一面确认尸体的存在，一面为了与尸体在一起。

吴鹰男还觉得如果不尽可能好地把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被别人的眼睛所确认，他那第一次梦一般的犯罪，就会消失在梦中，尸体就会像沙糖一样，而为了再一次获取怪物的资格，就必须再去强奸杀人或者是单纯的杀人，他陷入了这样一种不安。倘若他所犯下的罪行，都没有被别人发觉的话，归根到底，他就会变成强奸杀人狂，直到老死，得反复进行几千次无益的强奸杀人才行，终于在这儿发现作为怪物的自己的安身之地……

于是，陷入这种不安时，吴鹰男便确信，再进行一次强奸杀人的那个人，只能是自己。上次那个案件，使我如今的不安，如实地实现了，它是在梦中后退了的无益的强奸杀人之一。在昏暗的雨停的道路上，一度被侵犯的瞬间，才知道那是个无聊的梦的无效的犯罪。把一切东西都变成钱的麦达斯王的手指头的作用，这回使得一切犯罪都变成了幻影。而在这种时候，进入迷宫这句话，既不是警官们进入里边，也不是犯罪被埋在那儿，它意味着犯人本身开始在那暧昧的迷路上徘徊。吴鹰男这才不让他的犯罪消失在梦里，使之永远持续下去，另外他还避免自己进入那迷路，开始了自己永远作怪物的自我宣传。他说：

"我纯粹是出于个人目的，掐死她的。我是想以扼杀这个姑娘，来确定这个别人的世界与我自己本身的关系的形式，而且是按照我的方案，靠我的手。我是为把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心情之坏的程度，在自己的头脑中，清楚地意识到它，才扼杀了那个姑娘

的。我被这个现实世界给抛弃了。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正规的人。于是我反其道而行之，自己否定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以此来间接地证明，我是来自我自己国家的怪物。我一面感到我自己是被这个现实世界所遗弃的私生子，而且还想方设法地想进入这个世界，为品尝嫡出子的安心感而经过了恶战苦斗。而这错了。啊，这大错特错了。在明白这个错误之前，我又是坐上小日本船在海上漂流，又是制订到外国旅行的计划，想到外国去看看，不用说，全都失败了。但是，如今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任意找了一个心情很好的人，把她掐死了，从而确认了我心中的自己一个人的王国，自己一个人的世界的存在。你现在也该明白，我现在已经成为与你不同的人了吧？我为了证明我的现实自由生活，在你们的世界里不允许，为了显示我在你们的现实世界中，是不能安全地生存的人，才精心地杀死了你们中的一个人。只有我才是为了回到自己的巢中去，才胡闹的像纽约的国王·昆那样温柔而认真的怪物，在寻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感觉的怪物。”

第二天，吴鹰男的犯罪以及他那作为怪物的生涯，在别人们的世界里，忽然像洪水似的开始滔滔地侵入进来，占领地盘，存在下去。报纸、广播、电视，一切宣传机器，再次把吴鹰男作为怪物的自我宣传扩大、增添、强调地传播开来。他骤然间，壮大了、普及了。

从那以后，吴鹰男就像名声颇高的电视解说人似的，连日来，就他的犯罪，把他自身的解说和自我宣传，得从他在公共电话亭说起。这是因为以报纸为首的一切报道机关，对他犯罪的意义很难理解，邀请潜伏在东京的一隅像地老鼠的他这个怪物，反复作说明。他从远方的公共电话亭，一回到他的村落。收音机已经把他刚刚作完的当天的演说，向着九千万的人再次播放出来

了。

犯罪以后，把吴鹰男热情地捧得最高的，就是他与宣传机关的关系。他在犯罪以前，他那只在自己的头脑的暗处存在的他这怪物形象，他看见了在宣传机关的大屏幕上，以巨大的具体的影子出现了。

市街上冬天已经过去，郁闷的空气充塞着街道和家家户户，人们只在站前广场和地铁的月台上追寻这一怪物形象的出现。吴鹰男就像改了装而荫蔽起来的独裁者似的，满足地巡回视察着被自己的巨大身影所笼罩着的东京。假如在他们的眼睛里，看不见怪物所带来的不安的闪光的话，他只要是买一份晚刊，就很容易做到对那带来的不满足做出补偿。只要是通过宣传机关的窥望镜一看，东京就正在他这个怪物的胎内。

吴鹰男也并非没有想，这种歇斯底里的印象，只不过是幻影。但是，在他本身头脑中的海里游泳的怪物，尽管是个幻影，此刻却在东京的广大人群头脑的空中翱翔着。曾经是个人的、很小的怪物，如今已成为轰隆隆的发出机车一样大声的巨大怪物，使别人感觉到了……

谁知吴鹰男，在作为怪物而作自我宣传中，却不能不遇到奇妙的“伏兵”。那是因为他自从开始与报社通信刚刚过了三天，在整个东京，就出现了无数的他的模仿者和他的赝品。使得所有的报社主管怪物的部门，电话铃声昼夜不停。当他看到那些冒牌货的通信，误作本人的话加以报道时，吴鹰男陷于凶暴的愤怒似的纯洁趣味的发作，强烈地要求订正。从此以后，几乎连日提出订正和撤回的要求，成为了他的通信的内容。他大喊大叫地坚持自己独特的怪物性的主张。每当这时，他必须搜索尽他所犯罪的记忆的细节，来证明他才是真正的怪物，他才是有着特殊语言的、有了个性化语言的怪物本人。

他的那些冒牌货，多么粗俗、无意义而令人讨厌啊。而对新闻记者们，说明真怪物的本质，使之接受，该有多么困难哪。过了不久，他理解了，宣传机关的负责人，归根到底，是不愿意认真区分属于思想上的怪物的他本身和电视话剧里或者是用漫画来表现的海盗似的冒牌儿的怪物。

所以，他渐渐地对由宣传机关再现怪物的幻影感到满足少了，不满和焦躁使吴鹰男被几达绝望的歇斯底里所驱使，决定由自己本身去宣传自己的怪物性，开始了最为严重的恶性循环。他一面打电话向完全误解了他的报社抗议，一面懊恼得想哭泣。他成了不幸的怪物了。

现在一看吴鹰男与报社的通信记录，才明白了思想上的以及逻辑上的内容，只有最初的几次。从这些通信的内容来看，吴鹰男也不过是孤独的、容易动摇的，又是兼有反怪物意识的阴暗面的十八岁的青年，尽管在他意识的光明面，是个想与整个地球为对手宣战的大怪物。

杀人的时候也是，吴鹰男的最为重要的选择，就是迈出一步，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的刀子，在女高中生眼前晃了晃的那一瞬间。再往后，只要是持续一开始的选择，进行极小的连续的选择就行了。对于通过电话的自我宣传，也是最初下决心进入电话亭的瞬间，是最为重要的，最为本质的选择。在这以后，他渐渐地被疲劳和绝望感所侵蚀，他自己本身的怪物宣言，变得不得要领，使他感到失去了戏剧性的紧张，甚至使他开始有一种堕落感……

犯罪后过了两个星期，吴鹰男每当通过与宣传机关联系，已经陷于难以治愈的不安。宣传机关的怪物的幻影，终于和他没有深切关系地像节日的山轿似的大闹了一通向远方消失，他要做另一件事，那就是这回他必须作为决定性的怪物，来保证他自由的

现实生活。他一边怀疑着他是否能够说服警察官，他的犯罪是他自身应有的权利。他一边失去了过分的自信，甚至感到了畏怯地，来到了他的村落附近的警察局。

当他被兴奋之极，像野兽一样拼了命的警察官们牢牢地抓住从胳膊到肩膀时，他有了一种被救助的感觉。那是一种在起了风暴的海上，正在沉没的船，受到了救助的感觉。吴鹰男再一次体验了在珸瑶瑁海峡的漂流和被救助的具体的感觉。已经是可怜的春天了。

在吴鹰男第一次公审的早晨，报纸上报道了他的父亲在北海道流浪中被人发现，还报道了他的父亲与新闻记者谈了一次话，他父亲又去流粮，如今去向不明。报纸上登载着他父亲留着很长的胡须，这小老头儿一对鼠眼，在咀嚼大蒜的照片。如今，这位老人。已经成了半仙之体，一边只吃着大蒜，一边在到处流浪。在北海道昏暗的野地里，刮着旋风，一心只想着成为仙人。据谈话报道，正因为老人觉得会成仙，所以他具有哲学家的态度，他对一切问题，都各自准备了一个妥当的回答，给人的印象是他仍在继续思考。

对于问："你儿子，为什么犯了那样的罪？"老人以如哲学式的道德家的态度，简明地回答道：

"我儿子是按照不管是朝鲜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什么都好来培养的，所以他才想当犯人的。"

吴鹰男听到这个，豁达地微笑了。他为此而增添了若干勇气，走上了法庭。他在第一次发言中，承认自己有罪，希望被判处死刑，从而他恢复了作为怪物的威严。

但是审判长却想不理睬吴鹰男作为怪物的发言，他实在是固执于一些具体的事实。尽管奸淫的事实，对吴鹰男来说等于零而

毫无价值，审判长却认为这甚至就是现实世界的一切。当问至男阴是否插入，为什么没有射精时，对这骤雨般的问话，吴鹰男陷入完全不关心，可以说是假死状态……

既然如此，吴鹰男也有强烈的觉醒的瞬间。当审判长对他那怪物的本质怀着疑问悄悄地触及时，吴鹰男试图作狂热的自我宣传，来动摇法庭。

“被告人说，你为了赢得自己作为怪物的正统的生活，才去犯罪。你有认为你是这种怪物的证据吗？是不是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妄想？”

“请判处我死刑。因为我被执行死刑的瞬间，就没有谁再去怀疑我是怪物了。”被告席上的吴鹰男说，“一个青年人，为了得到过自己本来的现实生活的实感，有自己的精神上的真正的国家，为了相信现实的不安，只要是回到那儿去，就会消除的，如果说为此连死刑都不拒绝，那么活着的人，不论是谁，就都没有权利怀疑这位青年的内心的真实的吧？如果知道我是怪物，而认为我无罪的话，那么我在执行死刑的瞬间，就得到了无罪的证据了。你们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安居的人，只能对我作出误审。在接受死刑的同时，昂然地否认整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们是现实生活的嫡生儿子的瞬间，我才能成为真正的怪物。”

吴鹰男在审判的继续进行期间，渐渐地冷静下来。沉下心来，遣词用句，不久也完全恢复了正常。而当一审判决为死刑时，毋宁说他真是用甚至幼稚的声音这样说：

“我现在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承认为怪物，取得了怪物的资格。我相信我自己本身具有怪物的本质。我已经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安，也不会再去伤害他人了。只是感到死实在怕，吓得像个婴孩似的。既然如此，在我死后，不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徘徊于他人的死的世界里。我会居住在怪物们死的世界里。所以感到死

的可怕，是因为有时怀疑如果有神存在。尽管如此，我都不想上诉。既然被他们作出裁决，我就想到此结束。我想着独自一人躲进自己本身的世界里去冬眠。”

吴鹰男在出得法庭时，旁听席上的他的母亲突然站起来，猛烈地抖动着身子，用生硬的声音，像只猛禽似的叫道：

“吴灿！……”

吴鹰男从未听到过这短短的音乐般的语言。但是，他当即理解了，那就是他本身的朝鲜名。

吴灿……

在这一瞬间，吴鹰男感到找到理解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没有安全感的人，自己为什么成了这个现实世界的私生子的线索。从幼小的时候起，就被母亲强制不是作为吴灿活着，而是作为吴鹰男过赝品生活，从此，他开始失去了嫡出子的感觉，失去了与这个世界相称的正规的成员的感觉。

“吴灿！……”母亲又一次叫道。

吴鹰男连头也没回，推开了门，走到了昏暗的走廊。这时，被自己突然发怒，用颤抖的手指扼杀了的那个倒霉的姑娘所流下的一滴眼泪，在他那澄清的幼儿似的纯洁的脑袋里，十分鲜明地复苏了。在独间儿牢房生活里，就怪物的本质，他一直粗野地思考着，但此刻吴鹰男的预感却是：从现在起，直到执行死刑的黎明为止，自己将在那一滴眼泪的柔和的泪光下，在所剩不多的时光里，度过自己的短短生涯吧。

第五章 深 夜

自从吴鹰男犯罪以来，五年的时间已经流逝。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级法院，都宣判了他死刑。而现在正在等待着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吴鹰男本身并没有想解救自己的意思。他之所以有人替他上诉，说到底，是出自周围的人们感到他为人温和，对他的一番好意。他变得安静了，给人的印象已不是青年时代的吴鹰男了。多半是独间牢房里的生活，加速了四年的更替，也许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吴鹰男，度过了他独自的时光。

每当我为了面会吴鹰男而来到东京监狱的时候，都感到他把我抛在后边，自己的年龄却猛长不已。但是以我来说，比起一般的二十五岁的青年来，他远为衰弱，是个远离青春的二十五岁的人。对朋友号的期待那充实而热烈的共同生活，那几个月我们青春的最有味道的部分，难道我们生活当中的蜜，已经吸光了吗？那确实是我们“黄金的青春时代。”

我因梅毒症，而过了好几年的濒临死亡的生活，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又回到了现实的世界。所说的现实世界，也不过是又回到了大学的生活。在年轻的学生当中，我像个旧俄国小说中写的可悲的“万年大学生”似的，丢人现眼得自己都想生自己的气。而且我没有衣服穿，因此穿的是从毕了业的曾经是同班同学

那儿讨来的学生服。当然了，老气横秋的我，在勤工俭学干活的地方，如果想不被当作假大学生看待，毕竟还是穿学生服为好。即使如此，也还是有过被怀疑为假大学生的时候。

在我这个系里，比我年纪大的只有一个人，他现年三十岁。他是二十五岁进的大学，什么时候能够毕得了业，还看不到这种前景。因为他到大学来，只是为了吃饭，其他的时间，全都放在了大量模拟打分的勤工俭学上了。他得到了高级薪资生活者的收入，把它寄回到老家九州。他以被勤工俭学追逼着而不能去上课为借口，赚钱往家里寄。实际上，他的脑袋现在什么课也接受不了。他说，他在近十年应付考试的学习中，已经把头脑中的热量使用殆尽。

由于这些原因，他成了忧郁的老学生，只有在新生入学新学期开始的几个周里，他成了明星。他是大学的主人，学生生活的权威，同时又是升官主义的勤学家们的一面镜子。我常常看到他领着十八岁左右的女学生，自豪地到勤工俭学斡旋所去当向导。但是到了夏季学期末的时候，他的偶像时代也结束了，他又变得孤独了。这时，我就和变得柔弱，面现羞涩的微笑的他一道吃饭什么的。归根结底，对他来说，我在大学中是他最眷恋的人。这对我来说，成为理解我本人的一种帮助。

回到大学以后，我在“吴鹰男救助会”这个组织中担任事务性的工作，所以我能够几个月一次与吴鹰男面会。自从他遭到逮捕、监禁、审判以后，我和他的友情，感到更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现在感到几乎像亲兄弟似的。朋友号那消失的幻影，是我们共同的血液。我们还有已经死去了的弟弟阿虎的记忆。每当我们面会的时候，总是反反复复地满怀热情地就阿虎的话题谈论不休。吴鹰男被宣判死刑以后，这个日子即将来临，我开始担心再也没有谈论阿虎的朋友了，我将成为失去有关阿虎记忆细节的

人。这时，吴鹰男便忽然被这种疑惑所驱使，常常这样问我：

“你真的就我抛弃阿虎的事，那严冬在横须贺发生的事，原谅了我吗?”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在我们之间，没有使吴鹰男不安的事情。所以吴鹰男对我，比对律师，比对“吴鹰男救助会”的文化人们，更能推心置腹地谈话。在他的谈话方式里，从前的那种嘲弄的、要强的调子已经消失，表现得沉静而温和。他已经变成了沉静的人、温和的野兽似的人了。我有时毋宁盼望着他返回到从前的那种叛逆的性格去。我记得在面会之后，乘坐电车回到人群中去以后，忽然感到这些没有被监禁的人，把吴鹰男给渐渐地弄成了一只老老实实的不抵抗的阉割了的牛，而良心却不受一点儿责备地悄悄地把他杀掉。想到这里，愤愤得甚至眼里含着泪。我尽管已经二十五岁了，但比起吴鹰男来，却常常感情更加脆弱。

有一天我去面会他，吴鹰男带着过分明朗的眼神出现了。我被这奇妙的情景给迷住了。他为此向我解释说：

“我父亲停止了嚼大蒜成仙的修炼，和我母亲和解了。只差一步，他就要进入仙人的最低的级别。说是和母亲一块儿去北朝鲜。是高度自豪的日本妇女这方面提出的和解意见。虽然对我的事还担心，因为下一次船就是最后一批送还北朝鲜的，他们决定被遣送回去。作为我来说，还是希望我父亲回到朝鲜人民共和国以后，也不断地嚼大蒜，继续进行修炼，能出一个人民仙人也好嘛。只要是渡海到哪儿去，我想我母亲也好，父亲也好，就不会再被赶出去的吧。”

传说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在八月份进行。六月底，人们说这是战后最热的一个夏天。大约是七月中旬，通过一开始把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介绍给我的大学诊疗所的医生，达流斯从巴黎给我来了信。那可以说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自从离开日本以来，第

一次来信，信封上写着阿虎、吴鹰男和我三个人的名字。这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顽固地坚信我们三个人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变化，才这样写的。我在看见信封的一瞬，感到像被吸进了幻想的风洞似的，以为我本身与阿虎和鹰男如今仍然住在共同的家里，一块儿生活着呢。就像溺死于蜜糖中的苍蝇似的，我毋宁盼望掉进蜜罐里。啊，被朋友号的金黄色的光辉照耀的我们的青春的亡灵！

然后，我怀着一种畏怯，变得僵硬地读开了来信。我希望信上写着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欧洲和美国，然后从北极到非洲大陆，奔波劳碌，徘徊游荡，而且在事业上一败涂地，此刻正在准备自杀呢。然而信上的内容却比我所希望的最低线略好一点儿，对此我感到了不安。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克服了种种困难，连续作了许多冒险的旅行，在这期间完全没交一点儿好运，遭逢悲惨，受到了一连串的钩拳连击，然而在五年之间也还是攒下了点儿钱。我有时在印度的新德里当英语教师，有时在贝鲁特担任向导来赚钱。如今我在巴黎，仍然当英语教师，把你们三个人都请到巴黎来的这点儿存款，在银行里还是有的。要有能力重新修造朋友号，还需要教不计其数的法国人英语才行，但朋友号的船员若是都能汇聚巴黎的话，今后的工作将会充满喜悦而更能顺利进行的吧。请立即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准确的住址，我马上就给你们办理邀请手续……

这是使我感到不安的最坏的来信。想着善良的，善良得有些偏执的他那眼睛里洋溢着微笑地写着信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我陷于可悲的愤激之中。到底这个美国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阿虎被枪杀，鹰男遭监禁，在等待着终审判决的时候，却寄来这样

的信，连任何一点儿不自信和逡巡也没有。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就像外出归来的孩子完全放心地窥视他的玩具箱似的，对于他的不在期间其他人的命运的变迁等，一点儿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安。

细细一想，把我、阿虎和吴鹰男叫到共同的家里，向我们灌输朋友号热情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就是扭曲此后我们三个人命运的元凶。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这个恶魔，这不是再一次出现，来观察他在五年前播下的名为“热望”的这粒坏种子，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吗？……

我在一个星期之间，苦于这封信所引起的伤寒似的高烧。然后我去了东京监狱。那是早就规定了的面会的日子。我在见到吴鹰男面的瞬间之前，困惑于是不是把来信的事告诉他。我直到生活的一切细节，都失去了勇气和自信，像个老化型的青年，而且衰老现象已经开始了。

吴鹰男就像在五分钟以后就要动脑肿瘤手术的患者似的，头剃得溜光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头，像犀牛的胴体似的，在皮肤下边明显地露出了裂缝。他尽管面色苍白，却肥胖，由于在独间儿牢房里做体操，从肩上起，筋肉鼓起来，他用有些迟钝的沉静的眼神盯盯地看着我，微笑着若无其事地朝我走来。虽然是早晨，但已经很热，他那光秃秃的头上，冒出了亮晶晶的汗珠。

“怎么样？又胖了些呢！”我用空洞的、激动的、热烈的声音说。

听起来，我这话勉强极了。为什么要从这样的话开始呢？我一面反省着对最近就要开刀的人，说出了这样的通俗的人道主义味道的话。

“啊，我的体重超过了七十公斤。人一肥胖就怕热。早晨一扒开眼睛，就揩起汗来，直到夜深，皮扶总是湿的。我吃了不少盐。”

吴鹰男微笑着，把汗湿的又圆又大的脸一动不动地朝着我。他太平静、太温和、太宽大了，结果反而显得奇怪。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发了狂。他的眼睛像被无意义的眼泪润湿着的狗眼似的。他已经像房屋老朽时的那样，也许在细目上正在被死亡腐蚀着。只是在这期间，他仍继续肥胖，想在全身获得一种巨人般的印象而已。

“那么，你怎么样？这么热的天，还穿着学生服。”吴鹰男说。

这时，我有一种放弃原来的判断，以破罐子破摔的心情，觉得已经不能再隐瞒那封来信了。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从巴黎来信了。说是让我们去呢。”

“我们？”脸上堆着微笑带来的越发深的皱纹，肥胖的吴鹰男说，“阿虎和我已经不可能了。”

我听任沉默和流汗，知道自己无法抵抗吴鹰男那微笑。

“那么，你什么时候走？”吴鹰男继续说。

这事我完全没有想。我连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回信都还没写。我摇了摇头，这只能是一种暧昧的回答，我对此感到很羞耻。我也没有决定谢绝达流斯的邀请。

“没有必要把你也给捆住。”吴鹰男仍然像婴儿似的轻轻地微笑着，用唱歌一般的流畅的声音说。

我“啊”了一下，我低下头，再一次为自己的卑怯感到羞耻，感到自己像把战友丢弃在敌人的阵地上逃跑的人似的。

“阿虎可是个应该用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机票，到那儿去一下的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到非洲的土地上尽情地转一转。他真的想去，知道想到哪儿。再说，他还那么年轻。”吴鹰男回顾地说。

阿虎确实年轻。年轻轻地就死掉的阿虎，如今若是活着，仍

然年轻。死的时候他才十七岁，现在仍然没有失去他的十七岁的青春。只要是时间和空间存在，阿虎便在一切瞬间，以他十七岁的燃烧着的愤怒，在严冬的横须贺的胡同里奔驰。而吴鹰男和我已经都像是中年男子，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朋友号的光辉的青春，我们已经不年轻了。而且正在以超音速的速度在老下去。我无端地感到畏惧。在吴鹰男和我的周围，有无数个散播衰老和死亡的鳞粉的小蛾子正在飞舞，使人感到在这昏暗的早晨的面会室里，几乎用眼睛能看得到。

“朋友号的龙骨怎么样了？就像被成群的白蚁给咬啃了似的，被潮风和雨给侵蚀了呢？还是被来游泳的人们给烧毁了呢？你去看过吗？”

“没去过。但是在大约两年前，那儿遭到了一次小海啸的袭击，我想多半那时候就被冲走了。”我好容易缓过气儿来似的回答说。

吴鹰男的发问过于温和，那是出于他的关心，他是想把我从一种境况下解放出来。

“啊，还是冲走的好。哪怕只有龙骨，船嘛，还是出航的好。让太阳晒干而垮掉，太难看了。那不是船所应该有的事。”

然后恢复了一点儿余裕，我和吴鹰男谈了些朋友号游船、阿虎以及“佳佳”的事。我们互相在内部，为了不致把这些充满了光彩的短短的过去陷于过热，毋宁说我们的谈话有些自我嘲笑性的。而当面会时间就要接近终了时，吴鹰男改换了话题。

“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见到牧师。”他微笑着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说是牧师不久就给你洗礼。”

“可我是为了证实没有神，才见牧师的。我听着牧师大肆地宣传神，我想刺探出神的不存在。”

我无言以对，我真想为吴鹰男祈祷，啊，神哪神，希望你不

存在。

"如果神存在，那么我在无限的时间里，就会为杀人这件事，总得做令人讨厌的梦才行。死刑这玩意儿，是一种惩罚，它不是补偿。它有时只不过是对活着的人们的一种教育。于是，我就想给存在着的神一个答复，说我在有限的时间里生活了一小段时间，发现没有一点儿乐趣。这是个令人不快的答复，因为杀人也并不快乐。"

"别说了。"我突然掉着眼泪，血往上涌地叫喊道，"别说了。你越狱吧。喂，听着，鹰男，越狱吧。你在珸瑶瑁海峡漂流，不也活下来了吗？你越狱，回来吧。啊，鹰男！"

秋田犬（一种产于秋田县的烈性狗）似的老警官跑过来，把我从椅子上拖了起来。就像在眼泪所做的鱼眼透镜中，精神病院的老实收容者似的，吴鹰男面现微笑和少许为难似的温和地坐在那里，感到旋转不已，就像他那流浪中的父亲，在深夜的地方城市的广场上，被旋风给吹得转动一样地运动着……

"干啥呀，你别干那种孩子气的事。这么大年纪了怎么生孩子气呀。"一边揪起我，愤怒的老警官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喷着热气说。

的确，我已经不是生孩子气的年纪了，望着挂在监狱的又长又昏暗的走廊上的一面小镜子，我重新理解了这一点。在昏暗中，在鸭蛋形的脸上，睁着一双闪光的哭得肿肿的，就像野兽的红眼睛似的二十五岁，已经不小的男子，穿着一身旧学生服，怯生生地注视着镜子。吴鹰男该被我这唐突而来的眼泪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我也被羞耻弄得身子颤抖。我的年龄，已经不适合于掉眼泪了，毋宁说应该是忍受枯燥和苦涩的年龄了。

一边离开东京监狱，我因羞耻心而奔跑起来。多半不会再允许我同吴鹰男面会了。我再也听不到吴鹰男的声音了。也不会再

在他的微笑面前，呆坐不动了。跑到公共汽车站以后，肯定是我发现不是羞耻心而是解放感，一位系着白带子，拿着大竹扫帚的中年妇女，洋溢着笑脸跟我搭腔道：

“真高兴，我真高兴。不要忘记这次教训，再也别到这种地方来了。再到这种可怕的、可悲的地方来可不行哟。”

如果说在羞耻心的同时，我尝到了一种解放感的话，那我就听这番话吧。但是我不高兴，因为我刚理解了忍耐枯燥和苦涩，还没有真正体味到润湿眼睛的苦涩。中年妇女，甚至要给我钱。我被看作了因悔改而被释放，还在深深自责的穷囚徒。

我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写了回信。那是用我的拙劣的英语写的一封短信，是饱含着痛苦的内容的信。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又来一封就像绝望之余濒死的人发出的哀鸣一般的信。他甚至怀疑，若是把我放在东京，不是立刻被人杀死，就是被逮捕似的，要求我尽快地出发到欧洲去。我一边读着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来信，感到自杀这个观念，就像刺儿似的扎着我的心。如果我没有从得了病情已经很重的梅毒的最低生活，感到一直恢复了正常的感觉的话，我感到我或许更会常常想到自杀的吧。我被朋友号给彻底抛弃了，阿虎也死了，失去了鹰男的友情，在梅毒的最糟情况下死过一次。事实上，在几次手术之间，我曾经死去过五分钟。从那瞬间的前后，空想了一阵子，感觉到所谓死，就是把自己的肉体交到别人的手里，交给医生和护士，或者交给神和恶魔们，其结果，就是交给虚无，虚无而又虚无。

仔细想来，我已经彻底恢复了，所以长年来作为大学生的我这忧郁的生活，常常带有下降的心情。一想到吴鹰男执行死刑那天的事，我就在我本身的内部，发现难以忍耐的感情上的恶性肿瘤。因此，我归根到底，以朋友号船员的唯一的幸存者的名义，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写了一封应邀前往的信。立即得到了去法

国的机票以及在外务省办理出国手续的正规的邀请信。

我对于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巴黎能呆多久啦，以后又怎么样的事啦，有关活着的自己未来有什么设想等等，没有什么热情。我在根深蒂固的徒劳感当中，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只剩下考虑如何最低限度地生活下去。与其说我是出发，不如说我是想逃亡。法国文学系的学生的我，可以说是一种幸运，有人劝我提出休学申请，但我顽强地提出了退学要求。然后我回到了故乡，从不高兴的兄嫂那儿得到了一件旧西装和二百美元的临别纪念品。

延迟到九月底，最高法院重新宣告了判处吴鹰男死刑。期待着对两个朝鲜国在政治上的顾虑的辩护人，失望了。在朝鲜，一个国家缔结了新的军事条约，另一个国家发生了学生暴动，吴鹰男的声音，没有到达那儿的余裕。尽管如此，也有人提出只要吴鹰男提出要求救助就行，但他在独间儿牢房里只有微笑和沉默。我已经不能再与吴鹰男面会了。我虽然忧郁地写信告诉吴鹰男，我决定接受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邀请，他却对此没有给我写回信。过了不久，通过辩护人，给我带来了口信儿，说是希望我早日实现赴欧。我听到之后，过于深感放心，因此，内心对吴鹰男的心理上的九连环的解法，至少是有了一种理解。

十一月的中旬，我离开了羽田机场。在希腊和意大利旅行了两个星期，然后预定抵达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所在的巴黎。善意的交通导游人，毋宁说强制我在希腊和意大利作了逗留。再说，一旦出去之后，我感到自己尽可能地延迟一些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再会。那是一种对某种事的“暂缓执行”似的感情。即使如此，我还是乘上了喷气式飞机。我确实感到，这是把巨大的责任、肩上的重担，就那么撇在地上，去回避，去逃亡。这就是我第一次躺卧在进行梅毒手术的床上时的感情。但是，五年前，我那里陷身于黑暗的洞穴，而不是向黑暗的无限空间的跃出。再

说，我在那时，岂止是没有自我处罚自己的欲望，在严格的精神方面，就连向吴鹰男拒绝友情的气力都没有了。再说，我当时只有二十岁。在离开陆地时，应是干巴苦涩的国家的市民的我，把老得够戗的照片，写着国籍和二十五岁年龄与名字的机票和黑色笔记本放在胸袋里，为吴鹰男和阿虎流出了眼泪。在周围的乘客中，也有的受到了我眼泪的感染，像狗一样地兴奋得哭泣。

雅典已经是秋天了。我从奥茂尼亚斯广场经过贫穷的市场之间，坐电车下了坡道的地段，在名为尤利皮地斯的脏兮兮的旅馆，以一个晚上三十一希腊元的住宿费订了一个房间。这是最便宜的房间了。我的房间里，只有一面镜子，用一个大桶子接水的洗脸间。在秋季最后的余热中流着汗，但立即干了。我这是第一次发现了希腊像干透的沙子一样没有一丝湿气的空气。计算着三十一希腊元相当于多少日元，那还不到四百日元，这时我这只带着二百美元的旅行者来说，也是破格地便宜了。我产生了一种希望，加之也多少有了点解放感。站在窗边一看，见旅馆的一楼是理发店和洗衣店，越过中庭，能够看见为了刮脸而捆在椅子上似的仰着身子的希腊人，忽然睁开眼睛注视着二楼我的窗子。装橄榄果的袋子像公牛似的堆得满满的地面上，发出很强烈的气味。

我外出了一下，但一点儿也没有心思去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小丘上有个阿克罗玻璃斯圆柱群，十分壮观，一到晚上加以照明尤为壮观，连那儿我都没能去攀登。长时间疲劳的积累和徒劳感，使我像寄居蟹似的，紧紧地把自己的身体，关闭在贝壳里。我的好奇心完全衰竭了，只能背着自己的贝壳慢腾腾地走路。我与因失业而灰心的希腊市民一样，生活在雅典的市街上。从早到晚地坐在辛塔古玛特斯广场上喝啤酒，观看旅行者们以及像带孩子的螃蟹一样，把海绵背得满身的无意义的卖海绵者和讨饭的希腊孩子们。而到了夜晚，我穿过充满鱼和水果气味和市场

的嘈杂的人群，回到旅馆，然后吃着格外便宜的鱼菜馆的醋渍的章鱼和小杂鱼。被人喊作“中国人”什么的，回到了自己狭窄的小房间。我变得极端地做事怕麻烦，若无其事地在洗脸台下边的水桶中撒尿，深夜通过漆黑的走廊，把那很重的装满了尿的容器倒在公共厕所里。有时也在厕所里，与同样提着装满了尿的水桶的希腊中年男人相遇。那人瘦瘦的，从他那浅黑色的皮肤的脸上，不停在转动着就像剥了皮的鱼眼似的突出的不安的眼珠，长着口髭的嘴唇抽动着，这奇怪的异国人，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变得怀疑起外国人比野兽更近似日本人的先入观来了。我通晚地阅读纸封面的美国侦探小说，在快要天亮，听不到两邻室里人们的呻吟和愤慨的声音，床铺的吱吱声的时候，才睡着了。那也是喝下希腊的廉价葡萄酒，喝得熏熏大醉的时候才睡着的，不然的话，就不能入睡。

我在秋天的希腊，既没有谈话对手，又没有熟人，听着周围人的说话，就像野兽声似的，度过了彻底孤独的几天，渐渐感到在自己的内心里展开着一块荒凉的沙漠。我在希腊，既没想到阿虎，也没想到吴鹰男。有的，只是凶暴、荒凉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飞机就要着陆，看见希腊的红色裸露的风土时所萌生的，在市场上的电影院中，一边看着希腊文字的叠印字幕像蝗虫跳跃似的约翰·福特的电影，周围发出“哎、哎”欢声的希腊下等劳工们的病菌似的感觉的重叠，它在我的心里就像泉水似的涌出来，难以阻止。我孤孤单单地往油炸小鱼上挤拳头大的柠檬汁，嘟囔着谁也不懂的日语，“荒凉、荒凉，没有比这儿更荒凉的了”。这已成了我这次外出旅行的一个口头禅。

这天傍晚，我一面叨咕着这句话，从辛塔古玛特斯广场，沿着斯塔德奥大街朝奥茂尼亚斯广场走去。“荒凉、荒凉，没有比这儿更荒凉的了”，在这样的雅典的过了一个星期的傍晚，在大

街的人流中，也混杂着日本人，我发现了他们在躲着我。在一个星期里，我已经获得了使他们警惕我和嫌恶我的气氛。在每天三十一希腊元的尤利皮地斯旅馆的最便宜房间里，一个希腊年轻男子，用太差劲儿的英语挽留我，要我去会一位美丽、年轻的姑娘。我对这位年轻的希腊人酷似东京郊区的那种职业的人而感到滑稽，但在他那褐色的鬼似的脸的后边，似乎比日本的那种人善良、温和。他眨巴着眼睛说："去会会美丽、年轻的姑娘去吧，我们的中国人！"他一个劲地诱惑我。他是出租车司机，他的职业制帽，塞在他的衣袋里。

他又催促我说："美丽、年轻的姑娘，水灵极了，去会会这位小妞吧，我的中国人！"这多半是要我去会丑陋、年老的怪物，干巴巴的像沙子偶人似的最低级的梅毒带菌者的吧。我在发出可疑的断念的叹息的同时，心里想。我担心着少得可怜的旅费，一点性欲要求也没有，又怕掉进从前那次梅毒恐怖症的地狱，以苦涩的自我破坏的感情，以苦笑的表情，来回答散发着骗子手气味的希腊人那貌似善良的眼睛。我兴奋得头脑发热、心中作呕，没有任何抵抗力地坐进了年轻希腊人的出租车……

绕着雅典的市街，登上了去丘陵的坡道，来到小胡同一个留有曾受土耳压制遗痕的土墙人家，这是个低于路面的地下室。我与一个名叫阿尔库梅努的希腊人二十岁的姑娘发生了关系。在垂着玻璃珠门帘的外边，领我来的年轻希腊男子，和守门的老希腊女人高兴地说着话。脱得光光的阿尔库梅努，突然高声地申斥他们，为了让我快乐而让他们不要作声。阿尔库梅努只会说希腊语和一点点儿意大利语，而我想起了在大学的一年级时的暑假集中讲课时，学的若干意大利语单词儿。即使如此，也能够进行一些会话。

我们在性交之后，进到里边独间儿牢房似的房间。她递给我

大姆指大小的一块薄荷色的肥皂，把从浴盆上面像藤枝似的垂下来的淋浴装置的开关调节了一下之后，阿尔库梅努赤裸着下腹部蒙着一小撮黄毛的花饰似的小巧的身子，威严地走到厨房，拿着珐琅质的水壶回来，就跨在便器上满怀热情地，咯吱咯吱地洗濯自己的性器和我的嘴唇接触过的乳房周围。我也用薄荷色的肥皂，来洗自己和阿尔库梅努几乎一样颜色的皮肤。我在当时，没有任何预防地与她交接，而对自己关于性病没有不安的感觉有些吃惊。我对此重新体会到自己本身也够荒凉的了。所以可以说我也用薄荷色的肥皂尽可能洗掉自己内心的荒废。尽管阿尔库梅努作了调节，冷得令人打战的凉水，却从淋浴喷头里流出来，而且变化无常地间歇性的往外喷射，岂止是下腹部，连头部都弄湿了。就这样洗着身子，我和阿尔库梅努让同样濡湿了的暗黄色身体，在也是暗黄色的光身灯泡的照耀下闪着光，进行着只用意大利语单词的会话。其情形是这样的：

“出发，几时？”

“明天。”我胡乱地说。

“哪儿？”

“罗马、弗罗连斯，然后巴黎。”

“巴黎？我，出发，巴黎。”

“你？几时？”

“明天。”

我听起来，阿尔库梅努似乎是这样说的。她说了很多单词，看我没有反应，准是由于焦急，才这样胡乱说的。

然后阿尔库梅努不在乎下腹部嘟噜着黄毛，只穿着一件只遮着胴体的短上衣，一回到寝室，就拿上一个红色的笔记本和有牙痕的小铅笔头儿，来到正在擦干身体的我的旁边，说道：

“旅馆，你的名字。”

我没有特别深思，就把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信上写的给我订的旅馆名和我的名字写在了本子上。我仍然是心情荒凉，不负责任。然后我就给了阿尔库梅努三百希腊元，告别了用手指头抚弄着黄色毛嘟噜送我到门外的阿尔库梅努。年轻的希腊司机并不特别关心站在马路边赤裸着下半身的阿尔库梅努，高兴地和我说着：“是第一级的年轻美貌的女人吧？中国人，是吧？”结果，我也给了他一百五十希腊元。这一来，从雅典机场用美元换的希腊元，全都花光了。我又从夜色还不深的奥茂尼亚斯广场横穿过去，回到了尤利皮地斯旅馆。我这时觉得，自从离开日本来到这里，确是不虚此行。我想起了阿尔库梅努在马路的夜光下，那黄色毛嘟噜湿得闪着光，点缀着她的大腿根儿，威严地摇着手，那认真的表情，在道别时说的“明天，明天，明天，再见”不由得独自笑了。

这个希腊的年轻妓女，理解了我说的“明天”这个词，可以适用于未来的一切时态。明天，明天，有几千个明天，我在想着我会衰老而死，我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也没有朋友，在荒凉中我仰望着古希腊的卫城所漂浮的巨大的光箱这样想。

从第二天起，我被这突然的开支，把经济计划给弄垮了，必须恢复到绝望的绝对的最低生活标准才行。我在这周之内离开了雅典，旅行了罗马、弗罗连斯，那旅游的性质，可以说是贫民的移动。在罗马住在沿着终点站的专用线荒废的后街旅馆里，在弗罗连斯，住在墙上只有一个窥望孔似的窗子，代替了阳光的，进来的是桑塔·玛丽亚·德·费奥莱寺院的钟声，像雪崩似的涌进来的旅馆，只吃鱼油味的馅饼，喝廉价葡萄酒，从早到晚地躺卧着。没有一点儿心思去参观任何地方，这是一种逃亡式的生活。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依然完全退化，是只有徒劳感的关闭在贝壳

里的一只疲劳了的巨大的刺蛄虾。所以到弗罗连斯一下，是觉得与其说这是旅行向导业者的建议，还不如说目的仅仅为了提前与在巴黎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再会。我对巴黎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渐渐地明显地有了一种可以说是已经冲得极其稀薄了的胶质状的忧郁的预感。我在弗罗连斯觉得就像和这种预感捉迷藏似的。经过雅典、罗马之后，季节就像跑步前进似的，不大的功夫，就进入了冬天。在初冬的弗罗连斯，就像捉迷藏遭到了失败似的。

有一天的傍晚，我因去买馅饼而迷了路。在昏暗的室内，红铜的圣具和受难像等物，在儿童时代，潜入水底所看到的岩石荫儿里的，像因不安而充满了刺激的鱼似的闪着光的圣具店，色彩鲜艳的奇形怪状的赞美诗的乐谱被太阳晒干翘曲起毛了，被旧书店、花店什么的隔着，在磨损了的铺石路转悠时，忽然走到西尼约利亚寺院的喷水群像的包围中，来到了从眼泪似的发白的黄昏的天空中，传来了钟声的广场。所有的观光客都走了，无数只鸽子也在傍晚的昏暗中忘记了时间，只听到它们那拍打翅膀的声音，像远处的潮水声似的。我在这时完全相信了那预感的捉迷藏，捉迷藏我是败家。我感到自己疲劳已极，很是为难，颤抖着身子听到自己在嘀咕，“我讨厌，我讨厌”。这充满深深的失落感的声音，威胁着我自己。在我的肩上，就像喷水啦，海神啦和达维德的肩上，鸽子们落着，睡着似的，在我被雾润湿了的肩头上，就像出现了阿虎和吴鹰男他们重重地骑在上头。我明白了出发时的解放感，只不过是一种误解。

十二月初到达巴黎，时值隆冬。记得天亮在奥里机场，对如此严寒曾感到茫然。从机场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旅馆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回答说预定一个星期，到伦敦去了。与达流斯·塞

尔贝佐夫的再会延迟一星期，就像休假的终了时才接到延期的通知似的，懒堕的小学生的这种梦竟然成为现实，是不会有的吧。我觉得真的有让无数的懒堕的小学生们羡慕的心情。我拖着不断增加分量的手提箱，疲劳得几乎像海豹似的爬行，来到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为我订的与他所住旅馆不同的圣杰曼·德·普莱旅馆。仍然是最便宜最低级的旅馆，但暖气却充足，我的身体吸收了热气，膨胀起来了。但是伸向各个房间的小树枝似的暖气管，暖气装置的树干因为通过厕所，只要是在便器上坐五分钟，就觉得像在非洲的沼泽地上迎击河马似的。

我办好了延期滞留手续，来到厕所洗脸洗手之后，便躺在了床上。这时呼人铃发出很大的声音，震撼着房间的一切角落，我觉得像遭到了一次袭击。一看手表，我进入旅馆才只三十分钟左右。我头脑发热地想，多半是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提前结束了伦敦的逗留，回来了，在帐房听到我来过电话，立即驱车到我住的旅馆来了吧？于是我慌慌忙忙地穿上鞋走下昏暗的螺旋式的楼梯，在大发雷霆地表示坚决拒绝的旅馆女主人的大脑袋对面，在冻得起鸡皮疙瘩的僵硬的脸上，浮现出冷嗖嗖的小小微笑的阿尔库梅努站在那儿。唤人铃像吓唬我似的，也是理所当然，我完全混乱的头脑，已经在冒着烟燃烧了。旅馆的女主人从一开始就拒绝阿尔库梅努，也有道理。阿尔库梅努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灰色麻袋似的大衣，那样子像只肮脏老鼠，在清晨的阳光中，毋宁说又丑又老，地地道道像个妓女的样子。我不作一声地跑上螺旋式楼梯，抱着大衣下来了。我从舞场的小镜子中，看到了当时自己在为难之极，就像个狗屠夫似的粗暴而孤独的那副尊容。令人吃惊的是，这张脸在注视当中，像个手操木偶戏的偶人似的，尽管机械地不怎么灵便，却可以说开始露出狡猾的微笑，尽管很荒凉。

“几时?”阿尔库梅努问。

“昨天。”我用表示短时间的过去式的单词说。就像用“明天”这个单词表示一切未来的时态似的。

“啊。”阿尔库梅努微笑地点头。

“几时?”

“今天。”阿尔库梅努回答说。

“你的旅馆呢?”

“In nessun luogo……”

我摇了摇头。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了圣杰曼·德·普莱教会的有着鸽群的树丛前的咖啡馆里。时间尚早，工人们和学生们为驱逐这令人不快的寒冷与触和自己的感情，在喝着大碗的加牛乳咖啡和啃着面包。我也给阿尔库梅努和自己订了同样的东西。这是在法国的我第一次吃饭。服务员没有罗马和弗罗连达斯那么热情和亲切。

阿尔库梅努盯着我直摇头，她沉思着寻找词儿。然后她忽然像分娩时的那样，使劲地说：

“Nowhere……”

我理解了。这又使我记住了一个意大利的成语 in nessun luogo 哪儿也没有，哪儿也没有，我们能够安居之处，in nessun luogo 哪儿也找不到。就连阿虎和鹰男都想到自己的祖国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到 nessun luogo 去的，朝着 nowhere，朝着不可能有的国家，朝着不曾有的国家，但这是多么虚无的词儿啊，…nessun luogo……

我非常清楚，我不能把阿尔库梅努邀到自己住的旅馆去的。不然的话，那位女主人准会把阿尔库梅努这样的人连同我，一起赶出旅馆的。再说今天早晨刚刚到达巴黎的我，估计是无法找到能够容纳这个穿着脏兮兮的老鼠似的大衣，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实在像个妓女的希腊人。于是我已经在为难这极，陷入了不愉快

的失神状态，默默无言。比起思考着阿尔库梅努本身的事来，更多的是思考着 in nessun luogo 这个词儿。

到了中午，我们啃了三明治。那是一种只有野兽才能啃的粗糙货。把硬梆梆的面包撕开，和奶酪块一起，硬往肚子里塞。然后，我们又沉默地面对面地坐着。咖啡馆里学生们人山人海，一直不断。我和阿尔库梅努，都茫然地听着学生们声音出神，时常交换着抑制着自己的微笑。在咖啡馆的服务员中，也有的怀着非常漠然的好奇心，用眼睛盯着我们俩。这样的人渐渐地多了。这是我们在这儿呆得太久了的缘故。还发现在咖啡馆的里边，明显地看出是希腊人的蓄着胡子的中年男子，也在注视着我们。阿尔库梅努也许是从妓院里逃出来的，那个希腊人也许是追赶者，想到这里，在一瞬间我胆战心惊。但这个男子，并不想特意接近我们。他只是在那儿盯看。不一会儿，我忘记了他，明白这只是与阿尔库梅努本人的存在，所引起的巨大困惑有关。

很快地到了黄昏，夜色来临。我领着阿尔库梅努往从咖啡馆就望得见的胡同里的中华餐馆走去。这时，阿尔库梅努才把她那件脏得像老鼠似的大衣脱掉，在这一瞬间我几乎感到有些恐怖，但阿尔库梅努的大衣里面的黄色衣服并没有那么脏。毋宁说倒有几分威严。我想起了阿尔库梅努光着下身，把黄色的毛嘟噜像花饰似的在走来走去的时候，更有几分威严，想到这里不高兴的心情有些好转。我们找了一处靠墙摆得很长的桌子前，肩挨肩地坐下了。在和我们眼睛一边高的地方，有着酒吧的柜台，也有男人在那儿站着喝酒。是个算不上很高雅的餐馆。我心里想着所剩不多的美元，神经质地从菜单上选着菜，经过心算，才稍稍放了心。我和阿尔库梅努已经一句话也不说了，不要说微笑，互相间连看都不看。我们俩就像困惑到了极点的孤儿似的，呆呆地坐在那里。饭菜来了，我默默地吃起来，忽然留神一看，见阿尔库梅

努一动不动地望着盘子，什么也没吃一点儿，在耐忍着什么。我感到自己内心中压抑了一天的愤懑，像恐龙还是像什么似的猛烈的动作起来。我发作性地站起身来，下到了地下的洗手间。然后我一边解着小手，一面祈祷着那个迷失方向的希腊姑娘，转眼之间像雾似的消失才好。然而奇妙的是，眼泪却止不住地流淌，落在了便池里。便池上面的墙上，乱写乱画着“叛徒戴高乐”、“萨兰万岁”、“OAS与法兰西的光荣，万岁”字样。一看到这些，从白天坐着的咖啡馆，所能看到的所有的墙壁上都写着同样的信手划拉的字，在视网膜上，就像残像似的复苏了。洗过脸上楼梯回到座位上时，阿尔库梅努已经消失了。我在一瞬间，尽管事先就祈盼着发生这种事，但还是感到很狼狈。但是，阿尔库梅努是在酒吧的柜台一端，与蓄着胡子的中年男子，在满腔热情地说话呢。那个人，就是从白天起在咖啡馆的里面盯看着我们的希腊人。就像记忆的洞穴那边，仍然无意识地印在网膜上的残像似的，坐在咖啡馆椅子上的男子的姿态又复苏了。那男子告诉阿尔库梅努说，我回到座位上来了。阿尔库梅努回到我身边，说道：

“兄弟。”

那意思是想说，遇到了兄弟。然后，就像早晨开始在旅馆见面时那样，冻得满脸鸡皮疙瘩，露出轻轻的微笑说道：

“再见！”

“再见！”我也微笑着说了声。

阿尔库梅努回过身去，用希腊语叫了声什么，这时，那个希腊中年人满脸微笑地走近前来，从桌子底下取出阿尔库梅努的咖啡色的手提箱，把它很轻快地提在左手上，然后犹豫右手为了握手，是伸出来好，还是不伸出为好，结果是，把他那巨掌就像把虫子也能攥碎似的独自紧握着手，说了声：

“再见！”

然后和阿尔库梅努以认真的表情互相说着话，走出了店门……

我独自把剩下的鸡肉和鸡蛋挂面，用辣椒调上味，吃着青虾，喝了一小瓶啤酒。我感到滑稽得不得了，真想放声大笑。我把五分钟之前还流过泪的事给忘了。我一面向便池洒落着眼泪，一面祈祷"神哪，请您救救我。"这事本身，我就感到很滑稽。啊，多么可笑的希腊姑娘哟！她和她谎称的兄弟，不知道消失到哪儿去了。那个人说不定称呼我为兄弟了吧。出了中华餐馆，在回到旅馆的路上，我止不住不停地没有自我抑制地哧哧窃笑。但是，一进到旅馆的自己房间的瞬间，就像发现了自己正处在广袤的荒原的正中间，感到无比地孤独。然后我明白了，自己从明天起，就像在雅典、罗马、弗罗连斯所经历的那样，还得把自己闭锁在疲劳与徒劳感的贝壳里，开始像无气无力的刺蛄虾一样生活。在这巴黎，从明天起，也得……

确实此后的一些日子，我是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度过的。一个星期过去了，傍晚我一回到旅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来信，插进了写着我房间号码的小小的围子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提议在巴士底狱广场的他住宿的旅馆近旁的咖啡馆里见面。今天从晚上七点到八点，巴士底狱广场的周围决定禁止通行，因为有个反 OAS 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信上写着"鉴于此，请你在八点多再到这儿来。总之，你能到巴黎来，我非常高兴。"这封信，使我感到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五年间给他带来的变化。如果是在东京的共同的家里一块儿生活时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话，他就会马上跑到我的旅馆来，在帐房里"伏击"着我的归来的。但是，我却喜欢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如此冷静。我于晚上七点钟，离开旅馆坐上了

地铁。

到达巴士底狱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但是仍不允许乘客们从车站的地道里上来。在橙黄色的微明中，我混杂在法国人、黑人、越南人和中国的黄种人中间，须得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开门的时间才行。在头顶很高处，听到了群众奔跑的迹象，喧嚣叫唤的声音。"给阿尔及利亚和平！""OAS暗杀者！"的喊叫声，格外听得清楚。然而大体上给人的印象，是有无数的野兽，互相拥挤在一起，在向远方的狭谷奔驰似的。地面震动和叫唤，加上群众集会的存在感，有时像巨大的墙壁似的，忽而拥来，忽而退去。在微明中的乘客们，每当这时，就发生动摇。我闭上了眼睛，因为在我的眼前，有一张不安似的黑人姑娘的脸。那姑娘就像等待着自己被当成减价优待券的瞬间似的，整个脸上充满着完全是个人的不安，鼻子上冒出汗珠，颤抖着身子。一闭上眼睛，头顶上的群众集会的印象，就像高空中的旋风刮了过去。黑人姑娘的体臭，把我就像茧似的捆在了当中，那是阿虎的气味……

地铁的门总算是打开了，我登上了广场之后，见集会的群众已经散去，警官们像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上的士兵似的，还留在那儿。在马路上走着，碰上了流了大量血的地段，为了避开这儿，人们到广场那边迂回绕行。我俯视着这大量的血，心想：准是有什么人遭到了杀害，而且被杀的是年轻人。接着，忽然又是阿虎和吴鹰男的幻影，或者阿虎的死，与吴鹰男那难免一死的预定下的死的印象，紧紧地抓住我，难以离开。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伸出马路的镶着玻璃的咖啡馆的火炉旁边在等着我。这是我到达巴黎后的最冷的一天。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病态地发了胖，在他那月亮一般的脸上，长满了胡须。这像儿童的画本上的海胆的妖怪。而且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中年人。整个身子到处胖得圆鼓鼓的，即使是动动身子，似乎也很

费力的样子。他连从椅子上也不站起来地迎接我，把胡须之间的嘴唇歪曲着，用含着眼泪的声音说道：

“啊，阿虎和鹰男，真太可怜了。”他是用日语说的，我还以为他没有忘记日语呢。但他的日语，只说到这里。令人吃惊的是，他不是用英语，而是用法语继续往下说的。

我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对周围已经发生的在广场上刚刚举行的不合法的游行示威，完全不关心地把它忘记了，沉浸在各自的问题里。广场和马路都开始扩展着昏暗的夜雾，从咖啡馆里看不见流了大量血的地方。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尽可能详细地向我询问阿虎之死与吴鹰男的犯罪与审判的细节。他用法语谈，对我来说这是一桩苦行，就是用日语说，恐怕这也是一种苦行吧。在我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坐着的饭桌上，此外还有三把椅子。在那儿有阿虎和鹰男以及我本身的幻影坐着，像陪审员似的听着我说的故事。那是青春的，都是青春之初的三个人的幻影。在这些最残酷的陪审员的面前，我的故事，终于带上了对阿虎和鹰男，以及对我本身的辩护的味道。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难过得直哆嗦腿，就像从游泳着的海驴的鼻子里发出“咻咻”的喘气声，默默地听着我的故事。当我说到阿虎之死的时候，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又一次用女孩子似的日语说道：

“啊，多可怜、多可怜的阿虎啊！”

他掉下了眼泪，使整个咖啡馆的人，在一瞬间吃惊地出声地剔着鼻涕。他的手帕，比阿尔库梅努那大衣更像老鼠，那简直是与脏兮兮的老鼠尸骸一模一样。如果这只老鼠活着的话，肯定会咬胡须中间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那小小的鼻子的。

然后我又谈到了吴鹰男的杀人，争论是否进行了强奸，因吴

鹰男自己希望判处死刑，对此我持暧昧的态度。听到这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以愤懑不已的熊的姿态，呻吟似的说道：

“鹰男，为什么杀女人！”

我说完了吴鹰男确定判处死刑之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又用他那肮脏得像老鼠一样的手帕，掩盖他那过于大的胡须，擦着眼泪和鼻涕。这时，巴士底狱广场，已经黎明来临。在咖啡馆里，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一对恋人，他们互相把头放在对方的肩上，就像战斗完了瞬间的拳击家似的互相拥抱着睡觉。随着天亮，雾也开始稀薄起来，被灰褐色和黑色建设群包围着的巴士底狱广场逐渐明朗起来。当开始看见广场中央的塔的时候，黎明就会在巴黎的一切角落里展开的吧。但那真是荒凉而令人流泪的黎明。我想起了在雅典常常叨咕的话，像日语的实习题似地教给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荒凉、荒凉，无比地荒凉……”

“真是够荒凉的了。”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咏叹似地说，“我讨厌早晨。然而鹰男所在的东京，现在是过午，鹰男正在放心地睡觉呢。因为在日本死刑的执行，也是在早晨吧。”

我沉默无言。夜雾已经完全放晴，直到广场的一切角落，灰褐色和黑色的影子，都从建筑物和铺石上消失了。麻雀和鸽子的尽情鸣叫的天空，给吴鹰男的所持的观念，增添了一滴眼泪。

“朋友号的船员，已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再不能分离了。我们应相爱，用我们的勇气，用我们独特的方式相爱才行。”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在他那因不眠和疲劳而折磨得小而又红的眼睛里，含着眼眵和眼泪，注视着我，用热情的，和女人似的娇羞，钻牛角尖儿似地强加于人地说。

这回该轮到我默默地听着了。我重新感到胡茬拉撒的肥胖的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正在亲自明显地显示着性颠倒的中年美国人的形象 我明确地理解了我为什么在巴黎预感到会见达流斯·

塞尔贝佐夫的忧郁，在弗罗连斯和雅典、罗马的日子里，从什么事情开始理解了缓期执行的无意识的动机。多半从此以后，达流斯·塞尔贝佐夫说服我，让我接受一种行为，才让我进行这次长途旅行，到这黎明的巴黎来的吧。

忽然远方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人类的呼喊声长长地跟随其后。达流斯忧郁似地沉默不语，悲哀地注视着我。睡着了的恋人们，在一瞬之间也抬起头来，互相对望着，然后用耳语般的低声，不知是谁说了声“塑料”。多半是投掷的OAS的塑料炸弹爆炸迟了吧。多半有人炸伤了吧？叫喊声一度沉默之后，又连续不断地长时间响起，直到完全被黎明的白色天空所吸收。

“所以，我们又是像别人们相爱的那样，要勇敢地用我们独自的爱，相爱下去才行。你现在正在想从女人那儿逃脱出来，而恶战苦斗的吧？说到底，你是想从那位女大学生那儿逃脱的吧？从对你作了非常过分的女人那儿想逃脱的吧？……”达流斯·塞尔贝佐夫再一次，用更露骨的话语开始说服我，这对恋人们再一次把头放在对方的肩上开始睡着了。

达流斯·塞尔贝佐夫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攻击的吧，因为现在天刚亮。向着隆冬的刚过中午的阳光，就像一种向着这整个世界的幼儿般的厌恶感代替了阳光，出现的傍晚的最初的征兆隐秘下去时，达流斯仍然轻轻地忧郁地而且切实地无疑在继续低语。这时，东京正是半夜，吴鹰男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对那一滴眼泪，在继续思考着……

我已经没听达流斯·塞尔贝佐夫的声音了。在我耳朵的深处，正在听着越来越清楚的叫唤声，听那荒凉的令人痛心的黎明的叫唤声。我觉得这声音就像吴鹰男和我自己本身的恐怖的叫唤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大江健三郎作品集：青年的污名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著
页数=310
SS号=11451735
出版日期=1996年04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